

铁笛震武林
下

第十章 情天双怪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两重光幕，已告接触。

“ 噗！ 噗！ 噗！ ” 劲气互撞，发出一连串的巨响，劲力激荡，向四外飞进疾射，锐风万啸中——

传出一声尖锐刺耳的金铁交鸣声。

银杖骷髅令主，一个倒翻，飘落三丈之外。刚才的碰击，银杖几乎出手，忙一检视，一生赖以成名的“银杖骷髅令”竟被崩坏了半寸一块裂口，不由一阵急怒攻心，浑身簌簌而抖。兵刃被毁，岂不等于去名除号。

司徒文也在同一时间，身形连晃，退了三步，他的右肩，已被银杖微微拂中，痛入骨髓，按捺住一声闷哼。

铁笛下垂，若无其事的站立当场。

场中众人这时才回过魂来。

那被铁笛书生怪啸震伤的，兀自倒地不起。

周遭又恢复了冷清，凄凉——

一声凄厉绝望的长啸，发自银杖骷髅令主的口中，在晓色朦胧中，那啸声是如此的苍凉，凄怨——

它代表了一代英雄的悲哀末路。

人随声起，啸声渐去渐远，只剩袅袅余音荡漾空间。穷家帮众，垂头丧气的扶起伤者，纷纷隐去。

司徒文长吁了一口气，点头赞赏对方不失英雄本色。现在，场中只剩下雪山魔女和司徒文，相对无语。一场风暴过去了，她又回到了现实，一缕幽怨，也跟着由心的深处升起，不禁发出一声苍凉凄绝的叹息。这一声幽幽长叹，像箭般射入司徒文的心坎。

她竟是这样的痴心苦恋。

他不禁心中一动，星目一扫眼前的一代妖姬，另一个意念，又倏自心中升起，她虽美如天仙，但内心却卑贱无耻，而且自己已经与公羊蕙兰姑娘定了名份。

于是——

一丝冷意，立上面庞。

的确，雪山魔女的美，有如艳露春花，没有人见了她不砰然心动，为她着迷，甘愿拜倒石榴裙下。

他不敢再向她多看一眼，他怕禁不起诱惑。

他想起山岭小屋中的那一场绯色绮梦，犹觉耳红面热，心跳不已，他把那回事，当作了一场荒唐的春梦。

她犹如一朵被弃于地的鲜花，行将化作春泥。

一颗心，直向无底的深渊沉落！沉落……

他想到母亲和姐姐，现在也许正在想念他，丞盼他去援救，也许正在受着逍遥居士的折磨，也许……

他心急如焚，似乎分秒的时间也无法忍耐！

“ 李姑娘…… ”

她蓦然抬起粉面，美目中流露出无限凄怨，注视着曾经共过患难，亲热的呼唤着兰姐的他，如今兰姐已被唤作李姑娘，这一声声生分的称

谓，使她芳心尽碎。

“大德不敢忘，容后再为图报！”

声出人起，待到报字传来，人影已杳。

她肝肠寸断的看着他翩然而逝，她这时，脸皮再厚，也不能追赶上去，即使追上了，她已能怎样？

“痴心女子负心郎！”她喃喃自语了一句，两行清泪，又顺着粉颊流下，她的心已被撕成碎片，向虚空飘浮。

晓风，吹拂着她洁白如雪的衣袂。天明了，而她，仍如置身在漆黑的暗夜中。

她没有天明，因为在命运之神的播弄下，她失去了生命的光，她宛如阴险风涛中的一叶孤舟，四顾茫茫。

叱咤江湖，睥睨风云，姿容颠倒众生，武功震慑群雄的她，这时，万念俱灰，心冷如水。

生命——

对于她也好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她已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晨光曦微中，她也走了。

怀着一颗破碎的心走了。

她不再有希望，也不再有憧憬，一切都幻灭了。

官道上——

一个白衣丽行，娇美如天仙，但却秀眉紧锁，禹禹而行，她的脚步，一如她内心般的沉重。

蓦然！一声宏亮震耳的佛号，起自身前。

她芳心一震，止步停身，抬起失神的秀目一看，面前整齐的排着数重人墙，僧道俗均有，都是满脸凝重愤怒之色。当先一个黄袈裟的高大老和尚，她认得出，这老僧是峨眉佛印禅师，佛印禅师身后，一字形排着七个白眉老僧，低眉合目，一脸肃然之色，是昆仑七老，再以后层层分列，不下五十人之多她此刻，心灰意冷，杀机尽泯，不复昔日的矫横倨傲，凤目一扫众人之后，侧身就想从旁边走避。

佛印禅师，宽大的袍袖轻扬，一股飒然罡风，凛冽雄浑，随一摆之势拂出，阻住雪山魔女的身形，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请止步！”声如洪钟，嗡嗡震耳。

她不由一愣，敢情这些五大门派的各代高手，是冲着自己而来，粉面一寒，冷冰冰的向佛印禅师说道：“老禅师此举是何用意？”“善哉！善哉！孽海无边，回头是岸……”

“大和尚是向小女子说法劝善来了？”

“罪过！罪过！我佛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女施主妄逞凶顽，残杀我五大门派弟子三十人之多，老纳受五大门派之托，特地前来寻找女施主，消弭此劫！”

她一听，当面这些名门正派的高手，果然是专门冲着自己一人而来，本来已如死灰的心海，又开始激荡，一股孽火又在心底燃烧，已泯的杀机也逐渐抬头。

“为了区区小女子一人，竟劳五大门派，这么多位高僧剑士，长途跋涉，千里追踪，不敢当之至！”

说完，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这一笑有如玉盘落球，乳莺初啼，

柔媚入骨的娇躯也跟着花枝乱颤。

佛印禅师，垂眉合目，露出一副庄严宝相。

昆仑七老，合口同唱了一声：“阿弥陀佛！”

其余一般年青高手，一个个耳热心跳，目眩神驰！佛印禅师，双目一睁，精光隐现，沉声道：“女施主如能回头是岸……”

话未说完，雪山魔女粉面倏寒，杏目中煞光隐隐，抢着道：“大禅师是否知道五大门派弟子致死之由？”

佛印禅师闻言，悟了一怔，道：“难道还有什么另外的原因不成？”

“小女子剑下一向不容轻薄邪淫之徒！”

“这就是女施主杀人的道理，所有毁在你手下的人都是轻薄之徒，我看，未必尽然吧？”

“不错，这是他们取死之道！”

“女施主造此无边杀孽，有干天和！”

“依大禅师之意，准备如何处理？”

“请女施主随同老纳返回峨眉，由五大门派公决！”雪山魔女，不由粉面变色，杀机顿起，大声道：“如果小女子不愿就范呢？”

佛印禅师，双目倏睁，精光暴射，声如沉雷的道：“佛门虽广，不渡无缘之人，女施主如果积恶不返，一意孤行，那老纳只有传令下手擒拿！”

随着这一句话，人影晃处，已把雪山魔女团团围住。她粉面一变，柔媚中含着三分不屑，转身逐一向四周打量，看得一群年青高手，纷纷低头。

人比花娇，花无人媚，这一代红粉女魔，艳光照处，任你定力再高，也得为她的绝世芳姿倾倒。

只见她芙蓉如面玉为骨，双瞳剪水，琼鼻瑶口，满头青丝，如乌云覆压，蜂腰肥臀，胸前双峰隐隐，配上那一身白色宫装，比起西子王嫱，犹胜三分。

飘飘然若嫦娥降世，仙女临凡。

四周年青高手，一个个怦然心动。

“女施主是否经过三思？”

“我李玉兰，敢作敢当，用不着三思四思。”

佛印禅师，闻言之下，脸罩寒霜，声如沉雷般道：“女施主既然执迷不悟，怨老纳得罪了！”

场中空气，倏呈紧张。

众人对于这一代妖姬的功力，可知之甚详，要想降服她，可得要大费一番手脚，也许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本姑娘话可说在头里，一切后果，恕不负责！”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

声落，人群中闪出武当十大弟子中的一元子，向佛印禅师恭声道：“武当门下一元子请命！”

佛印禅师，微一颌首。

一元子长剑一领，就向雪山魔女欺去。雪山魔女，粉脸遽变，杀机立起，嘴角噙着一丝冷笑，既未作势，也未戒备，根本就不把一元子看在眼里。

一元子是武当年青一代弟子中，十子之首，武功自非等闲，见雪山魔女那一副傲态，怒火陡炽！大喝一声：

“请亮兵刃！”

雪山魔女并不答话，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一元子首先请命出手，当然是自命造诣不凡，要想在五大门派众高手之前，一露身手，见对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下，那能不气。

刷的一声，剑气如虹，白光闪处，带起嗤嗤剑风。一招“三环套月”，有若暮秋花飘，旋舞飞翔，当头罩落。

雪山魔女，仍是不闲不避，婷婷绰立，眼看……

当剑光将要及体的刹那，娇娇轻灵妙曼的一扭一转，避赤来势，右手五指，幻起瓣瓣兰花，捷如电闪的向剑身抓去。这一着不但出于一元子意料之外，而且也使四周众人大吃一惊，想不到，她竟敢狂到这般地步。

说时迟，那时快！

一元子一剑刺空，顿感不妙，蓦见对方，五指幻起瓣瓣兰花之形，向剑身上搭来，快得简直无法形容，抽招换式，已经不及，只觉持剑的手一紧一松，一支青钢长剑，竟告脱手，骇然而退，脸呈死灰之色！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两人乍合倏分，一元子的长剑，已到了雪山魔女手中，不由惊噫出声。

佛印禅师，定力何等深厚，竟也不由面目失色。

以一元子的造诣，竟然在对方手下走不出一招。

人影一阵晃动，武当十子中的另外六子，已纷纷纵落当场，满脸愤容，把雪山魔女围在核心。

齐齐怒哼一声，六只长剑，幻起弥天剑气，如满空瑞雪纷飞，凌厉狠辣的洒向雪山魔女！

雪山魔女，冷森森的笑了一声，玉腕划处，长剑已掣在手中，一片寒森森的冰髓，超越寻常的威猛劲力，以浪排涛涌之势，漫卷向攻来的六只长剑。

一片金铁交鸣之声过处，人影乍合倏分。

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她各接了武当六子每凌厉的一剑，这种玄奇绝奥的剑法，和深沉的内力，简直是骇人听闻。武当六子，一退之后，六道凛寒刺骨的剑气，又骤若闪电般，射袭过去，点点星芒流泻，射向她周身要害大穴。

雪山魔女，樱口紧泯，手中剑一腾一转，舞起一片泼水不入的劲光气墙，抵住了六子凌厉毒辣的剑式。

六子招式一变，六只长剑，颤成千条寒光，一片劲冷剑气，挟雷霆万钧之势，又指向她周身百骸。

她见武当六子，竟然着着进逼，招招毒绝，不由勾起她的杀机，手中长剑，震出几条锐利无比的剑气，迎击那千条寒光，以十成功力，贯注剑身，剑声嘶吼刺耳欲聋。

“铿！铿！”连声，寒光暴敛，惊呼声中，有两缕白光，冲天而起，划空射向场外，显然六子之中，有两人长剑已被磕飞。六子被她这奇诡狠辣的一招，震得一怔神。

五大门派观战高手，也暴发了一声惊叫。

就在六子这一怔神之间，她以最捷快的速度，左手暴弹出几缕幽幽的阴风，右手长剑，就势变招，身形猛欺一步，只见白芒闪处，惨号立起。

这种罕见手法，真是奇诡精奥，狠辣兼备。

就在惨号顿时的刹那之间，昆仑七老，闻声知变，同时距离斗场也最近，不约而同的，各劈出一掌。

昆仑七老，年纪均在七十开外，功力何等深厚，这七人同时劈出一掌，劲势之强，足可扫平一座小丘。雪山魔女，募觉一片罡风，由身后涌来，劲势之强，惊世骇俗，有若山崩海啸，滔天洪流。

刚猛疾劲，无可无拟，念头未转，劲风已将及体，千钧一发之间，急提丹田真气，雪山派绝传的“凌虚身法”，已然施出。只见她凌空的身形，曼妙如仙，在空中，奇异的随着汹涌的劲风飘荡，轻巧得如一根羽毛般，随风飘舞着。

原来这种绝妙的身法，专靠一口丹田真气，全身就像是一根羽毛般，使那凌厉，刚猛无俦的狂飚，击中身上而毫不着力。她任督二脉，已为司徒文打通，所以提气运功，极是容易，否则恐怕等不及施出身法，就得伤在七老手下。

场中连佛印禅师在内，全被她这一手身法，愣愕住了。众人这才看清，武当六子，连首先下场的一元子在内，共是七人，三人失剑，两人负伤，道袍上血迹殷然，另两人已被她指风袭中，倒地不起。

武当十子中的七子，全部锻羽，狼狈已极的退了下去。这时，昆仑七老，已与她面对而立。

雪山魔女，面色冷峭，不屑的道：“区区江湖后进的小女子，想不到竟蒙望重一时的昆仑七老，联手赐教，荣幸之至。”七老不沉面上一红，白眉掀动。

昆仑七老之首的悟真长老，面容一肃，朗声道：“女施主执迷不悟，妄造杀孽，不必再逞口舌之利，老纳等为了消灾弭劫，为苍生着想，也顾不得许多了！”

“哈哈哈哈哈！”雪山魔女，发出一长串凄厉的尖笑，之后接着道：“各门正派，也不过是些欺世盗名之徒，本姑娘何幸，得蒙正派长老联手对付，虽死又复何憾！”

七老面色倏然一沉。

悟真长老高宣了一声“阿弥陀佛”，另外六老如响斯应的移步错身，各按七星方位站立，把她围在正中。这“北斗七星剑阵”，非遇强仇劲敌，七老等闲决不轻用，他们深知若是以一对一，决难收功。

雪山魔女，心中不由一凛。

随着剑阵的展开，场中顿时充满了腾腾杀机。

又是一声洪亮的佛号，七老长剑已离鞘在手。

这时，旭日高照，霞光万缕，长剑映日生辉。

她自经司徒文替她打通任督两脉之后，功力较前何止增加一倍以上，若以她的“凌虚身法”脱出五大门派的围攻，实在并并不难，但她一向任性逞强已惯，这等临阵脱逃的事，却不屑为。她深知，五大门派是必欲得她而甘心，在今天这种局面之下，只有凭真功实力，以求解决。

失恋——

对于一个少女，打击是何等的大，她心碎之余，已把生死两字，看得很平淡，生命对于她，似乎已不太重要。她凄然一笑之后，手中长剑，如灵蛇出洞般，快捷凌厉的向斗柄方位的三个老僧，各攻出一剑。

由于她这一出手，“北斗七星剑阵”陡然发动，斗柄方位的三个老僧，剑起寒芒，各击一剑。

锵锵锵！三响，她被震退了一步。

剑阵一转，斗勺方位的四僧，已移到原来的斗柄方位，轻喝一声，四楼刺骨寒飈，已同时向她射到。

剑气森森，耀目难睁，剑势如滚滚洪波，凌厉狠捷。她杏目圆睁，杀机罩面，白光闪处，飞快绝速的一挡一封，同时还攻了四剑，这种奇绝的剑法，使七老同感一震。刹那之间，只见剑气冲霄，寒芒耀眼，剑风疾劲，五丈方圆之内，走石飞沙，劲风呼啸，锐利强猛。

阵势不停的转换，劲势之强猛，好像滔滔滚滚的巨波骇浪，卷涌澎湃，翻滚不息，又若风雪交加，雷轰电闪。她仗着一柄利剑，宛若入云神龙，在漫天飞舞的罡风电芒之中，左冲右突，横扫直劈，夭娇旋射。

她每出一剑，必受到三剑以上的同时袭击。

半个时辰过去了，她的剑势，不弱反强。

她任督二脉已通，内力如泉涌，不虞匮乏，同时她也逐渐摸清了阵势的攻守原则，所以她出手愈来愈见凌厉。看得各门派的高手骇凛不已。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了——

昆仑七老，虽仗着玄奇的剑阵，把她困住，却无法擒到她，而她虽竭尽所能，施尽绝招，仍然无法突出剑阵。

昆仑七老，在武林中辈份名望，均极尊崇，合七人之力，竟连一个女子也收拾不下，顿觉面上无法，以他们的修为定力，竟也按捺不住满腹怒火。

七老之首的悟真长老，一声响遏行云的禅唱，阵势陡然而变，左掌右剑，弥天剑气之中，挟以深沉如海的内家劈空掌力。一时之间，如浪涌波翻，天旋地转，劲风激流如涡，风雷之声大作，神号鬼泣，日月无法。

雪山魔女，募感血气微涌，劲风压体，重逾千钧，那雄浑绝伦的掌风，如海浪般一波接一波卷来，加上凌厉的剑势，一时手忙脚乱，呼吸窒塞。

“嗤！”的一声，右肩已被剑尖刮裂一道三寸长的血口，鲜血立刻飞洒而出，一阵攻心急痛，几乎踉跄扑倒。

她出道以来，第一次如此狼狈。

一股倔强好胜的意念，使她内力陡增，脸上发光更炽。仰天一声厉啸，用足十二成功劲，手中剑舞成一重劲网晶幕，如一个直径丈大的水晶球体，左右一阵翻滚，迫得七老同时一窒。

突然——左手连扬，“雪山神芒”，脱手疾射，如蓬蓬针雨，又好像滔天巨浪中的反射霞光，千丝万缕，罩向七老。

七老倏觉晶光刺眼的飞芒，密密麻麻，如疾雨般朝全身射来，忙不迭的剑扫袖挥，布起一层劲幕，方才勉强挡住，但那神芒，却如三秋霖雨，绵绵不绝。

莫看那细小飞芒，从雪山魔女掌中发出，劲势极强，触剑叮叮有声，

就在七老一阵忙乱之时，阵势一松，雪山魔女，疾似闪电的一飘一闪，竟然脱出剑挥之外。

昆仑七老不由脸上一阵燥热，面红过耳。

想不到以七老之威，竟然吃瘪在一个少女手下。

场外各门派高手，不禁一阵鼓噪。

雪山魔女，半身浴血，一袭白色宫装，被肩头上的血，染成朵朵鲜艳的桃花，面容凄厉，鬓发散乱，但仍掩不了她那绝世芳姿。冷眼一瞥昆仑七老，恨声道：“名门正派的昆仑七老，也不过尔尔！”话中满含轻视之意。

以七老的名望地位，既已失着，当然不好意思再行出手，闻言之后，气得浑身簌簌而抖。

这句话却激起了各门派高手的公愤。

武当十子的七子，方才落败，心中恨怒并进，见对方已然负伤，而且久战必然力竭，甘冒乘人之危的大不韪，首先怒喝一声，仗剑而出。

其余门派中高手，除峨眉一派，格于佛印禅师在场，不敢出前，其余的纷纷向雪山魔女逼来！

眼看一场杀劫，在所不免。

佛印禅师，为此行之首，见状大急，他知道雪山魔女的功力，已到了顶峰地方，如果混战发生，死伤决无法避免。当下，朗宣一声佛号，摇手阻止。

但，各门派的人，心切自己同门被杀之仇，恍若未见，仍然蜂涌般欺身上步，逼向雪山魔女。

佛印禅师，心头电转，如果要避免这一场血劫，只有他先行出手，制住雪山魔女，才能阻住众人……

雪山魔女，目眦欲裂，杀机直透华盖，凄厉的向佛印禅师高叫道：“老和尚，赶尽杀绝，不留余地，小女子要放肆了！”声还未落，一个白色人影，好像脱弩之箭般射向迫来的众高手，身法之奇快巧捷，惊人已极。

佛印禅师竟然不及阻止，急得连宣佛号。

刹那之间，寒芒蔽空，劲风呼啸，喝叱连连。

势如飞瀑怒潮，狂涛汹涌。

白影闪处，浪裂波分，惨号倏起。

佛印禅师，运足丹田内力，暴出一声狮子吼，有如黄钟大吕，情天焦雷，声震天地，震得场中各人，耳膜欲裂，不禁纷纷停手。灰影掠空，疾逾流星的射落雪山魔女身前。

各门派高手，只好退身让步。

只这一眨眼之间，地上已躺下了九人之多。

雪山魔女，双目赤红如火，满面凄厉，配上蒸蒸杀气，形状骇人已极，直瞪着佛印禅师。

“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杀戒了！”

佛印禅师双目如电炬，扫掠了地上死伤的各门派弟子一眼，向西合什低首，沉声祝告。

说毕，转身面对雪山魔女，庄严肃穆的道：“老纳本上天好生之德，我佛慈悲之旨，最后奉劝女施主回头是岸，随老纳回转峨眉，以免……”

雪山魔女不待佛印禅师说完，惨厉已极的一笑道：“老和尚，用不着猫哭老鼠假慈悲，本姑娘虽身为女子，头可断，血可流，决不俯首乞命，动手吧！”

佛印禅师，在五大门派之中，辈份极尊，功力已致化境，与少林寺的慧光老和尚相较，只一筹之差，慧光老和尚三掌把司徒文击成重伤，则佛印禅师的功力，可以想见，而雪山魔女的功力，较之司徒文，又低了二三筹。此次佛印禅师，膺五大门派重托，率领高手五十人，截拿雪山魔女。

他至此已忍无可忍，面色一寒。

双掌左右交叉，平然轻轻推出。

雪山魔女骤觉一股软绵绵的劲风，轻拂过来，她却不敢小觑老和尚这轻轻的一掌，凝神壹志，左掌贯足十成功劲，平推而出，右手长剑，颤起朵朵剑花，直袭对方上盘十二大穴。

谁知佛印禅师那一股轻柔掌力，潜劲重逾山岳，右手长剑，竟然刺不出去，反被潜劲震得向旁直荡开去。

左手十成功劲的一掌，也告接实，响起一串珠爆响声，自己周身气血，突然起了一阵极大的震荡，心脉震动甚巨，气翻血涌，胸头如中千斤巨锤，一口逆血，几乎夺口而出，踉跄退了五步，方才立稳身形。

佛印禅师，看得心头一震，他万没想到雪山魔女能够接下自己如此的一击，而不受伤倒地。

刚才他揣测，这一掌，对方非倒地不可。

场周各门派高手，不禁齐齐变色。

放眼武林，这女魔的功力，已少有人能和她颉颃。

佛印禅师，老脸变色，沉声喝道：“女施主功力果然不凡，看第二掌！”

双掌倏然一分，突然十指箕张，一弹一震，一股极巨掌力，有如山崩海啸，刚猛无俦，疾卷向雪山魔女。

但这不是杀着，杀着是在这片巨大狂飚中的十缕锐利无比的劲风，其势之强，足可洞穿金石。雪山魔女，一双杏眼射出了火花，长剑归鞘，娇喝一声，强忍着汹涌翻腾的气血，气运掌心，真元归一，两只纤纤玉掌，疾推而出，一股掌劲，宛若惊涛拍岸，巨浪排空般卷涌过去，劲道之强，无可比拟。

这一招，雪山魔女使尽了全身功力，威力自也非同小可。“轰！”的一声巨响，两股真气，互撞一处，劲力激荡，旋风成涡，震得四周众高手耳鸣心跳，锐风万啸中——

雪山魔女，哼了一声，脑晕目眩，一阵气翻血涌，脚步疾颤，瞪！瞪！瞪！一连后退了七八步，摇摇欲坠，樱口一张，喷出一口鲜血。

佛印禅师，也被震退了一步。

老和尚这一骇，真个非同小可，此掌已凝聚本身十成真力，而且暗藏一招绝妙招数仍然不能击倒她，心内立刻泛起一个念头，非把她擒捉不可，否则以她的高绝武功，再加上嗜杀成性，后患何堪设想。

其实雪山魔女固然杀心极重，但死在她手中的，全是垂涎她的美色的不屑之徒，可以说，自取其死，但武林中，许多事，在表面上看来，很难分出是非曲直。

当下佛印禅师，面色凝重已极的猛喝一声：

“第三掌！”

凝聚起十二成功力，双掌骤然平推而出，恍若平地涌起风云，一股窒人气息的凛冽劲气，充塞整个空间，挟着夺人魂魄的威势，卷向雪山魔女。

雪山魔女，第二次接掌时，五脏六腑，已然受创，但觉真气不调，浑身疲软，全靠一股倔强的傲性支持住。

此刻，只见风漫卷而到，较前两掌更为强劲。

口中发出一声厉笑，有如临死前的哀鸣。

她明白，这一掌可能就要使她遗恨千古，一瞑不视。芳心一横，双掌迸出全部残存真气，猛然疾推而出……猛闻一阵响彻九霄，震撼山岳的声响——

雪山魔女，只觉眼前一黑，整个娇躯，直被一股巨大潜力，托飞三丈开外，“叭哒”一声，击起漫天尘沙。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佛印禅师虽然击倒了雪山魔女，但也感到一阵气喘力促，低眉合十，宣了一声佛号。四周各门派高手，纷纷围上前来！

但雪山魔女，仍没被震晕过去，她缓缓仰起头来，面容煞白，嘴角缓缓渗出血来，秀发散乱，配合着她浑身血债，形状凄厉已极。

她怨毒的瞥了众人一眼，她想她活得不会久了。

她闭上秀目，口中喃喃道：“文弟！文弟！兰姐完了！我永远也不会恨你，我今生只爱你一人，你的兰姐现在将要与世长辞了，一切烦恼忧愁也得到了大解脱，文弟……”

娇躯一阵抽搐之后，她逐渐步入一个无何有之乡。

于是——

江湖上盛传着两件大事：

怪手书生司徒文，在决战千招之后，掌劈称尊大漠的“大漠驼叟”，铁笛击败二十年前，武林中闻名变色的银杖骷髅令主。雪山魔女，遭受五大门派五十余高手围攻，被擒捉押返峨眉下山，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

且说怪手书生司徒文，在击败银杖骷髅令主之后，一心记挂着被逍遥居士，扣留在李家堡的母亲和姐姐，毅然离开了雪山魔女，一路披星戴月的朝李家堡紧赶。

一路上，思潮泉涌，起伏激荡！

雪山魔女凄切哀怨的双眸，一直迭现在他的脑海，挥之不去，他并不是不爱她，但他又不愿去爱她！

他认定她是一个无耻淫贱的女子，但她的绝世风姿，和她迭次对他的援手大德，又使他似乎放不下她。

剪不断，理还乱，他陷在矛盾的涡流中。

他又想到那孤零的小鸟依人般的淘气姑娘，公羊蕙兰，他的未婚妻室，此刻，行踪何处，难道已遭了……

他不敢往下深想。

五年来，寝寐不忘的血海深仇，到现在仍未得报，虽然知悉了仇家是天毒掌门“天毒尊者”和另外的九个人，但，仇踪何处，他不由发出

一声悠然长叹。

母亲和姐姐，母子姐弟，相逢不识，亲情如陌路。

逍遥居士，看外表道貌岸然，俨若高人迳外，想不到却是江湖鬼揶之辈，竟然扣留母姐，传柬要以“玄天密录”作为交换，“玄天密录”，已随古墓被炸毁而沉沦，即使有，我岂能交与你这等魑魅之徒。

想到此地，不由热血沸腾，目眦欲裂，恨不能立刻寻到逍遥居士，把他立毙掌下，方消得心头之恨。

胸中一阵热血沸腾，不由撮口发出一声长啸。

啸声如鹤戾长空，传出老远。

啸声甫歇，蓦听前面森中，传来一粗一细的两声哈哈狂笑，听这笑声，决不是无因而发。

捷逾电闪的身形，半空中妙曼的一个盘旋，已如鹰隼般投林而入，星目转处，竟然不见半个人影。

心中大感奇怪，以自己的速度而论，闻声缓势，投身入林，和那一粗一细的阴阳怪气的笑声停歇时间，差不多同在一时，难道这发笑的不是人而是鬼不成。

但现在日影尚存，至多申酉之交，鬼也不会恁早出现呀。面对树林，恰当官道之旁，宽不及三亩，一眼即可了然。正自思疑之间，笑声又作，却传自右侧一座土丘之后。他怒气倏升，转念道：我到底要看是人是鬼。

身形一起，穿越林梢，如殒星飞矢般朝发声之处射落，身形的巧快迅捷，可当得起“惊世骇俗”四个字。

奇怪——

土丘之后，除了几株光秃秃的老树外，空无一物。他一时之间，倒愣住了。

难道世间真的有鬼，而这鬼忒也胆大，竟敢在白日出现。不由心生寒意，朗声喝道：“是人的话就出来，是鬼的话就请现形！”

话声才落，那一粗一细的笑声，却发自身后。

他电闪回身，一看——

土丘之上，哧然坐着两个一老一少的人。

那老太婆满头银发，一脸皱纹堆砌，老态龙钟，却穿着一身花里胡哨衣服，像新嫁娘似的，望之令人作呕。

那年青的是二十许的一个书生模样。

两人相倚相偎，亲昵异常，连正眼也不看司徒文一眼。他看着这一对怪人，不由膛目结舌，难道这就是发声逗引自己的人，江湖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是师徒吗？不像。是母子吗？也不像。

可能是一对祖孙。

突然——

那老太婆忸怩作态的向那年青书生一笑，声如夜泉般的粗嘎说道：“相公，你不会看走了眼吧？”

那少年书生展颜一笑，温声道：“夫人，准没有错！”这一问一答，传到司徒文的耳中，不由汗毛直竖，浑身发麻，天呀！他俩竟是一对夫妇哩！他还以为他们是祖孙呢！星目睁得滚圆，奇诧骇异万分的看着这不伦不类的一对怪物，他真不敢相信，他耳朵听到的会是事实。

但实实却不容他不相信，那一粗一细的话声又起。

“相公何以如此武断，一定就是这姓儿！”

“我说夫人！你人老眼花，大概看不真切了，你不见他腰间的那支铁笛，不正是昔年老鬼独门兵器吗？”

“哦！……”

司徒文一听，这不是明冲着自己来吗？”

念头转处，蓦地想起外祖父魔笛摧心曾向他提说的一对怪人，不由心头巨震，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

他心中暗念道：“‘情天不老鸳’，对，准是这一对无疑了，鸯已耄而鸳不老，怪不得刚才露了那一手绝世轻功，连自己的‘天马行空’身法，也觉瞠乎其后者！”

他清楚的记得，外祖父魔笛摧心曾告诫他，他最担心的强仇大敌，就是这一对“情天不老鸳”，这对老丑怪物，算起来已过百岁，功力高不可测，男的因获奇缘，得以驻颜不老，看上去还是二十许人。

昔年“情天不老鸳”的独生子“寰宇一奇”，大闹少林寺，击毙藏经楼十大高僧，抢走五门信符“五龙令”。

五大门派疑是魔笛摧心关任侠所为，倾力追截，后为魔笛摧心获知是“寰宇一奇”所做之事，于是千里追踪，两人决斗至千招以上，“寰宇一奇”不敌，一笛成残。

自己日前到少林寺了结的，不正是这一段公案吗？……思念未完，只听那女的又道：“相公，老鬼据传闻已经不在人世，我们爱子的这一笔帐，看来是要算在这小鬼的头上？”“当然！当然！夫人所见极是！”

自始至终，这对老怪物就不曾看司徒文一眼，好像前面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似的，简直狂到极点。

司徒文肺几乎都要气炸。“夫人，依你之见，这小鬼该如何处治？”

“嗯！依奴家之意，还是把他废了算了，看他年纪青青的，取了的小命，未免有些不忍！”

这简直就把他当成了掌中之物一般看待，不由激发起他的傲性，从鼻孔里重重的哼了一声。

岂知那对老怪物宛如未闻，仍自说自话。

“夫人，听说那老鬼二十五年前曾获得一件武林异宝‘玄天玉匣’，中藏三百年前武圣逍遥子所撰的‘玄天秘笈’，是一部瑰宝奇书，这小鬼既是他的传人，说不定那东西，会在他身上。”“这岂不是一石二鸟，嘻嘻！”

司徒文再也忍不住了，不由怒极高叫道：“两位枉为武林前辈，竟是这样的倨傲刻薄！”

“噢！那小子鬼叫些什么？”

“他敢是对我们夫妻说话哩！”

两人一问一答之后，缓缓立起身来，才正式向司徒文瞟来一眼，这一眼有若两道冷电，似要看穿他的肺腑似的。他也不甘示弱，俊目神光如炬，直瞪过去。

募觉眼前一花，两个怪物，已停身在他的面前。

以他的功力修为，自忖绝难做到这一步。

那书生模样的打量了司徒文一遍之后说道：“小鬼可知道我们两位老人家是谁？”

司徒文渊停岳峙，毫无一丝惧容，侃然道：“两位想就是人称的情天不老鸳！”

两个怪物不由面现惊容，那书生模样的哈哈一笑说道：“想不到小鬼竟能一语道出老夫伉俪的名号，难得！难得！”那老妇立刻接口说：“凡是见面能道出我俩名号的，照例留一个见面情！”

司徒文暗暗纳罕不已，真是怪人怪事，但却不知这所谓的‘见面情’是怎样的一个留法。

“那今天这一档子事，可怎么了呢？又不能破例！”白发老妇白眉一翘，煞有介事的答道：“相公看着办吧！”那少年书生模样的面色微沉，向司徒文道：“小娃儿可知道我两位老人家的来意？”

他毫不思索的答道：“为了昔年令郎‘寰宇一奇’的那一段过节！”

两个怪物触及心头恨事，脸色遽寒。

书生模样的又道：“你那老鬼师父全告诉你了？”

司徒文听见称他外祖父为老鬼，怒气倏生，抗声道：“不错！”“你可知道，我老人家要怎样讨还这一笔债？”

“悉听尊便，后辈一力接着，决不皱眉！”

这一分干云豪气，看得二怪心折不已，脸色也不由稍见开朗，顿了一顿之后，又说道：“我老人家，依样葫芦，废去你的武功！”

他心中不由一震，但初生之犊不畏虎，面不改色的道：“如果晚辈不敌，只怪学艺不精，杀刚听便，即使要项上人头，也只管取去，说过决不皱眉！”

大有草莽英雄生也何为死何地的本色！

书生模样的将头连点，道：“我老人家有一惯例，凡见面即能道出我俩老人家名号的，留一个见面之情，这样办吧！如你能接得下我老人家三掌，一切作为罢论，抖手就走！如何？”司徒文心中电转，这一段过节，是外祖父结下，自己义不容辞，当然要代他老人家了断，明知对方的功力奇高，深不可测，但要来的，即使想逃避也躲不了，何必露出怯意，坏了外祖父昔日声名，何况三掌不见得就能断送了自己的命，沉声答道：“后辈同意！”

“如果你接不下三掌而毕命呢！”“死而无怨！”

“好！”

随着这一声好，四周的空气，顿变沉凝。

白发老太婆向后退开了三步。

情天不老书生右掌向上一扬，正待……

司徒文凝神内视心气归一，双掌蓄足功劲，护身神罡，随念而发，在周身布下了一层劲墙……

正当这剑拔弩张的当儿——

破空之声倏告传来，两人只好收势，齐齐转身，望着破空声音传来的方向，白发老太婆也同时转身。

一条人影，飞泻当场！

“老哥哥！”司徒文已看出来人正是那千手神偷章空妙，不由喜极脱口叫了一声老哥哥。

白发老太婆冷哼了一声，未待来人身形站稳，遽然拍出一掌，如裂岸惊涛，直卷过去。

“前辈不可！”

司徒文见老太婆不分皂白，猝然发掌，情急之下，右掌扬处，疾逾电闪的拍出一掌，斜斜袭向老太婆的掌风。

“噗！”的一声巨响，老太婆击向千手神偷的掌劲，被击的歪向一边，而自己的身形，也震得一窒。

他也心中暗骇，这老怪物的功力果然不同凡响。

千手神偷，这时已笑嘻嘻的站在一侧。

老太婆转身，怒目紧盯着司徒文。

千手神偷看清场中之人后，笑容忽敛，心中大感惊异，小兄弟怎的会招惹上这一对怪物。

司徒文转身向那书生模样的道：“前辈，我们的事，暂缓一时解决，等我和我这老哥哥谈几句话！”说完径自向千手神偷面前移近三步。“老哥哥，有急事么？”

“当然有，我一路踩探你的行踪，想不到在此巧遇！”千手神偷又回复了嬉嬉笑容。

情天不老鸳两个怪物，这时已看清了来人是谁。

情天不老书生道：“小偷儿，数十年不见，你仍在干那妙手空空的勾当？”

“嘿嘿！不错，妙手空空，永度无穷岁月！”千手神偷白眉毛一纵，咧开大嘴，嘿嘿一笑。

“你怎的和这小娃儿称兄道弟？”

“小子，你看着咱们老少配不顺眼么？”

一语双关，两怪不禁面上一红。

“小偷儿，你敢出言无状，老娘劈碎你的贼头！”白发老太婆，气势汹汹的喝道。

千手神偷一摸白发苍苍的头，嘻嘻一笑道：“这个头我还要留着喝几天酒呢！”

场中空气，经过一闹，又轻松了下来。

“小兄弟，那天我见你重伤不起，怎的又突然失踪了？”“说来话长，以后再谈吧！倒是与老哥哥交手的那黑白双妖和四海游魂呢！”

“老哥哥我已数十年不染血腥，放生了！”

“到底有什么紧要的事？”

“关系着中原双奇的仇家……”

他心中巨震，几乎跳了起来。

“什么，仇家？”

两个怪物相倚着坐离三丈之外，喁喁低谈，活似一对新婚夫妻，看得千手神偷直皱眉。

司徒文却急着要听下文，大声道：“老哥哥，小兄弟的仇家，不是天毒尊者吗？”“不错，但天毒尊者虽是祸根，下手的另有其人？”“谁？”他不由血脉贲张，激动的道。“你看这个便知！”说罢递过一封书简。

他伸手接过，又道：“老哥哥得自何处？”

“天毒门蛇魔崔震！”

“如何得手的？”

“还不是空空妙手。说完两手一扬，作抓物之状。司徒文不由笑出

声来！他正想拆那书筒……

“小子，话该说完了，我老人家不耐心等。”

情天不老鸢两个怪物，已不声不响的欺到身前。

司徒文面色一寒，把书筒纳入怀中，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逍遥居士约定的时间已届，我担心家母姊的安危，请老哥哥，先行赶去，我事完即来！”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魔笛摧心他老人家与这两位有一段小小过节，须由小兄弟我断了，事完我马上赶来！”

千手神偷面现难色，他担心司徒文决不可能是这两个老怪物的对手，万一……

情天不老书生，已看出千手神偷的心意，微哂道：“你是否也想算上一分？”

千手神偷正待答话，司徒文已抢着道：“老哥哥，一切放心，你马上走吧！我担心……”

焦急之态，溢于言表。

千手神偷苦笑一声道：“小兄弟不可恃强逞能，你未了之事多着呢！前途再见！”

说完，疾驰而去，转瞬即杳。

“娃儿，你有这个能耐，接我老人家三掌？”

“话早已说明，请动手吧！”“好狂的小子！”

双方又蓄势待发。

场面又呈紧张。

情天不老书生，面色一沉，右掌倏然挥出。

一股强猛无俦的劲气，如浪涌波翻而来。

就在同时，司徒文的双掌，也告拍出。

“噗！噗！”连声，司徒文拍出的劲道，竟被震散向四外飞泻，对方劲力不减，仍疾卷而来。

他被震得退了三步，虽有神罡护体，仍觉一阵气血翻涌，心中大骇，这怪物的功力，果然深不可测。

那书生见自己发出五成功劲的一掌，对方竟然分毫不损，这小子的功力，真不可小视。

紧接着，第二掌又告拍出。

势如奔雷，激起沙尘滚滚，劲气激荡锐啸。

司徒文忽觉这一掌的力道，更见强猛，掌劲未至，周遭的空气，已被排挤得涡旋进射，骇人至极。

运集全身的功劲，愤然接出一掌。

“噗！”的一声震天巨响，激起漫空狂飚进射。

闷哼声中，司徒文，噤！噤！连退五步，张口射出一股血箭，身形摇摇欲倒，面目遽呈凄厉这一掌几乎将他的护身神罡完全击散。

情天不老书生，心中更是凛骇，这一掌，用出了八成功劲，满以为可将对方击倒在地，岂知，对方仍然屹立不移。白发老太婆也是一脸奇诧之色。

情天不老书生被一种好强的心理激发了凶心，大喝一声：“第三掌！”

以十二成功劲，全力劈击。

顿时沙飞石走，日色无光，掌劲如浩瀚大海，深沉雄浑，又若巨瀑猛泻，地裂山崩，刚猛无匹。司徒文在第二掌之后，已然震伤内腑，真力受损甚巨，见对方第三掌又重逾山岳般压来！

猛提全身残存真气，愤力推出。

掌劲方吐，蓦感对方的劲道，简直强得骇人，自己全力劈出的掌风，竟然被消卸无形，心知不妙……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处，只觉胸前一紧，头晕心颤，双眼一黑，口中鲜血喷涌如泉，一个身形，直被震飞五丈之外。“吧嗒！”一声，坠地不起。

但他此刻，神志尚未昏迷，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大叫道：“司徒文，你不能死，你还有血仇未报，许多事待了。”一股倔强坚毅的力量，支持着他，使他又悠悠醒转。此刻，他遍身血污，凄厉如鬼。

他倔强的要抬起身形，刚起得一半，哇的一口鲜血，又砰然倒下，只觉四肢百骸，已不再属于他似的。

情天不老鸳两个怪物，这时已移到他身前。

惊愣的看着这倔强的少年人。

他喘息了一阵之后，牙根咬紧，手足并用，颤巍巍的立起身来，一个意念支持着他不再倒下。

浑身浴血，形如恶鬼，惨厉至极，眼内满含怨毒。两个老怪物不由退了一步。

情天不老书生面色沉凝的道：“小子有种，一切就此拉倒，这里是一粒疗伤圣药。”

手一扬，一粒豆大的丸药，直向司徒文口中射去。司徒文岂肯接受这种怜悯，头一偏，那粒丸药已擦肩而过，白发老太婆口中说了一声：“不识抬举。”

身形晃处，如闪电掠空般，疾射过去，竟把那粒丸药，抄在手中，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

司徒文翁动着苍白的嘴唇，微弱的声音细如蚊叫，道：“司徒文若幸而不死，必索还这三掌之恨！”

情天不老鸳双怪，闻言面色乍变，但瞬又复原。

情天不老书生哈哈一笑道：“娃儿！我老人家等着看你的！”说完，一挥手，两个身形如两缕轻烟般飘空而起，再闪而没。夕阳衔山，晚风轻拂，夜的脚步又开始踏上人间。

司徒文刚才不过是凭着一口倨傲之气支持，现在，对方一走，只觉真力已竭，百骸如散开来一般，再也挺立不住，“扑通”一声，仰面栽到，人也跟着昏死过去。

晨光初现，草地上颗颗宿露，如散了一地的珠串。

他又悠悠醒来！

他看了一眼破晓的灰蒙蒙的天光，喃喃的叫道：“我没有死！我没有死……”

他感到舌敝唇焦，口渴欲死，略一转侧，痛哼出声。“水！水！”

“我需要水！”

但，荒野寂寂，哪来的水呢？

灵机一转，已得了一个主意，强忍着刺骨裂肤的痛楚，侧过身来，啜吸着草上一滴滴的露珠。

半刻之后，略觉好些。

掏出怀中疗伤圣药“龙虎续命丹”，一连吞了三粒，闭目养神，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觉金光耀眼，炙热如焚。原来日色已高了。

“龙虎续命丹”果然灵效异常，虽然真力尚不能提聚，但精神似乎已恢复了不少，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他考虑到因为一部“玄天秘笈”，江湖上要找他的人比比皆是，如果被别人发现，岂不要束手待毙。

同时，以他重伤之身，也经不起这烈日的烤炙。

于是——他勉强站起了身形，跌跌撞撞的向土丘后的山坳走去。他拚命的走，爬，手足并用。

居然被他一连越过了两层山峰，到了一个突石之下。他再也无力爬行了，俯卧着躺在突岩之下。

喘息了一阵之后，他支撑着坐起身形，要想行功调息，但只觉各真力散尽，宛如游丝微弱得不能再微。

调息了三个时辰之久，真气稍聚，但只觉处脉道，壅塞不通，以他现在的情形而论，根本无力打通。

他想这时如果老哥哥在旁，定可助他一臂之力，但他走了，顿时意懒心灰，仰天叹了一口气！

难道我的一身武功，就这样结束了。

那血海深仇，那许多未了之事，唉……

他悲伤自己已到了穷途末路。

如果壅塞的脉道，不能及早打开，时间一久，经脉硬化，势将功力全失，变成废人一个。

想到此处，不禁心如刀割，滴下了两滴英雄之泪。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绝望——

绝望——

摆在他目前的，是一片绝望和幻灭。

“哼！如果我司徒文能恢复功力，再现同江湖，必要给那些鬼魅之辈，加倍的报偿！”他喃喃的自语。

但！可能吗？还会有那一天吗？

现在他是一个武功行将全废的人！

在伤心绝望之余，他不由引吭暴发出一声长啸，凄厉的长啸，啸声未毕，喉头一甜，哇的又是一口鲜血。

只因他这一长啸，刚刚凝聚的一点真力，又告枯竭，引发了全身伤势，吐了一口鲜血之后，又告昏死过去。一声凄厉的泉啼，把他从昏迷中唤醒回来。

只见霜华满山，一轮明月形如冰盘，高悬林梢，照得远峰近树，一片空蒙，明如白昼。

月圆了！

他看着那团圆明月，出神的遐思。

蓦然——

一个念头升起，使他惊喜若狂。

外祖父魔笛摧心赐赠给他的那一颗“九尾狐内丹”，嘱他在月圆之夕服食，可以增进功力。

现在，不正是时候了吗？

他迫不及待的取出那一粒龙眼大的“九尾狐内丹”，映着月色，霞光万道，赤红如火，连忙纳入口中。

一缕芳香顺喉而下，他忙坐正身形，垂帘内视，一股热力由丹田之中升起，遍走奇经百脉，那壅塞的脉道，也豁然贯通。力道愈来愈强，有如浪涛汹涌，汗出如滔，周身白雾蒸腾，有如云烟缭绕，刹时，已入物我两忘之境。

直到次早日出，方才功圆果满。

只觉百脉畅通，全身舒泰，内力充盈，略一提气，内力有如波起云涌，滔滚不绝，一个身形直欲凌空飞起。

不由大喜过望。

欢欣之余，不由仰天一声长啸。

声若老龙清吟，春雷乍发，震得四谷齐应，树叶萧萧而下，鸟兽飞遁，绕林不绝。

但觉功力，不啻平增一倍。

突然想起，老哥哥临去时，交给他的一封书简，忙取出来一看。

不禁目眦欲裂，热血激荡，杀机云涌，正待……

蓦然——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冷得有如极地寒风。

怪手书生司徒文，取出千手神偷取自天毒门蛇魔崔震的那封书简一看，不由怒发冲冠，目眦皆裂。

只见那简上写道：“书呈幽冥夫人贤妹妆次！昔年我等共谋中原双奇之事，百密一疏，致使司徒雷之子漏网，小鬼继承魔笛摧心之衣钵，并修习‘玄天秘笈’之上乘武功，技震江湖，号称怪手书生司徒文，五年来，愚兄竭尽全力，始终未能了却斩草除根之愿，望贤妹能移玉出山，除此隐患，同时如能取得‘玄天秘笈’，佐以昔年所获之‘金吾剑’，则跻身五大门派之心愿可达，武林称尊舍我其谁，并请移玉‘白骨坳’一行，共诉积愆，临笔依依书不尽言。”

他痛恨之余，心头电转。

原来这书简中所称的“幽冥夫人”，也是杀害中原双奇两家的主凶，却不知这“幽冥夫人”，是何等样的人物？

他由“幽冥夫人”，联想到“幽冥教”，幽冥教的新教主“幽冥秀才”，不知是否可以快意恩仇。

“哈哈！跳梁小丑，也妄想武林称尊！”他自语道：

心头杀机如波翻浪涌，他恨不能立时手刃元凶。

突地想起逍遥居士，约期已过，母亲和姐姐被困李家堡，吉凶未卜，心念转处，决定先赴李家堡，救出母亲和姐姐，然后再找天毒尊者，冥幽夫人索还血仇。

正待飞身纵起。

蓦然——

身后传来一声阴恻恻的冷笑，有如极地寒冰。

他电疾转身，一看，身前两丈之外，站定了一个灰衣老者，眼射骇

人寒芒，一瞬不瞬的盯着他。

他看这灰衣老者，身形十分眼熟，似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正自思疑之间。

那灰衣老者，冷哼一声道：“小子，你做得好事，还有那和你一道的贱婢呢？”

他一听，如坠五里雾中，不知道对方意何所指，对方口中的贱婢，可能指的是公羊蕙兰……

一时之间，倒怔得说不出话来。

“哼！别人怕你怪手书生，我五岳散人却不在乎！”他被这莫名其妙的话，弄得心头火起，剑眉一挑：“你我素未谋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小子别装你妈的蒜，自己做的事，还不承认！”他一听对方口出不逊，怒气倏增，大声道：“你嘴里放干净些，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自称五岳散人的老者，欺进一步，厉声道：“擅入老夫住宅，并毁去老夫穷毕生精力练制的‘千年和合露’，还干下那等好事，你小子还要狡赖！”

他一听恍然大悟，原来这五岳散人就是雪山魔女带自己去的那间山顶小屋的主人，初时还以为是雪山魔女的居所，如此说来我倒是错疑了她了。

一幕幕的往事，又电闪心头——

山顶小屋中，他误服了“千年和合露”，而和雪山魔女结了合体之缘，他记起当时是他主动，雪山魔女曾一再解释，是为了救他而奉献自己清白之身。

当时，在他思想相左之下，他不听她的解释，他辱骂她，他几乎想杀了她，他不顾而走。

他一再的使她难堪，一再的用言语折辱她。

他记起她那哀怨的眼色，绝望的神情，也记起了她曾骂过他的一句话：“司徒文！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是的，他已做了忘恩负义的事，他击碎了一个少女的芳心，一阵阵的内疚，使他心痛如割。

他喃喃自语道：“兰姐，宽恕我，我实在是无心的，我委屈了你，我万分的对不起你！……”

他自顾沉思冥想，忘了还有五岳散人在侧。

“小子，你鬼哼些什么？”

一声猛喝，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冷冷的道：“你待如何？”“千年和合露，老夫穷毕生之力，仅炼制了这么一小瓶，既毁在你手，你得还老夫一个公道！”

他面露不屑之色道：“这个公道要如何还法？你说出来听听看！”

五岳散人双眼连眨，干咳了一声，面露奸笑道：“你如果把‘玄天秘篆’交出，作为对老夫的补偿，这段过节就此揭过，老夫另外送你一瓶……”

“哈哈哈哈哈！”他不由仰天一阵狂笑。

“小子你笑个什么劲？”

“我笑你白活了这么大把年纪！”

“什么？”

五岳散人面色倏寒，怒声喝问。

“说出来的话，天真得有如三岁孩童！”

“好狂妄的小辈！”

喝声未落，飘身上步，呼的劈出一掌，凌厉刚猛。司徒文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等于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功力已到了意动即能伤人的地步。

当下不闪不避，恍如不觉，护身神罡应念而生。

“噗！”的一声，五岳散人劈出的一掌，仿佛撞在一重钢墙之上，被反震的潜力，推得向后退了三步，不由眼露骇凛之色，想不到这小子的功力，比传闻中的还要厉害。

看他年纪不出二十，功力却深厚如此，真是匪夷所思。“如何，玄天秘篆还要不要？”

五岳散人岂能吞得下这口气，暴吼一声，双掌交错，进身攻上，一连攻出了九掌之多。

掌挟劲风，劲疾锐啸，有如狂涛巨浪，卷涌翻腾。

司徒文左掌连圈连划，轻轻的消卸了对方凌厉狠辣的九掌，右掌蓦出，手指一曲一伸，两缕白蒙蒙的指风，闪电般射向对方，哧哧有声。

五岳散人心中寒气顿冒，忙不迭的横移三尺。

虽避过要害，但衫袖已被射穿两孔，不由惊魂出窍。司徒文心想，若没有你那害人的“千年和合露”，我和兰姐姐也不会做出那等丑事，使我落一个忘恩负义之名，兰姐姐也不会因受刺激而大开杀戒，以致被五大门派联手擒回峨眉，生死未卜。

想到此处，不由把满腹怨毒之气，全指向五岳散人。俊面一寒，杀机倏现！

缓缓向五岳散人身边欺去。

五岳散人见他杀气满面，缓缓移来，不由自主的也连连后退，恼羞之下，凶概顿起。

“呼”的一声，身形陡然矮了半截，须发根根倒立，形如刺猬，两掌缓缓上提，掌指之间，冒出蒙蒙青气，刹那之间，全身皮肤顿成惨绿之色，形貌狰狞恐怖至极。

司徒文自出道以来，还不曾见识过这种怪异武功，心中一愣，身形也不自觉的停了下来。

“小子，今天若不要你骨化飞灰肉化泥，难消我心头之恨！”随着话音，身形反而向司徒文欺来。

他存心要把司徒文毁在自己的歹毒阴功“消形溶骨功”之下，这种功夫确实歹毒异常，乃是用一股先天真元之气，把全身蕴藏的绝毒之气，迫入对方经脉穴道，一时半刻之间，就得形消骨化，端的歹毒之极。

任你武功再高的人，只要稍微吸入掌指之间所迸射出来的青气，马上就得骨软筋疲，瘫痪倒地。

司徒文虽不知道这种歹毒武功，但却可以断定必定是一种歹毒阴功，看来这五岳散人，既练成这种阴毒武功，又制成“千年和合露”那一类的害人东西，谅来绝非善类，杀之并不为过……

思念未已，五岳散人的双掌，倏告拍出。

劲风锐啸中，挟着蒙蒙青气，如狂涛骇浪般卷来。

司徒文反应何等快捷，右掌以八成劲力，猛然挥出，身形捷于鬼魅飘风般向左横移一丈。

“砰”的一声巨响，劲风激荡中，五岳散人缩如刺猬般的身形，被震得“噤噤噤！”连退五步，口角溢出一缕鲜血，面目更显得狰狞可怖。

而他也在這時，吸入了少许青气，顿感一阵头晕目眩，极不好受，心知已着了对方的道儿，身躯也微微一晃。

五岳散人用衣袖抹去口角的鲜血，发出一声阴恻恻的奸笑，双目绿光磷磷，看着司徒文，一不稍瞬。

司徒文曾服食过整株的“九品兰实”，身体内无形中蕴蓄了克毒的本能，同时“玄天秘篆”所载的“搜穴清脉功”，专一用来迫除所中的毒。

当下，不敢怠忽，立运“搜穴清脉功”，徐徐把毒迫出体外，无异是双管齐下，瞬息之间，体内的毒消失得一干二净，那一丝头晕目眩的不适之感，也告脱除。

五岳散人知道对方已吸入了不少自己所发的“消形容骨功”的毒气，一心一意的在等着对方倒下。

谁知对方久久仍若无其事，不由寒气顿冒，难道这小子竟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百毒不侵，想到这里，更觉心战胆寒，看来今天的事，恐怕凶多吉少。司徒文此刻，愤他武功歹毒，更因为雪山魔女的一档子事，使他火高千丈，剑眉一挑，俊目立射奇光。

杀机罩脸，瞪视着五岳散人。

五岳散人骇凛之余，立萌退志。

“小子，咱们这一笔帐，以后再算，老夫尚有要事！”身形电射而起，就想飞遁。

“老狗，慢着！”

随着这一声轻喝，一缕劲风当头压下，刚起在半空的身形，被迫一个倒翻，又落回原地。

司徒文眼射煞光，面含冷笑，横阻身前。

不由丧胆亡魂，大吼一声道：“小子，你待如何？”

“我要你的命！”

俗语说的“狗急了也会咬豹子”，五岳散人在无可奈何之下，顿生拚命之心，咬牙切齿的道：“小狗少狂，老夫与你拚了！”运集全身功力，人随声进，“横扫千军”，“五丁开山”，“风狂雨暴”，接连三招，狠疾刚劲，兼而有之。

掌劲如山，激气成涡，倒也不可轻视。

司徒文不由被他这疯狂的一轮快攻，逼退了一步。

五岳散人得理不让，三招之后，紧接着“三阳开泰”，“五雷击顶”，“独劈华岳”，又是三招出手。

一时之间，沙尘暴卷，劲气如涛，全是刚猛强劲。

司徒文俊面一寒，杀机陡识，身形飘忽中，避过这刚猛无俦的三招，双掌互交，猛然推出。

势如怒海扬波，惊涛拍岸。

“轰”的一声巨响，惨号立传，五岳散人一个身形，直被震飞五丈之外，张口射出一股血箭。

“砰！”一声，尘沙飞扬，寂然不动。

司徒文不由惊得一呆，自己的功力，果然又增加了一倍有余，对于报复血海深仇，更具有信心。

他冷眼一瞥五岳散人的尸体，想起那被自己误会凌辱，江湖传言已为五大门派捉回峨眉的兰姐姐，不由一阵黯然神伤，“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如果不因自己的刺激，雪山魔女不会大开杀戒，五大门派也就不会联手对付她，追本溯源，这个祸还是自己闯的。

“待救出母姐之后，我必直上峨眉金顶，营救兰姐姐！”

他暗中作了决定之后，沉重的心情也稍觉宽解一些，身形起处，如过眼云烟，向李家堡方面，疾射而去。

第十一章 幽冥夫人

慈鸟反哺情似海，跪羊哺乳恩如山。
人生愁恨何能免，孤寂与我长相随。
朝来风雨晚来急，心悬高堂音信绝。
任凭海角天涯远，侠骨丹心虎山行。
虎山行.....

第二天的早晨，司徒文已来到距李家堡不及三里的小镇。

他心悬母、姐的安危，忘了饥渴，忘了疲劳，一日一夜的疾驰，毫无打尖歇憩的意思，急穿镇而行。

突然——

一间酒楼的门前，出现一个中年文士，五绺长须飘拂胸前，意态潇洒，满面生春的望着他。

“逍遥居士！”他心里暗叫一声，随即止住脚步，一股无名孽火，倏地升起，眉眼之间，杀气隐隐。

逍遥居士常宗浩，紧走两步，长揖到地，笑吟吟的道：“司徒少侠别来无恙！在下已恭候多时了！”

司徒文怒目圆睁，眼中几乎冒出火来，不屑之极的冷哼了一声，右手两指在袖中连连弹动。

他恨不得立时将这伪君子立毙掌下。

“想不到阁下堂堂一表，竟做出这等阴险小人的行径！”

逍遥居士面不改色的道：“请少侠上楼小饮数杯，然后慢慢再谈如何？”

说罢身形侧移半步，拱手肃客。

司徒文为了母、姐尚在对方的手中，只好强捺满腔怒火，气冲冲的登楼，逍遥居士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紧跟着上楼。楼上正中摆了一席杯箸，想来是时间太早的关系，偌大一间酒楼，看不到半个酒客，他毫不客气的朝客位上一坐，逍遥居士眉开眼笑的落入主位。

司徒文暗自奇怪，何以不见千手神偷的影子，难道以老哥哥那等身手和阅历，还会栽在逍遥居士手中不成？

不多时，酒菜齐上。

小二一脸正经的摆上酒菜之后，悄悄退了下去，楼上仍只剩下他俩人，空气显得万分神秘。

“少侠，请用酒，这是本地有名的梅滴酒！”

司徒文沉声道：“阁下把家母和家姐.....”

逍遥居士哈哈一笑，不等他说完，抢口道：“少侠不必多虑，令堂和令姐只是作客性质！”

“哼！好一个作客性质，阁下这等行径，不怕江湖中的人齿冷？”司徒文重重的哼了一声之后，鄙夷的道。

“在下不明白什么地方令人齿冷？”

“阁下不惜使用江湖下三流的手段，扣人作质，要挟我献出‘玄天秘笈’，这种行径，难道是光明正大吗？”“岂敢！岂敢！谈不上要挟二字！”

“那你作何解释？”

“武林异宝，知者有份，只是想借阅一下而已，况且少侠保持了这多年，当然已全部了然在胸，秘录对于你少侠，似乎已不太重要，暂借又何妨！”

司徒文面色倏变，起身离座，大声道：“如果我说不呢？”逍遥居士仍气定神闲的兀坐不动，面上掠过一丝阴森的笑意，缓缓的说道：“少侠何必动气，请三思而行！”“你这等行为，狗屁不如！”

“为了令母姐的安全，少侠不要太过冲动！”逍遥居士虽然仗着扣留了司徒文的母、姐，不怕司徒文对他怎样，但对于这个武功深不可测的小煞星，心中仍不免有志忑之感。

这一句话，确实击中了司徒文的要害，为了母亲和姐姐的安全，他当然不敢太过造次，愣了半晌之后，咬牙切齿的道：“你待如何？”

“少侠何必明知故问，难道舍不得割爱？”

司徒文气得浑身乱颤，目眦欲裂，投鼠忌器，空自急怒填膺，却奈何对方不得，为了母亲和姐姐，他愿意交出“玄天秘笈”，但，“玄天秘笈”，早已随着“虢公古墓”的被炸毁，而沉沦地下，他怎能交得出来呢？

“武林异宝”惟有德者居之，似你这等巧取豪夺贪婪卑下之流，也配染指，岂非苍天无眼。”

逍遥居士面色乍变，但瞬又复原，冷冷的道：“少侠已决心不顾令母姐的安危了？”

提到母亲和姐姐，他顿时如冷水浇头，沉声道：“你究竟把我母、姐，藏置何处？”

“这个吗，只要少侠肯割爱，交出‘玄天秘笈’，立时就可见面！”说完，阴阴一笑。

司徒文俊面一寒，就想出手，但想了一想之后，叹了一口气，把提起的劲势卸去，无限怨毒的说道：“‘玄天秘笈’，不在我身边！”

“那藏置的地点，总可见告，只要取到……”

“永远也取不到了！”

“什么原故？”

“‘玄天秘笈’，放置在虢公古墓中，而古墓已被炸毁！”逍遥居士面色一变，离座而起，道：“这话只能骗骗三岁小孩！”

司徒文眼中射出阵阵骇人煞光，他再也无法按捺胸中的怒火，立退三步，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三下。

逍遥居士不由心泛寒意，怪手书生击败“银杖骷髅令主”，掌劈“大漠驼叟”，大闹“嵩山少林寺”，这些震惊武林的消息，早已遍传江湖，他自忖决不是他的敌手，如果司徒文不顾一切出手，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不愧是老江湖，表面上仍装着一派行若无事的样子，冷冷的道：“少侠存心不肯割爱？”

“告诉你‘玄天秘笈’根本不在我手！”

“既然如此，可别怨在下对令母姐……”

司徒文双目尽赤，一字一句的道：“假如你敢碰我母、姐一根汗毛，连李家堡在内，鸡犬不留！”说罢，眼神有若冷电直射逍遥居士。

逍遥居士不由打了一个冷颤，但他本是极工心计的人，仍然镇定如恒，强装笑脸，幽幽的道：“少侠难道为了一本秘笈，而置令堂令姐的

安危不顾，甘作不孝不仁的人？那岂非……”

“如果今天你不放出人来，哼！你将不得全尸而死！”

逍遥居士面上顿现阴鸷之色，道：“如果你敢出手，在同一时间之内，令堂令姐将被送到天毒门的手中，那时，嘿嘿……”

司徒文一听提到血海仇家“天毒门”，不由杀机直冲顶门，对方竟然如此刻毒卑鄙，一时之间，怒火如焚，狂吼一声道：“贼子死有余辜！”

出手如电，疾朝对方扣去。

逍遥居士见他不顾一切出手，心寒胆颤，捷于飚风的一闪身形，避过这凌厉的一抓，紧跟着足尖勾处，一张桌面，径向司徒文飞去。

司徒文疾地旋身，逍遥居士已乘这一瞬之间，电射穿窗而去，司徒文岂能容他逃出手去，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疾射追去，口中喝道：“好小子，今天如让你走脱，我司徒文从此在江湖上除名！”

司徒文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功力何止增加一倍，这一展开身形，直如闪电划空，白驹过隙。

逍遥居士见事不可为，急于想赶回李家堡，以司徒文母、姐的命作为要挟，不怕他不就范，同时，对于三日前，来堡传讯的神出鬼没的“千手神偷”，心存顾忌，如果让他乘自己不在堡中之时弄了手脚，那一切算完。

他舍命猛赶一程之后，李家堡已在望，但身后却不闻响动，奇怪不置，难道怪手书生不曾追来。

心念动处，回头一瞥，果然不见半丝人影，不由大喜过望，只要自己先入堡中，你怪手书生再狠也得乖乖就范。

岂料就在他转回头之间，前面十丈之外，迎面站着一个青衫书生，赫然正是那怪手书生司徒文。

不由亡魂皆冒，身形也跟着停了下来！

他想不透对方何以声息毫无的赶在他的头里，单凭这一手惊世骇俗的轻功，他就望尘莫及。

司徒文一步一步，缓缓向他行来！满脸俱是怨毒之色，眉眼之间透出层层煞气，骇人至极。

贪婪使他忘了一切利害，他希望堡中能发现他而及时照他原来的计划实行，他胜券仍然在握。

当下，仰天一声长啸，意在通知堡中人，立即照他最后一个毒计实行，啸毕，焦急的紧盯百丈外的堡门。

这时，司徒文已停身在他面前一丈之地，恨声喝道：“你鬼嚎些什么？”

逍遥居士毫不为意的道：“马上就有好戏上演，你等着瞧吧！”

“哈哈哈哈哈！……”司徒文目射威棱，脸笼杀气，发出一长串震天狂笑，笑声有如狂涛疾雨。逍遥居士被他这一阵长笑，惊得退了三步。

原来司徒文以他的绝世轻功身法，离开酒楼之后，一路电掣星射的直奔李家堡，反而把逍遥居士抛在身后老远，三里路程，转眼即达。

进入堡中一看，地上横七竖八躺了十多个庄丁模样的人，显然是被人以独门手法点了穴道，手法之奇，以司徒文的功力，竟然解不开，厅房庭院，一片凌乱景象，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拚斗，全堡死寂，有如鬼域，他忧心如焚的巡视一周，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而穴道被制的

人，既然解不开，也就无法问话。母亲和姐姐不知是被人救走，还是又遭了其他意外，不得而知，一时之间，心碎胆裂，不知如何是好。

想起随后而来的逍遥居士，或可问出些端倪，又疾飘身出堡，果见逍遥居士疾掠而来，迎个正着。

逍遥居士尚不知堡中有变，满心等待堡中依他原定的计划行事，听司徒文这一阵狂笑，不由心中发毛，一望堡门，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顿时意识到事情有了变化。

司徒文一阵狂笑之后，又逼近了三步，无限怨毒的道：“好戏不会上场了，告诉你，堡中已演过了！”

逍遥居士惊愕的退了一步。

“今天你如不说出我母亲和姐姐的下落，嘿嘿……”

逍遥居士顿时面现灰白，身形也在微微颤抖，眼看一番奸计成空，自己的安危也大成问题，想不到对方竟然赶在头里！入堡复出，这等轻功身法，简直是骇人听闻，立萌退身之念。

当下蓄足全身劲，猝然欺身进步，向司徒文一连攻出九掌十腿，有若狂飚疾雨，凌厉狠辣，无与伦比。

司徒文想不到对方猝然出手，而且劲十足，身形连闪，如鬼魅般飘忽迷离，避过这一轮快攻狠打。

逍遥居士见对方身形直如幽灵捉扑不定，自己全力攻击的九掌十腿，竟然连对方的衣角都没有沾上，不由打从背脊骨里，直冒寒气。

引身暴退三步，双掌扬处，以十二成功劲，劈出一掌。司徒文冷笑一声，右掌猛然挥出一股狂飚。

“噗！”的一声巨响，沙石激射，劲气激荡成涡。司徒文退了一步，而逍遥居士却噔噔噔！一连跌撞出一丈之外，口角溢出一缕鲜血，心裂胆颤中，依然不忘逃生之念，强忍伤痛，就后退之势，两足微一蹬地面，身形已斜射而起。岂知身形才起，蓦感一道骇人至极的劲气，当头罩来，劲势之强，有若江河倒泻，巨浪翻卷。

不由亡魂皆冒，就空一个倒翻，落回原地，身形被那劲气带得摇摇欲倒，一看，司徒文眼射煞光，横立身前。死亡的阴影立升心头，面呈死灰。

司徒文杀气腾腾的上前一步，喝问道：“我母姐的下落，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是否如你所言，已经送到‘天毒门’人手中？快讲！”

逍遥居士此刻早已惊魂出窍，他想不到，这小煞星的功力，比起上次在堡中相遇时，又不知高了多少，短短几日之隔，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当下颤巍巍的答道：“令堂和令姐都分别安置在堡内密室之中，所谓送往‘天毒门’一语，是我顺口说的，根本没有这回事！”

“那现在人呢？”

逍遥居士不由瞠目结舌，说不上话来。

司徒文俊面一寒，出手如电，向对方“腕脉”“肩井”两穴扣去，逍遥居士只觉眼前一花，连念头都不及转，就被扣个正着，全身一阵酸麻，劲道全失，骇得魂散魄飞。

猛感身形一轻，已被司徒文挟起，向堡门驰去。

一连数个起落，已飞越堡墙而入，直达院中。逍遥居士一眼瞥见院中地上躺着的堡丁，就知事情不妙，堡中人迹俱无，一片凌乱冷寂。

“密室在哪里，快说！”

他穴道被制，功劲全失，只好听任人家摆布。

司徒文顺着逍遥居士的指点，一路左弯右折，尽见些消息机关被破的残迹，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

行近密室，只见东西相对的两间密室，门户洞开，哪有半丝人影，不由愣愣住了，望着两间空室出神。

骨肉情深，岂能不痛心疾首，仰天椎心。

恨声向逍遥居士喝道：“依你之见，这事可能是什么人所为？”

“这个，在下却无法奉告！”

司徒文望着胁下挟着的逍遥居士，一阵悲怒填胸，一股杀机再也按捺不住，怒吼一声：“去你的！”

双手一拦，把逍遥居士的身体，直往密室中的铁壁掷去，惨叫声中，红光迸现，一个身体，顿时砸得稀烂。

司徒文砸死这罪魁祸首之后，疾步走出密室，行到院中，看着那些被制的堡丁，一时气无所出，右手两指，连连弹动，一个个被指风洞胸而死。

突然——

一块晶莹夺目的东西映入眼帘，拣起一看，是一块玉佩，上面雕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飞凤，不由凄然泪下，他认得这块玉佩，正是他姐姐玄衣女司徒倩（原称关小倩）佩挂之物，睹物思亲，更觉椎心沥血。

陡然，一个意念升起心头，莫非是老哥哥所为。

看现场的情况，出事距现在并不太久，可能去还不远，心念动处，飞掠出堡，向堡后山林射去。

忽然——

山脚林内，传来一阵苍劲的喝骂声，入耳极熟，那不是千手神偷老哥哥章空妙还有谁。

心中不由大是振奋，如流星划空般向林内射去。

他此时的功力，差不多已到了飞行绝迹的地步，恍若一缕轻烟，飘忽迷幻，毫无声息的停身树梢。

只见林中亩许大的一块空地上，立了十余个人影。

细一辨认之下，不由热血沸腾，杀机潮涌。

安乐公子李步瑶折扇轻摇，紧傍着铁杖婆婆，后面一字排列着十多个堡丁，面对千手神偷。

另一侧，两个形貌凶恶的老者，分别执住他的母亲和姐姐，一手各按在“命门”大穴之上。

原来千手神偷章空妙受司徒文之托，先行来李家堡传讯，延期践约，一等三日，司徒文踪影未现，千手神偷凭他的神偷绝技，已把司徒文母姐被囚的所在摸得一清二楚，早晨，逍遥居士离堡外出，等于去了一个劲敌。

他神不知鬼不觉的救出母女二人，并把密室机关悉数破除，谁知甫出院中，即被堡丁发觉，十余人团团围上，他不愿重开杀戒，只以独门点穴手法制住。

母女二人武功也非泛泛，因囚于密室中时，被逍遥居士点上重穴，如今穴道初解，手足麻木不灵，和平常人差不了多少，千手神偷只好挟

起二人飞墙而遁，刚入得林中，即被铁杖婆婆祖孙及铁杖婆婆的师弟穷荒二鬼等人追上，交手之间，一个大意，母女二人就被穷荒二鬼分别制住，手按“命门”大穴，迫使千手神偷退走，仍要司徒文以“玄天秘篆”交换。

千手神偷想不到吃瘪在这些后辈小丑手里，投鼠忌器，又不能出手，不出手吗，实在吞不下这口恶气，只急得须发倒竖，七窍冒烟，吹胡瞪眼。

司徒文轻灵如鬼魅，如一片枯叶般，停在树梢，场中各人，均未发觉煞星已经照命。

只听铁杖婆婆杰杰一声怪笑道：“老偷儿，你如敢动一下，嘿嘿，这两个准得报废！”说完得意扬扬的用手一指司徒倩母女。

千手神偷空负一身绝学，无法施展，急得哇哇怪叫道：“老乞丐，如你敢动她两人一根头发，准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口内虽这样说，心中却忐忑不已。

安乐公子玉骨折扇一摇，轻狂的道：“老前辈，想不到空空妙手，竟伸到我李家堡头上，现在吗！哈哈！人赃俱获，依我看，还是走为上着！”

千手神偷想不到今天栽得这么惨，连一个黄口小子，也敢奚落他，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了。

气得仰首向天，突然发现三丈外一株古树梢头，一条青色人影，迎风而晃，正是那怪手书生司徒文。

真是喜从天降，愁急尽解，又回复往常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嘻嘻一笑，白头连点，道：“多行不义，只怕报应就在眼前了。”扫了众人一眼之后，又接着道：“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

话声方落，惨号倏传。惨号之声传处，只见“穷荒二鬼”，尸横就地，血流满地，死状厥惨，竟然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场中，却多了一个儒衫飘飘的少年书生，腰插铁笛，目含怨毒，脸笼杀气，赫然正是怪手书生司徒文。

“铁杖婆婆”等人，一见司徒文现身，不由心神俱颤。

论功力，他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所恃的仅是以司徒倩母女作为要挟，现在，凭藉已失，“逍遥居士”不见现身，很可能凶多吉少，而“穷荒二鬼”，却在人家举手投足之间丧命，焉能胆颤心寒。

司徒文孺慕依依的看了母亲和姐姐一眼之后，且不叙阔情，缓缓朝李家堡众人欺去，眼射骇人煞光。

司徒倩母女眼中热泪盈盈，骨肉重圆，岂能不喜极而泣，一时之间，倒说不出话来，只出神的看着丰神似玉的司徒文的身形。

“千手神偷”只管贼秃嘻嘻的笑个不停。

随着司徒文的进逼，“铁杖婆婆”等人惊怖的步步后退，他们意识到煞星已经照命，事态严重万分。

沉寂之中，弥漫一缕杀气。

眼看一场流血惨剧，即将展开。

蓦然——

安乐公子似已不耐这迫人窒息的气氛，暴喝一声，玉骨折扇一领，颤起千重扇影，向司徒文全身三十六大穴罩去。司徒文俊面一寒，冷哼

一声，双掌扬处，排山罡气，匝地而起，如狂涛巨浪般暴卷过去。

安乐公子顿感对方掌劲重逾山岳，广罩三丈方圆，气流激荡如潮，自己的扇招竟然递不出去，只觉呼吸困难，劲风触体如割，不由亡魂皆冒，面色如死，抽招退身，均已不及。铁杖婆婆一见孙儿危殆，怪叫一声：“小鬼休得伤人！”电闪飘身上步，全力从斜里劈出一掌。

十余堡丁，见主人均已出手，齐齐亮出兵刃，一拥而上。“噗！噗！”真力激撞中，夹着一声惨呼。

铁杖婆婆被反震得退了三步，安乐公子首当其冲，惨呼声中，喷出一股血箭，直被震飞两丈开外。

众堡丁只觉如同碰在一重气墙之上，根本欺不进身去，一个个面目失色，纷纷倒退不迭。

司徒文杀机一起，即不可戡止，紧跟着两手七指一曲一伸，七缕白气蒙蒙足可洞金裂石的指风，暴射而出。

一片凄厉绝伦的惨嚎之声传处，血雨飞洒，十余堡丁，躺下了一半，俱被指风洞胸而死。

那侥幸未死的，唬得魂散魄飞，骸棘不已，脚瘫手软，半步也无法挪动，目露骇极之色。

千手神偷白眉紧皱，别过头去。

司徒文恍如煞星临凡，双目尽赤，又待……

“文儿，不可多造杀孽！”

这一声慈祥的呼唤，宛若暮鼓晨钟，司徒文惊惶的回顾了母亲一眼，杀机顿泯，徐徐垂下手来。

铁杖婆婆这时正蹲在安乐公子身旁替他疗伤，眼看孙儿虽无生命之忧，但一身武功已算完结。

她知道，今天要找场，那只有白赔上几条命，缓缓抱起安乐公子，无限怨毒的瞪了司徒文一眼，转身离去。

那些未死的堡丁，也紧随着走离。

司徒文凛于母亲方才的一句话，只好放手不追。

“妈妈！”

“文儿！”

“姐姐！”

“文弟！”

母子姐弟三人，互换一声之后，相拥而泣。

骨肉重圆，至情流露，是喜极而泣。

三人共诉离情，提到了杀父毁家的仇人，司徒文不由一跃而起，热血沸腾，目眦欲裂！

他喃喃地念着：“天毒尊者，幽冥夫人。”

他想到，目前亲仇未复，许多事未了，他必须要遍觅仇踪，讨还血债，以慰中原双奇两家惨死的冥灵。

他也想到被五大门派联手擒回峨眉的雪山魔女，他必须要救出她，他不能做忘恩负义的人。

还有，分属未婚妻室的公羊慧兰姑娘，至今下落不明，在未寻获之前，他心何能安。

于是，他向母亲和姐姐稟明和公羊蕙兰姑娘订定终身之约的经过，

他母亲自是喜之不胜。

无双女侠关淑珍一怒离家，弃子别夫，如今儿子虽已长大并且奇缘天赐，学得一身绝艺，但念及人天永隔的丈夫，不由又是一阵唏嘘！无限慈祥的抚着司徒文的头。

“文儿！为娘的实在觉得愧对司徒一家！”

“妈，你怎说这样的话……”

无双女侠忽然想起被冷落在一旁的千手神偷章空妙，“哦！”了一声之后，说道：“文儿倩儿，快随为娘的叩谢章老前辈相救之德。”

千手神偷笑眯眯的把手连摇，大叫“使不得！”

但母子三人，已齐齐跪了下去，再拜而起。

千手神偷急得直顿脚，一闪身横移一丈之外，大声道：“岂有此理，若不是小兄弟及时赶来，今天……”

“老哥哥，理应受此一拜！”司徒文道。

无双女侠一听，司徒文竟与千手神偷兄弟相称，不由向司徒文和声叱道：“文儿怎可这样无礼，章前辈与你外祖父平辈之交！”

司徒文不由尴尬不已，俊面通红。

千手神偷急忙道：“不相干！不相干！咱们各交各的！”司徒文心头电转一周之后，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小兄弟有一个不情之请！”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道：“什么事干脆点说出来吧！不要掉文了！”

“想请老哥哥劳神护送家母和家姐回家！”

“小事一件，小事一件！”

“那就偏劳老哥哥了！”

“得了，别光说废话！”

“老哥哥，尚有两件事请教？”“什么事？”

“白骨坳座落何处？”

“你是在问天毒尊者送与幽冥夫人的书简上所提的白骨坳么？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老哥哥知道？”

“湘省九疑山中，有一个白骨坳我可是不曾去过！”司徒文点了点头又道：“还有那‘幽冥夫人’是什么来路？”“幽冥夫人，乃是幽冥教主的继室夫人，自幽冥教主二十五年前在洞宫山参与抢夺‘玄天玉匣’丧命之后，幽冥夫人携带“幽冥真经”，远逸无踪，所以幽冥教一脉武功，日趋没落，声势大不如前。”

司徒文恍然大悟，幽冥秀才一教之主，武功却并不出奇，原来传教之宝已被他继母携走。

不禁暗叹江湖诡谲，奇事层出不穷。

转身向母亲和姐姐道：“请妈妈和倩姐随老哥哥先返故里，文儿一俟大仇得报，诸般事了之后，再回来晨昏侍奉！”无双女侠心中虽极不愿意母子分离，但文儿办的是正事，她怎能阻止，如果一道行走江湖，反而增加他的累赘，当下只好泪眼婆娑的点了点头。

骨肉乍逢又别，能不黯然神伤。

母子姐弟，泪眼相看，哽咽良久，才忍痛离别。

千手神偷行出数步，复又回头道：“小兄弟咱们江湖中再见，‘幽冥真经’尽是一些歹毒武功，如果得手，最好毁去，以免贻患江湖！”

司徒文点头答应，目送一行人影消失，怅然良久之后，想起自己任重道远，豪气又生，诛灭亲仇是第一要务，长啸一声之后，径朝林外驰去，目的地是九疑山白骨坳，天毒门开宗立派之地。金乌两坠，归鸦噪晚，司徒文一口气飞驰，约莫也行了近百里的路程，只觉饥肠辘辘，极欲寻个打尖落脚之处。展目望处，一条坦荡官道，在夕阳余晖中，延伸得老远，穷极目力，仍无法看到一点村镇的影子。

心里这一踌躇，身形也不觉停了下来！

蓦然——

一阵磨磨蹄声，尘头起处，奔来四骑快马。

眨眼之间，已至身前，司徒文肩不晃身不摇，捷若鬼魅般向路侧横飘两丈，意在避过来骑。

随着他这电闪飘身之际，马上人齐齐发出一声惊“咦”，齐齐收缰勒马，惊诧的望着他，目不稍瞬。

他这才看清，马上是四个老者，一色的皂袍皂靴，瓦楞帽，完全是官府中役吏的打扮，每人手中，持着一条黑黝黝的铁链。他一时也摸不清对方的来路，心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他是什么来路。”方待转身走开，脚步方动……

四骑中的一个黑髭绕颊的老者，手中铁链“哗啦啦！”一抖，马头一带，拦在他的身前，沉声道：“小子慢走！看你方才避道的身法，很有两下子，你且将姓名出身门派，与我报上来！”司徒文一听对方口吻，就知是江湖人物，但何以要打扮得不伦不类，当下不由气往上冲，冷冷的道：“无可奉告！”黑髭老者阴恻恻的一声怪笑道：“小兔崽子倒是倔强的紧！”“诸位拦阻在下，意欲何为？”

“没有什么，答完问话就可走路！”

司徒文不由气结，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如果不呢？”“那你就别想上路！”

司徒文俊面微变，抗声道：“阳关大道，任由人行，阁下凭什么无理取闹？”

“嘿嘿，老夫今天非要你报出师承门派不可！”

“你自信能拦阻得了在下？”“小子不妨试试！”

司徒文肺都几乎要气炸，怒哼一声，飞身而起……

四个老者齐齐暴喝一声，飞身离鞍，凌空对着司徒文将起的身形，各个闪电般推出一掌，四股阴风，其寒彻骨，直向司徒文卷来。

司徒文就空横移五尺落地，杀机顿起。

四老者见对方竟能轻描淡写的避过这合手的一击，不由心中一怔，脚落实地之后，分四方团团围定。

司徒文目射奇光，右手两指在袖中连弹，怒声道：“各位如果再不识相，在下可要得罪了！”

“杰杰杰杰”四老者同时一阵怪笑。

另一个瘦长的老者，不屑的道：“小狗倒是大言不惭！”说完四人又是一阵狂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下。

他不由火高千丈，再也按捺不住，右手扬处，一道骇人劲气，应手而出，直劈迎面的黑髭老者。

一声闷哼起处，笑声顿敛，黑髭老者连念头都来不及转，就被震退

五尺之外，一阵血翻气涌。

其余三老者，不禁面目变色，“哗啦啦！”一抖手中铁链，就待出手，黑髭老者略一迟延，又涌身扑上。

倏然——

一阵嘹亮的铃辔震处，又是一骑骏马驰来！

四老者闻声，忽地退开数步。

“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啾啾莺声，悦耳之极。

声落，那骑马已驰到近前，缓缓停了下来，白影闪处，人已离鞍下地。

一缕如兰似麝的香风，随风送来，司徒文俊目一扫，来人竟是一个绝色少女，一身缟素，鬓边斜插着一朵白花，飘飘然有若玉女临凡，心中不由一荡。四老者齐齐躬身为礼，尊了一声：“姑娘！”

黑髭老者上前一步，正待说明……

绝色缟素少女连看都不看四人一眼，一挥手。黑髭老者只好讪讪退下，一副恭谨之态。

司徒文心中大奇，这女子可能来头不小。

绝色少女妙目流波，紧注着司徒文，看得他一颗心突突乱跳，心想，这少女比起雪山魔女，竟是毫不逊色。

她忽然瞥见司徒文腰间铁笛，不由玉面变色，转头向四个老者道：“四位今天走了眼了，可曾见他腰中之物？”四老者循声一看不由惊叫出声：“怪手书生！”

绝色少女乍睹司徒文的盖世风标，芳心大震，天底下竟有这等俊美的男子，及至看到他腰中的铁笛，不由从头凉到脚跟，原来对方就是母亲此次出山寻觅的死对头，想不到这样一个俊俏人物，竟然是名震武林的煞星“怪手书生”。

又复向四个老者道：“四位既然发现敌踪，为何不遵夫人令谕，放出‘阴磷火箭’传讯，万一出了差错……”

四老者闻言，面色立呈苍白，惊悚不已的道：“属下甘领疏忽之罪，尚望姑娘法外施仁！”

绝色少女冷哼一声之后，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又射向司徒文，樱唇微启，露出编贝似的皓齿，嫣然一笑。

这一笑，有如春花怒放，荡人心魄。

司徒文心头又是一震，但细想对方之言，似乎又是冲着自己而来，但不知所说的夫人是谁，与自己又有何仇？

不由狐疑万分，脱口问道：“姑娘尊姓，与在下有什么过节！”绝色少女又是嫣然一笑，梨涡浅浅，风情万种，令人沉醉，樱口启动，吐气如兰的娇声说道“这个么，少时你就会知道！”司徒文不由心生愠意，俊眉一掀道：“既然如此，在下可没有这分闲工夫，失陪了！”“慢着！”

绝色少女不见作势，已如柳絮飘风般，掠身丈外之地，正好阻住司徒文的去路，脸上仍是一片感人的娇笑。

“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请你略停片刻！”

“姑娘既不肯道出来意，又不肯见示芳名，在下尚有急事待办，可没有闲工夫在这里穷磨！”

绝色少女柔肠百转，暗忖，此次随同母亲由天南直趋中原，说是要追索昔年一个仇家的后人“怪手书生”，至于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由，她也不甚了了。

一见对方之面，一缕芳心顿起涟漪，但对方偏偏又是自己的冤家对头，想起母亲阴狠残毒的手段，不由替司徒文捏了一把汗，又转念道，我何不劝说母亲，化解去这段过节，然后……想到这里，粉面也不由一阵躁热，幽幽的道：“少侠，这中间的来龙去脉，连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的名字倒可相告，我倒是希望冤仇宜解不宜结！”

“嗯！”

“我叫幽冥公主慧珠……”

司徒文俊面一变，重说道：“幽冥公主？”

“是的，这四位是幽冥四鬼，我母亲就是幽冥夫人……”“幽冥夫人，哈哈哈哈哈！”司徒文面寒如冰，目现骇人煞光，暴发了一阵震山撼岳的狂笑！

幽冥公主和幽冥四鬼，被他这一阵狂笑，震得面目失色，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两步，怔怔的望着他。

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血海仇人。

他记起了“天毒尊者”送致“幽冥夫人”那一封书信上，所说的每一句话，不由喃喃自语道：“血债血还，中原双奇两家数十口人命，再加上无极老人的一笔，哈哈哈哈哈……”幽冥公主见状，不由骇怪无限的说道：“你说什么？”司徒文杀气满面，咬牙切齿的道：“血债血还，我要杀尽你们这些魔鬼！”

幽冥公主粉脸遽变，连退三步，芳心不知是什么滋味！幽冥四鬼目注幽冥公主，静待令下。

司徒文目毗欲裂，再也按捺不住，闷哼一声，快逾闪电般向身侧的黑髯老者，挥出一掌。

这一掌含恨而发，力道万钧，而且快得骇人。

黑髯老者估不到对方先向自己出手，仓促中，也奋力推出一掌，刺骨寒髓，暴卷而出。

“噗！”的一声轻响，那股寒髓，竟被震得无影无踪，而对方如山掌劲，已然及体，不禁亡魂皆冒。

对方这一掌，快得有如电光石火，旁边四人虽已觉出不妙，但要出手救援，却是万万不及。

“嘭！”的一声，血雨狂洒中，一声惨号过处，幽冥四鬼之一的黑髯老者，被震飞三丈之外，尸横就地。

其余三鬼双目尽赤，暴吼声中，“哗啦啦！”三条铁链如灵蛇出洞，孽龙搅海，挟幽幽破空之声，盘卷而出，其势锐不可当。司徒文的功力，已到了由实返虚的境地、放眼武林，已少有人能和他颉颃，哪里把三鬼放在眼下。

两掌交叉，怪异绝伦的连圈连划，迎着三条铁链，左右各划半弧，一道骇人听闻的涡流劲气，激荡排云。

三鬼蓦觉攻出去的铁链，竟然不听使唤，顺着那道涡流劲气，直往旁侧击去，以本身的功力，竟然控制不住。这种功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不禁心胆俱寒，正想抽身后退，但，迟了，只觉眼前一花，手中一

紧……

三条铁链，已被司徒文一束儿执在手中。

用力一抽，分毫不动。幽冥公主娇斥一声，玉掌挥处，拍出两股阴风。

司徒文冷笑一声，手腕一抖一震，喝声“撒手！”三鬼虎口一阵剧痛，三条铁链已脱手破空飞去，鲜血涔涔而下，忙不迭的抱手后退。

就在这三鬼暴退的电光石火之间，两股阴风已告袭体。司徒文意动功生，护身神罡应念而生。

“噗！”的一声巨响。

劲气激荡中，司徒文硬承受了对方一掌。

幽冥公主被反震之力，震得后退一步。司徒文也身形连晃，显然对方的功力也不可小觑。

突然！

“哧！”的一声，一缕蓝光，冲天而起，映得各人尽呈碧绿之色，司徒文暗忖，这就是对方用以告警的“阴磷火箭”。原来三鬼一招铙羽之后，已领教了对方厉害，得知场中四人决非敌手，忙不迭的放起“阴磷火箭”告警。

幽冥公主欲待阻止，已是无及。

同时——

前路一片苍林之中，也升起了一道碧绿光华。

司徒文冷嗤一声，毫不在意。

这时，夜幕已临，一轮明月自东方天际升起，清辉普照，四周一片如水般空明，静寂之中，隐伏着重重杀机。

幽冥公主暗叹了一口气，臻首低垂。

眨眼之间，只见远处现出四对惨绿官灯，灯影中人影幢幢。渐行渐近，已看出灯笼上赫然写着“幽冥”二字。司徒文杀气蒸腾的紧盯前路，目不稍瞬。

他知道来的是什么人！

以他的目力，黑夜视物如同白昼，何况是月色如银，已清晰的看出，执灯的是八个美艳如仙的白衣少女，随后是八个黑衣大汉，再后则是一顶暖轿，由四个狞恶丑怪的中年妇人抬着，轿上花团锦簇，闪射着碧绿萤光。

一行人，脚下如行云流水，轻快飘逸，显见都具有相当火候的功力，眨眼之间，已停止在五丈之外。

场中顿时显得鬼气森森，有若置身鬼域。

四对闪着碧绿光华的宫灯，倏地朝左右一分，八个黑衣大汉也分别站立两侧，现出正中的萤光暖轿，四个抬轿的狰狞恶妇，左右各二，分立轿门两侧。

一个个神态木然，如泥塑木雕。

幽冥四鬼中的三鬼，齐齐躬身高唱一声：“参见夫人！”幽冥公主任慧珠偷眼一瞥脸含怨毒的司徒文，莲步姗姗走向轿前，喁喁低语了一阵，然后退身轿侧。

荒野，

月夜。

配上这一群诡异神秘人物，更显得阴森可怖！

司徒文眼看亲仇在前，目眦尽裂，热血沸腾，缓缓向前欺去，满脸罩上一层骇人至极的煞光。

蓦然——

八个执灯的美艳白衣少女，齐齐娇斥一声，碧光闪烁中，已在司徒文四周，布了一个圆圈，他不由停步静观。随着，八个少女齐齐围着司徒文转动起来，愈转愈疾，转到后来，已不见人影，只见一轮惨绿光圈，把他罩在正中，那惨绿光华，竟然掩盖了月色，阴风四起，挟着隐约的啾啾鬼叫，令人毛骨悚然。

司徒文眼看着那乘遮得密不留缝的轿子，怒叫一声：“幽冥夫人，万恶的女魔，索命的来了！”

声落，正想飞越光圈，扑向那顶轿子……

身形方起……突然——

八个执灯少女，各发出一声刺耳的鬼啸，凄雷恐怖，撕破夜空，同时各个闪电般朝左前方劈出一掌。

一道涡流阴风，顺着灯圈转动的方向，匝地旋起。

司徒文将起的身形，被硬逼回地面。

心中不由一震，他低估了这八个少女的实力。

轿中，传出一声阴阴的诡笑，一个声音道：“小鬼，认命吧！连我‘幽冥八美’的‘旋风阵’，也闯不出来，还要大言不惭的鬼叫！”

司徒文羞愤交迸，怒哼一声，向旋动不已的灯圈，一连拍出五掌，这五掌的威力，足可铲平一座小丘。

但，怪事发生了……

“幽冥八美”又是一声撕心裂肝的厉鬼啸，各挥玉腕，连拍五掌，刺骨裂肤的寒飏，狂旋暴卷。

司徒文拍出的五掌，竟被消卸得无影无踪。

他一收掌，对方也停手不攻，只是一味的疾转。

错非是司徒文身怀盖世武功，否则别谈出手，仅只那不停转动的惨绿灯圈，就足以使人晕头转向，目夺神疲。

他怒火更炽，手不停挥，如裂岸惊涛，一波接一波的向灯圈撞去，他这里一出手，“幽冥八美”也自玉手频挥，寒飏涡流，也越游越疾，卷起沙尘旋舞激飞，哧哧有声。

“噗！噗！噗！”一连串连珠密响，他不停劈出的如山掌劲，不但被消卸于无形，反而更助长了“旋风阵”的威势，那涡流劲气，愈来愈猛，压力遽增，险些使他立足不稳。

他虽然“生死玄关”之窍早通，内力不虞匮乏，但这样的狂攻猛劈，也感到微微气喘力促，额际现汗。

原来这“旋风阵”是合八人之力，从不同的角度，向中心劈出掌风，形成一道内旋的劲气涡流，被困的人，无论掌力如何雄浑，只要触及涡流，立被带转合流而旋，时间久了，内力耗损过巨，只有束手被擒。

司徒文一轮狠攻之后，发觉这不是办法，随即停手，他这里一停手，阵内旋风也告消歇，压力顿减。

他强定心神，筹思破阵之法。

这时——

旁边有一个人在暗暗为他担心！着急！

她是谁？

就是“幽冥夫人”的爱女“幽冥公主”任慧珠。她自见司徒文之后，就被他的绝世风采牢牢吸住，一缕芳心，已系向个郎，她知道不应该，但她不克自持。她知道这种爱的结局，可能是一幕悲剧，然而爱就是这样的不可捉摸，无法抗拒，它的魔力，可使人心甘情愿的捐献一切，甚至生命。

她从司徒文眼中流露的怨毒里，想象到他与她母亲之间的仇恨似海深，根本没有和解的余地。

然而——

她竟爱上了这可怕的仇人。

这是情，还是孽？

她不断的责备自己，然而她仍无法斩断这一根情丝。她第一次懂得了烦恼，她怨恨造物者这恶毒的安排。司徒文一阵寻思之后，忽地想起自己所练无坚不摧的“玄天指功”，这类指功，是把功劲聚成一点，由手指迫成，可能不受制于那漩气涡流！

想到这里，不由精神陡振，俊目中暴射湛湛神光。那阴冷的语音，又自轿中传出……

“小鬼，还不束手受擒，更待何时！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忌辰，黄泉路上去陪伴你那老鬼爸爸吧！”说完，一阵阴森刺耳的泉笑。

司徒文煞气蒸腾，目中喷火，恨恨的哼了一声，右手两指蓦出，一曲一伸，两缕蒙蒙白气，挟破风之声，暴射而出。“幽冥八美”故技重施，一声鬼啸之后，各个挥出一掌，但情形不对了，那两股凌厉绝伦的指风竟透涡流而出。一声凄厉尖锐的惨呼起处，已有一人尸横就地，血如喷泉，直射丈余之外，惨绿宫灯，登时熄灭一盏。

轿中传出一声惊“咦！”场中众人，骇然失色！

司徒文一指奏功，一咬牙，两手七指齐扬。

惨呼之声，应指而起，尖锐破空，惨不忍闻。

惨绿宫灯，只剩下寥寥三盏。

证明了“幽冥八美”已有五人丧生在“玄天指功”之下。“旋风阵”冰消瓦解。

场中众人，一个个面如土色。

司徒文双目带煞，脸含怨毒，缓缓向轿前逼近。

突地——

一声撕裂夜空的厉啸，发自轿中，啸声有若夜泉哀鸣，野狼悲号，凄厉刺耳，令人不寒而栗。

啸声甫落，一个阴冷得不带一点人味的声音道：“八煞听令！”

八个皂衣中年壮汉，同时轰喏一声：“在！”

“与我拿下这小鬼，死活不论！”

这时，司徒文已逼近轿前二丈之地，双掌猛然挥出一股骇人劲气，直袭轿门，这一掌如劈实，那轿子立时就得粉碎。四个抬轿的丑恶妇人，半声不吭，各劈出一掌。

“噗！”一声巨响，四丑妇面色微变，身形一阵微晃。司徒文也不由被震得一窒。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幽冥八煞”已横阻身前。

原来这“幽冥八煞”，“轿前四丑”，都是“幽冥夫人”的死党，个个身怀绝技，足可列入武林顶尖高手。

对于“幽冥真经”上的阴毒武功，已有六成功候。

昔年，“幽冥教主”死于洞宫山夺宝之役，“幽冥秀才”任弃年仅三岁，是前妻所出，“幽冥夫人”嫁给“幽冥教主”为继室，尚不及二年，本想自立为教主，但受到“幽冥教”中黑白双判等一般徒众反对，一怒之下，窃取“幽冥教”传教之宝的“幽冥真经”，携带八童四女——即现在的八煞四丑——远走高飞，潜修“幽冥真经”，以便他日重掌“幽冥教”。

“幽冥夫人”那时年方少艾，难耐寂寞，遂与“天毒尊者”私通，而生下“幽冥公主”任慧珠，她要女儿从前任丈夫之姓，当然有极深的用意，因为她要窃掌“幽冥教”。

五年前，在“天毒尊者”的恳求下，参与杀害“中原双奇”两家，现在她已经尽得“幽冥真经”所载武功。

一方面是接受“天毒尊者”的邀请，截杀司徒文，以除大患，另一方面，她重掌“幽冥教”的时机，已告成熟。

所以明张旗鼓重现江湖。

（以上笔者藉此作一简略交代。）

“幽冥八煞”，一个个面色呆滞，目射绿光，更显得阴沉可怖，鬼气森森，有若城隍庙中的泥像。

司徒文杀机满面的道：“好吧！你们的主子既然要你们先死，本人就先超度你们吧！”吧字方落，向八煞中当面的二煞，攻出一掌。

这一掌，用出了五成力道，只见劲气凌厉，挟呼轰风雷之声，如怒海狂浪，暴卷而去。

二煞见来势强猛，疾闪身向两侧各横三尺。

紧接着身形半转，双掌怪异的一圈一扫，两股透骨阴风，快逾电闪的朝司徒文两侧夹击而来。

司徒文一掌拍空，尚未撤招，二煞的阴风已告袭来。冷哼一声，连看都不看，双掌分朝左右电闪拍出。

“噗！噗！”两声，两股阴风被震得无影无踪。

二煞本来呆本的面孔，更见阴沉，双双闷哼一声，欺身进步，连拍三掌，只见寒飕匝地，阴风厉卷。

司徒文身形如一缕淡烟般，倏然消失，在匝地寒飕之中，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一闪就到了二煞侧背之处，双手左右开弓，射出两缕白蒙蒙的指风，径袭二煞腰肋重穴。

“玄天指功”冠盖武功，加以司徒文的功力，已达百年以上修为，由他施出，足可洞金穿石。

这两股指风，如果触体，二煞当场就得废命。

二煞掌式攻出，蓦失对方身影，立知不妙，忙不迭的收招变式，尚不知道危机已迫在眉睫。

其余六煞，乍见司徒文施出指功，不由骇然失色。

方才司徒文以指功，大破“旋风阵”，连毙“幽冥八美”中的五人，余悸犹存，知道这指风的厉害。

不愧是成名的老江湖，六人同样的心思，毫不犹豫的闪电出掌，

拍向场中的二煞。

数股阴风，挟着如山潜劲，把二煞推离五尺之外，在这间不容发之间，两缕白蒙蒙的指风，擦二煞胸前而过。

可谓险极！

等到二煞明白是什么一回事时，不由唬出了一身冷汗。就在六煞出掌救下二煞，这一分秒之间。

司徒文的身形，电射而起，疾扑三丈外的垂帘大轿。就在司徒文身形电起的一刹那，另一条白影，也自那萤光点点的暖轿之前，电闪弹出。

眼看一青一白两条身影，就要在半空之中撞上。双方去势均疾，如果撞上……

其余众人，不由惊叫出声。

就在这危机一发之间，只见那条势若流星飞矢的青影，倏地向上一升，超越白影五尺之多，呼的向下拍出一掌。一声凄厉的惨号之声传处，那条白影，直如陨星般向地面飞坠，那青影也在同一时间，飘然落地。

轿前四丑，齐齐飘身上步，正好接住那下坠的白影，忙不迭的倒纵而回，轿帘一翻已把白影塞入轿中。

不问可知，那青影是怪手书生司徒文，而那白影，正是幽冥公主任慧珠，这时，她已身受重伤。

原来司徒文飞身疾扑暖轿的刹那，幽冥公主母女情深，毫不考虑的飞身疾射向司徒文扑来的身影。

她的目的，只是要阻止对方扑向轿子。

岂知司徒文功高技妙，竟然能在半空中势疾力猛的情况下，拔升数尺，向撞来的白影拍出一掌，这一掌完全拍实。虽然“幽冥公主”内功精湛，同时双方俱在空中，无论是发掌的与被击的，力道当然不能和在地面上相提并论，但司徒文以百年以上修为，随便挥出一掌，也足令对方承受不起。“幽冥八煞”奉命擒捉司徒文，不想一疏神却被他欺身近轿，掌伤“幽冥公主”，不由急怒交迸。

就在司徒文飘身落地的刹那之间，同时亮掌攻上。刹那之间，掌影翻飞，人影闪晃，此进彼退，阴风匝地而起，透骨的寒飕中，潜劲风起云涌。

遍地尘沙翻滚激射，星月为之无光。

司徒文如一缕轻烟，穿插在寒飕掌林之中。

左掌右指，挟撕空锐啸，动魄惊心。

“幽冥八煞”各有一身阴毒武功，可当武林顶尖高手而无愧，现在八煞联手，其势岂同小可。一个个轻灵飘忽，有如幽灵鬼魅。

转眼之间，二十招已经过去，以司徒文的功力，竟然觉得抗拒不住那阵阵砭肤刺骨的阴风。

八煞攻守进退，避实蹈虚，井然有序，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那潜流暗劲，重如山岳，愈来愈猛。

司徒文施出的“玄天指功”，都被八煞巧妙的闪避开去，左掌劈出的劲气，却被硬接硬打。

而对方的招式，诡异莫测，大背武林常规。

五十招之后，已感真力不济，渐渐守多于攻，愈打愈不是滋味，被八煞占尽先机，着着进逼。

司徒文暗忖，连人家手下几个小魔，尚且应付不了，还谈什么报仇诛凶，直到现在，连“幽冥夫人”的形象都还没有看到，枉负自己一身绝学。

心念之中，豪气顿生，杀机陡炽，长啸一声，飞快的点出八指，攻出九掌，势可撼山拔岳，迫得八煞一窒。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铁笛已掣在手中。

一溜乌光暴射而起，挟着一片追魂夺魄的呜呜怪啸。司徒文自服下“九尾狐内丹”之后，功力又增，此际铁笛出手，岂同小可，直可惊天而泣鬼神。

那撕心裂肝的铁笛怪啸，如一柄柄的利剑，直插入场中各人的心房，好像是吹起了死亡的号角般。

一招“方生不息”幻起万重乌光，有若层层排天浊浪，涌向八煞、八煞身形，不由一窒。

连连运掌，方始应付过这一招。

紧接着，第二招“九天凝碧”又告出手。

惨号声中，血雨飞洒，已有一煞，头颅尽碎而死。场内外诸人，不由寒气直冒。

司徒文怨毒已深，出手岂肯容情。“斗转星移”，又告展出。

又是一阵血雨迸射，惨嚎刺耳，地上又多出两具血肉模糊的无头尸身，连前，地上已躺了八具之多。

司徒文厉笑一声，全身功力，全集注于铁笛之上，正待施展最凌厉的一招“穷阴极阳”，解决其余五煞……

蓦然——

轿中传出一声凄厉绝伦的鬼啸，直欲撕裂夜空。

啸声未绝，一条人影，倏告自轿中射出。

司徒文被这突发的鬼啸声，惊得一怔神，立时意识到，正点儿来了，不自觉的收笛横胸，怒目而待。

八煞中幸存的五煞，早已肝胆俱碎，藉机倒退三步。啸声甫落，面前丈外，已如枯叶般落下一人。

紧跟着，又有四条人影射落，并排站在那人身后。那先前射出的人影，正是“幽冥夫人”。

只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望去仅如三十许人，柔媚入骨，柳眉带煞，凤眼含嗔，一瞬不瞬的盯着司徒文。

她身后，并排站着狞恶可怖的“轿前四丑”。

“小鬼连毙我手下八人，并伤我爱女，今天若不把你挫骨扬灰，难消我心头之恨！”语音漠冷，满含怨毒！

司徒文剑眉上挑，俊目倏射骇人煞光，目眦欲裂的迫进一步，这情景好像是一头饥饿的野兽，迫向猎物。

“幽冥大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她已见识了他的功力，这条祸根若不除去，后患实在不堪设想，心念之中，毒念顿生，嘴角抹上一丝阴森笑意。司徒文面对亲仇，想起自家和慕容伯父一家惨死的情状，历历如在目前，还有那慈祥的无极老人……

仇恨之火，在胸中燃烧，全身热血沸腾。

俊目闪射怨毒至极的光芒，直欲攫人而噬的样子。这时，月色又被一大片乌云遮住，大地顿呈昏昧。

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杀机。

“女魔，你的末日到了，我若不把你碎尸万段……”话未说完，忽觉周遭气氛有些不对，忙把未说完的话刹住，只见场中各人，已逐渐向“幽冥夫人”身边靠住。

半空中，一团烤饼大的磷磷绿火，已飞临众人头顶，照得大地，一片惨绿阴森，有如鬼域。

“幽冥夫人”脸含刻毒笑意，其余众人，各个面色沉凝，仰望着头顶的阴磷绿火。

司徒文也不由被这突发奇事，愕然愣住。

突然！

“噗！”的一声，那团阴磷绿火，忽地爆裂开来，变成亿万点飞磷，向四周扩散，降落，广达亩许。

“幽冥夫人”阴恻恻的向司徒文道：“小鬼，这是‘幽冥教’狠毒无匹的‘阴磷追魂网’，稍沾即死，看来是不必劳烦本夫人出手了！”说完得意的一笑。

司徒文闻言，不由大骇，但此时如要脱出阴磷笼罩范围，势比登天还难，何况他岂能放开眼前的血海仇人。

眼看密密麻麻的毒磷，已飞洒到头顶不及三丈之处。他情急智生，立刻把“护身神罡”运功极限，立刻在周身五尺之内，布下了一层无形气网。

“幽冥夫人”待到磷火飞洒到头顶丈余之处，蓦地一抖手，一条长达三丈的白绫，应手盘空而起，夭矫盘卷，刹那之间，已舞成一片白森森的天幕，护住身边众人。

阴磷毒火，如腊月天的漫空瑞雪，纷纷飘落。

司徒文清啸一声，运起“玄天神功”中的“震”字诀，那磷火到五尺之外，纷纷向四外迸射。

而此际，“幽冥夫人”用白绫挥舞所布成的天幕上，已沾满了磷磷毒火，宛如万萤菌集，繁星密排。

半晌，磷火落尽，只见地上一片绿火，闪烁不已，亩许大的地面上，全被沾满，毫无空隙。一阵阵腥臭之气，中人欲呕。

“幽冥夫人”脱手掷出那沾满毒磷的白绫，一看，司徒文竟然安然无恙，不由心泛寒意。

暗忖，这小鬼的功力，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不论付出任何代价，也得把他除去，不然后果不堪想象。

就在此际，磷光圈外，已如幽灵似的，现出一大群人影，如幢幢鬼影，更增加了现场的恐怖。

司徒文展开目力看去，来人不下百余，其中赫然有“幽冥秀才”和“黑白双判”，他恍然而悟，是“幽冥教”中人来寻“幽冥夫人”算帐来了。

原来“幽冥夫人”窃走“幽冥教”传教之宝的“幽冥真经”之后，教中一班元老，大为震怒，纷纷出江湖寻觅。

岂知二十余年来，始终不曾发现“幽冥夫人”的行踪，而“幽冥秀

才”任弃，亦已长大成人，继任教主之位。

最近风闻“幽冥夫人”出山的消息，尽出教中高手，不下百余人之多，探访追寻，真是无巧不成书，适值“幽冥四鬼”遭遇怪手书生司徒文，放出“阴磷火箭”求援，而被教中人发现，循踪赶来，恰好碰个正着，为求慎重起见，放出“阴磷追魂网”罩住现场。

明知二十多年来，这淫毒的女人，必已习成“幽冥真经”所载的上乘武功，这“阴磷追魂网”，必然伤她不得，但困住她也许还可收效。

蓦地——

圈外传来一阵苍劲沉郁的喊声道：“赵冰心！如你能交出‘幽冥真经’，看在过去老教主的分上，放你一条生路，否则悔之晚矣！”

司徒文心中一动，原来“幽冥夫人”名叫赵冰心。“幽冥夫人”仰天一阵刺耳怪笑道：“阴手魔君，你枉为‘幽冥教’元老，连长幼尊卑的道理也不晓，我为什么不能继任教主，而遭你等反对！”

那苍劲的声音又道：“赵冰心，念你曾服侍过老教主，所以给你一条自新之路，否则你犯了‘幽冥十大戒律’的第几条，你当清楚！”

“幽冥夫人”不屑的道：“首条叛教私逃者游十殿，挫骨扬灰！”

“你知道就好！”

“但你们又其奈我何！哈哈！”

“你真的不肯回头！”

“我要你们交出掌教信符，既往不咎！”

“死在目前，还做白日大梦！”

“一月之内，我来接掌‘幽冥教’！”

圈外传来一阵鼓噪，似乎气愤女魔的狂言。

“赵冰心，你既执迷不悟，休怨我等下辣手！”

“有什么门道，尽管使吧！乱吠些什么？”

这时，女魔身边众人，已各自着上了一袭非丝非绢的青色紧身长套，连头脚全部遮住，只留下脸上双眼处的两孔。司徒文聪明绝顶，知道那种怪衣，定是能防护毒磷的东西，既然连教中人都要穿衣护体，其毒可以想见。

他游目一扫，四周绿光闪闪的磷海，广达亩许，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心忖，这种邪教，岂可让它留世害人。暗中，他决定相机瓦解“幽冥教”。

“赵冰心！即算你能越出‘阴磷追魂网’，你有自信能躲得过‘阴龙磷海’吗？”那苍劲的声音隐挟怒意。

司徒文大奇，不知所说的“阴龙磷海”是什么东西，想来必是一种更为歹毒凶残的武器或阵势。“幽冥夫人”脸色微变之后，厉声道：“阴手魔君，假如你们敢施用‘阴龙磷海’，我必要你们悉数在我的‘九幽夺命掌’之下亡魂！”

说完，发出一长串阴森冷笑，冷得有如极地寒风。

一阵沉默之后，磷网之外人影开始晃动，想来他们已快要出手了，“幽冥夫人”这边，也一阵窃窃私议。

月光复现，照着满地磷火，更显得恐怖之气逼人。

司徒文心中暗忖，我何不看他们来一次鬼打鬼，只要不让这女魔逃出手去就成，落得坐观魔斗。

无数条黑影，已自从四方向场中射来！

带起无数磷光飞扬，刹是奇观。

眼看一场惨酷的屠杀，又将告展开。

司徒文仔细一估量这一片沾满毒磷的地面，如想超越，迥非易事，少说也有三十丈的半径。

任你轻功绝世，也无法一跃三十丈。

心念一转之下，已得了一个好主意，正待……

一阵破风之声传处，五丈外的四周，已布了一道人墙，一个个蒙头盖脸，只留出两个目光炯炯的小孔。

包围的人中，每隔数尺，即有一人持着一个海碗粗细的黑色圆筒。他可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咦！”随着这一声咦，一条黑影，疾逾飞矢的向他射来，人未到，一股刺骨阴风，已然幽幽卷来。

司徒文冷哼一声，顺手疾劈一掌。

以他的盖世功力，举手投足，均显功候。

“噗！”的一声，那射来的黑影，被震得凌空一个倒翻，直落两丈之外，踉跄数步，方始站稳。

司徒文一看，那人手中持着折扇，冷厉的喝道：“幽冥秀才，以前我曾说过，两次饶你不死，中原道上夺宝是第一次，现在是第二次，如果以后再遇上，哼！”

原来“幽冥秀才”乍见一个青衫书生，立在他继母身旁不远之处，以为是他继母的面首，三不管的飞身一扇扇出。此刻看清是怪手书生时，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司徒文郎声高叫道：“女魔！君子不掠人之美，我不打搅你们的家务事，咱们前路再见，放心，今天决不负你望，要你真的成为幽冥之主，哈哈！幽冥怨鬼！”

一条人影，电射而起，如流星过空般，越过众人头顶而去，身形之巧快妙曼，看得众人震惊不已。

“幽冥夫人”气得粉腮煞白，但她无法分身去赶。只见那人影，射到二十丈之处，似乎势尽，向地面直落，此时，尚未超出磷火的范围，如果一落地……

“幽冥夫人”狞笑一声，脱口道：“找死！”

岂知她语声方落，只见那人影距地已不及一丈，“轰轰”的一声巨响，地面磷光激射。

司徒文竟藉着向地面劈出一掌的反震之力，身形再度弹射而起，如经天长虹，剑空而去。

眨眼间，消失在磷火圈外，看得众人目夺神驰。

司徒文落定身形之后，选了一株秃顶大树，安然坐在树梢，双目不眨的看着遥远的斗场，他怕女魔逃出眼去。以他的如电神目而论，三十丈距离，还不是如近在咫尺，场中一切动静，丝毫也逃不出他的眼光。

只见双方一阵对答之后，人影闪晃中，传来阵阵掌风相撞和金铁交鸣之声，他们已疯狂的动上手了。

他特别注目的是“幽冥夫人”，只见她横拦轿前，其余八煞八美四丑，剩下来的，分三方背轿而立。

凄厉刺耳的惨呼声，不迭的传来，每传出一声惨嗥，就代表着一条生命的消失，令人惊心动魄。“幽冥夫人”每出一掌，必有一声惨嗥传出，他想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九幽夺命掌”了，看来威力果然骇人。

渐渐，人影已混成一团，喊杀惨嗥之声，交织成一曲凄绝惨绝的残酷乐章，充塞了整个荒野。

曙光渐露，东方又现出鱼肚白色，天快要亮了。

他快意的欣赏着这一出魔与鬼的流血惨剧。

蓦然——

人影倏然向四处闪开，露出一个五丈见方的空地。

空地中，遍地积尸，正中央那顶闪着碧绿惨淡光华的轿子仍在，而轿子四周，除了“幽冥夫人”之外，只剩下了寥寥四人。那一片磷火，因天色渐亮而变得寥落零星。

就在人影倏分的当儿，那些手持黑色圆筒的“幽冥教”徒众，忽将圆筒斜举胸前，对正“幽冥夫人”一行。

那“幽冥教”元老“阴手魔君”的苍劲语音，又告清晰的传来，显然这一次兴师伐罪，以他为首。

“赵冰心，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幽冥真经”，放你一条生路，否则你将丧生‘阴龙磷海’之下。”

“老狗！有一天你会后悔！”声音中满含怨毒。

“你是至死不悟了！”

“哈哈，本夫人重申前言，一个月之后，前来天南‘玄阴谷’，接掌‘幽冥教’！你们都记住了！”

“赵冰心，你没有机会了！”

“你们等着瞧！”语音是那样坚毅肯定。

司徒文暗忖，这女魔的阴狠毒辣，世无其匹。不由喃喃自语道：“女魔，你真的没有机会了，我司徒文今天决不放过你，不把你寸磔活剐，难消我心头之恨！”

“淫妇，本教主下令执法！”是“幽冥秀才”的声音。随着执法两个字传出，只见那黑色圆筒之中，如龙吐水般，喷出阵阵暗蓝鬼火，眨眼之间，那五丈方圆之地，全被布满，宛如一幢蓝色光幕。

“幽冥教”众，随着光幕的布成，纷纷激射飞掠而去，他们认为“阴龙磷海”万无一失，没有人能逃得出去。

司徒文猛然省悟，大叫一声：“不好！”

闪电般向场中疾射，捷于电闪星驰！

他不再顾及那遍地的阴磷毒火，大骂自己孟浪，如果“幽冥夫人”就此死于“阴龙磷海”之中，自己岂不是坐失手刃元凶的机会，万一她藉机逸去，今后寻觅，将更加困难，一时之间，急得星火直冒。

待他驰到现场，那磷海已逐渐随风散去。

一幅惨绝人寰的图案，立呈眼前，即使是地狱刑场，也没有这样凄惨酷毒，任你心如铁石，也不敢多看一眼。再仔细一看，不由目瞪口呆，愕然愣住。

司徒文射落当场一看，只见无数具血肉模糊，五官不辨的尸身，横七竖八，摆满一地。

一阵阵扑鼻臭气，令人为之窒息，有的尸身，已开始溶化，被磷毒

糜烂的孔洞，不停的冒出黄水，厥状至惨，不禁暗叹“阴龙磷海”果然歹毒无匹。

及至看到场中竟然没有“幽冥夫人”“幽冥公主”及“轿前四丑”的尸身时，不禁目瞪口呆，宛若焦雷轰顶。

一着之差，竟然让元凶脱出手去，不由恨得牙痒痒的。这时，天已大明，旭日又升，灿烂绚丽的朝晖，洗去了这一片荒原的阴霾恐怖，冲淡了一夜来残酷屠杀的痕迹。渐渐，那些尸体只剩下头发衣履，几根白骨，再被风一吹，头发衣履零落的向四处飘散，留下堆堆白骨，点缀荒原。司徒文蓦然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胸间翻滚欲呕，知道可能已沾惹了不少磷毒，心中不由巨震。猛提一口真元之气，疾脱出这一片磷毒未尽的场地。

殊不知他因内功精湛，且有神罡护体，同时因服食了整株的“九品兰实”，身体内蕴蓄有解毒之力，否则的话，早已命丧当场当下他选了一处较为隐僻的枯树之后，运功迫毒。

一盏茶的时间，已把体内残余之毒排得一干二净。

那股不适之感，已然消除。

徐徐站起身形，茫然的向四周瞥了一眼，忽然想起“幽冥夫人”曾一再申言，一个月之内要到天南玄阴谷接掌幽冥教，自己何不在月内赶到玄阴谷，今天虽被她走脱，不怕她会飞上天去，想到这里，心情略略开朗一些。

他又想到，既然已知道“天毒门”开宗立派之地，是在湘境九疑山“白骨坳”，大可先赴“白骨坳”，回头再奔“玄阴谷”，但愿天从人愿，得报大仇。

于是——

他展开身形，顺官道疾驰。

就在司徒文离去不久，数十骑骏马，泼风般奔到这一片染遍血腥的荒原，马上人一个个剽悍骁勇，一色的黑色劲装，胸前绣着一条活灵活现的白蜈蚣，而当先一人，却是灰衣蒙面。众骑在现场略事停留观察之后，拨马向西而去。

他们是谁？

读者从他们的衣着标志上，定可猜出，这数十骏骑，正是天毒徒众，而那为首的青衣蒙面人，正是“天毒门”掌门人“天毒尊者”。

原来“天毒尊者”接获手下人的快报，得悉“幽冥夫人”已应约首途来中原，同时另一个消息，却是“幽冥教”出尽高手，企图截杀“幽冥夫人”，夺回“幽冥真经”。

而怪手书生也同时在中原道上现身，掌劈“大漠驼叟”，力斗“情天不老鸳”两个绝世高手，砸死“逍遥居士”……这些消息，无一不使他惊心动魄，忐忑不安。

于是——

第十二章 血雨腥风

“天毒尊者”亲率门下“十大堂主”“四大护法”及其他六十余高手，踏入江湖。

仅分秒之差，他错过了活冤家死对头司徒文。

而司徒文，却直扑九疑山“白骨坳”天毒门总坛。

三天后，司徒文已抵嘉禾，九疑山遥遥在望。

由此入山，以他的绝世功力，只消半日，就可抵达“白骨坳”。他在嘉禾打尖饱餐之后，便出城奔向九疑山。

他感到非常纳罕，竟然看不到天毒门人的踪迹。

正行之间，前路迎面驰来一辆篷车，在这日正当中的时候，那辆篷车，竟然遮掩得密不留缝。

而那车把式，却是一个犷猛大汉，一身劲装疾服，说什么也不像个赶车的，眨眼已临切近。

车把式乍见迎面奔来一个俊美书生，正想出声喝让，忽然一眼瞥见那书生腰间插着一支乌光黑亮的铁笛，不由亡魂皆冒，面目失色，一带缰绳，口中“磨！磨！”连声，手中皮鞭，挥得“劈啪！”大响，正想从侧绕过。

司徒文一见大疑，不由大喝一声：“与我停下！”

右手一扬，一股悠悠劲气，应掌而出，宛若在路中布了一堵无形的网墙，那拉车的马儿唏聿聿一声长嘶，人立而起，几乎把车弄翻，戛然停住！

车把式心中大急、猛挥数鞭，那马负痛，不断蹦跳嘶鸣，但却无法前进半步，宛如苍蝇扑纸窗似的。

这时，车中正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从一个指头大的破孔中，焦急的望着司徒文，正庆幸着救星天降。

车把式并非等闲人物，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一流高手，但他心中有数，眼前这位小煞星，他可惹不起。

现在如果一个应付不巧，就得尸横就地，心中电转之后，装着一脸怒容向怪手书生大声道：“阳关大道，公子爷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心里在打鼓。

司徒文一怔之后，冷冷的道：“车里是什么人，往哪里去？”车把式道：“这个公子可管不着！”

“我偏要管！”

车中人，喜不自胜，那对水汪汪的大眼，顿露喜色！车把式脸色一变之后，哭丧着脸道：“车里是内眷，进城看医生！”

司徒文不由沉吟起来！

车中人听了车把式的答话，气得发昏，她急得心火直冒，生怕司徒文听信他的鬼话，不顾而去……

“我不相信！”

车把式轻轻一摸辕座侧的剑柄，必要时只好出手，苦笑一声，硬着头皮，高声应道：“公子简直是无理取闹，我早说过是内眷偶得重病，进城就医，你既不信，你就自己看吧！”说完一脸无可奈何的愤然之色，其实惊魂早已出窍了，他右手抚着剑柄，左手扣了一把毒砂，如果对方

真的要掀开车帘看的话，他就要……

车中人穴道被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动，急得在心里大叫：“看呀，快看呀！掀开车门看呀！”

但！久久，毫无动静，一丝绝望、由心底升起，完了……水汪汪的大眼睛中，挂下了一串泪珠。

司徒文到底是江湖阅历不够，听车把式煞有介事的这么一说，反而踌躇了，心中电转道：“管他呢，还是办自己的正事要紧，如果车内真是人家的内眷，岂不要闹出大笑话，此事传出去，我怪手书生之名岂不……”

想到这里，不由转变口风道：“你说的可是实情？”

车把式一听，立知对方已被自己蒙住了，急道：“我犯不着要骗你呀！”

“我就是江湖人称的怪手书生司徒文……”

车把式表面故作吃惊的样子，道：“啊！原来是名动武林的司徒少侠，失敬！失敬！”心里却在暗笑。

车中人芳心欲碎，肝肠寸断，怎奈口不能言。

司徒文续道：“以后如果被我知道你巧言哄骗……”

“哪里话，哪里话！小的天大的胆也不敢，实在是内人偶患急症，进城就医，怎敢骗你老！”

司徒文讪讪的一挥手，道：“去吧！”

这一声“去吧！”击碎了车中人的心，几乎晕厥过去，有如万丈高崖失足，直往下沉！沉！沉……

车把式如逢皇恩大赦，一声：“磨！吁！”

鞭影挥处，风驰电掣而去。

车中人是谁？

正是那无极老人的孙女、司徒文的未婚妻公羊蕙兰。

自那日旅店中，司徒文为逍遥居士引走，千手神偷也追踪而去，恰值“天毒门”中两个堂主也投宿该店，见有机可乘，遂用迷香把公羊蕙兰姑娘迷倒劫上“白骨坳”。

“天毒尊者”老谋深算，囚禁公羊蕙兰，作为必要时引诱司徒文之用，三日前，“天毒尊者”率众下山接应“幽冥夫人”，嘱人将公羊蕙兰姑娘送到“云岭分坛”，不意险些为司徒文识破。怪手书生出现嘉禾城，够奔九疑山，直扑白骨坳，这连串的消息，使天毒门大大的震惊。

总坛之内，差不多所有高手，都随掌门令主离山而去，只剩下蛇魔崔震暂时总理坛务，得讯之后一方面召集总坛内所有留守的徒众堂主，共商应付之策，另一方面飞箭传警，请掌门令主驰回。

司徒文入山之后，展开“天马行空”身法，尽朝峰顶林梢疾掠闪晃而行，因为他尚不知道，这“白骨坳”座落何处，由峰头岭顶驰行，视界广阔，可以便于寻觅。

岂知，两个时辰过去，他一连奔越了数十座峰头，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连樵夫都不曾碰上一个。

展现眼前的，是一片郁郁苍苍，山套山，峰连峰，不知绵亘多远，他不禁有些自悔孟浪起来。

为什么不在事先探问清楚呢？

他停下身形，茫然四顾，一时之间，没有了主意。

突然——

对面峰脚，靠谷底之处，一个小黑点朝谷内星丸跳掷般隐去，由此至谷底，少说也有数百丈远近，错非是司徒文目力通神，否则绝难发现。

他心中一动，深山穷谷之中，出现了武林人，而且是在“天毒门”范围之内，则那人纵然不是天毒门人，也必与天毒门有关。

当下略不迟疑，身形起处，如一缕淡烟般朝谷底飘去，眨眼工夫，已达谷底，但已失去那人影踪迹。

他顺谷而入，百丈之后，谷道向东一折，突然现出两座插天石壁，陡削笔直，光秃秃的，草木不生，真有猿猴难攀，飞鸟不渡的气势。

两壁之间，现出丈来宽一条夹道，暗晦阴森，阳光不照，靠右石壁之上，写了“白骨之坳，擅入者死”八个擘窠大字，一看就知是用“大力金刚指”所书。

司徒文这一喜，岂同小可，想不到居然被自己误打误撞的寻到了“白骨坳”，想到立即就可快意恩仇，不由豪气冲霄而起，热血澎湃激荡，仇恨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身形闪闪飘向右面石壁，左手正中中指，疾朝岩壁一插，藉三指之力，身形已稳稳紧贴那垂直的石壁之上。

右掌抹处，那“白骨之坳，擅入者死”八个大字，已随着石屑的纷飞，而隐去无踪。

右手食指，运足“玄天指功”，一阵疾飞乱点，那石壁之上赫然改成“天毒邪门，武林除名”八个字。

写毕，飘身落地，轻如无物，对那八个字满意的笑了一笑，只见那字笔走龙蛇，苍劲古雅，入石径寸，深浅如一。然后，昂然缓步走入那削壁夹巷。

夹巷两壁如刀砍斧削，顶上露出一线天光，时而有一两块浮云，冉冉飘过，巷道幽深阴暗，颇多转折。

他正自奇怪，何以入山这久，还不见天毒门人现踪。突然此时——

巷顶之上，响起一声尖锐的呼哨，刹那之间，灰包、滚木、擂石如雨点般落下，声势十分骇人。

好个怪手书生，临危不乱，身形连闪疾晃，避开那大木巨石，两手交互挥拍，如海样深沉的劲气，把那些石块烟灰震得四散疾射，巷道宽才不过一丈，那些石块，在壁间来回撞射，呼轰之声，震耳欲聋，势如千军怒吼，万马奔腾。

良久，才进了不足十丈，而巷道夹壁，竟有多长，其中还有什么布设，不得而知，不觉焦躁起来。

长此下去，不被砸死，也得活活累死。

“怪手书生，白骨坳就是你埋骨之所！”

“小子，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闯来！”

一声声谩骂，嘲弄，从巷顶飘来。

司徒文几乎气煞，真成了“小鬼跌金刚了”！而那木石灰包，更是如狂风疾雨般击落。

司徒文聪明绝顶，已被他看出，那些滚木擂石灰包，都循着他的前路而发，身后三丈之外，略无声息。

此时，巷道之内，因有石灰粉包抛落的关系，已是一片迷茫，有目难睁，司徒文全靠精湛的内功，闭住呼吸，凭着超绝的敏感，闪避那巨木大石，但已是灰头土脸，狼狈不堪了。若再如此下去，任你功力卓绝，也得含恨呜呼。

思念之中，身形如一只弩箭般向来路疾射。

五丈之外，果然声息均无，前面仍自呼喝不已。

因灰烟迷漫的关系，对方犹未发觉人已脱出。

司徒文略不迟疑，猛提一口真气，身形垂直射起，将及十五丈之高，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

等到升势将尽，身一偏，左足斜斜向下侧一点石壁，身形又陡然升起，如此左右交互蹬点石壁，成之字形向上飞升，数百丈的绝壁，竟被他在半盏茶的时间内登上峰顶。

一看——

山势绵亘约里许，也就是说这绝壁夹巷，有一里多长，壁顶，无数人影晃动，兀自手忙脚乱的一个劲向巷内抛落木石灰包，口中不干不净的谩骂。

又是一声嘹亮悠长的呼哨声，起至身侧不远的一块大石之后，随着哨声，火光倏现，竟已改用火攻。

一团团烈焰，向夹巷之中投落。

司徒文不禁打了一个寒颤，若再迟脱身半刻，准得葬身火海，同时也暗恨对方手段歹毒，无所不用其极。

想起那发呼哨声的人，显然是这一群人之首。

身形一起，捷若鬼魅般向那发声之处飘去，有如幽灵现踪，不带半丝声息，已轻若一根羽毛般落在石侧两丈之外。一座巍然铁塔，矗立前面。心中暗叫了一声：“铁塔怪魔！”

刹那之间，新仇旧恨，齐涌心头，杀机顿炽。

五年前，“铁塔怪魔”数次截杀他的往事，历历在目。双掌运足十二成功劲，口中猛喝一声：“怪手书生向你索命来了！”掌随声出，劲势之强，足可推平一座小山丘，放眼武林，恐怕没有人能承受得起这一击。

“铁塔怪魔”一心注意着指挥手下徒众门人，向夹巷内的“怪手书生”攻击，在他的心念之中，“怪手书生”既然敢公然的大摇大摆进入这巷道，在这种骇人听闻的疯狂攻击下，一百个也得报废，正自得意不已。

原来“怪手书生”司徒文，直奔“九疑山”之际，“天毒门”总坛，早已得到报告，因为掌门令主，已率一众高手下山，虽已飞鸽传书，但远水不能救近火，代令主“蛇魔崔震”，曾是司徒文手下亡魂，知道现存的高手中，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又鉴于以前数次交手中，“怪手书生”竟然不畏绝毒，连“三刻绝命散”那等毒绝天下的毒，都伤不了他，那“白骨坳”中原有的布置，决阻止不了他，集众计议之下，由“铁塔怪魔”率众在绝壁夹巷之上，设下埋伏，自己则在总坛内另设奇谋。且说“铁塔怪魔”正在得意之际，乍闻喝声起自身后，不由亡魂皆冒，他真猜不透司徒文到底是人还是神。

是人，哪里能有这种匪夷所思的身手，正待……

但——来不及了。

一片几乎有如实质的罡网劲幕，已狂卷而来。

威势之强，他连梦都没有梦到过。

“轰！”的一声，一座铁塔已如狂风扫落叶般的，被击落数百丈深的夹巷之内，连哼都来不及哼出。

司徒文双目赤红如火，继续向前飘去。

那些天毒门人，一面不断的抛落火球，一面高声叫嚷谩骂，如果“怪手书生”就此殒命，这件功劳岂同小可。殊不知煞星已经照命。

数声惨号传处，那当头的五人，突然翻落夹巷火海之中，近身的人，不由惊魂出窍，放眼四顾，却又不见人影。难道这五个人是被鬼推落不成？

倏然——

惨噪之声，此起彼落，而人，也不断的从壁顶翻落。奇怪，难道大白天出鬼不成？

一时之间，壁顶上近百的天毒门徒，就这样惨噪一声翻落巷内的，已有十之七八，其余的，唬得屁滚尿流，亡命而逃。人走尽后，三丈之外，突然出现一个俊美绝伦的青衫书生，眉目之间，煞气浓重，腰横乌光闪亮的铁笛。

他是谁——

正是怪手书生司徒文，他掌毙“铁塔怪魔”之后，闪掠到众人身后，利用壁顶偏生的虬松，隐住身形，满地松子，俯拾即是，一出手就是五粒，粒粒皆中“命门”大穴，手法之妙认穴之准，令人叹为观止。

沿壁顶前行，一里之外，突现一片盆地，盆地中寸草不生，全是黄土，土地上白森森一片骸骨，无法计数。

他一见之下，不由毛发悚然，心里直冒寒气。

哪里来的这多白骨骷髅？

循山壁而下，到了盆地边缘，细一辨认，不由哑然失笑，哪里是什么白骨，尽些些垒垒白石，一半埋在土中，远处一看，活像些散抛的白骨，想来“白骨坳”即由此得名。

他落身之处，正当巷道入口，只见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七步断魂”四个斗大红字。

司徒文微微一怔之后，不屑的冷哼一声，顺手一掌挥去，木屑纷飞中，那块使人惊悸的木牌，已被击得粉碎。大踏步向前走了七步，胸头忽有一种窒塞之感。

不由大感诧异，四周并无异状，这是什么邪门？

但，刹那之后，那窒塞之感又逐渐减除。

“危言耸听！”他自言自语说。

其实，这入口之地，已为“天毒门”在地上布了“七步追魂”毒粉，毒粉沾身，不出七步，就得七孔流血而死。

只因司徒文本身因服过“九品兰实”之故，无形中具备了一种抗毒力，所以未受其害。

放眼望去，盆地尽头，一片房舍俨然，但却看不到半个人影，心内不由暗自嘀咕，不知对方在弄什么玄虚。

司徒文撮口一声长啸，啸声清越昂亢，震得四山回应，久久不绝，

啸毕，身形乍展，如一缕轻烟般向那一片房舍飘去，看得暗中伏匿的“天毒门”众人，心摇胆颤。

转眼之间，已达那片房舍之前，放眼望去，不下百余间之多，他认定居中一座高大宏伟的广厦飘去。

奇怪——

偌大一片房舍，静悄悄的，毫无半丝声息，也看不到半个人影，配上眼前状如白骨的垒垒白石，阴森之气慑人。他停下身形，仁立广厦之前。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堂堂“天毒门”总坛所在地，竟连一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令人莫测高深。

踌躇半晌之后，他缓缓自腰间抽出铁笛，信手一阵疾抡，一阵蚀魂慑魄的呜呜怪啸，应手而起，尖锐凄厉似要撕裂人的心肝似的，加上四谷齐应，“白骨坳”中，顿时笼罩一片惨雾愁云，有如末日来临。

可是——

四周仍然寂静如死。

这时，夕阳衔山，薄暮晚景，更显得分外的凄凉恐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难道就这样罢手不成！”

他暗中作了决定之后，收回铁笛，蓄足功劲，以防不意的袭击，一步一步，向居中那座广厦行去。

暗中，有人在额手称庆，沾沾自喜。

因为他们眼看着那小煞星，已慢慢走向死域。

司徒文茫然不觉，仍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去。

司徒文也觉出空气有些不对，但他志切如海深仇，一意一心的要找“天毒尊者”索还血债，心中已被仇恨之火充满，根本不再顾及其他，如果他能冷静的一想，也许他能想得出一一些端倪，而不会冒失的胡闯。

近了！

广厦之前，影壁上，绘着一条丈余长的大蜈蚣，栩栩如生，张牙舞爪的，似要飞出来噬人。

转过影壁，一间布置辉煌的大厅，呈现眼前。

画栋雕梁，檐牙高耸，龙飞凤舞，气派十足。

暗中的人，心跳加速，他们计算，只要怪手书生再前行三步，跨入厅中，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一代奇才，将会粉骨碎身……

危机千钧一发……

如果司徒文再走三步，跨入厅中，后果不堪设想。

但——

他懵然不知，生命已危在旦夕，他是在向死神靠近。他仍然缓缓前行……

一步——

两步——

再要一步，就可跨入厅中。

当他右脚一提，正准备跨入的一刹那……蓦然——

“少侠止步！”

急喝声中，一条人影，疾逾电闪，向他射来。

司徒文不由一怔，缩回右脚，疾向后飘退五尺。

一个身着天毒门服色的少年，已立在他的身前，一脸惶急之色，目光炯炯的看着司徒文。

暗中人正庆诡计得售，却不料变生肘腋，竟然有人窝里反，把小煞星硬从死神手里拉回，功败垂成，恨得目中喷火。司徒文愕然看着面前的天毒门徒，眼露惊疑之色。

那人却已开口沉重的道：“少侠可否认识无影客？”

“无影客”三字，如三柄重锤，重重击在司徒文的心上，往事电闪心头，无影客（即第一集书中的蒙面客）曾经数次救他脱离魔爪，对他有救命大恩，最后为了向他道出杀父毁家的仇人姓名，而死于“天毒门”的“天毒法牌”之下，他对此事，永铭肺腑，焉能不识，但他一时之间，猜不透对方用意，冷冷答道：“无影客前辈，对在下有救命大恩，当然认识！”

“他正是家师！”

“什么？”

“家师！”

“他已死于‘天毒法牌’之下！”

“这个我知道！”

“你阻我是什么原因？”

“厅中埋有烈性炸药，天毒门牺牲一座厅堂，换取你的一条性命！”

司徒文一听，目眦欲裂，杀机陡起，但仍怀疑的问道：“你告诉我是何用意？”

那少年凄然一笑道：“愿少侠诛除元凶为家师复仇，我……我自愧无能！”说完，向司徒文又疾推一掌，一个倒纵，窜入厅中。司徒文不虞有此，急切中又退了数步，待到明白是一回什么事时，已来不及了……

一声轰天巨响，声震霄汉，木石飞扬，烟硝迷漫，司徒文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闪射过影壁之外。

一看，一座华厅，已齐根倒坍，面目全非，数条人影，倏自一侧飞起。

司徒文杀气蒸腾，暴喝一声，疾扑过去。

就在他身形突起的刹那，前后左右，天毒门人纷纷现身，嗖！嗖！嗖！从四周围上，眼看一场血腥屠杀，又将开始。司徒文曾受过“无影客”数次救命之恩，而“无影客”死在“天毒法牌”之下，他的徒弟，现在又为了他而被炸得尸骨无存，他对“天毒门”中人，已是恨入骨髓。

当人影现身的刹那，他飞身疾扑，快逾电掣雷奔，扬手劈出一掌，这一掌，以八成功劲拍出，快疾如电。

突然——

斜里袭来一股劲风，疾劲狠辣，正好撞上他拍出去的掌风，“噗！”的一声把他的掌劲消卸了一半。

但余劲仍然锐不可当，砰！嘭！两声，已有两人被击到地，吐了一地的鲜血，他自己也就势停身。

一看斜里袭击的人，竟然是一个独臂老人，仔细一辨认，不由哈哈大笑道：“蛇魔崔震，今天你逃不了公道。”原来这独臂人，正是代令主“蛇魔崔震”。

这时，前后左右，尽是天毒门人，不下百余之多。

蛇魔崔震以代令主的身份，岂能露怯，阴阴一笑道：“小子，昔日白云庄中，断臂之恨，老夫无时或忘，加上本门百余条人命，这一笔血帐，如何算法？”

司徒文面如寒霜，眉目带煞，大声道：“你不配和我说话，叫你们掌门令主与我滚出来！”

天毒门众人，脸色不由一变。

蛇魔崔震气得老脸煞白，恨声道：“小狗少狂，掌门令主现身之时，就是你授首之期！”

司徒文狂笑一声道：“天毒尊者如再龟缩不出，就先把你们这批小丑斩尽，看他出来还是不出来！”说完脸上杀机倏浓。“蛇魔崔震”心头巨震，知道这小煞星说得出就做不到。天毒门众人，被他这句话，激得眼中冒火，一个个横眉竖目，狠狠的紧盯着怪手书生。

其中有两个副堂主，早已忍耐不住，暴喝一声：“小鬼少狂！”双双纵出，举掌便劈。

司徒文怒叱一声：“找死！”

两声凄厉的惨号起处，两个副堂主脑浆迸裂，死于就地，红的白的流了一地，惨不忍睹。

百多双眼睛，竟然看不出他是如何出手的。

看得众人亡魂皆冒。

“蛇魔崔震”，自知今天是不了之局，虽然已经飞鸽传讯，请掌门令主克日驰回，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目前，以他的地位身份，他必须出面抵挡。

昔年，他双臂俱全，尚且不是司徒文的敌手，现在他只剩下一条右臂，而且传言中，怪手书生功力更为精进，连“大漠驼叟”那等人物，尚且死在他的掌下，何况区区自己，岂不是螳臂当车。天毒门总坛，顿时罩上浓重的死亡气息。

“蛇魔崔震”，把心一横，暴吼一声：“小狗，我与你拚了。”单臂一抡，狠快无伦的攻出三掌，踢出两腿。

司徒文冷笑一声，身形如一缕淡烟，捉摸不定，轻轻避过这一轮快攻，手出如电，一下便扣住了对方脉门。

“蛇魔崔震”只觉手腕一麻，劲道全失，一只右腕，宛若被一只铁箍箍住，痛入心脾，几乎痛哼出声。

一众门徒，在“蛇魔崔震”出手之时，正拟一拥而上，岂知念头还来不及转，代令主已被制住，不由惊愣住了。

司徒文杀机满面，向“蛇魔崔震”喝道：“老狗，掌门令主何在？”

“不知道！”

司徒文微一用劲，他不由惨哼出声，额上黄豆大的汗粒，滚滚而下，目中射出怨毒无限的凶焰。

“你到底说不说？”

“老夫死后，变为厉鬼，也不饶你！”

“哈哈，有种，那你就去变厉鬼吧！”

右手两指募出，正想朝他胸前死穴点去……

倏地想起，外祖父“魔笛摧心”尚有一面副牌，落在他手中，“天

毒门”曾利用那块“魔笛摧心令”副牌，残害五大门派弟子，企图嫁祸自己，因这件公案，自己险些丧命在“少林寺”高僧“慧光老和尚”的掌下，同时外祖父离去时严嘱自己，三牌收齐毁去，现在就只差这块副牌。

于是——

举起的右手，又缓缓放下。

沉声喝道：“老鬼，我来问你，昔年你所获的那一块‘魔笛摧心令’副牌，现在何处，快与我交出来！”

“蛇魔崔震”本已闭目待死，今见对方问起“魔笛摧心令”副牌的下落，狞笑一声道：“小狗，你问那副牌的下落吗？嘿嘿……”

冷笑声未落，倏然一低头，张口就向司徒文扣住他的那只左腕啮去，这一着大出司徒文意料之外。

他连思考的余地都没有，右掌疾挥快逾电闪。

“啪！”的一声，红光迸现，“蛇魔崔震”一颗头颅已被击碎，连哼都没有哼出，便告气绝。

天毒门人一个个悲愤填膺，不计利害，亮出兵刃，纷纷攻上，刹那之间，地惨天愁，鬼哭神号。

司徒文想不到，“天毒尊者”终未现身，难道就此空劳跋涉不成，一股怒气冲天而起。

心想：“我杀尽你这些小的，怕你老的不出来！”当下也不顾及多造杀孽，左掌右指，如汤泼雪般，欺身人丛之中，惨呼狂叫之声，应手而起，令人不忍卒听。惨！

惨！

惨！

天毒门总坛，血流成渠，尸积如丘，腥气冲天。

眼看不出半刻，这些天毒门人，就要悉数惨死。

暮在此刻——

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传入现场：

“住手！”

司徒文一怔停手，知道来了高手。

剩下不足三十的天毒门徒，齐齐后退，低头俯身。“参见祖师爷！”

司徒文循声望去，却不见半个人影，不由惊诧万分。“鬼娃儿吃了熊心豹胆，敢到我‘白骨坳’中撒野！”声如巨雷，近在咫尺。

司徒文左顾右盼，仍然不见人影，但又明明听见天毒门徒众在喊：“参见祖师！”奇怪，难道是鬼魅现身。

正自悬疑不决，蓦觉一股强劲绝伦的力道，迎面扑来，忙不迭的一飘身，向右横移五尺。

“哼！有两下！”

他这才看清，面前一丈开外，立着一个须眉俱白的矮小侏儒，高不及三尺，但两目神光湛湛，显见功力深厚。奇怪！

难道这侏儒形的怪老人就是天毒门的祖师？

刚才那强猛无匹的一掌，竟是这侏儒怪人所发？

他惊诧无已的看着这侏儒怪人。

夜幕低垂，月华未升，四周一片漆黑。

但在一般武林健者眼中，仍无殊白昼。

原来这侏儒老人，年纪已在百龄开外，隐居在“白骨坳”后山的一个洞穴中，已数十年不履人世，武功超绝，心狠手辣，喜怒无常，当年江湖中提起“天婴杜仲”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天毒尊者”是他的唯一传人，四十年前，天毒尊者巧获“天毒真铨”，而创立天毒门，一时名震江湖。

侏儒怪人“天婴杜仲”对“天毒门”所行所为，不闻不问，数十年来，只有两次出现总坛。

今天“蛇魔崔震”不惜炸毁总坛大厅而换取怪手书生一命，不意变生肘腋，竟然有人窝里反而使功亏一篑。

那爆炸声惊动了“天婴杜仲”，所以才突然现身。

“天婴杜仲”看着满地积尸，不由须发根根直立，虽然身高不及三尺，但也威棱毕露，声如暴雷的向众人道：“掌门人呢？”“启禀祖师爷，掌门令主三日之前率领门中高手下山去了！”复又转头怒视司徒文道：“娃儿小小年纪，竟这等心黑手辣，屠戮我门人徒众，老夫数十年不开杀戒，今天要为你破戒了！”司徒文无限悲愤的道：“血债血还，谈不上心黑手辣！”“什么血债？”

“令徒‘天毒尊者’，十多年前，因了一柄‘金吾剑’毒杀黑白道高手数十人，这是否算得上泉壤之行？”

“娃儿今天是为武林正义而来？”

“也可以这么说，为了杀人灭口，勾结江湖淫毒妇人‘幽冥夫人’，残害白道侠义‘中原双奇’两家数十口人命，赶尽杀绝，天人共愤！”

“娃儿出身何门何派？”

“中原双奇之后，前来索讨血债！”

侏儒怪人“天婴杜仲”略事沉吟之后，仍然怒气勃勃的道：“不论事情真伪，你岂可滥杀无辜！”

司徒文哈哈一笑道：“无辜，难道被天毒门杀害的，又是罪有应得？”

“娃儿意欲何为？”

司徒文双目倏露煞光，咬牙道：“杀尽这些为害武林的魑魅魍魉！”

侏儒老怪人身形虽小如幼儿，但声音却大得怕人，闻言之下，一阵杰杰怪笑道：“娃儿大言不惭，可是在我老人面前，你还没有逞能的余地！”说完双目精芒暴涨，滑稽之中带着威棱。他这句话并不为过分，在一般武林人来说，数十年前，真没有人敢对这小怪人直眉瞪眼的说话，但，今日，碰上这位震撼武林的小煞星，武功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又当别论。

在司徒文眼中，凡属“天毒门”中人，都是他的仇人，而“天毒尊者”又已下山而去，自己扑了一个空，满腹怒气无处发泄，当下气冲冲的道：“不见得！”

“好娃儿，不见得你就试试看！”

声落，一双小手扬处，“呼”的劈出一掌。

“噗！”的一声巨响，真气相撞，激气成涡，侏儒怪人身体摇了一摇，而司徒文却退了一步，不由大大凛骇。

侏儒怪人小眼一翻，哇哇怪叫道：“再接老夫一掌试试！”掌随声出，势如排山倒海，隐有风雷之声。

司徒文这下可不敢托大以单掌相迎，双掌以八成劲力，平胸推出，势如奔雷，罡风激荡，触体如割。轰然一声震天巨响，四山齐应，地下碎砖破瓦暴射狂飞，三丈外的天毒徒众，失色疾退。

这一掌，双方各退下，秋色平分。

侏儒怪人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后生小子，竟然有这般深厚的功力，能与他百年修为，分庭抗礼。

司徒文也暗惊这小老人，三尺不到，功力却高得骇人。双方一合即分，一高一矮，互相虎视。

忽见侏儒怪人一个小身躯突然鼓涨如球，比原来粗了一倍，一双小手莹白如玉，冒出丝丝白气，如银须发根根倒立、目射奇光，貌相狰狞可怖。

司徒文见状，不由一震，这不是武林失传的“修罗掌”吗？想不到眼前这侏儒小老人，竟练有这种掌功。当下可不敢丝毫大意，劲贯周身，气充百骸，把“玄天神功”运到极限，双掌之间，也同样冒出蒙蒙白气。

但表面上，仍是那样沉稳自如，没有丝毫怪象。

他要以“玄天神功”，来对付武林失传的“修罗掌”。双方都存着一击奏功的心思，蓄足全部修为内力。

天毒门徒众一个个屏息静气，准备大开眼界，他们几乎忘了双方是生死之敌，而是在欣赏一种罕世奇功。

静——

静得可听见双方的呼吸声。

一轮明月，从山巅升起，清辉朗照，坳内一片银白。月光照亮了每一个场中人的脸，同时也洒落在厅前影壁之外的那些积如山丘的尸身上。

血——

凝结了，在月光之下，像一洼洼的黑水。

场面凄清恐怖……

一高一矮两个身影，仍然沉凝万分的对峙，彼此知道遭逢了生平劲敌，谁也不敢大意疏神，这一击关系着生和死。一声凄厉刺耳的枭鸣划空传来，扣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弦，不知是预示凶兆，还是吊唁死者。

这一刻的空气，似乎是冻结住了。

就在这万分紧张的当口，五条人影已悄没声的纵落当场，停身三丈之外，面带阴森冷笑，注视着场内的一对。是五个女子！从她们的身形上可以分辨得出。

她们是谁？

虽说是声息全无，但仍然瞒不了耳聪目明异乎常人的怪手书生，但他不敢分心旁鹜，他要面对决定生死的一搏。蓦然——

场中一大一小极不相衬的一对，同时发难。

各以毕生修为内力，全力推出一掌。

一方盖古逾今的“玄天神功”，惊神泣鬼。

一方是武林失传的绝学“修罗掌”，石破天惊。

一个具有百年修为，武林罕见。

另一个奇缘迭遇，功深似浩瀚大海。

一声地坍山崩的巨响，撕裂了静寂的夜空。

震得场周众人，耳膜欲裂，气翻血涌，不迭倒退。“哗啦啦！”一片声响，那道影壁竟然被震倒坍。司徒文瞪瞪连退数步，一屁股跌坐在地，只觉眼花耳鸣，嘴角缓缓溢出一缕鲜血，但他又摇晃着站起身形。三丈之外地上，躺着一个状如幼儿的小老怪物，如银的须发，已被鲜血染成酱紫之色，他死了。

死在倾古凌今的“玄天神功”之下。

司徒文笑了，是凄然的笑，看着那侏儒怪人“天婴杜仲”小小的尸体，心中微觉不忍。

他极快的掏出三粒“龙虎续命丹”纳入口中。场外众人一个个呆若木鸡，望着那恍若天神下世的怪手书生呆呆出神，他们见识了百年难逢的功力。

这时，一个娇小纤细的身影，已如鬼魅般向司徒文身后飘来，另外四条人影，缓缓跟进。

在明媚的月光照耀下，可以看得出那娇小纤细的人影，竟是一个风华绝代，柔媚入骨的三十许丽人。

身后，是四个丑恶的老妇，有一个手中，还抱着一个白衣少女，娇躯虚软的下垂，她敢是受了伤，或是……司徒文兀自未觉，死神已向他招手。

近了！

娇小人影，已迫近到他身后不及一丈之地。

一双玉掌，倏告扬起……

如果让她得手，司徒文以受伤之身，立即就得殒命当场。不料，就当她的玉手甫告上扬的一瞬，忽然失去了司徒文的身形，她电疾前纵，转身，果然方已闪到身后。这种神鬼不测的身法，使她感到一丝寒气冒上心头。司徒文在对方从身后欺来的时候，因尚沉湎于对方才石破天惊的一招，确实不曾注意，及至对方玉掌上扬的刹那，一眼瞥见被月光投射在地面上的暗影，瞿然而觉，遽施“烟云飘渺步”，一晃，反而欺到对方身后，正待……

岂知对方确实够厉害，应变之速，令人咋舌，就在司徒文一闪而没的刹那，身形电闪前纵，再行回身，险险避过身后的猝袭。因她眼前人影既杳，那身后是无疑的被人欺近。如此一来，双方成了面对面之局。

司徒文看清眼前来的，竟是那脱出“阴龙磷海”的“幽冥夫人”时，不由杀机立炽，自己正愁没处找她，想不到她却在这时赶了来，岂不是天从人愿。

这时，那些残余的“天毒门”徒众，已满怀悲愤的抬起他们的祖师“天婴杜仲”的小身躯，向后退去。

原来“幽冥夫人”对于“幽冥教”中一切厉害杀着，了如指掌，岂会被困，只因爱女“幽冥公主”任慧珠已伤在司徒文手下，被安置在轿中，是以她不敢离开轿子半步，否则，“幽冥教”中人即使再多些也无法得手。

待到“阴龙磷海”施出，她疾抱起轿中昏迷不省的爱女，连同“轿前四丑”，仗绝妙轻功，险险脱出。

她本想立即前往天南玄阴谷“幽冥教”总坛，但因爱女内伤颇重，急须觅地疗伤，这才疾奔白骨坳，不想碰上怪手书生寻仇，“白骨坳”

中，已是血腥遍地了。

司徒文目眦欲裂的瞪视着血海仇人“幽冥夫人”，暗中强忍伤痛，蓄势运劲，恨不能一掌就把她劈死。

“幽冥夫人”脸含阴森冷酷的笑意，眼中射出两缕碧绿光芒，一瞬不瞬的盯着司徒文看。

渐渐，那碧绿眼神，愈来愈盛。

他似已觉出对方眼神有异，但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使他不得不看，非看不可，渐渐，眼前的“幽冥夫人”已不复存在，站在面前的，却是那与他曾结合体之缘的“雪山魔女”睁着一双消魂蚀骨的媚眼，在对他痴笑。

肌理细腻，赛雪欺霜，曲缕玲珑，胸前双峰隐现。

他不禁绮念横生，欲火顿炽，脸如朝霞，一步一步向“雪山魔女”欺去，口中发出梦呓般的声音。

“兰姐，你能原谅我吗？自从遇到‘五岳散人’之后，我才发觉我错怪了你，我多么的不该，我爱你呀！兰姐！”

忽然，眼前的“雪山魔女”风情无限的嫣然一笑，白色宫装不解自脱，露出一身粉红的内衣，柳腰款摆，双峰乱颤，肥臀轻摇如浪，更觉风情万种，妙相毕呈。

司徒文欲火如焚，丑态毕露，两手环张，作搂抱之状，口中不停的唤着“兰姐！”就要扑上身去。

蓦在此刻——

一声如乳莺般的娇啼：“妈！”

司徒文被这一声娇唤，唤回了灵智，俊目扫处，眼前哪是什么兰姐，只见“幽冥夫人”，满脸杀气，狰狞可怖，一只玉掌，距离自己的“天灵大穴”不及五寸。

危机千钧一发。

司徒文无暇深思，全身向后疾仰，右手二指，快逾电闪的点向“幽冥夫人”拍向“天灵大穴”的腕脉。

应变之速，骇人听闻。

“幽冥夫人”眼看对方已被自己的“天魔法眼”所迷，有死无生，不料竟然在千钧一发之间，出手反攻。

如不撒手，一条手臂准得报废，她生平最是珍惜羽毛，以武林第一美人自期，当下恨哼一声，后飘五尺。

原来那一声“妈”，是发自“幽冥公主”任慧珠之口，她本受伤极重，被轿前四丑之一的“黑罗刹”抱在手中，但对场中的一切，却看得很清楚，眼见司徒文即将伤在她母亲的手下，不由脱口叫了一声“妈”，这一声“妈”不啻把司徒文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司徒文两指点空，也同时飘身后退五尺。

他猛然想起在黄叶山庄石窟之中，他险些着了“天毒尊者”的道儿，幸得“雪山魔女”李玉兰及时赶到，方解了一难，他清楚的记得“雪山魔女”的那句话：“……这是‘天魔眼功’，能使人在不知不觉中入魔，但定力深的……”

他不禁惭愧汗下，自己的定力竟然如此不济。

“幽冥夫人”一退之后，面上阴冷之气更浓，眼中碧光又炽，较前

更盛，她明明听见爱女的呼唤，但眼前的事，关系着她的生死和“天毒”“幽冥”两派未来的命运，她必须要除去这条祸根，连看都不看女儿一眼。司徒文抱元守一，镇定心神，对那碧绿奇光，视若无睹，俊目中神光湛然，如赛芒利剪般，直射“幽冥夫人”。

“女魔，今天是你授首之期，如不把你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话落，蓦地欺身上步。

“幽冥夫人”阴森森的一笑，道：“小鬼，少发狂言，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忌辰！”

司徒文冷哼一声，闪电般攻出一掌。

这一掌因用力过猛，不觉引动了伤势，只觉内腑如针扎般刺痛，面上不由一变，几乎哼出声来。

方才司徒文与“天婴杜仲”全力对掌之时，虽然击毙了对方，但自己也受伤不轻，“幽冥夫人”早知司徒文已经受伤，却不知深浅如何，此刻见状，哪得不色然而喜。

面上笑容未改，双掌亦自迅快无俦的推出。

“噗！”真气相接，发出一声巨响，“幽冥夫人”退了一步，而司徒文却踉跄退了五步之多，方才立稳身形。

“幽冥夫人”眉目带煞，不屑的冷嗤一声，不让对方有缓手之机，紧跟着飘身上步，又是一掌推出。

一道阴寒冷飏，挟如山潜劲，匝地卷出。

司徒文双目尽赤，强按捺住痛楚，咬牙以十成功劲推出一掌，他虽在受伤之后，但这一掌的劲道仍然十分骇人。沙石激射之中，又是一声巨响，双方各退三步，但司徒文却闷哼出声，一口逆血，几乎夺口而出。

他微一怔神之后，狂吼一声：“女魔纳命来！”

出手连攻五掌，这五掌尽是“玄天掌法”中的精奥招式，迫得“幽冥夫人”连退了五个大步，方始险险避过。

“小鬼，你想拚命了是不是？”

“女魔，我要剥你的皮，剜你的心！”

司徒文若不是因为和侏儒怪人“天婴杜仲”以毕生的功力对了那一掌，内腑巨震受伤的话，“幽冥夫人”绝对不是她的敌手，这一点“幽冥夫人”也知道得很清楚。

她看准了他因受伤致使功力打了折扣这一弱点，立定主意，今晚非得把他毁掉不可，否则的话，等他功力恢复之后，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她故意激他消耗真力，等到差不多时，再遽下杀手，存心之毒辣，可见一斑。

“小鬼，咱们之间的这笔血债，看起来要变成来生债了，今生今世，你是讨不回去的了！”

司徒文恨声道：“女魔，你百死不足以偿其辜！”

声音未落，人已如鬼魅飘身般欺近五尺，两股白蒙蒙指风，闪电般向“幽冥夫人”上盘死穴射去。

身法出手之快捷凌厉，惊世骇俗。

任你“幽冥夫人”武功高绝，也有措手不及之感，不由惊呼出声，电疾飘身，虽已避过要害大穴，但衣袖却已被洞穿了两孔，唬得冷汗直冒，花容失色。

就在“幽冥夫人”惊呼出口之际，三条人影，闪电般向司徒文身后射来，同时各劈出一掌。

挟劲风，迅猛无俦。

司徒文虽说是受伤之后，但他的功力，岂可小觑，觉出身后风声有异，身形一闪，横移三尺，就移身之势，已转过面来，一看，是“轿前四丑”中的三丑。

心一横，双掌挟毕生劲力，猛然推向三丑。

这挟毕生劲力的一掌，势可撼山拔岳。

他的心意是杀一个，少一分阻力，以便全力对付女魔。“轰”的一声巨响，惨号倏传，三个丑怪妇人，各各喷出一股血箭，被震飞三丈开外。

而他自己也因这一掌用劲过猛，伤势陡然恶化，哇的喷出一口鲜血，身形也踉跄退了一步。

“小鬼休得伤人！”

他身形未稳，“幽冥夫人”的两股刻骨寒髓，已告临体，急切中，身形连晃，但仍被扫中了一丝，又是一个踉跄。

“幽冥夫人”这一掌，可以说快比闪电，但仍被他闪过，不禁凶焰陡炽，杀机顿现，娇喝一声：“这一掌要你早赴黄泉！”

玉掌扬处，掌心之中，竟然冒出磷磷鬼火，双掌诡谲绝伦的连连晃，刻骨寒髓，顿时弥漫了两丈方圆之地，并杂有腐尸恶臭之味。

司徒文暗叫一声：“九幽夺命掌！”

蓦然展开“烟云飘渺步法”，身形如一缕淡烟般，电闪飘开，诡异绝伦，使人无从捉摸。

“幽冥夫人”满以为这一掌劈出，对方不死也得重伤，她自出道以来，还没有人能安然避过“九幽夺命掌”的一击，原因是名为一掌，其实是九掌一气攻出，而每一掌俱从不同的角度发出，所以近身两丈以内，全是掌风范围，而这掌风之中含有腐尸绝毒，只要被沾上一丝丝，就无可幸免。

岂知掌势才出，对方身形顿杳，芳心不由巨震，看来这小鬼的功力，放眼江湖，可能已寻不出敌手了。

若不乘他受伤之际除去，将来“天毒”“幽冥”两派可能要冰消瓦解在他的手下，心念之中，又狂攻而上。

司徒文忍住摧心裂肝的内腑伤痛，展开“烟云飘渺步法”，在漫天掌影寒髓之中，飘忽闪晃。

但令他受不了的乃是那刺鼻的腐尸恶臭，薰得他头晕目眩，脏腑翻腾，俊面由白转青，由青转紫。

他心头电转道：“自己此刻受伤极重，同时对方难保没有其他厉害杀着，不要仇未报成，落得九泉含恨，我何不忍一时之气，让这女魔再多活几日，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想到这里，立萌退志，身形连连晃，如电闪般飘荡回旋，如幽灵般时隐时现，“幽冥夫人”被搅得眼花迷乱，一怔之后，募觉眼前人影早杳，急收势停身。

定睛望处，如银的月光之下，一缕淡影，向后山电射而去，只这眨眼的工夫，已去了百丈开外。

眼看追不及，气得娇躯乱颤，花容煞白。

天毒门徒众，一部分招呼“幽冥夫人”母女等到后厅安顿，另一部分，苦着脸去收拾掩埋满地积尸。

这一战，天毒门留守的两百多人，差不多死亡殆尽，还陪着毁了总坛大厅，白骨坳中，顿呈一片凄冷阴森。

三天后——

“天毒尊者”得讯率众驰回“白骨坳”，得悉总坛被怪手书生一个弄得面目全非，留驻总坛的弟子差不多全部死难，连师父侏儒怪人“天婴杜仲”竟也死在对方掌下，气得三尸暴跳，七窍冒烟，目眦欲裂。

于是——

下令搜山，“白骨坳”周近五十里，全被搜遍，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自己一面弄得人仰马翻。

第二天，留置一部分弟子，处理善后外，会同“幽冥夫人”及“轿前四丑”，和门中数十高手，浩浩荡荡重行下山，一方面是探查怪手书生下落，另一方面是协助“幽冥夫人”赴天南玄阴谷接掌“幽冥教”。

“幽冥公主”任慧珠因伤创初愈，被留置总坛。

且说怪手书生司徒文，那日施展“天马行空”轻功绝技，以电闪雷奔的快捷速度，驰向后山密林之中。

因伤上加伤，又妄用过度的真力，越过两座峰头之后，已然不支晕死倒地，一日一夜才又悠悠醒转。

他采了些野果充饥之后，急于觅地疗伤。

居然被他找到一株中空的巨树，树身离地两丈之处，有一个仅容一人钻入的小洞，洞内宽约七尺方圆。

他小心地用枝叶遮住洞口，然后藏身洞内，运动疗伤。“天毒尊者”率众搜山之际，竟然没有被发现。

四天——

在运动入定的人来说，也许只是一瞬。

司徒文运动完毕，但觉全身真力充沛，较前更盛，一个躯体似欲飘然而起，他知道，他所服的“九尾狐内丹”经这一次剧烈搏斗后，已完全被自己吸收无余，功力又进了一层。他缓缓睁开眼来，但觉阳光耀眼，心中不由一震，自己分明记得入洞之后，已把洞口封掩，何以现在豁然洞开，竟然有阳光射入，莫非……

心念之中，疾射而出，刚刚站稳身形，鼻孔里忽然嗅到一缕幽香，似兰非兰，似麝非麝，沁人心脾。

他不由大奇，这香味何来？俊目扫处，身后两丈之外，一个绝色美女亭亭而立，满脸俱是凄怨之色。

那女子赫然正是“幽冥公主”任慧珠。

司徒文乍见眼前的绝色美女就是血海仇人“幽冥夫人”的女儿时，一股杀机，又陡然升起。

冷笑一声，蓦地欺身过去。

“你要做什么？”

燕语莺声，委婉动人，他不由心里一荡，身形也不自觉的停了下来，但一转念之后，又复冷冷的道：“我要杀你！”幽冥公主粉脸遽变，颤声道：“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你的命！”

这句话直如一柄利刃，直插入她的心房。

“为什么？”

“到黄泉路上，将来你那毒如蛇蝎的母亲会告诉你！”“幽冥公主”凄然一笑之后，缓缓说道：“我曾被你掌击而成重伤，几乎送命，但我不恨你！”

“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方才当你在树洞中运动未醒之际，我只要一个指头，你现在就不会活着站在这里对我说这样的话！”这是实情，一个时辰之前，她要杀他，不费吹灰之力。“那你为什么当时不下手杀了我？”

“我没有理由要杀你！”

司徒文不由怔住了，她——是一善良的姑娘，但为什么要有那样一个淫毒的妈妈呢？

是的，他也同样没有理由一定要杀她。

罪——

只在“幽冥夫人”一人身上。

这善良的姑娘是无辜的。

但想起惨死的一家人，和慕容伯父全家，无极老人等，他们也是无辜的，而竟被剑剑诛绝，一丝善念又被淹没。“你不杀我，那是你的事，但我要杀你！”

“幽冥公主”脸上浮起一丝异样的表情，一双秀目不停的流转，似在思索一件重要的事，半晌之后，幽幽的道：“我愿意死在你的手中，但我有一个请求！”

司徒文诧异万分的道：“什么要求？”

“你能答应我吗？”一脸楚楚动人之色，我见犹怜。司徒文犹豫片刻之后道：“那可不一定，你说说看？”“请求你放过我的母亲！”

司徒文剑眉一扬，脸罩寒霜，厉声道：“办不到！”她不由娇躯一颤，惶然道：“你一定不放过我的母亲？”“不错！为了血仇，也为了天下苍生！”

两滴泪珠从她的腮边滚落，宛若带雨梨花。

司徒文踌躇了半刻之后，终于道：“姑娘，你是善良的，我答应不杀你，你去吧！”

她这时芳心尽碎，她竟然一见钟情，爱上了他，而他却又是自己母亲的对头冤家，互相要置对方于死地。

她怨恨苍天，何以要安排给她这样惨酷的命运。

她也曾暗恨过母亲的阴残作风，但母亲毕竟是母亲，她曾享受到任何一个母亲对她们的子女所付出的完整的爱。虽然她的美可以令任何一个人为之倾倒，但，他毫不动心，他心中充满了仇恨，杀机。

看到她，使他想起了被自己误会的“雪山魔女”，江湖传言，她已落入五大门派之手，被擒回峨眉，生死不明。

他在心里发誓，要救出她。

他也联想到，那下落不明的未婚妻——公羊慧兰姑娘。“幽冥公主”幽幽的长叹一声之后毅然道：“你如果伤了我的母亲，我不饶你！”

司徒文面凝寒霜的回道：“在下只知血债血还，一切在所不计！”

“你不想到冤冤相报的可怕？”

“任姑娘，在下说过一切不计，再见！”

他心切亲仇，不愿多所耽延，见字方落，人已在十丈之外，如一缕轻烟般，再闪而没。

身后——传来一阵凄怨欲绝的悲泣。

司徒文身形似电，疾朝“白骨坳”“天毒门”总坛疾射而去，一个时辰之后，他又到了白骨坳中。

但他又扑了一个空，他所寻找的对象，已然在一天前下山去了。

盛怒之下，他又展开了疯狂的屠杀，“白骨坳”中，鬼哭神号，一片血雨腥风，逃生的不足十人。

熊熊的火焰，吞食了“天毒门”所有的建筑。他一不做二不休，在入口的绝壁夹巷顶上，他推下了无数巨石，填塞那入口夹巷。

他做完这些事之后，撮口发出一声如龙吟般的长啸。啸声中，一条青色人影，以惊世骇俗的速度，疾驰下山。司徒文默计，“幽冥夫人”前往天南“玄阴谷”接掌“幽冥教”的时间，她声言是一个月，现在距一月之期尚远，大可不必紧赶疾驰，他断定届时“天毒尊者”也必到场，正好一网打尽，快意亲仇。

“怪手书生”四个字，在江湖中已是红了半边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传言中，怪手书生的武功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放眼武林，已找不到对手。

他为了不愿惊世骇俗，特地选购了一匹骏马，把那惹眼的铁笛贴身收藏，取道南下。

于是——

南行的官道上，出现了一个丰神绝世，如玉树临风般的俊美书生，配上白马银鞍暖带轻裘，俨若天横贵胄，游学士子。他这时的功力，已到了神仪内蕴，由实返虚的内家至高境界，看上去平平无奇，俊秀文弱。

谁会知道，这贵介公子般的俊品书生，就是名震武林，黑白两道闻名颤栗的“怪手书生”司徒文呢！

但，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就是他的右手，一直隐于袖中。

“磨磨！”蹄声中，他顺官道缓缓驰行。

真是人如玉，马如龙，羨煞多少路人。

蓦然——

两条人影，从前道之上，行云流水般飘来，看似缓慢，其实快极，眨眼之间，已临切近。

司徒文一看，就知是绝世高手。但，可煞作怪，那两条人影，竟然不闪不避的直迎着马首飘来，其疾如电，眼看着人马就要撞在一起。

司徒文心中一动，莫非又是冲着自己来的。

不唯不勒住坐骑，反而将缰绳一带，催动坐骑。

就在这人马即将撞在一起的刹那之间，那两条人影，倏地发出一老一嫩的两声哈哈，如流星般，从他的顶上划过，竟然不带半丝声息，这一分身手，端的惊人。

电光石火的一瞬中，司徒文已然看清这两条人影是一个年青书生装束的男人，和一个银发蟠然的老太婆。

“哈哈！”之声入耳极熟，倏地想起两人是谁。

一拍马颈，那马儿乖乖停下身来，而人却从马鞍之上电射而起，疾赶那前行的一老一少两人。

只这眨眼的工夫，那两条人影，已在三十丈开外。司徒文身轻如一根羽毛，只见一缕轻烟逝处，两个起落，已轻灵妙曼的超越两人头顶，落在十丈之外。

“咦！”随着惊咦之声，两人乍然停身。

估不到武林中竟还有轻功能超过自己夫妇的。

两人非别，正是那“情天双怪”不老鸳鸯夫妇。

“两位别来无恙，幸会！幸会！”

“情天双怪”惊异的瞥了司徒文一眼之后，相视一笑。“夫人！我们输了一招！”

“相公此语为何？”

“小子一眼就认出我俩，而我们却看不出是他，差点当面错过，岂不是等于输了一招。”

老婆子身形一阵扭捏，堆满皱纹的两颊，一阵颤动，嘴一咧，露出几个黄牙，杰杰一笑道：“相公，这小穷酸，当日一副什么形象，今天穿着打扮得宛若贵介公子，当然咱俩要走眼了！”“情天双怪”这么一唱一和，根本就不把司徒文放在眼内，他焉能不气，当下重重的朝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在下正在寻找两位，不想恰在这儿碰上，幸会！”

不老书生不屑的道：“你要寻咱老两口子？”

“不错，昔日拜领三掌，无时敢稍忘！”

“哈哈哈哈哈！”不老书生一阵震天狂笑之后，说道：“娃儿好记性，咱们彼此彼此，我也正要找你！”

“找我？”司徒文不由大感奇怪，对方居然也在找他。不老书生面色陡寒，沉声道：“五岳散人，可是死在娃儿你的手下！”

司徒文毫个为意的答道：“嗯！有这么回事！”

“你既然承认，那没得话说了！”

司徒文面现惊疑之色，不明对方……说这话的意思。老婆子双目一瞪，两股冷电般的寒芒，逼射而出，道：“娃儿可知道五岳散人是我老俩的什么人？”

“这个却不曾请教！”

“正是我俩的徒儿，娃儿胆子不小！”

司徒文心中不由微震，原来被自己劈死的“五岳散人”竟是这两个老怪物的徒儿，当下冷冷的答道：“那两位是寻仇来了！”老婆子凶睛一瞪，怪叫道：“呸！不知死活的娃儿，凭你也配我老俩寻仇！”

“那两位的意思……”

老婆子忽转头向不老书生道：“相公，你说该怎么办？”不老书生淡淡的道：“夫人！咱俩久已不开杀戒，要他自尽算了！”

司徒文肺都几乎要气炸，剑眉一挑，高声道：“要谁自尽？”不老书生一皱眉道：“咦！场中除了你，难道还有别人！”司徒文仰天一阵哈哈狂笑，笑声高亢入云，有若龙吟虎啸，震得四外木叶，萧萧而落。

“情天双怪”被这笑声震得脸色一变。

不老书生虎吼一声道：“娃儿，你笑个什么劲？”“我笑两位年纪这般大了，还这么爱说笑话！”

“什么？笑话！谁说笑话？”

司徒文不屑的一撇嘴道：“凭两位一句话，要我自尽？”老婆子杰杰一笑道：“要你自尽，是我老人家抬举你！”“哈哈！抬举，可是我司徒文现在还不死哩！”“小兄弟！实在的，你可千万不能死，眼前就有一档子事，等着你去办！”随着话声，五丈之外一株枫树之后，走出一个精瘦枯瘦的白发土老头儿。

“老哥哥！”司徒文高兴的唤了一声。

“情天双怪”缓缓转头过去怒视来人，心中可满不是意思，想他俩的功力，竟然没有发现五丈之外，藏匿有人。老头儿一摇三摆的走了过来，一点首道：“在下千手神偷章空妙这厢有礼！”

说完不待对方回答，笑嘻嘻的就往司徒文身边靠去。“老哥哥，这次家母家姐，有劳护送！”

“嘻嘻，小事一件，不值一提，放心，诸事妥贴！”“谢过老哥哥！”

“唉！你怎老是喜欢酸溜溜的！”

千手神偷，脸上笑嘻嘻的，心里却在嘀咕，“情天双怪”武功高深莫测，小兄弟少不更事，怎的又去惹上了这两个老怪物，看来今天又是一场不了之局。

“小兄弟，现在有一件事急须你去了结，刻不容缓，我看这里的事，还是待……”

“老哥哥，无论什么急事，待会儿再谈！”

千手神偷一怔，心里骂道：“好哇，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惹这两个怪物，我看你怎么得了！”不老书生面寒如冰，冷声向千手神偷叱道：“小偷儿，知事的趁早滚吧！这里没你的事！”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道：“我与这小兄弟向来是秤不离锤，嘻，和两位一样！”

这句话可谑之又谑，对方是一老一少，而他与司徒文也是一老一少，比喻得恰到好处。

老婆子怒叱一声道：“小偷儿，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情天双怪”武功高绝，辈分极尊，谁敢当面开其玩笑。千手神偷退了一步，双手连摇道：“哪里话！哪里话！花花世界，十丈红尘，我老头子还有些不忍舍弃，虽说两鬓如霜，但还想多喝几天酒！”

司徒文不禁莞尔。

老婆子年纪虽老，火气却大，大喝一声：“你找死！”人影晃处，两只鸡皮满布的手爪，已快逾飓风的抓向千手神偷的上盘十二大穴，出手之快，无与伦比。

千手神偷，平生以轻功身法，称绝武林，虽然功力也许稍逊于对方，但岂能容对方得手。

身形滴溜溜的一旋一转，捷逾鬼魅般的人已在一丈之外。这一手，司徒文也不由叹服。

老婆子两爪抓空，更加怒不可遏，“嗖！”的一声，凌空而起，直升五丈之高，一个倒转，变为头下脚上，两手箕张，如一头巨鹰般，向千手神偷当头扑落。

千手神偷却是识货，知道这是老婆子成名绝技“盘空十打”。江湖中能避过这“盘空十打”的，还没有几人。

刹那之间，只见狂飚漫空，疾劲呼啸。

老婆子一个身形，在空中翻腾闪掠，两手奇幻无比的忽掌忽指，凌厉狠辣兼而有之，的确有风云变色之势。

迫得千手神偷，如水中游鱼般浮沉穿插连闪急晃，惊险迭司徒文目不稍瞬的紧盯斗场，全身已蓄足功劲，他准备老哥哥万一遇险，他就要.....

这“盘空十打”，全凭一口真气，在空中盘旋冲扑，连续施招，藉那劲气鼓荡之力，维持身形不坠，但顾名思义，只以十招为限，十招一过，就得落下地来。

千手神偷凭着他超绝的轻功身法，一味闪避，无论他如何闪掠飘晃，对方始终不离头顶方丈之内。

司徒文一面暗暗纳罕，一面却在思忖破解之法，不过凭他的盖世功力，即使硬碰硬打，对方也莫奈其何！

转眼之间，“盘空十打”已然施完，老婆子呼的一声纵落地面，面容难看至极，望着千手神偷道：“小偷儿，老身生平所遇敌手，都没有人能在‘盘空十打’之下走出八招，能全接下的，你是第一人！”

千手神偷用衣袖一擦额头上的冷汗，又恢复嘻嘻哈哈之态，大摇其头道：“罢了！罢了！我千手神偷章空妙，被人迫得全无还手之力，还是破题儿第一遭。”

不老书生早已候得不耐，这时见双方已经停手，身形晃处，蓦地欺近三步，厉声向司徒文道：“娃儿，难道要老夫亲自出手！”司徒文见对方咄咄相逼，不由怒火倏升高声道：“要出手就请出手，在下一力接着！”

不老书生脸色又是一变，转口道：“娃儿，如你能交出‘玄天秘笈’，自残一臂，你杀我徒儿的事，就此一笔勾销，如何？”司徒文不禁气往上冲怒极反笑道：“忝在武林一脉，尊你一声前辈，如何会说出这等令江湖人齿冷的话来，再说，在下还不会如此不济！”

“你敢教训我老人家！”

“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不老书生双目倏现煞光，暴喝一声道：“好狂妄的后生小辈，你是在找死！”

司徒文俊面一变，杀机顿起，沉声道：“前辈如此不通情理，莫怪后辈出手无情！”

“哈哈，娃儿，凭你还不配和我老人家谈出手！”

“不见得！”

“昔日三掌，我老人家手下留情，否则你早.....”

提到那把他击成重伤的三掌，怒火更炽，高声道：“两笔账在一起结算如何？”

场中空气，紧张到了极点，千手神偷内心忐忑不已，他担心着一旦小兄弟不抵，他可无能插手，单只老婆子那“盘空十打”就使他穷于应付。

老婆子面带阴笑，注目场中，她相信不老书生收拾这蛮牛似的小鬼娃儿，还不是举手投足之劳。

不老书生到此已忍无可忍，不出手是不行了。

怒哼一声，以八成功劲推出一掌。

掌挟如山罡劲，如钱塘江潮般怒翻猛卷。

司徒文可不敢丝毫托大，同样以八成功劲猛拍一掌。他自己可不知，他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又经“白骨坳”一场狠斗，内丹已完全发挥效力，被本身吸收为用，功力又深了一层，这八成功劲的一掌，比之从前，又大大不同。“噗！”的一声巨响，沙尘飞扬，激气成涡。

不老书生被震退三步，而司徒文仅是身形一阵摇晃。凭不老书生近百年的修为，竟然被对方震退三步，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凭他，二十岁不到的娃儿。

第十三章 鬼手医圣

千手神偷想不到小兄弟数日不见，功力又增，一块心头重石方才放了下来，面上沉重之色也倏然隐去。

老婆子可就不同了，她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司徒文豪气冲霄的大叫一声：“接第二掌！”

双掌平胸推出，凛冽罡风，以排山倒海之势暴卷而出。

不老书生羞怒交迸，一咬牙，双掌以十成功劲闪电般劈出，迎向对方掌风，掌劲方吐，立知不防，对方的掌劲，雄浑刚猛，有如浩瀚海洋，心念之中……

又是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激撞得四周空气噗噗连声。

旁立的两人，骇然变色。只见司徒文连退三步，方始立稳身形，而不老书生，却跌坐丈外，嘴角已渗出血水，面容煞白，凄厉如鬼。

老婆子疾奔过去，伸手要扶，不老书生已是悲愤填膺，心中比死还要难受，想不到三十年老娘绷倒孩儿，会折在后生小辈之手，今后还有何颜立足江湖。

身形霍地站起，一掌推开老婆子，又复欺身上步。老婆子不由怔愣住了。

司徒文这一掌虽说震伤了不老书生，但自己也感到一阵血翻气涌，见对方面目凄厉，无限怨毒的缓缓欺来，心想你既不知进退，可怨不得我了，又复蓄劲而待。

不老书生脚步沉凝，目暴精光，显然要图“背城借一”。

场中的气氛，简直迫得人喘不过气来。近了——双方距离不及一丈，不老书生吐气开声，挟毕生修为内力，猛然推出一掌，劲风中竟然发出轰轰雷鸣。

司徒文面色一凛，双掌叫足十二成功劲，猛然挥出。

“轰隆！”一声撼山拔岳的巨响过处，司徒文噤噤连退五步，身形摇摇欲倒，张口吐出一口鲜血。

不老书生已被震飞到两丈之外，鲜血狂喷不休。

司徒文朗声高叫道：“昔日的三掌，换今天的三掌！至于在下杀死五岳散人一节，如果要报复，在下随时接着！”

话声才落，只见老婆子悲啸一声，身形陡地起在半空，厉叫一声道：“小鬼纳命来！”

“盘空十打”已自旋展开来，较之方才施之于千手神偷的，更要凌厉十分，显然，她已存心拼命。

司徒文成竹在胸，脚下展开“烟云飘渺步”，同样掌指齐施，硬接猛打，双方这一展开绝学相搏，宛若龙争虎斗，只闻劲风锐啸，已分不出人影招式。

蓦然——

两声闷哼之声传处，人影倏分。

老太婆面如白纸，左肩头鲜血涔涔而下，已染红了半边身体，眼中闪烁着怨毒愤怒羞赧……等糅合的奇光。

司徒文看上去没有什么，但从他那痛苦的表情上看，显然也受了伤。

原来在老太婆搏命般的攻击下，他被对方一掌击在侧背肩胛之处，

而对方却中了他的一指，洞穿右肩。

千手神偷这时缓缓走上前来，手抚司徒文的双肩激动的道：“小兄弟，做老哥哥的闯荡江湖数十年，今天才算开了眼界！”

司徒文赧然一笑道，“老哥哥怎的说出这样话，武学一道深如瀚海，穷毕生之力也难窥其堂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做小兄弟的却不能以一得而自足！”

“小兄弟，放眼武林，能具备你这般身手的，寥若晨星，而你能这般自谦虚怀，更属难能可贵，老哥哥一生从不服人，现在对你小兄弟是心服口服了！”

那边，老太婆抱起尚自昏迷不省的不老书生，一步一步，向道侧的林内走去，步履踉跄，谁会相信，数十年前跺脚武林为之变色的“情天双怪”，会败得这么惨。

司徒文看着那逝去的背影，神色黯然的叹了一口气。

就在此时，数骑骏马，远远驰来！

转眼之间，已达身前，齐齐勒马停住！原来是三个劲装佩剑的壮汉，和一个额间有一道青痕的老者。

那额间有青痕的老者，翻身下马，向千手神偷一拱手道：“章老前辈，我们哪里没有找到，原来你在这里，分坛内人已到齐，就专候你老人家共议大事。”

司徒文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一看老哥哥，仍是那一副玩世不恭的嘻哈之态，休想从面上得到答案。

奇怪——

老哥哥一向如无羁野马，难道会参加什么江湖帮派不成。

那额有青痕的老者说完之后，转向司徒文道：“这位想来也是老前辈的……”

话到中途突然顿住。

脸上先是一片凶毒之色，随即又变为惊惧之容，脱口叫了一声：“怪手书生！”

身后马上三个佩剑壮汉，乍闻“怪手书生”四个字，齐齐面上失色，显出无限惊怖的模样。

司徒文不由一怔，俊目扫处，蓦地想起一人，不由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沂蒙三凶中的‘三眼貔貅’，南昌城郊夺宝之会，你竟然没有死……”

口中说着，心中却奇诧万分，老哥哥到底是弄的什么玄虚，怎的会和“三眼貔貅”这一类人物来往！

“三眼貔貅”狞笑一声，一飞身上了坐骑，手一扬，向其余三个壮汉道：“我们走！”齐齐转头飞驰。

千手神偷却急向司徒文道：“小兄弟，不能放走一人，详情等会再谈！”

司徒文正不知下手好还是不下手好之际，听千手神偷这么说，口中应了一个“好！”字，人已电射而起。

“三眼貔貅”四骑，正自飞驰之间，忽觉眼前一花，怪手书生已立身在前道三丈之外，不由唬了个亡魂皆冒。

一紧坐骑，正想猛冲过去，忽见怪手书生单掌轻挥，一股强劲绝伦

的罡风，迎面扑来，四骑马唏聒聒一阵急鸣，戛然停住。四人见躲也躲不过，逃也逃不了，只好硬着头皮，翻身落马，“刷刷刷刷”三壮汉长剑出鞘。

司徒文目射奇光，面露不屑之色，恍如不见。

“三眼貔貅”陡地大喝一声：“上！”

三壮汉长剑一领，分向司徒文电疾刺去。

而“三眼貔貅”自己，却乘三人出手之际，从斜刺里一飘身，就想开溜。

司徒文何等人也，焉能容得他逃出手去，一晃身，三剑齐齐落空，人已飞身纵起，快逾电闪，射向“三眼貔貅”就空猛挥一掌！

一声惨嚎传处，“三眼貔貅”张口射出一股血箭，“嘭！”的一声，尸横就地。

三壮汉一剑刺出，人影已杳，方自愣愣间，“三眼貔貅”的惨嚎声，已自传来，待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时，怪手书生又如鬼魅般出现身前。

这种功夫，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司徒文为了要急于明白事实真相，不愿多事纠缠，既然老哥哥要他不要放走一人，自然有他的道理。

心念之中，掌指齐施，三声凄厉的惨嚎传处，他连看都不看，转身驰回原地。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这四人都是‘天毒门’云岭分坛属下！”

司徒文一听到“天毒门”三字，杀机顿起。

“云岭分坛在何处？”

“距此十里外的云岭山麓‘无忧堡’即是！”

“无忧堡！”

“不错！无忧堡就是云岭分坛！”

“一庄二堡三谷之一！”

“不错！”

“那分坛主自是无忧堡主东方明无疑？”

“一点不错！”

“老哥哥何以与……”

“哈哈！小兄弟，为了那小妞儿，老哥哥我答应人家荣任云岭分坛护法之职，不错吧？”

“小妞儿是谁？”

“无极老头的孙女公羊蕙兰，你的未婚妻呀！”

司徒文一把抓住千手神偷的手，激动万分的摇撼着道：“公羊蕙兰姑娘，她……她落在无忧堡？”

“不错！”

“老哥哥，我们走！”

司徒文听千手神偷道出来婚妻：“公羊蕙兰”落在“天毒门”云岭分坛所在地的“无忧堡”中，不由急怒攻心。

同时，他也记起当年，一庄二堡三谷主传下“六色旗令”，追杀他的那一笔旧债，激动的道：“我们走！”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一把拉住他的手道：“小兄弟少安毋躁，我话

还没有说完哩！”

“那就请快说吧！”

“小兄弟就以这般形貌前去？”

“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何惧以真面目示人，而且就凭那些小丑，还真不放在我小兄弟的眼下！”

“话是不错，但如果对方在情势所迫之下，毁了你那淘气姑娘，那时你又如何？难道杀几个人就可弥补得了？”

司徒文不由语塞，人在对方手中，实在值得考虑，如果不幸而如老哥哥之言，岂不遗憾终生。

“依老哥哥之见呢？”

“你且听我慢慢道来，‘天毒门’劫持兰妞儿的目的，是想从她身上安排一条毒计，诱你上钩，目前因‘天毒尊者’与‘幽冥夫人’因事赴天南玄阴谷，所以把‘兰妞儿’暂时囚在‘云岭分坛’，这真是天赐良机！”

“老哥哥何以知道得这般清楚，还有……”

千手神偷扬手止住他的话道：“还有刚才的四人何以寻我回堡共商大计是吗？”

司徒文不由暗佩老哥哥的机智，察言知意，不由将头连点道：“正是，正是，老哥哥何以与‘天毒门’有交往？”

千手神偷神秘的一笑道：“昨日途经此处，见‘无忧堡’结彩张灯，有不少江湖人物出进，料知必有要事，想起这‘无忧堡’既是‘天毒门’的分坛，何不前往一探，也许对小兄弟不无好处，岂知一访之下，对方竟然异想天开，要请我出任分坛护法！”

“老哥哥于是便一口答应下来？”

“当然！当然！有酒有肉，何乐不为？”

“以后呢？”

“小兄弟可知道一句俗语？”

“什么俗语？”

“贼无空手！”

司徒文不由噗哧笑出声来！

千手神偷接着又道：“昨晚，我偷偷地巡堡一周，却发现了小妞儿被囚在堡内一座石塔之中，只因戒备森严，不然也不必费事了！”

“老哥哥刚才说堡中张灯结……”

“不错，今天是堡主东方明六十大庆，所有堡谷主及附近二百里内的黑白道人物，都将来堡祝寿！”

司徒文心中不由一阵疾颤，敢情好，昔年追杀他的一庄二堡三谷主，除了白云庄主已死之外，全部到齐，这倒免得自己分头找寻费事！真是天赐良机！

眉目之间，煞气又现。

“今天的事，老哥哥有何高见？”

千手神偷低声向司徒文说了一会，他不由把头乱点，连称“好计！”两人处理了“三眼貔貅”等四具尸体之后，分道扬镳。

这时，正值申西之交，碧天如洗，万里无云。

“天毒门”属下的云岭分坛“无忧堡”中，结彩悬灯，鼓乐齐鸣，

筵开百桌，一批批的武林人物，络绎不绝的投帖进堡，堡中洋溢着一片喜气。

原来今天是无忧堡主，也即是天毒门云岭分坛坛主东方明，六秩华诞之期。

厅内院中，酒筵盛开，珍膳并进，水陆杂陈，群雄毕集，堡主东方明满面春风的与众宾客周旋。

宾客之中，比较受人瞩目的，计有：

千手神偷章空妙。

粉面铁佛尹明伦。

桂林八大镖局之首的振武镖局局主“撕风剑常子斌”，和该局的总镖头“河朔大豪舒霸”。

沂蒙三凶之首的“赤手怪”。

离心堡主“西门无忌”。落星谷主孔崇明。

断魂谷主“一掌断魂闻中声”。

鬼愁谷主“鬼主方魁”。

……

还有各路霸主及黑白道人物不下二百人之多。

正当酒过三巡，宾主欢腾之际……

一个头目模样的人，手持一份大红拜帖，径自走到厅中首座之前，恭敬的把那张大红拜帖呈与寿翁东方明。

无忧堡主一看之下，不由大感怀疑，问那头目道：“来人什么模样？”

“启禀分坛主，来人是一个中年书生！”

“中年书生？”

“是的！”

堡主东方明把那大红拜帖递与高踞首座的千手神偷道：“前辈可认得此人？”

千手神偷接过一看，不由哈哈大笑道：“啊！原来是他！”

“他是谁？”

座中群雄，纷纷想知道究竟，翘首而望。

千手神偷不慌不忙的“咕嘟！”干了一杯酒，然后把那大红拜帖朝同席众人的面一照。

只见上面简单的写着：“天煞星尹民”五个字。

无头无尾，帖不像帖，筒不像筒。

座中各人不由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这“天煞星尹民”是什么来路，不由齐把眼光集中在千手神偷面上。

千手神偷忽然收起笑答，郑重的道：“天煞星尹民成名在六十年前，武功天下无双，因为幼获奇缘，得以驻颜不老，终年一袭青色儒衫，常以各种不同身份出现江湖，江湖中知道有他这个人的寥寥无几，为人嫉恶如仇，凡为非作歹的人撞在他手里，从不放过，今天忽然在此现身，大出老夫意料之外！”

众人听了这一番话，不由心中大震，猜不透这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天煞星尹明”出现无忧堡的动机何在！

虽然座中人没有半个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一号人物，但在千手神偷章空妙言之凿凿的情况下，又焉能不信。

无忧堡主东方明略一思索之后道：“既然是武林前辈驾临，在下当然得出去迎接，诸位宽坐片刻！”说完起身离座，径向堡门之外走去。

这件事，刹那之间，已传遍厅内厅外院中，所有座中宾客，俱都停杯不饮，伸长了颈子，望着中门，要看看这所谓的“天煞星尹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片刻工夫，只见无忧堡主东方明躬身前导，身后随着走进一个中年书生，面如黄蜡，着一领青色儒衫，双眼平平，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哪里像是怀有极高武功的人，不由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议起来！

难道成名在六十年前的武林巨擘，就是这等形象，看上去连一阵大风恐怕都经受不起。

千手神偷章空妙首先离座起立，嘻嘻一笑道：“哦，尹老兄，数十年不见，风采如昔，可还记得我这故人否？哈哈！岁月催人，在下已鬓发如霜了！”

那中年书生，朝千手神偷略一颌首，面上木然无任何表情，那一股倨傲阴冷之气，使人觉得遍身的不自在。

座中各人齐齐离座抱拳为礼。

中年书生略不为意的将头微点，眼光遍扫各人，但当眼光触及堡谷主各人时，那平平的眼光，忽然一变而为骇人已极的冷电寒芒，似要穿透人的内脏一般，虽然是一闪而逝，但二堡三谷主却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噤，这眼光他们似曾相识，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曾见过这所谓“天煞星尹民”的人。

无忧堡主东方明躬身道：“请前辈上坐！”

中年书生竟毫不为礼的朝正中偏左的首座上一坐，大刺刺的朝众人一挥手道：“各位随便坐！”

他这一坐，和千手神偷恰好平排，而原来坐在首座的振武镖局主人“撕风剑常子斌”，这时只好朝侧位坐下，满肚子的不愉快，但碍于主人的面子，却不好发作，可是面上已显出不豫之色，他真看不上这不起眼的中年书生。

中年书生已微有所觉，只在心里暗笑，面上仍是一片冷漠之色，冷得有如极地寒冰，周身散发着逼人寒气。

二堡三谷主不禁有些坐立不安起来，刚才中年书生入厅所露的一眼，使他们心中余悸犹存，据千手神偷所说，“天煞星尹民”既是武林前辈奇人，何以会突然出现无忧堡，的确费人猜疑。

无忧堡主东方明，待酒过数巡之后，含笑向“天煞星”道：“前辈辱临贵堡，不知有何见教？”

他想探出一点对方的来意。

“天煞星尹民”自入坐之后，一直不曾开口说话，宛若一尊冰冷的石像，令人心里不自觉直冒寒气。最奇的是他无论喝酒，吃菜，都使用左手，右手长袖低垂，隐在桌下。

闻言之后，冷冰冰的道：“今天是贵分坛主的华诞？”

“不敢，正是贱辰，承各江湖好友抬爱，喝杯水酒！”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问老夫的来意了！”

无忧堡主尴尬之极的笑了一笑，这句话等于白问。

桂林八大镖局之首的振武镖局主人“撕风剑常子斌”，凭一套“撕

风剑法”红遍天南，二十年来未逢敌手。

他看这“天煞星尹民”越看越不顺眼。

“天煞星”除了眼神较常人略为清澈之外，根本看不出是怀有高深武功的人，偏偏千手神偷章空妙把他说得神乎其神，他打心眼里一百个不佩服，江湖中尽多欺世盗名之徒，他有心要估量一下对方。

“尹前辈，在下振武镖局常子斌，敬前辈一杯，借花献佛，不成敬意，还请赏脸！”

“撕风剑常子斌”手执壶把，立起身来，另一只手却搭在壶身，就向“天煞星尹民”送去，言词虽极恭谨，但却掩不住嘴角那一丝阴笑。

“天煞星尹民”毫不为意的以拇食中三指持杯，不带一丝表情的把杯子凑过去，口里冷冷的一声：“不敢当！”

奇怪！

常子斌的壶口距离那杯子约五寸之隔，宛若有一股无形的劲气堵住，无论如何用力，那壶就是递不过去。

心中立知不妙，正想收手，但，可煞作怪，那一股无形的拒力，却变作了吸力，把壶紧紧吸住，用尽吃奶的力气，兀自收不转来，一张脸立呈紫酱之色，额角也渗出点点汗珠，那一副神色，简直是狼狈到了家。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道：“咦！这是怎么回事，尹老兄，人家诚意敬你一杯，你就接受了吧，怎的如此客气，使人心里难过！”

这话听入常子斌的耳里，不啻是刀扎心肝，他生平狂傲自负，从来没有出过这大的丑。

座中众人，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暗中责怪常子斌不自量力，人家成名江湖在六十年前，岂是等闲之辈。

“天煞星尹民”轻咳一声，左手持杯，冰冷已极的道：“阁下盛情难却，我就受你一杯！”

那股冷傲自大目中无人之态，使得座中众人不安之极。“撕风剑常子斌”在对方杯里，满满斟了一杯之后，松了一口气，颓然落坐，正想把壶放下，忽然手中一轻。

一把壶整个碎成粉末，洒洒了一桌，不由面如土色。

座中群雄，连眼都看直了，这是什么功夫。

用无形罡气震碎酒壶不难，而难在于不知不觉之中，而壶迟不碎，早不碎，偏偏在斟完酒之后，收回酒壶时才碎，这种至高功力的运用，简直是匪夷所思。

常子斌此刻比死还要难过，这事传出江湖，他这“撕风剑”的招牌，就算是砸了，还有什么面目在江湖称名道号。

千手神偷看不过意，嘻嘻一笑道：“常局主，这件事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以尹老前辈的辈分武功，武林中鲜有人能望其项背，他不过借机会露上半手而已，栽在他老人家手里，算不了一回事！”

这话说得常子斌十分受用，哈哈一笑乘机下台。

而那“天煞星尹民”，仍然面色冷漠，一言不发，宛若一个雪堆的人般，周身散放着逼人冷气。

好像这场所只有他“天煞星”一个人存在似的。

夜——

已悄然来临，一盏盏新纱宫灯，从厅内一挑跳到院中，代替了被黑

夜吞没的光明，照耀着每一张带酒意的脸。

千手神偷章空妙这时醉眼乜斜，摇晃着起身向在座的人说了声：“得罪！”径自离席而去。

这时，群雄酒意正酣，猜拳行令，喧声盈耳。

“无忧堡”沉浸在一片扬扬喜气之中。

对于千手神偷的离席，谁也不会去注意，都认为他不是去厕所方便，就是不耐喧嚣，游走舒神。

这位在江湖中以滑稽突梯，神出鬼没闻名的千手神偷，息影了数十年之后，又重作冯妇，再现江湖，并且就在昨晚，他已答应受聘为“云岭分坛”的总护法，虽然尚未正式就位，但名分已定，所以在堡中得以畅通无阻。

就在千手神偷离去不久，后院之中，断断续续的传来闷哼声和掌风破空之声，显然这“云岭分坛”所在地的“无忧堡”已然发生了不寻常的变故。

但那传来的闷哼声，掌风互击声，却是那样的短暂和低沉，尽被喧嚷的声浪淹没，谁也不曾去注意！

只有一个人，清清楚楚的听到，并且还聚精会神的去聆听！他是谁？就是那不速之客“天煞星尹民”。

如果这时，有人仔细注意他的脸孔，可以发现他脸上的肌肉，在微微抽动，可惜，由于他的不近人情的冷漠，使人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否则定会发现他的异状。

突然——

一个年约五旬的老者，气急败坏的疾奔入厅，径向首席主位上“无忧堡”堡主东方明面前奔来。

“启禀坛主，那千……”

一句话尚未说完，“扑通！”倒地气绝。

二堡三谷主，撕风剑常子斌，总镖头河朔大豪舒霸等变色而起，纷纷离座，上前看视。

左右两席十余人，俱是分坛属下堂主副堂主，执坛弟子，也抢先出座，其余院中宾客，也是一阵大乱。

只有一人，宛如没事人儿般，冷眼旁观。

这人就是“天煞星尹民”。

奇怪——

死者身上并无伤痕，只在“太阳穴”上露出针眼大一个小孔，微微渗出淡淡一丝血水，若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这是谁下的毒手。

谁敢在堂堂“天毒门”云岭分坛之内捋虎须。

如果说死者是入厅之后才遭人袭击，那这出手的人是谁，座中群雄谁能具有这等身手，在大庭广众之间杀人而不露丝毫痕迹！死者是被暗器所伤，还是一种歹毒武功？

座中并非都是庸碌之辈，但竟没有一个人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惊世骇俗。

就在此刻——

又有两个头目模样的中年壮汉，飞奔而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无忧堡主双目赤红如火，大声向奔来的两个中年壮汉厉声喝问。

“扑通！扑通！”

来人口未曾开，已双双栽倒厅前，死状和前者一样，浑身无伤痕，只在“太阳穴”上露出一个针眼大的小孔。

座中群豪一个个面目失色，心中寒气直冒。

云岭分坛所属自坛主以下，除了心怀恐惧之外，又夹带着无比的愤怒，这出手的人简直是欺人太甚。

无忧堡主眼看一场欢喜寿筵，被弄得血腥满堂，心里那一分难过，可就无法形容了。

恐怖——笼罩着现场。

死亡的阴影，袭上每一个人的心头。

群豪的目光，不期然的互相追逐，都想发现谁是凶手，然而，彼此差不多都是熟人，谁也不可能有这等身手。

最后——

所有目光，都移到那默然枯坐，冷漠至极的“天煞星尹民”身上，但当目光触及他那木然冰冷的面孔时，又不自禁的把眼光迅速收回。

离心堡主“西门无忌”突然开口向无忧堡主道：“东方坛主，这死的都是些什么人？”

东方明闻言之下，不由心中剧震，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这三个死者，都是负责监守“总坛要犯”的负责人，一个是分堂主，另两个却是首席执坛弟子。

莫非是总坛交下秘密看管的要犯，出了……

想到这里，不由冷汗涔涔而下，急向左侧的一群人道：“请五位正副堂主到后院一查究竟！”

左侧人群中的五个老者，齐齐应了一声：“遵坛主令谕”，举步就向后院扑去，身形方自移动……

又是“扑通！扑通！”连声。

五个老者，连半声都不曾哼出，已追随那先死的三个人去了！但这次的伤痕，略有不同，却是中在“脑户穴”上。

空气紧张到了顶点。

恐怖的气氛更加浓厚。

群雄又是一阵骚动，那些胆子小的，已打算开溜。

二堡三谷主，一个个面如土色……

落星谷主孔崇明，忽然瞥见“天煞星尹民”面前桌边堆了一撮鱼刺，不由心中一动，莫非……

就在他目注“天煞星”，面色一变的刹那之间，只见“天煞星”左手三指，有意无意的在鱼刺堆中一拨，双目一阵椎心巨痛，登时面前漆黑一片，知道已遭了毒手，两眼已盲，不由厉声惨叫道：“凶手是这天煞……”

话未说完，只觉“中堂穴”上又是一麻，登时气绝倒地。这“天煞”两字，已清晰的传入众人耳中。

无数双怒愤疑惧混合的眼光，齐齐射向兀坐不动的“天煞星尹民”，不知他何以要下这毒手？

无忧堡主东方明身为云岭分坛坛主，兼且又是今天的东道主，凶手已明，焉能再守缄默。

东方明当下已知事非偶然，他急于要明了后院发生了什么事！他最为担心的就是那“总坛令主”交下看管的公羊惠兰姑娘，如有失闪，他可真担待不起！高声道：

“本坛执坛弟子何在？”

“弟子等听令！”八个年青壮汉应声而出，齐齐躬身。“请八位速到后院查明出了什么变故？”“是！”

八大执坛弟子轰诺一声，转身正待……

“与我站住！”

声音不大，但却震得众人耳膜欲裂，有如蜂螫。

八大执坛弟子，应声乖乖站住不动，心里直冒寒气，方才前后八人的死状，他们看得一清二楚，生怕自己也步上那六大堂主二大弟子的后尘。

众人惊悸莫名的循声望去，那“天煞星尹民”，此刻已站起身来，本来平平无奇的两眼，闪射出慑人魂魄的精芒，炯炯注视着众人，无论谁接触到那骇人的目光，都会不自觉地低下头来，不敢与他对视。

大家慑于他的骇人目光，也惧于他那杀人于无形的身手。厅里厅外，鸦雀无声，谁也不敢预料将要发生什么事。“谁也不许离开现场，否则莫怪老夫手狠！”

一字一句，如一柄柄的铁锤，敲击在众人的心板上，语冷如冰，但却似含有无限的威力，令人颤栗不已。

厅前，静静的躺着八具尸身，在灯光的照射下，更显得无比的阴森恐怖，空气中渗有死亡的气息。

撕风剑常子斌，河朔大豪舒霸心中虽凛惧，但自恃在地方上的威望名头，同时自忖与“天煞星尹民”绝无纠葛可言，双双上前一步，撕风剑常子斌肃容说道：“前辈刚才所说是是否包含了在下等在内？”

“天煞星尹民”，利剑般的眼光，朝两人一扫，面上仍是木然无任何表情，算是答复。

两人被他凌厉的眼光，迫退了一步，木讷无语。

无忧堡主东方明已经忍无可忍了，但他却震于对方深不可测的功力，强捺下一口冤气，和声道：“本坛座下，已有八人伤在前辈手下，可否请前辈道出此来的目的？”说完，目不稍瞬的注定“天煞星尹民”。

众人也不由伸长颈子，希望知道对方下手杀人的用意何在，当然群雄心底有数，事情决不简单，对方是蓄意而来。“目的吗！嘿嘿！停会儿你自会知道，绝对不会让你等死得不明不白！”天煞星冷凄凄的说。

“……你等……”这两个字说明了死的不止一人。

同时也意味着一场恐怖的杀劫，将要展开。

座中群雄，齐都面上失色，从背脊骨里冒出寒气。

他们眼看着一共死了八人，无声无息的死去，连人家是如何出手制人于死都看不出来，若非是“落星谷主孔崇明”临死之前叫出“天煞……”两个字，根本就没有人能知道杀人凶手是谁！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暮在此刻——

一声嘻嘻的笑声传处，一个满头银发干枯瘦瘪的老头儿，手牵着一个窈窕绝伦秀丽出尘的妙龄少女，一双水汪汪的大眼中，煞气隐现，满脸怨毒之色，缓缓走向厅前。

其他的人，除了惊诧之外，倒不觉得怎样，只有无忧堡主东方明和分坛属下的群丑，宛若焦雷轰顶，惊魂出窍。这来者正是适才高踞首座的千手神偷章空妙，和天毒门总坛交下看管的要犯公羊蕙兰姑娘。

只见她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直瞪着“天煞星尹民”，一不稍瞬。八大执坛弟子，齐齐虎吼一声，扑向千手神偷两人。身形才起，蓦听一声：“鼠子敢尔！”，噗！噗！连声中，地上又多了八具尸身，连前共是一十七具。

这些尸身分别属于一谷主，分坛六堂主和十大执坛弟子。众人这时看清了“天煞星”左手扬了一扬。

恐怖之中带着浓厚的死亡气息，笼罩着整个无忧堡。这种杀人于举手投足之间的功力，震撼了全堡。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谁也没有自信能接得下这“天煞星”的一招半式，他们压根儿就没听说过这种神鬼不测的身手，鉴于“天煞星”刚才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敢离开现场。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杀劫，眼看着无法避免。

空气使人感到窒息，一刻等于一年。

各堡谷主和天毒门徒众，心颤胆寒，事实已非常显明，千手神偷和“天煞星尹民”，是为了公羊姑娘而来。

这公羊蕙兰姑娘和千手神偷，已入厅站在“天煞星”身后，冷峻的看着那些惊惶至极的群雄。

一场皆大欢喜的寿筵，刹时变作了死亡之宴。

寿翁东方明此刻双目赤红如火，怨毒无限的瞪着“千手神偷章空妙”，恨不能把这老偷儿生吞活剥。

“千手神偷”佯言答允受聘为分坛总护法，想不到他是有所为而来，还搬来了这杀人如摘草的“天煞星尹民”。“千手神偷”何等人也，从东方明的眼光中，已窥出了他的心意，当下枯瘦的手爪一搔白发，嘻嘻一笑道：“东方坛主，‘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你懂吗？”

东方明几乎气得吐血。

突然——

“天煞星尹民”左手朝脸上一抹，众人眼前一亮，立地现出一个面如冠玉的美少年来。

群雄不由一阵骚动，惊咦出声。

又见那美少年，右手缓缓上扬，赫然只有两个指头。“怪手书生！”不知是谁惊怖的大叫出来！

这一声“怪手书生”，震得群雄几乎立足不稳，一个个露出惊怖已极的神色，原因是根据武林传言，这小煞星的功力已到了不可思议之境，掌毙“大漠驼舆”，力败“银杖骷髅”，大闹“嵩山少林”……等等事迹，早已震撼了整个武林。

而各堡谷主和天毒门徒众，更是面如死灰，知道今天恐怕半个也逃不了公道，一个个宛若待宰之囚。

天毒门总坛白骨坳被挑的事实，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一声响遏行云云的长啸，发自“怪手书生”之口。啸声悲壮凄凉，激荡悠回，

久久不绝。

震得群雄一个个头皮发炸。

听在天毒门人耳中，无异是死亡的丧钟。

“怪手书生司徒文”啸毕之后，剑眉一挑道：“本人郑重宣布，藉各位之口传言江湖，‘天毒门’已在江湖之中除名，从此江湖中不再有这个称号！”

这句话使得群雄相顾愕然，好大的口气，好狂妄的言词，竟然敢夸下灭绝“天毒门”的海口。

天毒门徒众，一阵哗然，四周已发出刀剑出鞘的声音。“非天毒门下的，请退到院中后端靠壁之处！”

群雄遽闻此语，如获大赦，纷纷向后退去。

刹那之间，壁垒分明。

又是一场恐怖惨烈的血腥浩劫。

司徒文俊目张处，杀机毕露，一字一句的道：“本少爷不为已甚，云岭分坛即日解散，如堡谷主自行了断，其余的网开一面，放其逃生，予以洗心革面之机！”

本来蠢蠢欲动的天毒门徒众，闻言之后，又安静了下来！人——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剩下的二堡主二谷主，在无可如何之下，顿生拼命之心，互施一个眼色，同时进身扑上，各以全身功劲，拍出一掌。司徒文冷哼一声，身形捷逾鬼蛙似的一旋，左手扬处，狂飚匝地而起！

接着传出一声惨曝，血雨飞洒中，一条人影，飞射三丈之处。那被震飞的人影，正是今天的东道主，云岭分坛坛主东方明，“砰！”的一声，扑地不起，一招不到堂堂天毒门分坛主，竟被震飞殒命，震得在场群雄一个个目瞪口呆，面上失色。其余三人，不由一窒！

一窒之后——

鬼愁谷主“鬼王方魁”，抡起蒲扇大的手掌，巨大的身躯晃处，很快无伦的向司徒文攻击五掌，踢出两腿。

同一时间，离心堡主“西门无忌”，和断魂谷主“一掌断魂闻中声”，一左一右，各攻出三掌。

司徒文身形连闪疾晃，让过这一轮三面快攻。

电光石火之间，左掌以快得使人看不清的速度，拍向“鬼王方魁”的面门，这一掌，用出了六成功劲。

一声惨绝人寰的厉噪传处，鲜血如喷泉般飞洒而出。“鬼王方魁”一个六阳魁首，连同狞恶的面具，被劈得粉碎，只剩下一具无头尸身，缓缓倒下。

另外的一堡一谷主，不由胆裂魂飞。

司徒文一掌劈死“鬼王方魁”之后，略不稍停，快逾电闪的向左侧的离心堡主西门无忌拍出三掌。

西门无忌连跌带滚的直闪出一丈开外。

他电疾转身，右手一扬，两股白蒙蒙的指风，带着滋滋的破风声，疾射右侧的断魂谷主“一掌断魂闻中声”。闻中声人如其名，不愧一掌断魂的名号，掌上造诣不俗，就在司徒文攻向西门无忌之时，以毕生功力挥出一掌。这一掌有如滔天巨浪，裂岸惊涛，动人心魄。

司徒文闪电回身出指，对方掌风已然及体。

这一招如果互不相让，对方固然得伤在“玄天指功”之下，但他自己也得要硬承对方雷霆万钧的一击。

电光石火之间，他弹射而出的指风不变，护身神罡已随念而生，包裹住整个身躯，宛若一堵无形钢墙。

一掌断魂闻中声，以毕生功劲击出一掌，适在司徒文攻向西门无忌之时，满心以为得手，岂知对方三掌快攻迫退西门无忌之后，却不再跟纵出手，反而电疾转身，向自己射来两缕指风。突觉对方的指风，竟然穿透自己强猛无匹的掌风，直向胸前要害射来，快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掌劲已全部吐出，收势闪退均所不及，不由亡魂皆冒，知道更糟，但存着两败俱伤的心理。

“噗！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半声惨号。

两股血箭，喷出一丈多远。

场中群雄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司徒文硬接了对方刚猛无匹的一掌，仅只身形微晃。一掌断魂闻中声却胸前洞穿两孔，倒地气绝，那鲜红的血，仍自两孔洞中，不断汩汩流出，厥状至惨。

西门无忌一退之后，身形未定，闻中声已遭毒手。那半声惨号，宛如一双利箭，直透他的心窝。

口中发出一声凄厉至极的哀鸣，有如冤鬼夜号，令人不忍卒听，右掌一扬，径向自己“天灵”大穴拍去。

红光进现中，也同样陈尸当场。

群雄在看了这泣鬼惊神的一幕之后，纷纷离去。天毒门徒，未死的，鼠窜而遁。

于是——

天毒门云岭分坛，瓦解冰消。

昔年迫杀他的一庄二堡三谷主，全部殒命。

他看着满地尸体，长长的呼了一口气。

不知是自觉杀孽太重，还是快意又勾销了一笔仇债。一只纤柔的手掌，突然搭上他的肩头，一股莫名的感觉，也随着传到他的身上，心中不由感到一阵温馨，他徐徐转过身来。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孕着两眶泪水，正对着他。“兰妹！”他轻轻移下搭在他肩头的柔荑，捏在手中一阵搓揉之后，无限深情的叫了一声。

但对方没有作声，只报之以一个凄然的笑。

他不由连连摇动对方的玉腕，一叠声的道：“兰妹！兰妹！你怎么不说话呀？回答我呀！”

她满眶的泪水，流下了粉颊，娇躯在微微抽搐。

“兰妹！自你在旅店失踪之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悉心寻访你的下落，兰妹！我知道你在恨我，怨我不早早使你脱离魔手，是不是？可是……”

她却将头连摇，但仍是不发一言，一副娇躯，却靠向他的怀中，那泪水更是扑簌簌的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他万分怜惜的把她搂在怀中，软玉温香，香泽微闻，一股热流，隔衣传了过来，他不由把她搂得更紧，低头看着那如樱桃初破般的小口，正想把嘴凑上……

忽然想起，还有一个老哥哥在旁边，不由俊面绯红，讪讪的把她的娇躯扶正，尴尬的向千手神偷一笑。

可煞作怪——

一向嬉皮涎脸，玩世不恭的老哥哥，这时却面色沉凝，像有什么不可解的深愁般，两道白眉皱成了一条线。

他心头一震，低声叫了一声：“老哥哥！”

“小兄弟，你可看出兰妞儿有什么不对？”

他心头一阵猛跳，又瞥了她一眼，似有所悟的道：“她似乎不肯开口说话！”

“不是她不开口说话，而是她不能说话！”

“什么？她不能说话！为什么？”

“她已被天毒门人用药毒坏了声带，所以不能说话。”他不由一阵急痛攻心，又侧头望了凄楚动人的兰妹妹一眼，忽然一个意念升上心头，面上一喜道：“我可用‘搜穴清脉功’助她迫出体内之毒！”

“没有用，这毒并不存在她穴脉之中，而是已经破坏了她发声的机能，你那种功夫可用不上！”

他宛若万丈悬崖失足，惶然道：“老哥哥！没有救了？”

“有，一是取得天毒门的解药，但彼此是生死之仇，对方岂肯把解药给你，这解药只有‘天毒尊者’一人持有，另一个办法是寻到那‘鬼手医圣芮秉心’，只有他能解得，普天之下，恐怕找不出另外一人能解各种绝毒！”

“鬼手医圣芮秉心？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千手神偷道：“鬼手医圣芮秉心，为人孤傲怪僻绝伦，年纪已在八十开外，一向隐居在巫山绝顶，医术通神，真有活死人而肉白骨的能力！”

司徒文暗自盘算：现在距离“幽冥夫人”赴天南“玄阴谷”，接掌“幽冥教”的时间还有二十日左右，“幽冥教”本属邪教，他无意去阻止这一场魔鬼阎墙之争，让他们以毒攻毒的减少些为恶的力量最好，他的目的只是要寻找“幽冥夫人赵冰心”和“天毒尊者”索还血债。

而“天毒尊者”毫无疑问的是和“幽冥夫人”一道，白骨坳“天毒门总坛”已被他挑毁，那“幽冥夫人”接掌“幽冥教”之后，两人同住“玄阴谷”俟机再起，也大有可能，如果自己稍微耽延些时日，元凶当不致漏网。

他又考虑到由此入川，奔赴巫山往返最多十日，且先求得解药，医好兰妹妹的病要紧。

于是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我想连日驰赴巫山，求见‘鬼手医圣芮秉心’求讨解药，然后再到天南‘玄阴谷’向‘幽冥夫人’和‘天毒尊者’索讨血债！请老哥哥带同兰妹，先回寒舍暂住，也免得起居不便，我求得解药，即行赶回！”千手神偷沉吟半晌之后道：“如此也好，不过小兄弟要记住那‘鬼手医圣芮秉心’怪僻绝伦，你此去是有求于人，凡事以礼为先，不可逞强！”

“谨遵老哥哥的吩咐！”

随即又面向公羊蕙兰道：“兰妹！你且先随老哥哥到我家中住下，我去巫山求得解药，十日左右即回，你放心，我无论如何必要寻得解药，使你恢复常态！”

兰姑娘黯然神伤的点了点头，泪水又直挂下来！

一向天真淘气的她，此刻竟变得这样的柔弱。

他本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他也想向她吻别，但碍于老哥哥在侧，只好以眼神代替了说话，彼此默默的交换着心声，互视良久，真是灵犀一点通了。

虽然这只是短暂的离别，但彼此都不胜依依之感。远处传来两声鸡啼，夹着几声犬吠，天将破晓。

鸡鸣天欲曙，在昏黄的空灯掩映下，三人互道珍重而别，抛下了满院积尸的无忧堡。

且说，司徒文寻回了他的白马，想起此去巫山尽都是峻岭崇峰，马匹根本就用不上，遂又回头，把马匹交与兰姑娘乘坐，自己展开绝世轻功身法，兼程疾赶。

巫山——

崇峰峻岭，绝壑千寻，悬岩叠嶂，鸟怨猿愁。

就在这穷山恶岭之中，飞驰着一条人影，不！不是人影，说他是一只灰鹤，还来得恰当些，只见他在云锁雾封的绝壁峭岩之间时隐时现，电闪飞驰。

奇怪——

两日来，不论白天黑夜，那人影始终不断出现。

他是谁？

他就是为了未婚的心上人公羊蕙兰姑娘中了“哑毒”，而来巫山寻觅“鬼手医圣”求取解药的怪手书生司徒文。两日来，他不断的奔驰在峭壁绝涧之间，但巫山多大的范围，要想寻找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

当旭日的金辉穿透了晓雾，司徒文徘徊在“神女峰”前，他是在冥想楚襄王梦游巫山的艳事吗？

不是，他在焦急的思索着何以才能探出“鬼手医圣”隐居的地方，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正当他愁苦彷徨之际。

突然——

一点黄影，由峰头若陨星般朝峰前的绝谷泻落。

他不由心中一动，趋前向下一看，一堆堆如棉絮般的白云，飘浮在半壁之间，谷底雾气蒸腾，什么也看不清楚。看着那如刀砍斧削般的谷壁，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但，刚才那飞坠的黄影，对他诱惑力非常之大，三天来，这是唯一值得注意的线索，姑不论其是人是兽。

为了心上人的“哑毒”，他必须要寻到“鬼手医圣”，他值得他去冒任何一种风险，虽然他现在不敢断定那黄影和“鬼手医圣”有关，但他在没有证实之前，他不愿放过任何一条线索。苦思良久之后，心中忖道不论那黄影是人是兽，既敢飞身射落，难道以自己这等身手功力，反而畏缩不成。

心念之中，猛提一口丹田真气，照着那黄影射落的地方，头下脚上，缓缓回旋飘落。虽然藉着一口真气，身轻如絮，但那下落之势，仍然相当惊人，只见朵朵白云，迎面飞来。下望绝谷，一片浓雾封锁，暗晦阴沉，深不见底，两旁石壁峭立，滑不留手，毫无藉助的余地。

他不停的拍出内家掌力，藉以缓住下落之势。

心中忐忑不已，这是冒了绝大的险。

这时，即使他想回头，也绝对办不到。眨眼之间，他已下沉了近两百丈高下，但仍然看不见谷底的景物，依旧是一片幽暗沉沉。

突然之间——

他似乎觉得向下劈出的掌风，接触到了坚实的物体，不由心中一喜，神目展处，浓雾中隐隐现出一段石面。

他蓦一提气，凌云一个回施，拧腰变势，改为头上脚下，徐徐飘落石面，待身形立定，方才看出，原来是一块从峭壁上突出的巉岩，方围不及五尺，心中又是一惊。

下望黑暗沉沉，上望白云悠悠。

一时之间，他愣住了，不知是如何办才好？

正自愣愣之间，忽然立足的岩石晃动起来，前端渐向下倾，不由心中大骇，敢情这块突岩要崩落了。

足尖轻点石面，身形已离开突岩斜射空中，这个动作是出于本能，没有考虑到下一个动作该如何！一看，几乎失声而叫，原来石下是一个洞穴，此时那块突石已渐向洞口封去，竟是一个巧妙的活门哩！

他身在空中，下临无底深渊，上无攀援借力之处，事实不容许他考虑，电光石火之间，闪电般向洞口射入。

身方入洞，洞口已被封堵，毫发之差，险些葬身绝谷，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身才立稳，一股劲风扑面而来。

他毫不考虑的劈出一掌。

“噗！吱！”

扑来的却是方才在峰顶瞥见那个黄影，被凌厉的掌风震得撞向洞壁之上，“吱！”的叫了一声，又反弹落地。司徒文眼都直了，这是什么怪物，竟能被自己五成力道的一掌震飞撞向洞壁，而依然无损。

定睛望去，原来是一个通体金黄的长臂猿猴，这时正瞪着一双火眼金睛，紧盯着自己。

司徒文一见这怪模怪样的小猿猴，忽地想起前在“虢公古墓”时曾随手翻阅过一本书，上面载有这东西，叫“黄星子”，性最凶残，体型虽小，却坚逾精钢，刀剑不入，纵跃如飞能活抓飞鸟，生裂虎豹，难怪一掌徒劳无功。

看样子，这头异兽，必是此洞主人所豢养，而能驯服这类异兽的，绝非等闲之辈。……

思念未已，“呼”！的一声，那头“黄星子”两条长臂前伸，十爪如钩，已如闪电般朝面门抓来。

快得有如电光石火，错非是司徒文，绝难避过。

他为了顾忌这畜牲身后的主人，在真相未明之前，不敢遽下杀手，一闪避开，岂知那“黄星子”竟似通人意一般，一爪抓空，“吱！”的一声厉叫，又翻身电闪抓来，司徒文左闪右避，而那“黄星子”却狂扑不休。

洞径宽不及一丈，有几次几乎躲闪不开，不禁怒气陡起，连一个畜牲也敢欺人，左掌连挥，掌风如涛，一波接一波的汹涌而出，把那“黄星子”在洞壁之上砸得晕头转向，右手两指蓦然一屈一伸，两缕指风，直射“黄星子”双睛。

“何人大胆，敢上门滋事？”

话声苍劲雄浑，入耳嗡嗡不绝，显见修为高深。

司徒文忙不迭的撒掌收指。

一个婴面巨眼阔口的白发老者，身穿葛布长衫，已站在身前三丈之外，双目精光炯炯，满脸愤怒之色，“黄星子”似已觉出对方不好惹，臂垂及地，乖乖的蹲在那老人身后，双睛连眨不休。

“娃儿怎生能进我洞？”

“晚辈司徒文，因来巫山寻访一位前辈高人有事相求，无意中冒闯至此，尚请老前辈宽宥！”

白发老者冷哼了一声之后道：“娃儿竟能够抵挡老夫守洞灵猿，看来手底下不弱，既然是无意闯入，老夫不为已甚，你趁早滚吧！”

司徒文脸色一寒，心忖这老头子说话毫不留情，当真狂得可以。他生恐得罪了人，不易探问“鬼手医圣”的踪迹，强忍一口气和声道：“请问前辈上姓大名？”

“少罗嗦，趁早给我滚吧！”

这种情形，司徒文还是第一次碰到，少年心性，怎能撒得下这口气，不由高声叫道：“老前辈讲不讲理？”

白发老者怪眼一翻，阴阴的道：“娃儿！你到底滚是不滚？不然……”

司徒文不由怒火上冲，剑眉一挑，怒气勃勃的抢着道：“不然怎样？”

“老夫要下手驱逐！”

“哈哈！我怪手书生还不曾被人驱逐过！”

白发老者冷哼一声，蓦地挥出一掌！

司徒文怒在心头，迎着激荡如涛的掌风，单掌猛劈而出。洞壁回声，一时轰轰之声大作，震耳欲聋，石屑纷落如雨，双方同时向后退了一步，显见功力悬殊不大。

就在双方一触而退的刹那，一点黄影龟射向司徒文。原来是“黄星子”乘机发难。

司徒文知道这小东西单凭掌力指功，绝难伤它，心念之中，身形捷于鬼魅的一闪，避过来势，电疾转身，反而向“黄星子”两臂抓去。

那小东西似久经训练，就在一着扑空的情况下，凌空倒射而回，这一手劲功，较之武林顶尖高手犹有过之。司徒文不由暗暗称奇。

白发老者的掌风，又告袭至，眨眼之间，怪异凌厉无匹的攻出了九掌，这九掌一气呵成，仿佛只是一招。

只见无数掌影，有如满空花雨，全指向周身要害大穴，而出掌的部位角度，大背武林常规，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攻出，怪异得简直离了谱。

司徒文足踏“烟云飘渺步”，在方丈之地，轻飘曼扬的闪接移晃，形同鬼魅，飘忽迷离，待对方掌势一松，双掌扬处，立还颜色。

一招“星云漠漠”已告展出，一片罡风之中，夹着如山掌影，铺天盖地的暴卷狂掠，迫得白发老人连退五步之遥，方才险险避过，接着招化“天风贯日”，迷幻万千的掌影，倏然收歇，双掌怪异已极的连圈连划，一股锐厉无匹的劲气，从漩流之中陡然射出，锐不可当，其疾如电。

白发老人不由心头大骇，这小娃儿的功力竟至如斯境地，眼看着白发老人就要伤在这一招“天风贯日”之下……

蓦然——

“吱！”的一声，那“黄星子”却由侧方纵起，长臂前伸，十只钢爪，狠快无伦的抓向司徒文头颈部位。

他只好被迫收招闪让。

白发老人冷汗遍体，疾退五尺，一颗心还跳动不已。

凭他的江湖阅历，竟然看不出对方武功来路。

而那“黄星子”却已引发了凶残之性，一味的猛扑不休，凭着它天赋的本能，如星丸跳掷，齿爪齐施。

错非司徒文身怀盖世功力，否则定会伤在它的爪下。

司徒文怒不可遏的一面凭借着妙绝人寰的身法，闪避那小怪物凌厉无前的袭击，一面高声叫道：“前辈如不说出名讳，在下可要得罪了！”

白发老人嘿嘿一声冷笑道：“娃儿有什么能耐尽量施展吧！我的名号你还不配问！”

司徒文此来的目的是探访“鬼手医圣”求取“哑毒”的解药，他怕无意中岔了事，所以一再容忍，见老人这样不通情理，不由气往上冲，厉声道：“如此在下得罪了！”话声方落，倏地探手怀中掣出“坎离铁笛”，一道乌光闪处，呜呜怪啸，应手而起。

白发老人乍见铁笛，不由面现惊容，退了一步。

司徒文已不再存有顾虑，一招“斗转星移”，倏然施出，只见笛影千重，同时攻向上下四方，把“黄星子”包没在笛影之中，那小东西想是看出了这铁笛的厉害，小眼连眨，左冲又突，要想冲出笛幕。

白发老人见状正想发声……

“吱——”一声凄厉的哀鸣，“黄星子”一个小身躯，被击得箭般往洞壁之上撞去。

“砰！”又从洞壁反弹落地，金黄色的毛，濡湿了一大片，闪着—双火眼金睛，兀自颤抖不已。

“坎离铁笛”上古奇珍，乃万年铁母所铸，无坚不摧，任它“黄星子”浑刀剑不入，也被打得皮开肉绽。

白发老人对此兽珍逾性命，心内这一急非同小可，忙上前探试，所幸天生异兽，仅是皮肉之伤，性命无碍，方才放下心来，转头向司徒文喝问道：“魔笛摧心关任侠是你什么人？”司徒文心头电转，自己已蒙外祖父面允，以他老人家的传人身份出现江湖，何不直道出来，遂道：“你认识他老人家？”“我问你是他的什么人？”

“在下正是铁笛传人！”

“他人呢？”

司徒文想起外祖父临别交代的话，不由脱口道：“早已仙去！”

“他死了？”白发老人，面上一片惘然之色，举眼望着洞顶，叹了一口气之后，喃喃自语说。

司徒文心下大感奇怪，莫非他们是素识。

白发老人，徐徐把目光放到司徒文的脸上，声音中充满怨毒的道：“鬼娃儿可知道老夫是什么人？”

“知道何必再三请教！”

“鬼手医圣！”

司徒文一听对方就是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鬼手医圣”不由大喜过望，他忘了适才和人交手，还伤了对方的守洞灵兽，还有对方怨毒的

语调，喜滋滋的忙将铁笛入怀，上前深施一礼道：“晚辈正是为了……”

忽见“鬼手医圣”面目突转凄厉之色，不由把说了一半的话顿然刹住，怔怔的望着对方。

“嘿嘿！不错，死了老的，来了小的，这笔陈年老帐少不得就算在这小鬼身上！”鬼手医圣喃喃自语。

司徒文一听语意不善，心知今天的事棘手。

“小鬼‘师债徒还’这个道理你懂得吗？”

“前辈什么意思？”

“老夫爱徒三十年前，就死在这只铁笛之下，老夫忍痛三十年，苦练绝艺‘百变鬼掌’，想不到这老儿竟然死了，如今说不得只好由你代还这一笔帐了！”

司徒文一听，宛似落入冰窖之中，由头顶直凉到脚心，眼看求取解药的事，压根儿就没有指望了。

一时尴尬至极，不知如何办才好，话已说出口，这笔帐他不能不承认，但解药也是志在必得。

“小鬼，随我来！”

“鬼手医圣”边说边从地上抄起“黄星子”，向洞内疾奔而去。司徒文心想，解药是非得到不可，但外祖父当年的这一段过节，也得了断，见机行事吧！

心念之中，紧随着鬼手医圣驰去。

洞径忽宽忽窄，七弯八拐，约莫到了一盏茶的工夫，眼前忽然现出一间巨大的石室，室内顶上满缀明珠，照得满室生辉，宛如白昼。

石室的左侧放置着炉鼎等类的东西，想是“鬼手医圣”制炼丹药之用，右侧是一列木橱，入目都是些瓶瓶罐罐，他心中想，这些瓶罐之中，必有一种是他所迫切需要的“哑毒”解药。正中却放着一个庞然大方形巨物，上面用黑布遮住，蛛网尘封，想是多年都没有碰过了，他却猜不出到底是何物。入室之后，“鬼手医圣”径自走向那黑布遮掩的方形巨物之前，一脸悲愤怨毒之色。

司徒文心中反而镇定了下来，静静的仁立，等待情势的发展。

只见“鬼手医圣”轻轻揭起那块黑布……

“噢！”入目惊心。

那黑布掩着的，赫然是两具棺木。

为什么这石室之中会停有两具棺木？

棺木中躺的是什么人。

“鬼手医圣”显示棺木给自己看的目的何在？

由于棺木的出现，石室中顿显阴森恐怖。

司徒文不由愣愣住了。

“小鬼娃儿，这两具棺木之中，左边一具，里面装的是三十年前死在铁笛之下的老夫爱徒！”

顿了一顿之后又道：“这右边一具却是空的！”

司徒文如坠五里雾中，对于这怪老人的用意莫测高深。“今天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躺在这具空棺里，这是老夫在三十年前，即已许下的心愿！”

说罢一阵凄厉的狂笑，笑得司徒文寒气直冒。

司徒文心想：老哥哥曾说过“鬼手医圣”怪僻绝伦，果然不虚，当下剑眉一挑，俊面一寒，沉声道：“前辈的意思是今天我们两人将有一场生死之斗，而且必须有一方倒下，填充这具空棺？”“不错！我们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前辈在此备棺株守，难道未卜先知，算定仇人自来？”“娃儿问得不错，足见聪慧超人，老夫三十年来，足不出洞，苦练‘百变鬼掌’，誓为爱徒报仇，至今方有小成，正拟出山寻觅仇踪，不意你正闯了来，嘿嘿！天意！”

司徒文一听，对方竟然闭关三十年，苦练“百变鬼掌”，想起入洞之初，对方所施的那怪异诡奇的掌法，莫非就是所谓的“百变鬼掌”，也并不见得如何出奇呀！

他却不知他自己奇缘迭遇，已具有百年以上的功力修为，同时所学的又是三百年前武圣“逍遥子”所遗留的“玄天秘笈”上的冠盖武林的奇学，相形之下，对方当然逊色不少，就以适才“鬼手医圣”所施那几手而论，在江湖中，也足以惊世骇俗了。“前辈行事未免失于偏激！”

“此话怎讲？”

“当年令徒也许有他取死之道，前辈查明事实真相否？”“家家有门规，门有门规，即使孽徒罪该万死，自有老夫作裁，何劳旁人越俎代庖！”

“前辈这话更是失当，所为行道江湖，所行何事，如所有为恶江湖之辈，都要等待师门制裁，岂不天下大乱？”“鬼手医圣”不禁老脸一红道：“老夫此愿已许三十年，决不更改，任你说得天花乱坠，老夫只知血债血还，其他一概不问！”“前辈决心要以生死作决？”

“小鬼！你怕了！”

司徒文不由心中暗笑，比你厉害的都斗过了，还怕你这区区“鬼手医圣”，只不过是求了解药，让你一着而已，谅你久居荒山古洞，大概还不曾听说过我的厉害，当下豪气干云的哈哈一笑道：“我司徒文出道虽浅，还不知什么叫怕！”“鬼手医圣”适才已见识过对方的身手，知道他这话决不是信口开河，确实是有两下子。

但一个脾性怪僻的人，所做的事常常超出一般的轨范，他决不因对方的身手不弱，而稍变初衷。

“鬼手医圣”老脸倏寒，右掌朝棺盖上一搭，喝声：“起！”一个数百斤重的棺盖，竟然被牢牢吸在掌心之上，应声而起，看得司徒文心中一震。

这一分内力修为，却也武林罕见。

他随手把棺盖横搭在棺木之上，阴阴的道：“可以动手了！”不论其动机是否正确，单凭这一分视生死如无物的草莽豪气，也着实令人感动。

司徒文好整以暇的淡淡一笑道：“万一老前辈仇报不成，岂不是要遗憾千古？”

“小鬼少发狂言，生死各凭功力，何憾之有！”

“不过在下此次远来巫山，为的就是要寻访前辈！”

“鬼手医圣”不耐烦的道：“有话就尽快说吧！”

司徒文不由心中暗笑道，忙着去投胎也不必这样急呀！心里虽这样想，面上却是满面肃然之色，道：“晚辈有一亲眷遭恶徒暗算，中了‘哑

毒’，口不能言，特别专程前来求讨解药，不意却……”

“鬼手医圣”顿然道：“小事一件，解药就在橱架第二隔第三排之中的那一只白瓷小瓶便是，不过你得告诉我你的住址！”“什么意思？”

“如果我是躺进这棺材的人，没有话说，你只管拿走那瓶解药，如果死的是你，老夫答应替你完成心愿！”

司徒文不由大为感动，此老虽怪僻，却是性情中人，心中不断的在盘算，如何能够化解这一场干戈。

这时，他心中对这老人已生出了敬意。

“你怎么不应我老夫的话？”“老前辈望重武林，晚辈至为敬服，可否……”

“少废话，老夫身为主人，让你先出招！”

说话斩钉截铁，眼看不动手是不行了。

司徒文无可奈何的道：“晚辈不敢僭先，还是请前辈赐招！”“鬼手医圣”也不由对他这一份气度心折，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暴喝一声：“看招！”

肩不晃，身不摇，蓦地飘近五尺，攻出一掌。

司徒文一闪避过，并不还手。

“鬼手医圣”一掌击空，原式不变，奇幻已极的闪电般又告攻出，指向司徒文胸前三大要穴。

司徒文轻灵飘逸的又一闪退开。

“鬼手医圣”见对方一味闪让，意存轻视，不由怒气填胸，倏地变式，施展出“百变鬼掌”。

只见掌影迷幻，虚实莫测，宛若百魅现身。

极尽奇诡狠辣之能事，不愧“百变鬼掌”四个字。司徒文见对方的攻势，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也自展开“玄天掌法”着着抢攻。

刹那之间，只见掌影如山，劲气如涛，加上石室空洞回音，宛若万军陷阵，百雷齐鸣，声势骇人至极。

二十招之后，“鬼手医圣”掌势又是一变，更觉凌厉无前，劲风呼啸，直似要撕裂耳膜。

司徒文边打边想，今天若不施出绝招，给对方一个厉害，绝对无法了局，当然他并没有要向这怪老人下杀手的意思。就在三十招甫到之际——

“玄天掌法”中，最凌厉也是最后的一招“旋乾转坤”突告出手，威势之强，盖古凌今。

只见司徒文双掌怪异已极的回旋闪劈，愈旋愈疾，而那回旋而出的劲气涡流，也愈来愈强猛，产生了一股无匹的吸力。“鬼手医圣”正把自己认为最得意的“百变鬼掌”施展到极处时，忽感一股劲气漩流，力道骇人已极，把自己整个身形，都包没其中，而双掌却似不再听使唤跟着涡流律动起来，不禁亡魂皆冒。

但这是生死之斗，而且是他自己主动，根本不能抽身而退。看来这口空棺材，自己是躺定的了。

但倔强怪僻的他，仍自拼命苦撑，抗拒那滔天漩流。正在渐感力不从心之际，只觉腰间一麻，登时劲道全失，骨软筋酥，而一只手掌已切实的贴在“命门”之上。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死亡的阴影已袭上心头。

不禁仰头一声长叹，把双目紧紧闭上，仿佛天在旋，地在转，这一刻，他才感觉到生命的可贵。

但，奇怪，久久不见动静。

他以为司徒文有意羞辱他，不禁那天生的怪僻又发，厉声叫道：“小鬼，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如果存心羞辱老夫，我变厉鬼也不饶你，下手吧！吐出你的掌劲吧！”

奇事又发生了，那按在背后“命门”大穴上的手，反而轻轻的移了开去，不由大感意外。

睁眼一看——

司徒文满脸诚谨和平之色，站在对面。

不由羞愤交迸，惨然一笑，举掌就向自己的“天灵穴”拍去。“啪！”一声清脆的响声过处，除微感麻痛之外，到无所觉，这才想起自己的功劲已被对方怪异的手法制住！

这情景比死还要难过十分。

“小鬼！你待如何？”

司徒文朗然一笑之后，恭谨的说道：“老前辈，我早说过令徒当年也许有其取死的原因，魔笛摧心他老人家从不枉杀一人，何必固执若是呢！反过来说，今天晚辈徒代师过，万一不幸，而死在前辈手中，于事实又有何补呢？前辈谅必问心难安？”“鬼手医圣”不由缓缓低下头去，豪气全消，他真正的感觉到他老了，江湖中已是另一辈人的天下。

司徒文见对方那一副老脸凄迷的样子，心中大是不忍，忙上前三步，深深一礼，肃穆的道：“敬谢前辈赐药之德，晚辈心感不已！”

说完，右手两指虚空一指，解了对方的穴道。

“鬼手医圣”心里不知是苦还是辣，把手一挥道：“你拿了药走吧，老夫此生已不再作出岫之想了！”

司徒文讷讷的过去，拿起药瓶，又复称谢一声，转身就向石室后方原来进洞的那甬道行去。

他忽然想起洞口距巫山顶峰二百余丈，峭壁如削，滑不留身，任你功力通玄，也无法上去呀！不由脚步一顿。

“娃儿，那是后洞，乃是‘黄星子’为图近捷，入洞走的捷径，你自忖能有功力一气飞升二百余丈吗？”

司徒文俊面微红，转回身来道：“还望前辈指示！”

“鬼手医圣”有气无力的朝石室的侧门一指道：“由此门出去，记住三中二左四居右！”

司徒文聪明绝世，一听即已了解，打了一恭，转身就向侧门飘出，照着怪老人的指示，逢三条岔道时走中间，两条时走左边的一条，四条岔道则走最右的一条。

洞径斜度极大，直似要穿入地腹似的。

三个时辰之后，已然走到山脚江边。

只见江水滔滔，滚滚东流，不禁感慨的微吟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一算时间，已整整费去了七日，恐怕老哥哥和兰妹妹等得心焦，且喜解药已得，终算不虚此行，立展身形，沿江驰去，他要三日的时间，

赶返家中，以赴十日之约。

第十四章 红粉干戈

这日午间，司徒文在“宝鸡镇”打尖歇足之时，听见所有的酒客，沸沸扬扬的谈论着“怪手书生”独挑“天毒门”总坛，以及血洗“无忧堡”等等事迹，加油加酱的把他形容成了一个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功力通玄的人物，听得他心里暗暗的好笑。

忽然，一个怪客拉大了嗓门高叫道：“各位是否愿听一个惊人消息？”

“什么！惊人消息！”

“顺风耳，你且说说看！”

那被人称做“顺风耳”的酒客，大指一挑，得意洋洋的道：“这消息可是一件武林大事！”

“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另一个酒客不耐的催促道。“武林鼎鼎大名的五大门派，各推代表五人，齐集峨眉金顶！”

“去你的吧！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还有下文！”

“什么下文，别打哈哈了！”

“三日之后，五大门派的代表将齐集峨眉上院，共商裁决一代妖姬‘雪山魔女’滥杀五大门派弟子……”

司徒文一听，宛若焦雷轰顶。“雪山魔女李玉兰”曾无数次救过他的性命，她对他付出了全部的爱，甚至最宝贵的贞操。

他误会她是一个淫贱的女魔，毫不留情的辱骂她，刺激她，甚至，他想毁去她，等他知道那是一场莫大的误会，他误饮了“千年和合露”，行将血管爆裂而死，“雪山魔女”为了救他而不惜奉献身体时，一切都晚了。

她在心碎之余，大开杀戒，凡是垂涎她美色的不屑之徒，没有一个能逃出她的手下，其中多数是五大门派弟子。

于是五大门派震怒了，各选高手十人，以峨眉“佛印禅师”为首，联手对付，在众寡悬殊之下，她被捉回峨眉，囚于峨眉上院，静候五大门派公决。

司徒文此刻心乱如麻，太多的事，等着他去办。

天南“玄阴谷”之行，关系着中原双奇两家灭门血案，和无极老人的无辜惨死，眼看一月之期快要到临，他必须乘“天毒尊者”和“幽冥夫人”两个魔头在一道时清结。

未婚妻公羊蕙兰姑娘，被“哑毒”所害，口不能言，约定至多十日，他必取得解药回去救治。

而目前，“雪山魔女”将要受五大门派的公审，如果不按时赶到，万一被五大门派毁了，岂不抱憾终生。

他曾一再誓言，要救出兰姐姐，以释前愆。

他又想到，他与“雪山魔女”已有肌肤之亲，他毁了她少女的贞操，而公羊蕙兰姑娘，却又是名分已定的未婚妻，两女之间，他无所谓取舍，他现在是在考虑如何安排。

思虑良久之后，他决心先赴峨眉，救出“雪山魔女”。

匆匆用罢了酒饭，正待出店上道，赶奔峨眉山。

蓦然——眼前一亮，走进一个美如天仙的白衣少女。

只见她长得芙蓉如面玉为骨，澄如秋水般的杏眼上横着新月般的两弯柳眉，琼瑶口，皮肤赛雪欺霜，体态婀娜，使人见了，如浴春风，顿生非非之想。

座中酒客，一个个眼都看得直了。

司徒文一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幽冥公主”任慧珠，记得在白骨坳后山之时，自己曾答应过不伤她，却不知她何以在此地出现，双方既无恩无怨，管她呢，自己的正事要紧，心念一定，立起身来，缓缓步出店门。

头也不回的就向镇外走去。

出了镇集，正待展开身法……

蓦地——

身后传来一声娇唤：“少侠请留步！”

他回头一看，白衣飘飘，“幽冥公主”已追了前来，眨眼之间，已成了一个面对面。

一阵处女特有的幽香，扑鼻而来，心神不由一荡。

“幽冥公主”任慧珠，凄然一笑之后，幽幽的道：“少侠何往？”

他不由剑眉紧皱，道：“在下因要事赴峨眉一行，姑娘追赶在下何意？”

任慧珠欲言又止者再，最后无限凄楚的道：“小妹不幸，生不逢地，身世堪悲，最近才知道家母生平所行，都是大悖天理的事，有母如此，做子女的情何以堪，所以……所以……”

两行清泪，已挂上粉颊，宛若一朵带雨梨花。

“所以怎样？”

“所以小妹已看破红尘，寻座人迹罕至的古庙，青灯呷叶，修个来生，但，变生意外，幸喜天假其便，得逢少侠。”

司徒文惑然不已，不知对方和自己说这些话的用意。

“姑娘请说吧！在下对于姑娘善良的天性，十分感动，愿尽自己之力，替姑娘做一件事！”

“小妹家母临行之时，把‘幽冥教’传教之宝的‘幽冥真经’和一柄上古仙兵‘金吾剑’，交由小妹保管，天毒总坛被毁之后，小妹携带这两样东西下山，不道在前面十里处忽逢‘砚山三怪’，被强夺而去，小妹尚幸轻功不弱，得以逃脱、不然……”

司徒文一听，眉目之间，又现煞光，“幽冥真经”得失尚无关紧要，那“金吾剑”关系着一桩武林奇案，黑白道高手五十人曾因此丧命，虽然时过境迁，但中原双奇两家的血案，却肇源于这柄“金吾剑”，岂能让魔道中人再行得去！……

思念未已，又听任慧珠道：“这两件物事，也可算是武林瑰宝，如果让魔道中人修成‘幽冥真经’所载的歹毒武功，再加上‘金吾剑’上古仙兵，岂不要造成武林大劫，小妹即将皈依我佛之身，怎能种此恶因，天幸得遇少侠，以少侠的盖世功力，必能代小妹了此心愿，不知少侠肯俯允所请否？”

司徒文激动的道：“姑娘放心，即使不是姑娘提说，我听说到这样的事，也断然不会袖手不管，行道江湖，所为何事！”

幽冥公主慧珠，芳心大慰，脸上愁云尽扫，道：“此生已矣，但愿来生有所报答！”

一语双关，言外之意，当然也有着某种成分在内。

说完目不稍瞬的望着司徒文，也许她要把他的身影容貌在心版上刻得更深刻些，良久，幽幽一叹！

她是一个善良的女孩子，造物者也给她一副倾国倾城的芳姿，但却给她一个酷惨的命运，她爱司徒文！从第一次见面起，她的一缕芳心，已系向个郎。

但，她所喜爱的人，却是她母亲的生死强仇，她不能去爱他，她自悲她不光明的出身，最近她才知道她是私生女，她也悲哀她竟有母如泉，为天下武林所不齿。

卿本佳人，奈何薄命！

于是——她意冷心灰，决心跳出这十丈红尘。

司徒文被她看得心旌摇摇，意马心猿，忙镇静心神道：“姑娘所托，在下誓必达成，我有急事在身，不能久留，请姑娘原谅，就此别过！”

任慧珠微一点头，无限酸楚的道：“是的，我也该走了！”

多么凄凉的语调，充满了失望，痛苦，幻灭……

司徒文将起的身形，也为之停了下来！

“姑娘！我很同情你的处境，你这样做是对的！”

她感激的点点头，那充满了善良智慧如海样深的眸子，再度无限眷恋的移到司徒文的脸上。

他几乎不克自制的想……

但，理智告诉他，切不可因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自误误人，单只公羊蕙兰和雪山魔女两个，已尽够他伤神了。

于是——

那突发的感情，又冷却下来。

他想安慰她几句，但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却生下这样善良的女儿。

老天的安排，也未免太残酷了。

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了，否则，他理智的堤防会崩溃，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怎能去爱一个血海仇人的女儿呢！

“姑娘！愿你珍重！”

声落，人已在数丈之外，再闪而没。

以短短三天的时间，要赶到峨眉山，势非日夜兼程不可，如换了另外任何一人，决无法做得到。

他一路把“天马行空”轻功身法，施展到了十成，如一缕轻烟般，迅快绝伦的飞逝。

这种速度，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

当他觉得真力微乏时，他已奔行了两天两夜了。

他不停的在祝祷，让他能如期赶到，他要凭自己的功力，去阻止这一幕悲剧的发生。

他想，如果他不能如时赶到，而“雪山魔女李玉兰”已经毁在五大门派之手的话，他不惜大开杀戒。

他一直对于那些自命名门大派的沽名钓誉之徒，存着很深的成见，

他本身所遭遇到的几件武林公案，足以证明那些名门大派常常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以致弄得道消魔长，武林一片血雨腥风，他恨透了这些伪君子。

如果这次“雪山魔女”万一被毁，他决心大开杀戒。

他十分清楚，“雪山魔女”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见人就杀，因她长得太美，具有太多的诱惑力，任何人见了，都要垂涎三尺，除非是木头人，才能不动心。

一些江湖登徒子之流，见色起意，所以才会招致杀身大祸，虽然“雪山魔女”手段未免嫌狠，但也不能全怪她一人呀！

“雪山魔女”杀人，引动了五大门派再次联手对付，但那些杀人不见血，甚至于积恶如山的败类巨魔，名门大派又何以缄默不语，难道那是应该的。

自私，彻底的自私，枉自挂着侠义道的招牌。

“雪山魔女”杀了五大门派不肖弟子，而遭受联手合攻，最后还要联合公审裁决，而那些巨魔大憨，只要不侵犯到五大门派，不管杀人多少，也可不闻不问么？

简直自私得可鄙！

他愈想愈气，他要看看堂堂武林宗派，如何对付一个女子，他要见识一下所谓公正的裁决。

他飞驰得更快了，他无论如何要在五大门派的代表公裁“雪山魔女”之前赶到峨眉上院。

峨眉上院宽广堂皇的偏厅之中，五大门派的高手济济一堂，共有二十五人之多，僧道俗全有。

每个人的面上，都带着庄严肃穆的表情。

庄严的气氛，使厅内静得落针可闻。

三声悠扬清越的钟声，打破了这沉闷的空气，厅中各人不由互望了一眼，表示这一场隆重的公裁要揭幕了。

钟声余波袅袅荡漾之中，厅内侧门中走出一个白眉老和尚，步履安详，宝相庄严，直朝居中的太师椅走去。

各派代表齐齐起立为礼。

白眉和尚朗宣了一声佛号之后道：“各位少礼，请坐下！”

这白眉和尚，正是峨眉派长老“佛印禅师”。“雪山魔女”也是由他率领五大门派高手擒回，今天又由他主持五大门派公裁处置“雪山魔女”之事。

五大门派代表，竞相提出意见：

有的主张处以极刑，以慰被杀的各门派弟子的英灵。

有的主张砍其肢体，以为作恶者戒。

有的主张废其武功，囚禁终生。

有的主张……

……

于是——

在五大门派代表的公决下，决定了“雪山魔女”的命运。

“废去武功，囚禁终生。”

峨眉“佛印禅师”高声宣布了决定之后，道：“现在就请各位施主，

同门，驾移‘金顶石窟’，执行决议，废去这一代魔女的武功！愿我佛慈悲！”

众人神情十分肃穆的立起身来。

“阿弥陀佛！”各代表中的佛门弟子，齐声宣了一声佛号。

在“佛印禅师”为首之下，各大门派代表鱼贯走出“峨眉上院”，径向“金顶石窟”行去。

“金顶石窟”，原是峨眉弟子触犯戒律之后，静坐思过的所在，现在洞口已加装了两重粗逾人臂的铁栏，由峨眉门下的弟子中，武功最高的二十个弟子，负责看守。

时当午未之交，日正当中。

“金顶石窟”之前，各大门派的代表们，成环状站立，居中是那白眉老和尚“佛印禅师”。

齐齐面对石窟的铁栏。

铁栏内，一张俏丽绝俗但却显得苍白的面庞，从铁栅的空隙处向外望，哀怨之中，带着无比的激动和愤慨。

“佛印禅师”白眉微蹙，朗声向窟洞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老衲今天代表五大门派……”

“哈哈哈哈！……”

一阵疯狂的尖锐刺耳的长笑，打断了“佛印禅师”的话，各门派的高手们被这疯狂的笑声，笑得齐齐脸上变色。只见那张本来是哀怨苍白的俏丽面孔，突地变得凄厉怨毒，激动使得她面上的肌肉微见扭曲，厉声道：“大和尚，今天代表五大门派要来取我雪山魔女李玉兰的性命，是也不是，哈哈，名门正派尽是些卑鄙无耻之辈！”

“佛印禅师”定力再高，也被这句话骂的勃然作色。五大门派的代表们也齐现怒容。

“佛印禅师”面色一变之后，立即又恢复庄严宝相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老衲直言相告女施主，今天五大门派公决，要废去女施主的武功，并请女施主就在这石室之中，参悟菩提妙理，孽海无边，回头是岸！”

“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疯狂的尖笑，笑声尖锐如针，刺得一众高手耳膜疼痛如蜂螫一般，齐齐运功抵敌，心中凛然不已。

“雪山魔女”自从被司徒文藉疗伤之便，打通“任督”两脉之后，其功力之高，在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和她匹敌，此刻急怒攻心，以内力真元发出笑声，岂同小可。

以她刚强任性的性格，她能接受这种屈辱吗？

笑声渐转凄厉哀怨，最后竟变成了比哭还难听的声音，如嫠妇夜泣，巫峡猿啼，令人不忍卒听。

笑声止后，她的面色却意外的平静下来，如一尊神圣的玉女雕像，两眼神光湛然，但却是平和的。

本来她打算如不能生出此窟，就一死了之，但当她发觉自己生理上奇特的变化时，不由万念俱消。

她自那次司徒文因误饮了“千年和合露”，欲火焚身，而与她发生了一度春风之后，她肚子里已珠胎暗结。

直到现在，她仍是深深的爱着他，她盼望有一天能误会冰释，共效比翼双禽，共偕白首，她更爱她腹中的小生命。此刻，她冷静下来之后，她愿意接受这命运之神的残酷安排，因为她不能死，她腹中还有另一个司徒文。

“女施主是否愿意接受老衲适才的公裁处置？”

“雪山魔女”幽然望了一眼石窟之外的长空，沉静得先后判若两人，暗地一咬牙，凄凉的一笑道：“好吧！不劳佛驾！小女子自点残穴！”

说完，玉手上扬，并指如戟，正要……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眼看一代尤物“雪山魔女”就要自点……

破空之声，倏告传来，夹着一声怒叫：“何人敢伤我徒儿？”五大门派的代表们，不由心中一震。

声落，场中已出现了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婆，后随四个中年女子，五人俱是满脸怒愤之容。

那老太婆身形甫定，乾指“佛印禅师”道：“佛印！你想把我徒儿怎样？”

敢情这白发老太婆，在武林中地位极尊，来头不小，竟然直呼峨眉长老“佛印禅师”的法名。

石窟中的“雪山魔女”举起的手，又轻轻放下，那熟悉的声音，听到她的耳中，宛若幼儿听到慈母的呼唤，刚强的她，忽然变得荏弱起来，悲声高叫了一声：“师父！”人也跟着昏厥过去。这时——

峨眉山下，另外一条青色人影，正以惊世骇俗的轻功身法，有如行空天马，划空流星，向山顶驰来。

“佛印禅师”见来人，忙合什道：“阿弥陀佛，原来是雪山派掌门‘雪山姥姥’驾到，恕老衲失迎之罪，不知掌门人驾临峨眉，有什么见教？”

“雪山姥姥”气得浑身直抖，道：“佛印，何必明知故问，我只问你，要想将我徒儿如何处置？”说完，目不稍瞬的直瞪着佛印和尚。

来的正是“雪山魔女”的师父，雪山派掌门“雪山姥姥”，另外四个中年女子，乃是“雪山魔女”的师姐。

“雪山魔女”被五大门派高手围攻，失手被擒囚禁峨眉山，这消息传到“雪山姥姥”耳里，大为震怒，亲率门下四个弟子“雪山四莺”直驱峨眉，不料来得正是时候。

分秒之差，“雪山魔女”就将自点残穴。

“佛印禅师”仍是一脸庄严之相，道：“掌门人何出此言，令徒在江湖中广造杀孽，并屠杀五大门派弟子十二人之多，现在已经五大门派代表公决，要废去她的武功，囚禁终生，以为作恶者戒！”

“我雪山派虽不是名门正派，但也不是异端邪派，在武林中也有一席之地，我门人弟子何劳别人越俎代庖？”

“掌门人不要太过冲动，凡事要依情依理！”

“哼！五大门派此举，完全是违情悖理，根本不把雪山一派放在眼中，老身忝为掌门，岂能缄默不问！”

“这是各派公决，并非老衲一个人的主张！”

“我门下犯罪，自有本门清理，大和尚用不着以五大门派的名头压人，我雪山派也不是好欺的！”

“佛印禅师”已渐渐沉不住气，道：“那掌门人的意思，要如何处理？”

“由本掌门带回雪山，待查明事实真相之后，按门规处置，不劳各位插手管本门的事！”

五大门派代表闻言之下，齐齐脸上变色，有的竟冷哼出了声，大众听了“雪山掌门”的话，有极大反感。“佛印禅师”为这行人之首，忙用眼色止住众人。

“雪山姥姥”身后的“雪山四莺”，也是满脸激愤之容。场中空气，渐趋紧张。

“佛印禅师”声调提高了许多，道：“掌门人这话未免欠当，五大门派被害的十二个弟子，贵掌门准备怎样交代，难道就这样作罢么？”

“我要查明事实真相！”

武当清虚道长突然插口道：“事实俱在，不必再查了！”“雪山姥姥”怒视了他一眼道：“什么事实？”

少林了尘和尚接口道：“阿弥陀佛，难道死者不足以为证么？”

“雪山姥姥”冷哼一声道：“我说的是这些人为什么原因被杀？”

“雪山四莺”之首的“黄莺柳如瑛”道：“如果死的人却有取死之道，各位又如何说法！”

昆仑摩云剑客不屑的道：“难道柳女侠知道个中原因？”柳如瑛粉面一寒，道：“不错！”

“那就请当众说出？”

“觊觎我小师妹的美色而罹杀身之祸死得应该！”

摩云剑客一怔之后，尖刻的说道：“如果是你师妹以美色作饵，而遂其淫凶呢？”

“雪山掌门”与“雪山四莺”不由勃然变色，这句话不但侮辱“雪山魔女”本人也等于是侮辱了整个雪山派。

“雪山四莺”中排行第二的“丽莺王如琼”娇喝道：“放屁，是否你亲眼目睹，今天你如不说出个所以然来，哼！我王如琼与你势不两立！”

摩云剑客冷嗤一声道：“我摩云剑客也不是怕事的！”丽莺王如琼粉面倏寒，上前三步，道：“好极！我正想领教昆仑高招，看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竟然如此目中无人！”“刷！”的一声，寒芒闪处，长剑出鞘。

摩云剑客也缓缓掣出长剑，上前两步，不屑的看着对方道：“了得起了不起一试便知。”

场中空气，倏呈紧张，眼看就要兵戎相见。

“佛印禅师”宏声道：“阿弥陀佛！请听老衲一言！”这一句话是用丹田内力所发，震得众人耳膜嗡嗡作响。摩云剑客首先退下。

丽莺王如琼也恨恨的转身……

忽然之间——

她瞥见了石窟之内，双重铁栅之后，躺着一个白衣人影，一动也不动，不由惊极而叫道：“师父！师妹她……”“雪山姥姥”与另外的三莺闻声大惊，以为“雪山魔女”已遭了不测，作势就要扑向石窟……

各大门派的代表们，则认为雪山众人要强抢“雪山魔女”，人影晃处，一字横拦窟口。

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这时，“雪山姥姥”等人要飞身扑向石窟的话，他们也就要毫无考虑的出手，阻挡她们的行动。

“雪山姥姥”等人见状，忙止住将要扑出的身形。“佛印禅师”道：“掌门人意欲何为？”

“雪山姥姥”气得老脸失色，怒极高叫道：“老身要看看我的徒儿，被你们弄成了什么样子！”

“令徒造下这般庞大杀劫，现在只将她废去武功，囚禁终生，已是法外施仁，从宽发落了！”

“本掌门再说一遍，本派门人由本派自行发落！”“如果不呢？”

“雪山姥姥”如霜白发根根直立，怒气冲天的道：“我雪山派为了维护声名起见，不计一切后果！”

五大门派代表，齐齐怒哼一声，跃跃欲试。

场中充满了火药味。

“佛印禅师”道：“掌门人的意思是不惜与五大门派为敌？”

“雪山姥姥”从鼻孔里哼出了声，毫不犹豫的答道：“不错！义之所在，理之所存，我雪山派宁为玉碎！”

“掌门人还请三思而行。”

“不必了！”

“善哉！善哉！我佛慈悲，既然掌门人一意孤行，就请吧！看看是否能把贵门下带下峨眉山！”

雪山姥姥怒不可遏，暴喝一声道：“佛印你好狂妄！”

掌随声出，“呼！”的一掌劈向佛印和尚。

“雪山姥姥”一派掌门，而且年已九十开外，武功造诣那还错得了，尤其这一掌挟怒而发，力逾千钧。

“佛印禅师”身为峨眉派硕果仅存的长老，也是武林有数高手之一，功力亦不可小视，当下硬封出去一掌。

“噗！”真气相触，发出一声巨响。

劲风激荡中，双方各退了一步。

双方乍分又合，各出全力抢攻。

那边“雪山四莺”，就在“雪山姥姥”出手的刹那之间，长剑出鞘，挥舞起漫天寒芒，向人群卷去。

五大门派代表之中，立即闪出昆仑摩云剑客，武当十子中的三子，分别出剑，接住“雪山四莺”。

其余各门派代表，则紧紧靠在一起，封锁窟口。

刹那之间，“金顶石窟”之前，人影闪晃，剑芒映日，劲风呼呼，卷起沙尘激射，四外木叶萧萧而落。

“雪山姥姥”与“佛印禅师”，都是当代的有数高手，电光石火之间，双方已交换了一十三掌。其中战得最激烈的一对，要算“丽莺王如琼”和“昆仑摩云剑客”，双方出手俱是杀着，招招都朝对方要害攻击。

另外的雪山三莺，对武当三子，功力在伯仲之间，武当剑法以沉稳见称，而雪山剑术，则以诡辣出名。

“雪山四莺”入门虽较“雪山魔女”早了十年，但限于资秉和天赋，功力较之“雪山魔女”差了不少，所以对武当十子中的三子，仅能战个

平手。

“雪山姥姥”功力较之“佛印禅师”高了半筹，但如果想要在百招之内击败对方，可不是易事，当然更谈不上要从五大门派代表环伺之下救出“雪山魔女”。

她不时偷眼瞥扫斗场，见自己门下四个弟子，仅能各敌一人，而其中的丽莺王如琼对摩云剑客却是险招迭出。

丽莺王如琼吃亏在功劲不足，无法尽展所长，五十招一过，情势岌岌可危，眼看不出十招，就得落败。

今天如果不把“雪山魔女”救出，那雪山派的声誉，在武林中将一落千丈，永远抬不起头来！

堂堂本门的弟子，被别门派的人定罪制裁，掌门人出面，竟然铩羽而归，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雪山姥姥”越想越急，手底下也越见狠辣凌厉。

一口气攻出了一十八掌之多，掌掌火候十足，极尽诡异狠辣，把“佛印禅师”迫得手忙脚乱，退了五步之多。

那边丽莺王如琼，被昆仑摩云剑客一阵硬劈猛攻，汗透重衫，娇喘吁吁，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另外的三对，仍是有攻有守互不相让。

“雪山姥姥”就在一十八掌攻出，迫得对方连连闪退的电光石火之间，身形电射向石窟入口。

守伺窟口的各门派代表，不下二十人之多，乍见人影扑来，齐齐推出一掌，二十人联手合攻，威势足可撼山拔岳。

“轰隆”的一声，“雪山姥姥”的身形被震得倒飞而回，正好又接上“佛印禅师”攻来的一掌。

双方又斗在一起。

昆仑摩云剑客平日自视极高，见久战王如琼不下，老大不是意思，募集全身功劲于剑身，狠快凌厉绝伦的攻出八剑，剑风嘶吼中，传出一声尖锐刺耳的惨哼！双方乍退。

丽莺王如琼左肩头血流如注，痛得花容惨变。

“雪山姥姥”乍闻惨哼之声，立知不妙，怒哼一声，连环三绝招，迫退“佛印禅师”，闪电般射向王如琼。

怒视了摩云剑客一眼之后，立即为徒儿止血敷药。

这时——

守伺在窟口的各派高手，已然发现“雪山魔女”昏迷在地，武当“清虚道长”向众人匆匆数语之后，疾飘身到“佛印禅师”身前，低语了几声。

“佛印禅师”略事沉吟，点头答允。

“清虚道长”打一稽首，疾退回石窟口，一挥手，二十余个高手一涌进入石窟，随即传出一阵“轧轧！”之声。

这些情景，却瞒不过“雪山姥姥”，见状心中大急。她料到这些自命名门正派的人要向“雪山魔女”下手。

“谁敢伤我徒儿！”

厉喝声中，身形如电，扑向窟口。

“佛印禅师”冷哼一声，拦身洞口，双掌一错，拦住“雪山姥姥”，

只要些许时间，各代表就可完成公决的定义，乘“雪山魔女”昏迷之际，废去她的武功。

“雪山姥姥”身形被阻，不由急怒攻心，难道她能眼睁睁看爱徒遭人毒手，而无能为力。

暴怒之下，挟毕生修为之力，连劈三掌。

这挟毕生修为之力的三掌，岂同小可，“佛印禅师”登时又被震退三步，但一退之后，又复狠狠攻上。

他的目的是在阻止“雪山姥姥”进入石窟，好让各门派的代表们顺利完成任务，所以全力阻挡。

“雪山三莺”也已觉出情势不对，疯狂的刺出数剑，迫得武当三子一窒，三莺抽身就向窟口飞扑。

武当三子，一窒之后，也飞身疾掠。

三莺落身窟口，武当三子也同时到达，寒芒展处，又狠狠的斗在一起。

“雪山四莺”之一的丽莺王如琼本已负伤，此刻强忍伤痛，一领手中长剑，疾掠过去，这时，石窟的第二道铁栏，已告打开。

“雪山魔女”仍然昏迷不醒。

假如这时她忽然醒来，那情势会完全改观。

场中，除了“佛印禅师”之外，无人是她的对手。

各门派的代表们对着这昏迷的一代妖姬，心中仍不无忐忑之感，他们深深的知道她的功力造诣。

王如琼，径扑铁栅，恰又为摩云剑客瞥见，飞身迎住，她原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现在负伤之后，更是不济了。

三招一过，她的右臂又被刺中了一孔。

鲜血染红了她的身体，加上怨毒凌厉的目光，钗落发散的形象，简直是凄厉如鬼，相当骇人。

摩云剑客“哈哈”一笑道：“你再不识进退，三剑之内要你弃剑倒地！”

简直视对方如无物。

王如琼厉声道：“我与你拼了！”

剑势一变，尽是拼命的招式。

摩云剑客浓眉一紧，道：“如此休怪在下手狠心辣了！”

“刷！刷！刷！”连攻四剑，一气呵成，宛如一剑似的。

王如琼已是强弩之末，由于这一妄用真力，伤口又汨汨流出血来，一阵剧痛攻心，顿感头晕目眩。

胸前又觉一凉，胸衣已被划开半尺长一道口子，鲜血狂喷中，“咚！”的一声，倒地不起。

窟外，“雪山姥姥”一轮疯狂的攻势，把“佛印禅师”迫得连连后退，但要抽身进窟却是不易。

三莺对三子，也是惨烈至极，双方各不相让。

情况的惨烈紧张，令人透不过气来。

一方是拼死抢进，另一方是拼命抵拒。

危机间不容发，分秒之间，就要决定“雪山魔女”的命运，她将被废去武功，还复一个荏弱的普通女子。

石窟内——

每一个人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

紧张的注视着武当“清虚道长”缓缓上扬的右手。

只要中指一落，这容貌倾城，武功高绝的一代尤物“雪山魔女”李玉兰，就得终生成残。

“清虚道长”的中指，疾往下落……

众人的心，也跟着一阵剧跳……

一幕惨剧，眼看着无法避免！

暮在此刻——

一丝极轻但却锐厉的破空声传入众人耳鼓。

接着是一声惨叫！

众人不由心中剧震，一看——

“清虚道长”脸呈死灰之色，已退在三步之外，右手鲜血淋漓，掌心之中，赫然被穿了拇指大一个小孔。

地上——

“雪山魔女”充满着诱惑性的娇躯，仍然一动也不动的躺在原地，那这出手伤了“清虚道长”的人是谁呢？

众人惊悸之余，随着“清虚道长”愤怒的目光望去。

铁栅之外，赫然站着一个人面如冠玉的青衫书生，双目射出骇人至极的棱芒，令人不敢逼视。

众人打从心底冒出寒意！不自觉的向后退了一步。

隔着两重铁栅而能以指风伤人，这种功力，简直是骇人听闻，而且还在“清虚道长”中指下点的刹那之间出手。

“怪手书生！”

众人在心里叫了一声。

不知这小煞星何以会在此时突然现身？

难道他与“雪山派”有什么渊源？

随即，众人明白过来，问题还是在“雪山魔女”身上。

怪手书生司徒文瞪视了众人片刻之后，突地发出一阵慑魂夺魄的狂笑，震得众人一阵耳鸣心悸，面目失色。

这时，洞外拼斗正酣的几对，骤闻笑声，也自动的停了手，齐向石窟之内奔来，他（她）们意料到已发生了非常变故。

笑声停歇，众人才回过味来，齐齐蓄劲戒备。

身后，劲风飒然，“雪山姥姥”等已经赶到。

司徒文恍如未觉，不屑的冷哼一声，徐徐进入铁栅之内，一副目中无人之态，向“雪山魔女”的身旁走近。

这情况的突变，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峨眉“佛印禅师”见状，急问道：“小施主意欲何为？”

司徒文这时已立身在“雪山魔女”身侧，缓缓抬起头来，见发话的停身在铁栅之外，竟然是一个白眉老和尚，老和尚身后是武当三子，昆仑摩云剑客，另外是一个鬢发如霜的老太婆，三个姿容秀丽的中年女子，而另外一个血染罗衫的女子，却被三女子中的一个抱着，他一个也不认识。但对方却紧紧的盯着他，眼露茫然不解之色。

司徒文且不理老和尚的问话，冷冷的反问道：“老和尚法号上下如

何称呼？”

“老衲峨眉佛印！”

“哦！原来是‘佛印禅师’失敬！失敬！”

“小施主叫什么名字，何门何派？”

“江湖小卒，不值一道，怪手书生司徒文！”

此言一出，见过他的人不用说，不认识他的人，不由惊惧掺半，名动武林的怪手书生，却原是这么一个俊品人物。

“雪山姥姥”师徒一听，对方竟是红透武林的怪手书生，看样子，他是有为而来，其中原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这事有他插手，还急什么，不由喜上眉梢。

“佛印禅师”又道：“小施主今天的来意如何，请明白相告！”

司徒文毫不为意的道：“特来见识名门大派如何联手对付一个弱女子！”

这话说得五大门派各人面上一红，但随即又变为愤怒之色，紧盯着这狂傲绝伦的少年书生。

少失了尘和尚越众上前一步道：“司徒施主要伸手这件公案！”

“不错，怎样？”

“不惜与五大门派为敌？”

“哈哈！五大门派，尽是些沽名钓誉之辈，是非不明之徒，我司徒文但知行侠仗义，为所当为，不计其他！”

各门派的代表们，齐齐作色，怒哼了一声。

司徒文连理都不理，径自低下头去，看着那憔悴伊人，鼻头一酸，几乎掉下泪来，他感到万分的歉疚！

合手两指轻轻一弹，一股柔和的指风，虚空射向“雪山魔女”的“天殷穴”，嚤哼一声，她已悠悠醒转。

众人一见，不由大惊失色，如果她醒过来，变脸相向再加上一个小煞星，今天便是不了之局，说不定血染金顶。

突然——

三条人影，电闪扑向半昏半醒的“雪山魔女”。

他们不计厉害，存心要先把她毁去。

司徒文连看都不看，随手猛挥一掌。

“砰！砰！砰！”三声，挟着三声闷哼！

三条人影被震得倒飞而回，撞在窟内石壁之上。

这一手立时震住了众人。

司徒文脸上煞光隐隐，大声道：“窟内狭窄，各位无法施展身手，咱们外面去谈！”

说完，一把抄起地上“雪山魔女”的娇躯，举步便向窟外走去，根本不把众人放在眼下。

“佛印禅师”尚停身窟口铁栅小门之外，喝道：“小施主停步！”

司徒文怒气已生，可管不了这么多，单掌扬处，一股骇人至极的劲风，由铁栅门内暴卷而出，势不可当。

“佛印禅师”面色一寒，正待……

“佛印，你与我闪开！”

随着话声，“雪山姥姥”掌劈向“佛印禅师”。

在此情形之下，佛印和尚前后受击，只好飘身闪让。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怪手书生司徒文已抱着“雪山魔女”快逾电闪的停身在石窟之外的平场上。

众人也随着纷纷纵出。

“雪山派”五人，自然的靠在司徒文这一边。

于是很明显的变成了对峙之局。

司徒文轻轻放下“雪山魔女”，然后向“雪山姥姥”等人躬身为礼，他知道这些准是“雪山魔女”的师门人物。

果然如他所料，对方自我介绍之后，与他的猜测正同。

“雪山魔女”秀目张处，不由激动的叫了一声：“文弟！这不是梦中吧！”说着已站起身来。

司徒文也激情万分的叫了一声：

“兰姐！你受了苦了，都是我的错！”

雪山魔女正要想说什么，忽然发现身旁的人，扑身上去，双膝一跪，娇喊了一声：“师父，您老人家也来了，徒儿不肖，累师父万里奔波！”又转头向“雪山四莺”道：“师姐们都来了，师妹我罪孽深重，咦！二师姐呢？”

“雪山姥姥”无限慈祥的拉起“雪山魔女”，抚慰了一阵之后道：“兰儿忒也胆大妄为！”

“雪山魔女”无限深情的看了心上人一眼，才答道：“徒儿知罪了，愿领师门责罚！”

说完，美目朝四周一扫，瞥见身后丈外，躺着一个血人，哼声不止。定眼一看，正是她二师姐，竟为她伤成了这样。

她疾步上前一探视，左右肩前胸，三道剑伤，伤口已敷了药，但仍渗出丝丝血水！

“师妹！”

“师姐，你伤在何人之手！”

“昆仑摩云剑客！”

“师姐你看着，我要他同你一样！”

说着，伸手抽出王如琼的长剑，缓缓走了回来！

粉脸如冰，杀机隐现，直瞪着摩云剑客。

摩云剑客心里不觉一寒。

刹那之间，主客易势，五大门派的代表们空自怒满心头，却一个个噤若寒蝉，眼看今天已是不了之局。

“佛印禅师”这时可作了难了，他既不愿在峨眉圣地大开杀戒，但又不能让对方把人带走，这对五大门派的声誉，影响也非常之大，一时之间，一筹莫展。

“雪山魔女”冷笑了一声之后，道：“昆仑剑法，果然不凡，竟将我雪山门人刺成重伤，我李玉兰候教！”说完一目不瞬的注定摩云剑客！

摩云剑客心知不是对方敌手，但人家指名叫阵，又岂能龟缩不出，当下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雪山魔女恨恨的道：“摩云剑客，我要你一招弃剑，二招见红！”

这句狂傲绝伦的话，听得在场的人脸色一变，摩云剑客再是不济，也不致于到连两招都走不过的地步。

何况他出身名门，已是江湖中一流高手，并且又十分自负，“雪山魔女”这句话深深地伤了他的自尊心。

不由怒火陡炽，大声道：“如果我两招不败呢？”

“我李玉兰当众自刎！”

“我摩云剑客不愿拣这种便宜！”

“哼！凭你也不配，那你的意思呢？”

“简单得很，仍请你回到石窟之中！”

“雪山魔女”被囚石窟，本已意冷心灰，准备接受任何残酷的命运，但自司徒文现身之后，她的想法又完全不同了，现在听对方说要她再回石窟，不由勾动了她潜意识中的仇恨，当时粉面一寒，杀机顿现，怒极反笑道：“好极了，就是这么办！”

白影一闪，已欺近到对方身前不及五尺之地。

摩云剑客不愧名门高弟，岳峙渊停，不为所动，“呛啷！”一声，长剑已掣在手中，亮开门户。

“注意啦，这是第一招，要你弃剑！”

“雪山魔女”话声一落，一柄长剑，已极缓慢的斜斜刺出，看上去平淡无奇，毫无着力。

在场的人可都是行家，一看，就知这是一招极厉害诡谲的杀着，中藏多少变化，使对方防不胜防。

不由全都在心里捏了一把汗。

摩云剑客焉有不识之理，当下气贯剑身，凝神意志，斜举平胸，采取以静制动的打法，敌不动，我不动。

他不相信搪不过对方的两招。

这以静制动的打法，要看彼此的功力而论，如果悬殊太大，仍然不能为功，反而被对方占尽先机。

果然——

“雪山魔女”缓缓递出的长剑，忽地一变，快逾闪电的分袭对方三处不同部位，招式之诡异迅捷，世无其匹。

摩云剑客长剑一闪幻出满空剑花，严密封住门户，他抱定只守不攻的宗旨，谅来还……

念头转处，对方的剑式在将要递满的电光石火之间，倏地一连三变，奇诡迅快得出人意料之外。

而且由剑身上传出一股巨大的绵绵劲气，把自己的剑硬往对方的剑身吸去，方觉不妙，正待……

“撒手！”

随着这一声娇喝，蓦感手中一震一轻，一柄长剑已脱手飞向半空，不由亡魂皆冒，涌身疾退，面如死灰。

他出道以来，第一次遭此惨败。

各门派旁观的高手们，齐齐惊叫出声。

司徒文微笑颌首，心中充满欣慰。

“雪山姥姥”师徒，更是惊异不置，这小妞儿的功力怎的精进如斯，莫非她有什么奇遇不成。

不错，她们猜得正对，司徒文已为她攻通了任督两脉。

蓦地——

一条白影暴射而起，就空一旋，已把摩云剑客的那柄长剑捞在手中，就空一声娇喝：“接剑！”

一缕寒芒，径向怔在当场的摩云剑客射去，他羞愧无地的伸手接住，心中可比死还要难过十分。

就在脱手掷剑之后，那白影就空妙曼已极的划了一道半弧，轻轻落回原处，点尘不惊，那白影不是别人，正是那雪山魔女李玉兰。

这一手轻功身法，使众人心里又是一震。

“准备！第二招要你见红倒地！”

摩云剑客羞愤交迸，立时生出拼命之心，已不存任何顾虑，长剑一领怒喝一声：“贱婢少狂！”

长剑舞起经天寒芒，挟丝丝破空之声，疯狂的攻出。

这完全是拼命之举。

“雪山魔女”也不由心中一凛，但她成竹在胸，白影闪处，剑尖幻出满天花雨，快捷得使人看不出动向。

“与我躺下！”

一声惨嗥传处，红光立现，摩云剑客应声而倒。

各门派的代表们，暴喝一声，纷纷扑上。

第十五章 金吾神剑

眼看着一场混战就要发生。

如果混战发生，各门派的代表们能否活着离开“金顶石窟”大成问题，如果五大门派的代表罹难，五大门派焉肯善罢甘休，那后果如何，简直不堪设想！

单只“雪山派”掌门和“雪山魔女”两人，就是够他们应付而有余，再加上“怪手书生”实力根本不成比例。

如果今天“怪手书生”，不现身插手，那“雪山魔女”早已被废去了武功，凭“雪山姥姥”师徒，决无能为力。

危机迫在眉睫，“峨眉金顶”将被血雨腥风笼罩。

“雪山魔女”杀机更炽，冷眼注定那些扑来的身影。

其余“雪山姥姥”等人，也同时蓄劲备战。

司徒文举目向天，他连看都不屑一看，不知打什么主意，或许根本就比不上这些动辄就以群殴为能事的名门大派的高手。

场中，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佛印禅师”早已看清了眼前的形势，如果让事实发展下去，别说血染峨眉，武林中又将是一片血腥。

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飞身疾掠在五大门派代表身前，袍袖交挥，劈出一股内家掌力，口里突发一声“吭啸”。

这一声“吭啸”乃是运集丹田内力所发的“佛门狮子吼”！

恍若晴空一个霹雳，震得四山齐应，万壑回声。

“佛印禅师”当机立断，阻止了那些前扑的身形。

紧张至极的气氛，又是一松。

昆仑派的另两个代表，急忙上前扶起血人也似的摩云剑客，只见他气息奄奄，左右肩和前胸，各被刺了一剑。

伤势和他刺伤“雪山四莺”中的王如琼的伤势部位，完全一样，“一剑三伤”这种功力，可叹为观止了。

各门派的高手们，心内直冒寒气，方才的一股锐气，已跑到不知何乡了，连佛印老和尚也不由皱眉。

司徒文这时缓缓上前两步，向佛印老和尚道：“老禅师，如果你不想血染佛门圣地的话，请听我一言！”

“佛印禅师”怔了一怔之后道：“小施主有何高见，请讲！”

场中所有目光，这时都全部集中在“怪手书生”身上，不知他将要说出些什么样的话来。

“国有国法，派有派规，五大门派根据什么妄逞强横越俎代庖，惩治别派门下弟子，岂非目中无人？”

顿了一顿之后，接着又道：“雪山掌门人既已现身，就该交由掌门人带回按门规处置，反而恃强阻止，显然严重的侮辱了雪山一派！”

各大门派的代表们，面上又现怒容。

司徒文恍如不见的又侃侃说道：“雪山魔女杀人是情非得已！”

“佛印禅师”冷冷的问道：“小施主何所据而云然！”

“江湖中首戒淫行，见色起意，杀之并无不当！”

这句话等于是完全否定了雪山魔女杀人的罪行。

各门派代表们不由一阵哗然。

“佛印禅师”脸色微变道：“小施主这句话未免太过武断！”

司徒文还未答言，雪山魔女突然上前把一物塞在他的手中，一看，原来是一本小册子，他一目十行的翻了一遍。

“如果事实俱在呢？”

“小施主如能举出例证，此事一笔勾销！”

“这个容易，老禅师请看！”

说着，把手中“雪山魔女”交给他的册子抛了过去。

“佛印禅师”翻开一看，不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看完之后，又传与各门派代表们看。

场中，呈现一片死寂，静得落针可闻。

各门派代表们看了之后，一个个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原来册子上，凡属被杀的人，一切人事时地物，记载得非常清楚，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堂堂五大门派的弟子，竟然犯了江湖第一大忌，见色起淫心，岂非咎由自取，死不为过。

司徒文冷凄凄的道：“凭此物，可以向各大门派掌门有所交代了吧！”

“佛印禅师”讷讷的宣了一声佛号道：“既然真相如此，老纳做主勾销这一段公案，并向雪山掌门人致意，请恕唐突之罪！”

“雪山姥姥”仍愠意不释的道：“寄语五大门派，尔后做事，要三思而行，分清黑白！”

“佛印禅师”唯唯！

一场红粉干戈，顿告烟消云散。

各门派的代表们，沮丧的离开了现场。

司徒文转过面来，情深意切的叫了一声：“兰姐！”

这一声“兰姐！”叫得雪山魔女直甜到芳心深处。

她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亲切的呼唤了！

她朝思暮想，希望有一天误会消失，重回他的怀抱，现在，她所期待盼望的，已经来临了。

她觉得，她仍然是幸运的。

现在她回想在石窟之中，她险些儿自点残废，余悸犹存，几乎铸成了大错，不由激情的叫了一声：“文弟！”

双方露出会心的一笑，千言万语都包含在这一笑之中。

这些情景看在“雪山姥姥”等人的眼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男的如玉树临风，女的是瑶池仙品，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司徒文重新以晚辈之礼，拜见“雪山姥姥”，喜得她笑逐颜开，对他的绝世武功，更是赞扬备至。

“雪山魔女”孺慕依依的倚在“雪山姥姥”身侧，备述江湖经历，如爱儿之依慈母。

“雪山四莺”也不停的问长问短，场中充满了一片和乐。

司徒文蓦地想起，家中公羊蕙兰姑娘在等待着他的解药，“幽冥夫人”接掌“幽冥教”的时间已届，还有“幽冥公主慧珠”所托付寻回“幽冥真经”和“金吾剑”，他得去寻找那夺宝的“砚山三怪”……

无数心事，纷至沓来，他觉得一刻也不能再延。

忙向“雪山姥姥”等人道：“老前辈，各位姐姐，后辈尚有要事待

办，就此告辞！”

雪山魔女闻言之下，花容遽变，不由眼圈一红道：“文弟你要走了，那我……我……”

她竟哽咽得说不上话来。

司徒文不由俊面一红，道：“兰姐的意思是……”

“文弟，你仍然拒绝我和你同行？”

司徒文看了“雪山姥姥”等一眼之后，急道：“兰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雪山姥姥”见状，早已猜出爱徒的心意，不由一笑道：“司徒少侠，兰儿就让她随你一道阅历阅历吧！”

司徒文唯唯应命！

他委实不能再多所停留，和雪山魔女二人匆匆拜别“雪山姥姥”，丽影双双，疾驰而去。

一路上，司徒文心念百转，公羊蕙兰姑娘与他已有了正式婚约，而身旁的兰姐姐却与他有了夫妇之实，他真不知如何安排自己。

“文弟！我……我已经……”

雪山魔女突然吞吞吐吐的，向司徒文说了这么半句话。

司徒文不由大奇，放缓了身形，只见兰姐姐娇羞不胜的红生双颊，更显得娇媚可人，心里也跟着一荡，问道：“兰姐！你已经什么？”

“我……我已经有了身孕了。”

司徒文心头大震，率性停下身形。

“兰姐，是真的？”

“嗯！”雪山魔女羞得背转身去。

想不到在那山顶小屋之中，误饮“千年和合露”，春风一度，竟然蓝田种玉，有了身孕了。

司徒文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惊、喜、乱、惧齐涌心头，他也分辨不出是什么滋味。

愕然半晌之后，突地一把搂住雪山魔女的娇躯，颤声道：“兰姐，我……我很高兴，但我也怕……”

“小傻瓜，这有什么可怕的！”

“兰姐！这消息如果告诉母亲，不知她要如何高兴！”雪山魔女，嫣然一笑。

两人搂得更紧了……

突然——

前道林中，传来一阵掌风激荡的“噗！噗！”声，夹着杰杰的怪笑声，显然有人正在交手。

两人放开紧拥的身躯，相顾一笑之后，如两缕轻烟般向那发声的林电闪射去，竟然不带半丝破空之声。

眨眼之间，两人已穿林而入，那叱喝声中呼轰的掌风声，已更加清晰，两人轻同鬼魅，捷如狸鼠，毫无声息的闪身疾进，果见林中一处十丈不到的地方，人影闪晃。

两人直欺进到三丈附近，隐身树后。

场中地上，躺着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另外，一个身高八尺开外的道士和一个矮瘦老者，正在互不相让的

拼斗，满地残枝落叶，显见拼斗之烈。

双方俱是一脸狞恶暴戾之容，看来都不是什么好来路。

那高大的道士，忽掌忽爪，招式身法怪异已极，而每一出手，那力道相当骇人，那矮瘦老者，这时已被迫得渐落下风，但仍舍死忘生的硬接硬架。

雪山魔女轻轻一拉司徒文的衣袖道：“那高大狞恶的道士叫‘鬼爪追魂孙道玄’，在江湖中凶名极著，最喜生吃人心，十只手爪，坚逾精钢，那矮瘦的是‘砚山三凶’之首的‘矮阎罗米桂’手底下也不弱……”

“什么？砚山三凶！”

“不错！那地上的尸体可能就是三凶的另两个，砚山三凶和鬼爪追魂，平素来往极密，不知为什么会互相火拼。”

司徒文一听“砚山三凶”之名，立时想起“幽冥公主慧珠”所持的“金吾剑”和“幽冥真经”两件武林异宝，不正是被“砚山三凶”强抢而去吗？真想不到会这般巧，竟然让自己撞上，否则人海茫茫，要去寻找可真不容易呢！

尤其“金吾剑”曾有五十多个黑白道高手因它丧命，中原双奇两家的血案，也肇因于这柄剑，岂能再落入邪魔之手。

这时场中情势，已然大变。

“矮阎罗米桂”手中忽地多了一柄金光灿烂的长剑，一看就知是神物利器，“鬼爪追魂”似有所顾忌，也顿时停手不攻。

两魔虎视眈眈的对峙着，彼此都不开口。

半晌之后，“鬼爪追魂”突然阴恻恻的一笑道：“矮阎罗，你趁早乖乖交出手中的‘金吾剑’，我‘鬼爪追魂’破例放你一条生路，否则，嘿嘿，地上两人就是你的榜样。”

此言一出，证实了矮阎罗米桂手中那一柄金光灿烂的长剑，正是“金吾剑”，而“鬼爪追魂”准备黑吃黑。

“金吾剑”上古仙兵，十三年前在洛阳出土，引起了五十多个黑白道高手的争夺，结果“天毒尊者”在“黄叶山庄”的比武大会中，用毒药杀了全部与会高手，仅有“中原双奇”幸免，为了怕这惨无人道的奇案公诸武林，遂又杀中原双奇两家以图灭口。所以这柄剑沾满了血腥，不想阴错阳差，竟由“幽冥公主慧珠”之手而告流入江湖。

司徒文见剑而触动了血淋淋的往事，双目尽赤，但他仍沉住气，隐伏静观，他自信这柄剑再不会落入他人之手，凭他的功力，要从对方手中取剑，易如反掌。

他又想起与“金吾剑”一同被“砚山三凶”抢去的“幽冥真经”不知是在哪一人的身上，他要把它毁去，以免经上所载的歹毒阴功，流传江湖，而助长魔焰。

“矮阎罗米桂”手足情深，现在三凶之二已告伤在“鬼爪追魂”手下，满腹的悲愤，怨毒至极的向对方道：“孙道玄，别做你的千秋大梦，今天我米桂要凭掌中剑，先削落你的鬼爪，然后再把你剖腹挖心，方息我心头之恨。”

“鬼爪追魂孙道玄”任他十指坚逾精钢，但对于神物利器，切金断玉，不能不有所顾忌，当下面色一寒道：“矮阎罗，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凭你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可不放在我鬼爪追魂眼下！”

“用不着废话！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鬼爪追魂”也不由被这句话说得心生寒意。

“矮阎罗，你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矮阎罗米桂”惨厉至极的一声冷笑道：“孙道玄，今天我米桂要把你挫骨扬灰，为死者复仇！”

随着话声，金芒展处，狠辣无匹的攻出五剑。

“矮阎罗米桂”在“砚山三凶”之中，数他能为最高，与鬼爪追魂孙道玄的功力相较，略差一筹半筹。

现在心悲手足惨死对方鬼爪之下，挟愤出招，岂可小视，而且掌中“金吾剑”上古仙兵，何惧区区鬼爪。

这五剑攻出，迫得孙道玄连退了五步，鬼爪虽坚逾精钢，抓物如腐，但却不敢轻撻神剑之锋。

“矮阎罗”三剑迫退对方，得理不让，“金吾剑”舞成一片金光闪闪的剑幕，向鬼爪追魂兜头罩脸的盖去。

“鬼爪追魂孙道玄”又被迫得连连后退，不由急怒交进，身形暴退数步，募集全身功力于双掌，疾推而出。

这挟毕生劲推出的两掌，势如骇浪狂涛。

劲风锐啸，激气成涡，连隐身三丈外树后的司徒文等两人也不由为之一震。

“矮阎罗米桂”当堂被震得踉跄连退五步，血翻气涌，掌中“金吾剑”几乎脱手飞去，不由脸色遽变。

“鬼爪追魂”一掌震退“矮阎罗”之后，紧跟着进步欺身，两只坚逾精钢的鬼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抓对方胸膛，一抓对方持剑手腕，迅捷诡辣，不愧鬼爪之称。

“矮阎罗”身形尚未立稳，对方两只鬼爪又告抓到。

不禁目眦欲裂，闷哼一声，竟然不闪不避，倒转剑尖，疾挑抓来的鬼爪，快逾电闪，劲疾势猛。

“鬼爪追魂”如不撤掌收招，固然对方难逃一掌之厄，但自己抓向对方持剑手腕的那只鬼爪，准被削落无疑。

在对方功力不及自己的情况下，他当然不愿两败俱伤。

硬生生的把抓出的两爪撤回。

“矮阎罗”一剑挑空之下，掌中剑就一挑之势，一旋一抖，幻起朵朵金花，又恶狠狠的刺出。

“鬼爪追魂”沉哼一声，身形捷逾鬼魅的一连三闪，已欺近到“矮阎罗”身侧伸手可及之处。

鬼爪蓦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噪声起处，立见红光迸现，一只鬼爪已深深插入“矮阎罗”肋下肋骨之中。

就在惨噪声起的同时，金芒俄地倒卷，跟着又是一声惨哼，“鬼爪追魂”插入对方肋下的一只手掌，未及抽出已齐腕而断，而他的另一只鬼爪，已结结实实的抓正对方面门，一抓一收，“矮阎罗”五官全毁，一片血肉模糊，厥状惨不忍睹，身形也缓缓倒下。

“呛啷！”一声，金剑落地……

“鬼爪追魂”厉啸一声，不顾腕伤，伸手就向地下抓去。

怪手书生司徒文和雪山魔女互视一眼，双双飞身纵出，司徒文径抓

地下“金吾剑”，而“雪山魔女”则径扑“鬼爪追魂孙道玄”，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

蓦地——

对方林内，射出一条灰影，快比闪电，一掠而起，穿林而去，司徒文与雪山魔女射出的身形不为不快，但对方却更快，似乎是在旁窥视已久，蓄劲而发。

地上——已失去了“金吾剑”的踪影。

这一着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鬼爪追魂”一时之间，呆若木鸡，眼看到口的肉，就会不翼而飞，而且现身的共有三人之多，显然早已伏伺在侧，自己就会懵然不觉，还贴了一只手腕。

司徒文高叫道：“兰姐！这魔头不要放过，搜寻‘幽冥真经’！”声未落人影已杳，最后几个字，竟传自数十丈之外。

司徒文急急的交代完这句话之后，疾朝那人影逝去的方向疾射而去，势如流星划空，快比行空天马。

心中悔恨交迸，自己如不托大，早早出手，“金吾剑”早已到手，决不会弄得节外生枝。

待他越过这一片丛林，踏上官道，神目望处，一个灰色小点，已在百丈开外，看来这人身手，比自己不遑稍让。

司徒文口中发出一声龙吟般的轻啸，把“天马行空”身法，施展到极限，人如一缕轻烟般闪闪逝去。

约莫一盞茶的时间之后，双方的距离，已由百丈缩短到不及三十丈，已可清晰的看出前面那人是一个身着灰色儒衫的人，以背影判断，年纪不会太大，身法之妙，也可称一绝。

眼看不出半盞茶的时间，就可追上。

以司徒文的功力，追了一盞茶的时间，竟然不能追上，则前面那灰衣人的功力，真不可小视。

距离愈来愈近，两条人影一前一后，宛若流星赶月，都是以骇人的速度飞驰，身法的奇巧快捷，叹为观止。

以那灰衣人的功力而论，决不会不发觉被人追逐，但他却连头都不曾回一下，一个劲的疾驰，司徒文称异不止。

双方的距离已拉近到不及十丈，眼看就要追上。

蓦地——

那人影陡然刹住身形，背对司徒文追来方向直立道中。

司徒文不虞有此，几乎撞在一起，亏得他功力已到了收发自如之境，顿然收势，斜射三尺，与那人站了个并排。

一看之下，不由呆住了。

原来自己苦追的人，竟是一个花信年华的妇人，身上披了一件儒衫，满头乌丝用头巾包住，在后面看不出来，现在咫尺之隔，看得一清二楚，残脂未退，宿粉犹存。

两手空空，哪来的“金吾剑”。

一怔之后，忽觉情形不对，自己已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想起留在原地的雪山魔女，不由大急。

对方既施这调虎离山之计，可能除了“金吾剑”之外，目的还在那

部“幽冥真经”上面，转身正待……

突然！那乔装儒生的少妇，抖落罩身儒衫，一把抓去兜发头巾，身形一闪倒纵五尺，横拦道中。

只见她一身玄色劲装，体态婀娜，容光照人，眉眼之间，隐含荡意，盈盈一笑之后朱唇轻启，娇声媚气的道：“少侠敢情就是怪手书生司徒文！”

司徒文心中虽奇对方竟能一语道出自己姓名来历，但此刻既心悬兰姐姐的安危，和愤于对方的诡诈，没好气的道：“是又如何？”

那少妇闻言，丝毫不怒，仍是满面媚笑，两只勾魂摄魄的眼睛，春意盎然，不住的打量司徒文。

她看司徒文是愈看愈爱，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心想人言怪手书生丰神绝世，果然不虚，若能与他消魂真个，方不枉人生一场，她只顾胡思乱想，竟忘了答话。

司徒文一看对方那种淫荡的丑态，不由怒火倏升，喝道：“你施这调虎离山之计，意欲何为？”

那少妇格格一声荡笑道：“哟！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小女子不过是窃慕少侠的风采，想一睹芳颜而已，少侠错会了意了！”说完，柳腰款摆，双峰乱颤，脸染红霞，眯起水汪汪的一双媚眼，向 移了三步，荡气回肠的柔声道：“人言怪手书生，惯会怜香惜玉，我吴柔柔有幸……”

司徒文气得七窍冒烟，不待她说完，怒斥道：“住口，你以为我司徒文什么人，你若再不识趣，莫怪我司徒文下手无情！”

说完，俊目陡露煞光。

他不愿向对方下手的原因是看出对方功力不弱，恐怕不是三招两式就能解决得了，他一心悬挂着“雪山魔女李玉兰”的安危，和“金吾剑”和“幽冥真经”的下落，所以要急着赶去，在这半个时辰之中，他真不敢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自称吴柔柔的少妇，面色微变之后，依旧春风无限的道：“哟！少侠，你如果真的舍得辣手摧花的话，我吴柔柔愿意舍却性命，躺倒在你的脚前！”

说着，双眼一闭，一副娇躯直靠过来，媚声道：“你就下手吧！”

司徒文早已不耐，心想“你这淫性荡妇，杀了你也省得你再在江湖中蛊惑别人”心念之中，杀机顿起。

这时，如果吴柔柔睁开眼睛来看一下的话，她可能淫念冰消，对方脸上所透的杀机，足以使她改变想法。

可惜，她此刻欲念炽烈，不克自制，她浑忘了一切，一心只想云雨巫山，与这人中之龙消魂真个。

她一生阅人无数，但像司徒文这种可人儿，还是第一次碰到，她料定司徒文必不会对她下辣手。

岂知她大错而特错了……

司徒文冷哼一声，右掌倏自袖中伸出，猛劈过去。

咫尺之融，这一掌之势何啻万钧巨锤。

待她发觉情形不对，但，迟了，来不及了！

司徒文竟真的向她下辣手了。

“砰！”一声巨响过处，吴柔柔一个娇躯，直被震飞五丈之遥，惨

呼声中，鲜血狂喷如泉。她竟真的不还手，硬挨了司徒文一掌。

司徒文不禁愕然，心想，这女子荡得可恨，痴得可怜。

吴柔柔出乎意料之外的受了司徒文这一记重击，多亏她功深力厚，没有当场死去，但内腑已受了重伤。

她挣扎着站起身来，嘴角尚在溢着缕鲜血，一身玄色劲装，被血染红了一大片，形貌凄厉之极。

她怨毒无限的戟指着司徒文道：“司徒文，你的心好狠！”

司徒文下意识的退了一步，他总觉得对方在根本不准备还手之下，挨了他一掌，不论对方是不是该杀，心里总是有些不是味道，怔了一下之后道：“这是你自己找死！”

“司徒文，你何不再来这么一下，现在你杀我易如反掌！”

司徒文脸色又变，眼中煞光又炽，冷然道：“杀了你，江湖便少了一个妖孽！”

吴柔柔嘶哑着声音道：“今天如果你不杀我，你可别后悔，有朝一日我吴柔柔一定要取你项上人头！”说完嘴角又缓缓溢出鲜血。

这句话却激起了司徒文好强之声，不屑的道：“好的，凭你这一句话，我司徒文今天放你一条生路，今后江湖上我司徒文随时恭候！”说完，疾朝来路急如星火般驰回。

对方既然施出这调虎离山之计，当然对于“金吾剑”和“幽冥真经”是志在必得，自己一时大意，上了这恶当。

以被自己击成重伤的吴柔柔的身手来判断，则和她共谋的人，决差不到哪里去，似乎出手夺剑的人，较之吴柔柔功力还要更高一筹。

“雪山魔女李玉兰”功力虽高，但万一对方人多势众，后果岂堪设想，他又想到兰姐姐已经身怀有孕……

司徒文愈想愈急，恨不能一下子就飞回现场，看个究竟，他已竭尽所能的疾驰，快得简直是骇人听闻，但他仍然觉得不够快。

半个时辰之后，与雪山魔女分手的树林赫然在望。

司徒文电闪般疾射入林，一看，不由惊魂出窍。

雪山魔女芳踪已杳，地下却多了两具尸体，连前一共是五具，除了“砚山三凶”“鬼爪追魂”之外，另外一具却是一个虬髯大汉，略一检视，那虬髯大汉，显然是先中了兰姐姐的“雪山神芒”，然后被点中死穴而亡。

四野寂寂，虫鸣秋草。

司徒文一时之间，心乱如麻，以他的绝顶聪明，竟然没了主意，不知是该如何办才好？

他离开之后，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兰姐姐是追敌去了，还是……

“金吾剑”和“幽冥真经”下落如何？

天涯茫茫，他在毫无蛛丝马迹可循之下，根本无从着手追索敌踪，而最令他担心的，莫过于兰姐姐的安危。

“雪山魔女”甫自五大门派手中脱出，现在又告吉凶未卜，何况她是有了身孕的人，他如何不急。

他黯然穿林而出，缓缓步上官道。

公羊蕙兰姑娘中了“天毒门”的“哑毒”，口不能言，正在家中等

待他求自巫山“鬼手医圣”的解药。

他声言十日之内必返，如今已过了期限，岂不令家中人急煞。

同时“幽冥夫人”与“天毒尊者”一行，接收“幽冥教”的时日已届，他要报血仇诛元凶，必须如期赶去。

迟了，另生变故，岂不又要大费周章。

他越想越急，越急越没有主意！

忽然——

司徒文心中一动，想到，如果要查出目前兰姐姐的下落，只有重新寻到吴柔柔那妖妇，从她身上必可找出线索。

那妖妇在重伤之下，想必还去之不远。

想到这里，身形募展，又朝前道驰回。

岂知等他奔到适才把吴柔柔击成重伤之地，吴柔柔也失去踪影，只剩下地上殷红的斑斑血迹。

他搜遍了周围五里以内的每一寸土地，竟然毫无踪迹可寻，他失望了，宛如一下子掉在冰窖里，从头直凉到脚心。

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顺着官道驰去。

蓦然——

官道侧方的一株古树枝桠上，一条极为显目的白色布条，在迎风飘荡，他好奇的纵身取下一看。

布条之上，赫然插着几根白色细针。

他认出那白色细针，正是“雪山魔女李玉兰”的独门暗器“雪山神芒”，心中不由一震，暗忖：“这是兰姐姐所留无疑。”

目光转处，他又发现枝身之上，划着一个箭头，显然是以金刚指力新划上去不久，他这一喜，非同小可。

身形疾展顺着箭头所指方向星飞电射般驰去。

沿途，司徒文又发现了数处同样的指示路向的箭头，他想：“兰姐姐江湖阅历丰富，心细如发，同时加上她那一身出类拔萃的功夫，当不致有什么失闪，她既能从容的沿途留下暗记，看来不会有任何凶险的了。”心中不由大定。

这一路疾驰，少说也有百来里地，眼前是一片旷野，只疏疏落落的长了几株枫树，极目望去，这片旷野直沿伸到十里外的山脚，野草萋萋，了无人烟，同时也失去了指标，他不禁踌躇起来，不知该往哪个方向才好。

蓦地里——

一阵鸽铃之声传处，一双银翼信鸽，由头顶划空而过，直朝旷野的靠山脚那一端飞去。

司徒文见这银羽信鸽，来得突兀，心想我何不追踪信鸽而去，也许能有所发现，强如盲撞瞎冲。

心念一决，身形又起，似一缕淡烟般闪掠在一望无际的草浪之上，追踪信鸽方向晃去，竟然比鸽子只快不慢。

行到旷野深处，鼻中忽然嗅到一阵阵的腐尸臭味，心中不由大感诧异，俊目扫处，更是骇然，身形也不由缓了下来。

只见一阵风过，草浪披拂之中，隐约露出一堆堆的森森白骨，和一具具的尸体，不由心生寒意。

这些死尸白骨，从何而来，因何而死？

司徒文身轻如柳絮随风，足尖轻沾草尖，在周围百丈以内，略略作了一番巡视，更令他骇凛莫名。

死尸比比皆是——

一具，

两具，

三具，

四具，

……

百丈之内，竟然积尸三十一具之多。

有的业已腐烂，隐约露出白骨。

有的仅存毛发。

有的像是新死不久，尸身完整无缺。

而尸身均呈紫黑之色，周身了无伤痕，显然是中了剧毒而死。

尸身之旁，却有不少的豺狼尸体，和乌鸦毛羽，想来是这些鸟兽，嚼食死尸之后，也中毒而死。

一阵阵的恶臭，扑鼻而来，中人欲呕。

新旧尸体之中，间离着森森白骨，白骨之上透出丝丝黑痕，想是年日已久。

司徒文屏住呼吸，仔细观察，越看越觉毛骨悚然。

就在他这一耽延之间，那对银羽信鸽，已消失在旷野尽处的山边，他恍如不觉，他被这恐怖的情景吸引住了。

这时，晚霞尽敛，在阵阵归鸦的聒噪声中，夜幕已缓缓垂下，天边，亮起了第一颗小星。

司徒文在苦苦的思索，推究——

这些死尸白骨，究竟从何而来？

这绝对不是江湖仇杀或凶杀，因为死者是在不同的时间中丧命，有的似已经年，而有的却最多不过十日左右。

而且据观察那些未腐的尸体，全身了无伤痕，肌肤发黑，白骨骷髅之上，也透黑痕，显然全是中剧毒而死。

这下毒的人是谁？

何以要对这么多的人下毒手，而且是长时间的？

而这些被毒杀的人，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旷野，

黑夜，

腐尸，

白骨，

加上枭鸣狼嚎，鬼火飞磷。

这情景够阴森，恐怖，凄凉，有如置身鬼域。

司徒文想来想去，兀自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夜色更浓，旷野草原之中，一团团的磷火，闪着碧绿光芒，随着夜风飘荡，忽而聚在一起，忽而又四外散开。

宛若无数的幽魂，在追逐嬉戏。

司徒文虽然绝艺在身，胆识超人，也不由头皮发炸，浑身起栗，心

里一阵阵直冒寒气。

蓦地里——

远处传来一声凄厉刺耳的鬼号，划破了这阴森恐怖的夜空，尾音摇曳，久久不散，传出老远。

使这一片恐怖至极的旷野，更加鬼气森森。

司徒文心想，难道世间真的有鬼不成。

就在鬼号之声消失之后的瞬间，一条黑影，划空而来。

司徒文的目光，何等犀利，虽在暗夜，但视物却不减于白昼，数十丈之外，已看出驰来黑影是一个身着黑衫的人。

忙把身形一矮，藉茂草掩身，心中电转道：“这人影来得蹊跷，多半是与这旷野的白骨腐尸有关。”

思念未已，那条黑影已停身在他伏身的草丛之外不及十丈之地，一看，竟然是一个鹰鼻兔唇的中年人。

眼光忽地触及那中年人黑衫前襟之上所绣的一条活灵活现的白蜈蚣，不由目眦欲裂，杀机陡起。

“杀不尽的‘天毒门’妖孽！”他在心里暗骂了一声。

他正想现身扑去，另一个意念倏然升上脑海：“我何不先看这鬼东西究竟在弄什么鬼，然后再动手不迟！”

于是，又平心静气守伺不动。

只见那中年人双眼开合之间，似乎闪动着一种碧绿色的光焰，在这黑夜荒野鬼气袭人的境地中，倍觉恐怖。

司徒文忽感对方的这种奇异目光，极是眼熟，似乎是在哪里见过，细一回溯，几乎失口而呼！

不错，这是“天魔眼”。

“天魔眼”能使人在对视之中失去神智，幻觉丛生。

在“黄叶山庄”地窟之中，他几乎着了道儿，丧生在血海深仇“天毒尊者”的“天魔眼”下。

当时幸得“雪山魔女”适时赶到，方才险险脱出。

现在——

他又看到这种怪异阴毒的功夫，出现在另一个人身上，而这人也是“天毒门”中人。

那鹰鼻兔唇的中年人，这时竟在草地之上盘膝而坐，闭目行功起来，他更觉惊诧莫名，这究竟捣什么鬼。

约半盏茶的时间之后，那中年人的头顶之上，竟然透出丝丝黑气，如烟雾缭绕般，在头顶上结成了一团黑雾。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功夫，真是闻所未闻？

突地——

那中年人竟然张开口来，微仰着头，只见那些在夜风中飘浮不定的磷磷鬼火，竟然慢慢朝他头顶飘来！

“呼噜！”声中，一团团惨绿鬼火，尽被他徐徐吸入口内。

司徒文看得目瞪口呆，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如此半个时辰之后，周围附近游动的惨绿鬼火，几乎被他吸食殆尽，但他看似意犹未尽，仍然猛吸不休。

久久之后，方才停止。

渐渐，那中年人头顶上的黑气，又复丝丝缕缕的从五官之中，钻回体内，紧闭的双目，也缓缓张了开来。

眼中的碧绿光华，竟然较前尤甚。

司徒文冰雪聪明，见状之下，不由恍然大悟。

“天毒门”人，不惜用毒滥杀无辜，目的是在吸取死人骨髓之内的阴磷，来练“天魔眼”。

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真是人天共愤，百死不足以偿其辜，俊目之中，杀光又复炽烈起来！

此獠不除，是无天理。

此时此地，既然有“天毒门”中人在此练这歹毒阴功，无疑的，这附近必是“天毒门”的一个重要所在。

思念之中，忽然想起“雪山魔女”兰姐姐，行踪尚未判明，自己在“白骨坳”中，大肆摧毁天毒总坛之时，曾经得悉，“天毒门”中高手，差不多已倾巢而出，追随“天毒尊者”去支援“幽冥夫人”接掌“幽冥教”。

如果兰姐姐不幸而在附近碰上“天毒尊者”一行，以她的功力，决难匹敌，心中不由急躁起来！

心想：“我还是先除去眼前这个恶魔，然后去追寻兰姐姐是正经，万一前道林中，夺取‘金吾神剑’和‘幽冥真经’的人，也是“天毒门”人的话，岂不糟糕透顶。”

心念及此，正想现身出手……

蓦然——

破空之声，又告传至。

眨眼之间，纵落一个老者。

司徒文一眼就已看出这纵落的老者，正是在“黄叶山庄”石窟隧道之中，与自己交过手的九老者之一。

不由心中暗笑道：“好极，又多了一个送死的！”

那老者落地之后，急朝那中年人身侧走去，满面惶然之色，显然有什么急事，一面走，口中却已发话道：“启禀坛主，适才接获令主飞鸽传书，本门‘白骨坳’总坛，既已被怪手书生乘虚捣毁，要我等严密防范，守护这‘川东分坛’，令主一俟‘玄阴谷’事了，当率同‘幽冥教’中高手，搜杀怪手书生！”

司徒文一听，怒中带喜，忖道：“听称呼这中年魔头竟然是川东分坛的坛主，想不到误打误撞的闯到了‘天毒门’川东分坛所在之地，我不杀你个鸡犬不留，闹你个冰消瓦解，也难出我心中这一口恶气。”

那被称为分坛主的中年人冷冷的道：“这值不得大惊小怪的，怪手书生不来便罢，如果他敢闯来，任他三头六臂，我桌面狼邓通不叫他尸横分坛才怪！”

那老者又道：“本坛派出去追踪‘砚山三凶’的四位堂主，三位已经返坛，吴坛主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传来行踪不明！”

“什么？吴坛主下落不明？”

“是的，据三位堂主说，‘鬼爪追魂孙道玄’不知如何得讯，也出手劫夺，力毙‘砚山三凶’！”

“后来呢？”

“鬼爪追魂，被矮阎罗米桂斩断手腕！”

“经剑可曾追回。”

“当时恰巧发觉怪手书生和雪山魔女，也隐身近旁，四位堂主计议之下，由厉堂主出手夺剑，吴堂主负责引开怪手书生，目前‘金吾剑’已经夺回，‘幽冥真经’下落不明，对方雪山魔女追踪前来本坛，现在由厉堂主等对付中，请坛主立即回转分坛！”

桌面狼邓通闻言一跃而起，大声道：“何物雪山魔女，竟敢到我川东分坛撒野，那贱婢既然和怪手书生那小子一路，说不得只有将她毁了！”

桌面狼邓通话音甫落，身侧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两人疾旋身作势，但又不见人影。

桌面狼邓通阴恻恻的发话道：“是人的话，就现身出来，装神弄鬼，算哪门子英雄！”

但，那发冷笑声的人，却未现踪。

不由又道：“有种的让我邓某人见识一下，藏头露尾的……”

又是一声冷笑，却发自二人身后。

二人不由心生寒意，被人欺近身后而未觉，则对方的功力，可想而知已到了惊人的地步。

飞身前移五尺，然后电疾转身。

面前，八尺之外，站定了一个儒生装束的少年。

那老者首先脱口惊呼一声：“怪手书生！”

桌面狼邓通一听，来者竟然是名震武林的小煞星“怪手书生司徒文”，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司徒文眼露煞光，不住口的连连冷笑。

方才他从对方的一问一答的对话中，知道“金吾剑”已重新落入天毒门人手中，兰姐姐正在分坛之内与人动手，“幽冥真经”又告下落不明，那施行调虎离山之计，引诱自己离开的妖媚妇人吴柔柔，竟然是川东分坛的一个堂主。

桌面狼自恃练有歹毒的阴功“天魔眼”，虽然只有七成火候，但用以克敌，已可勉强应用。

当下一言不发，两目中碧光闪闪，直盯着司徒文，在这暗夜之中，那绿光分外显得唬人。

司徒文有前车之鉴，成竹在胸，同时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功力更强，定力也更坚。

所谓“魔由心生”，只要你把持得定，魔由何侵。

桌面狼邓通见对方在自己全力施为的“天魔眼”之下，久久毫无动静，不由胆怯起来，脸色顿寒。

看来对方的功力，业已到了心神归一，邪魔不侵的地步。

司徒文不屑已极的道：“邓通，你别自恃练有歹毒的‘天魔眼’，在小爷面前，那可是不值一道，你用不着枉费心力了！”

桌面狼邓通听对方一语就能道出自己所练的阴功来历，不由心摇胆颤，但他身为分坛主，当然也有几分门道，脸色一变之后，嘿嘿一声狞笑道：“小子，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这茅草！”

司徒文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今晚小爷首先要替茅草坪中，这些

枉死的白骨腐尸讨还公道，而且要挑掉你的‘川东分坛’为江湖除害。”

这话说得正气凛然，同时也狂傲到极点。

另外那传讯而来的老者，早就见识过司徒文的身手，这时半声不吭的伫立一旁，心中在转着回分坛报讯的念头。

桌面狼邓通杰一阵怪笑道：“好狂妄的小子，本门总坛重地，被你乘虚捣毁，又复血洗我云岭分坛，今天不把你挫骨扬灰，你只道天毒门无人了！”

说完，眼中绿光一转，“呼！”的劈出一掌。

司徒文冷哂一声，右掌迎着袭来掌风一挥，一股强劲无伦的劲气，已随这一挥之势暴卷而出。

“噗！”真气相接，发出一声巨响，劲风飒然中，司徒文马步微晃，而桌面狼则退了一大步。

一旁呆立的老者，心头一转念道：“看来分坛主决非怪手书生之敌，若不先行赶回分坛预为布置，后果不堪设想，何况坛中还有一个雪山魔女在与各堂主杀得难解难分……”

心念所及，扭头就向暗影中驰去。

司徒文心念电转，兰姐姐尚在川东分坛之内，虽说功力深厚，但天毒门若用毒攻，她可得束手待毙，目前最好是解决了桌面狼这魔头，然后追蹊那老者之后，必可直抵分坛所在，否则自己去寻找又要花费时间。

心念既决面上杀机陡炽，喝道：“桌面狼，小爷要超度你了！”

最后一个字出口，已快逾电击的连攻出八掌之多。

这八掌是司徒文蓄意施为，掌掌俱可开碑裂石，而且攻出的角度方位，诡异已极，奇奥绝伦。

桌面狼顿时被迫得手忙脚乱，欲架无从，连退了一丈之多，才险极的脱出掌影之外，不由亡魂皆冒。

对方的这一轮疾攻竟然诡异迅捷得使他分辨不出招式方位。

桌面狼在天毒门中，功力还高过蛇魔崔震等众高手，可以说是冠盖齐辈，但竟然抵不住司徒文的一轮快攻。

由此可见司徒文的功力，已到了如何骇人之境。

但他仍然也有弥足称道的地方，当司徒文疾攻方过，他略加喘息，飘身闪进，同样回敬了八掌。

双方乍合倏分，一分又合，各出绝招，互不相让，眨眼之间，已交换了十招之多，震耳劲风，像是要撕裂夜空。

司徒文意在速战速决，招招具是致命之着。

桌面狼意存拚命，也是怪招迭出，险招连遇。

双方又极快的交换了五招，桌面狼越打越感心寒。

司徒文陡然电闪般飘退三步，厉喝道：“桌面狼，这一招如不取你狗命，我怪手书生从此洗手退出江湖！”

口里说，势却不停，只见他双掌连圈疾划，“玄天掌法”中最凌厉的一招‘旋乾转坤’已然施出。

桌面狼募感一道极其怪异凌厉劲风，挟如山之威，暴卷狂扑而来，强猛得简直无可言喻。

海样深沉的劲气涡流之中，却幻出万千掌影，密不留隙。

自己的一个身形，竟然随着对方的劲气转动，两掌根本就递不出去，

不由胆裂魂飞，正想涌身而退。

但——来不及了！

“玄天掌法”盖古凌今，尤其在司徒文手中施展出来，放眼江湖，接得下这一招的，恐怕是凤毛麟角。

凭枭面狼的身手，焉能躲闪得脱。

只觉一阵剧痛攻心，两眼发黑，身上已在同一时间之内，被击中了七掌之多，登时内腑尽靡。

极口发出一声凄厉惨嚎，鲜血狂喷如泉，登时气绝。

前道正在奔行的老者，蓦闻身后传来一声极尽凄厉的惨号，心知川东分坛主枭面狼已遭毒手，不由心碎胆裂。

司徒文喘了一口大气之后，身形一展，恍若幽灵现身，鬼魅显迹，一晃，消失在茫茫暗夜之中。

天毒门川东分坛——

设在“茅草坪”西端尽头处的“云雾谷”谷口。

是“天毒门”最早设立的一个分坛，较之“云岭分坛”更具规模，仅次于总坛，是“天毒门”精英所聚之地。

这时——

分坛内第一进大院之中，灯明如昼，一个白衣女子被八名高手环攻，剑芒闪烁，掌风呼轰。

院内四周，分立了不下二百人之多的“天毒门”徒众。

院子正首的廊檐之下，站着—一个形貌狰狞的虬髯老者，手中捧着一柄黄光闪闪的长剑，面现得色。

那白衣女子以一对八，赤手空拳，早已鬓边见汗，娇喘吁吁，发散钗斜，已逐渐落在下风。

“雪山魔女，你趁早束手受缚，凭你这一分绝世姿容，本门令主必然另眼相看，说不定，嘿嘿！……”正在交手的八人之中，一个面形阴鸷的中年人道。

“呸！杀不尽的魔崽子。”

雪山魔女粉脸气得煞白，呸了一声之后，又闪电般突攻数掌，但已是强弩之末，已失去了凌厉气势。

“李姑娘，你何必为那十指不全的臭小子卖命，你死了可不值得，那小鬼迟早是本门的掌中物！”

“哈哈！美人儿，你万一不幸，玉殒香消，多少人将要为你心碎，连我客鹰东方青在内，哈哈……”

四周响起一阵轻薄的哄笑声。

雪山魔女一阵急怒攻心，强聚残存真气，诡奇无匹的攻击九掌，一声闷哼过处，立有一人抚胸而退。

但随即又有一个壮汉飘身而上，仍然是以八对一。

他们的存心，是要活活累倒雪山魔女，生擒活捉。

“雪山魔女”虽然早经司徒文乘疗伤之便为她打通了任督二脉，说起来，内力当不虞匮乏，但在八个一等一的高手长时间的轮替合击之下，人，总是血肉之躯，内力也有匮乏的时候，这时，她已成了强弩之末，只是一股好强的天性，和另外一个意念在支持着她。她相信司徒文会寻踪而来！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她更加不济了，招式散乱得不成章法，连招架都显得有些心余力拙。

如果她这时要退身的话，仍然可以做到，但她不屑出此，“雪山魔女”四个字，在江湖上仍然是相当震惊人的。

八个“天毒门”高手，更加强了攻势。

情势岌岌可危，眼看不出盏茶时间，她就得脱力倒地。

“哧！”她的衣襟，已被划开了一条半尺长的口子，露出了粉红色的胸衣，四周又是一阵哗然。

她恨得几乎把牙齿咬碎，她开始感到失望了，司徒文始终未曾现身，而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之境。

她真不敢想象她力竭被擒的后果。

她目眦欲裂，怒哼了一声，又竭尽余力的攻出六掌。

闷哼声中，又有两个高手负伤而退，但很快的又有两人填补上来，她强忍住上涌的逆血，奋力迎战。

暮在此刻——

一个浑身浴血的老者，踉跄奔入院中，口中只说了一个“怪……”字，便已气绝身死。

变生意外，使所有分坛内的徒众，同时一震。

一看，那老者左右肩胛，各被洞穿了一孔，是被至高的内家指功所伤，显然是受伤之后，流血过多而死。

这老者正是前往“茅草坪”向分坛主臬面狼邓通传警的内堂堂主，却不知是被何人所伤，而分坛主也影踪俱无。

他们却不知分坛主此刻已命丧“茅草坪”中了。

就在众人骇凛莫名之际，惨号之声突然而起。

众人只感眼前一花，院中已站定了一个丰神明逸的青衫书生，手中持了一柄黄光灿灿的长剑，眉目之间，煞气横溢。

而适才在檐廊之下，手捧“金吾剑”的虬髯老者，已然横尸就地，剑已到了那青衫书生的手中。

“怪手书生！”有人惊叫出声。

全院二百多人，一个个木然呆立，面现惶恐之色。

雪山魔女乍见司徒文现身，精神陡长，一连三招，迫得八人一阵手忙脚乱，各向后退了一步。

她高叫了一声：“文弟！”

司徒文一见“雪山魔女”狼狈之相，满腹怜爱之情，顿化成无边杀气，金芒闪处，惨号立起，血雨飞溅。

只这一出手，圈攻雪山魔女的八人中，已有四人倒地。

其余四人骇然而退，这是什么武功，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一举手而毙四个高手，简直是匪夷所思。

众人这时方才从惊怖之中回过味来，呐喊声中，已蜂拥般围攻上来，其中自然有不少是一流好手。

司徒文新仇旧恨齐涌心头，杀机如火如荼，急把手中剑递与雪山魔女，一抖手，铁笛出现。

“兰姐！杀！”

这简短的三个字，揭开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杀劫。

一溜乌光倏地破空而起，传出一阵阵摧心裂肝的怪啸。

金芒闪处，“金吾神剑”划空疾晃。

刹那之间，惨号之声四起，血雨飞洒，残肢断体，横飞直射，一黑一黄两道光芒，回飞缭绕，当者披靡。

“坎离铁笛”无坚不摧。

“金吾神剑”削铁如朽。

这一双名震武林的煞星，已横下心来，下手绝不容情。

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惨剧，愈演愈烈。

“川东分坛”一片鬼哭神号。

有那见机得早的徒众，已亡命般逃离现场。

乌光倏敛——

金芒乍歇——

院中，血流成渠，尸体如丘，令人不忍卒睹。

远处——

传来数声泉鸣，像是在哀悼这些惨死幽魂。

司徒文与雪山魔女，相视一笑……

“兰姐！这柄‘金吾神剑’算是我的礼物！”

“文弟！这……这……”

“兰姐，你现在正好没有趁手的兵刃可用，这算是天赐之缘，你就收下吧！古人说：‘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但兰姐却是巾帼不让须眉，我就来个名剑赠美人吧！”

说罢爽朗的一笑！

雪山魔女抿嘴一笑道：“文弟现在可变得油嘴滑舌了！”口里说，芳心里却是甜蜜无比。

司徒文打了一个哈哈道：“名剑美人，相得益彰！”

“文弟！我能当得起美人两字吗？”

“兰姐冰肌玉骨，丽质天生，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如果算不得美人，那美人这个名词，可以弃置不用了！”

雪山魔女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司徒文以为她生气了，忙一揖到地，嬉皮笑脸的道：“适才多有言语得罪，小生这厢有礼了！”

雪山魔女不禁回眸“噗哧！”笑出声来。

这一笑，宛如春花怒放，真有“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之慨。

司徒文不觉心里一荡，情不自禁的上前两步，一手扶着兰姐姐的香肩，另一只手却探到小腹之上，轻声道：“兰姐！你肚子里真的有了……”

雪山魔女粉脸羞得通红，闪开一旁，嗔道：“文弟！你真坏……”

司徒文忽地想起一事，忙正色道：“兰姐！那‘幽冥真经’呢？”

雪山魔女面上忽现骇凛之色，道：“幽冥真经，得而复失，被‘死亡谷’中人强抢而去！”

“死亡谷”——他在江湖上还不曾听到过这恐怖的名称。

司徒文俊面倏寒，惊诧的道：

“兰姐何由得知对方是死亡谷中人？”

“从对方的武功上判出！”

“武功招式？……”

“出手的人，戴黑布头罩，只露两眼，周身上下，全是黑布包裹，这是特征之一，一出手就施出‘死亡谷’不传的秘技‘冤魂附体’、‘鬼爪摄物’，我由此而确定对方是属于‘死亡谷’中人，当时我因为一意在追踪天毒门人，想夺回‘金吾剑’，所以不遑追踪对方！”

司徒文不禁暗赞兰姐姐江湖见闻广博如斯。

又道：“这死亡谷究竟是什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雪山魔女道：“据江湖中老一辈的人物传言，‘死亡谷’住在川陕交界之处大巴山中，武功自成一派，极少露面江湖，谷内一片黄沙，鹅毛不浮，历来凡是进入‘死亡谷’的江湖人物，无一生还，详情究竟如何，我也不甚了了，仅知道它是一个极端神秘而恐怖的所在。”

司徒文沉吟半晌之后，豪气万丈的道：“等玄阴谷事了，我必一探这死亡之谷。”

雪山魔女盈盈一笑道：“届时我这不成材的姐姐，当陪你一行。”

司徒文跟着一笑之后，面上忽现焦急之色，道：“现在‘幽冥夫人’接掌‘幽冥教’的时期已届，‘天毒尊者’也必与那女魔一道，是我报复血仇，手刃元凶的大好时机，岂可错过，同时，蕙兰妹妹中了‘天毒门’的‘哑毒’，口不能言，在立等我求得解药！”

雪山魔女情深款款的道：“一切行止，以文弟的意见为准！”

司徒文道：“时间刻不容缓，我们得立刻离此上道，顺路先把解药送回家中，然后直趋天南‘玄阴谷’寻仇诛凶！”

“如此，我们走吧！”

“好！”

好字方落，一青一白两条身影，破空而起，接连两闪，已消失在黑暗沉沉的夜幕之中。

就在他两人身形消失的刹那，另外两条黑影，也跟踪现身扑出，转眼之间，也消失在同一的方向。

当夜幕渐收，晓色初露的时候，司徒文和雪山魔女两人，已奔离“川东分坛”百里之外。

正在飞驰之中，司徒文忽地道：“兰姐！你累吗？当日出又落的时候，我们就可抵家了！”

奇怪，竟然没有应声！

司徒文侧头一看，果然失去了雪山魔女的身影，心中不由一愣，忖道：“虽然‘天马行空’轻功身法，凌今盖古，但我只施展出八成，以兰姐姐的功力而论，决不至于落后，莫非又发生什么意外不成？”

不会呀！凭司徒文此刻的功力，已到了十丈之内，蚊声如雷的地步，但他竟然丝毫也觉察不出任何征兆。身形也不由的停了下来！

回身展望来路，穷极目力，仍然看不到雪山魔女的身影，心中不由着急起来，这真是怪事！

心念一转，又往来路驰回。

方自展开身形，驰行不及百丈。

突然——

一阵喝斥的声音，随着晓风，清晰的送入耳鼓，其中杂有女子的娇喝声，司徒文一听，心中大急。

据声音来路的判断，可能发自半里外的一座小丛林中。

立把功力运到十成，捷逾电闪的向那丛林射去。

半里之隔，不过转眼之间就到。

林中，传来密如连珠的掌风互击的“噗！噗！”声，显然林中有人交手，而且打得激烈非凡。

司徒文停身林顶树梢一看——

林中一片不及十丈的空地上，一黑一白两条身影，正在兔起鹘落的拚斗不休，掌风呼轰，激得枯枝败叶漫空飞舞。

看起来，那白影的功力，要超出黑影两筹以上，但那黑色身影，却仗着奇诡绝伦的招式，和鬼魅般的身法，一味的避实就虚，闪掠旋舞不已，身法之奇，连一代奇材的怪手书生司徒文也为之暗暗点头不已。

那白色人影，赫然正是雪山魔女李玉兰，而那黑影却是头到脚的一律黑色，无从分辨面目。

司徒文越看越奇，那黑衣人鬼谲的身法，比起自己的“烟云飘渺步”看来并不逊色多少。

他正想飞身纵落。

忽然——

另外一条黑影，却从另一侧一鹤冲天而起，直越林梢，晓色迷蒙中，可以看出那黑影手中一样金光闪闪的东西。

司徒文心中大震，暗叫一声：“金吾剑。”

身形也自电射而起，在空中妙曼轻灵的划了一道半弧，如天际长虹般，掠过那黑影的头顶。

那黑影似乎不虞有此，身形陡然一窒，就在这一窒的电光石火之间，司徒文已凌空变势，身形倒转，拍出一掌。

劲风呼啸中，那黑影略微一触树梢，身形横飘一丈，避过这一掌，真气一浊，又落回林中。

身法之奇，应变之速，也着实惊人！

司徒文也同时飞身射落，与那黑影当面而立。

两条身影，竟然不差分毫的同时着地。

司徒文后起而与对方同时落地，这就显出了他的功力。

一看面对的黑色人影，赫然也是由头到脚都用黑布包裹的怪人，心中不由一动，脱口道：“你敢是‘死亡谷’中人？”

“嘿嘿！不错！”

正在这时，又有一黑一白两条人影飞落。

正是在林中拚斗的雪山魔女和那黑衣人。

雪山魔女乍见司徒文之面，急道：“文弟，这两个正是‘死亡谷’中人，那金……”

话未说完，已捷逾电闪的向那与司徒文对立的黑衣人手中所持的“金吾剑”抓去，这一抓可算狠捷兼备。

不料她快，那黑衣人更快，身形一闪而杳，雪山魔女这快狠稳准的一抓，竟告落，空正待……

司徒文高叫一声道：“兰姐！你且退下，让我来见识一下‘死亡谷’的身法！”

话未说完，身形已电疾欺去，绕着那持剑黑衣人疾转，两转之后，

已不见人影，只见一缕淡烟在不停的飘忽缭绕。

那黑衣人也自展开身法，捷逾鬼魅飘身般的闪晃不休。

这时，天光已然大亮，林中也开朗起来！

只见一条黑影，穿插游走在一抹淡烟之中，这种奇绝武林身法的互相较量，令人拍案叫绝！

旁立的黑衣人，不禁“咦！”了一声。

就在这一声惊咦之中，只听得一声朗喝：“拿来！”

人影乍停！

两个黑衣人木立当地，做声不得，可能他俩是第一次见识到，比“死亡谷”身法更为奇妙的身法。

那柄“金吾剑”已安稳地到了司徒文的手中。

司徒文淡淡的一笑之后，一抖手，把剑又扔回雪山魔女的手中，雪山魔女赧然的接下。

司徒文剑眉一扬，俊目陡射精光，不屑的向两个黑衣人道：“我看两位干脆点把‘幽冥真经’也交出来吧！”

黑衣人中之一道：“幽冥真经本人连过目都不曾！”

司徒文面色倏寒道：“难道还要在下出手？”

另一个黑衣人嘿嘿一笑道：“信不信由你，‘幽冥真经’已为另一位同门携回死亡谷中，你有种的话，可以随时来取！”

司徒文哈哈一笑道：“好极！好极！在下一月之内，准来造访，顺便见识一下‘死亡之谷’，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嘿嘿，了得起了不起，届时自知，现在用不着狂吹大气，谅你怪手书生也不过是使‘死亡谷’多添一名怨鬼而已。”

司徒文冷哼一声道：“未见得！”

两个黑衣人互望一眼之后，其中一人道：“勿忘一月之约，‘死亡谷’中再见！”

说完，身形一转，正待……

司徒文语冷如冰的道：“两位敢是见不得人！”

话才出口，两手蓦出，疾雷闪电般朝两个黑衣人的罩头蒙脸的黑巾抓去，这一着大出黑衣人意料之外。

“哧！哧！”两声，夹着两声惊呼，黑衣人的头巾竟被司徒文各撕下一半来，一看，不由心中骇然。

这两个蒙面黑衣人，赫然是两个面目佼好的少女。

雪山魔女也不由惊咦出声！

两个黑衣人面巾被揭，脸上忽现惨厉之色。

司徒文决料不到，这两个身手不弱的“死亡谷”中人，竟会是两个姿容美好的少女，一时也愣住了。

两个黑衣少女花容失色，厉声道：“怪手书生，姑娘做鬼也决不会放过你！”

两道黑影闪处，已飞纵越林而去。

司徒文更是惊愕不已，黑衣女子在面巾被揭之后，何以会说出这等话来，他百思不得其解。

心中又想到：“死亡谷中人，平时既然极少涉足江湖，何以现在忽然会出现三人之多，既先夺‘幽冥真经’，又复谋‘金吾神剑’，看样子

子纯是为了经剑而来，以这两个黑衣女子的身手来判断，这死亡谷主，决非等闲之辈，好在既有一月之约，到时候一切自知，多想无益。”

转头向雪山魔女道：“兰姐！我们走！”

雪山魔女也被这奇事惊呆了，闻言如大梦方醒般，“哦！”了一声，对着心上人轻轻一笑。

两人一路疾驰，日落时分，已抵地头。

司徒文喜滋滋的指着百丈之外，一片参天古柏中隐现的屋宇道：“兰姐，那就是我的家！”

说到这“家”字，声音突然凄哽起来，六年前一家惨遭杀害的血淋淋的一幕，又清晰的重映心头。

他想起慈爱的父亲，和那些熟悉的家人。

他也连带想起与父亲并称中原双奇的慕容刚伯父、和美惠而贤淑的婉姐姐——霓裳仙子慕容婉。

但——

他们——似乎都离他而远去了，永远的去，是那么的遥远，他们已到了另外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中。

想着，想着，两粒豆大的眼泪滚下了面颊。

雪山魔女却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境地中。

她——不但与司徒文结了合体之缘，而且有了身孕。

她将是司徒门中的媳妇，那司徒文的妈妈，不正是她的未来婆母吗！不由红生双颊，自顾自的害起羞来。

司徒文忽地想起，公羊蕙兰姑娘与自己名分已定的事，还不曾向雪山魔女说过，不由停住身形，俊面一红，道：“兰姐！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能原谅我吗？”

雪山魔女不由一怔神，诧异的道：“什么事？”

司徒文期期艾艾的半晌，方才把自己与公羊蕙兰姑娘，秉承无极老人公羊明的遗命，业已订定终身的事说了出来。

雪山魔女乍听之下，不由一阵黯然。

但她本是巾帼奇英，通达事理，虽然爱是自私的，但也得揆情度理，半晌之后，爽朗的一笑道：“文弟！只要我们相待以诚，我不计较什么名份！”

司徒文无限感激的一笑道：“兰姐你样样都有超人的地方，处处显得不平凡！”

雪山魔女故意娇嗔道：“谁稀罕你的高帽子。反正你艳福不浅就是！”

两人谈谈笑笑，转眼已到庄门。

一看之下，不由亡魂皆冒。

庄门前，直挺挺的躺了三个庄丁模样的人，一探之下，却是被人点了穴道，忙伸指解开，连问话都等不及，飞身就往内闯，庄内一路又发现不少穴道被制的，都一一解开，一颗心几乎跳出腔子来。

雪山魔女也惶然的紧跟而进。

突然——

第二重院落之中，传出一阵狂妄的杰杰怪笑声。

两人疾步抢进——

只听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老偷儿，识相的话，趁早抖手一走，

否则嘿！你将作为司徒小鬼一家的陪葬人！”

“天毒尊者，你这种赶尽杀绝的行为，报应只在眼前，不信你就等着瞧！”是千手神偷章空妙的声音。

院落之中——

一个青衣蒙面人，与千手神偷章空妙，对峙而立。

四周，黑衣绣白蜈蚣的“天毒门”高手，成环状而立，不下四十人之众，个个面现得意。

地上，躺着一个中年妇人和两个少女，目眦欲裂的瞪视着天毒门徒众，但口不能开，身不能动。

司徒文与雪山魔女掩进中门，竟无一人发觉。

司徒文首先看到母、姐等人均皆无恙，仅是穴道被制，心已定了一半，窃喜回来得正是时候，若迟半刻，后果不堪设想。

他决想不到“天毒尊者”竟敢寻上门来，他正打算赶往“玄阳谷”，看来，自己已迟了一步，“幽冥夫人”必已接掌了“幽冥教”，不然天毒门人不会在此现身。

“天毒尊者”依然是青衣蒙面，到现在为止，江湖上还没有人看到过他的真正面目。

这时，“天毒尊者”又是阴恻恻的一笑道：“老偷儿，念在你成名多年，本尊者网开一面，你若真不分好歹，那只有成全你的心愿了！”

千手神偷雪白如银的须发，一阵掀动，道：“哈哈哈哈哈！我章空妙老而不死，活了这么大一把岁数，还没有人敢夸言要成全我，你堂堂天毒掌门令主，既然开口要成全我，我老偷儿岂能不识好歹，不过你既残杀中原双奇两家数十口于先，而今竟连寡妻弱女也不放过，这种赶尽杀绝的行为，人容天也不容！”

“老偷儿，任你舌泛莲花，也是枉然！”

“天毒尊者”右手微抬，道：“带人！”

立时有六个徒众应声而出，向地上业已被制的司徒夫人母女和公羊蕙兰身前欺去。

千手神偷目红似火，大吼一声，方待纵身扑去。

“天毒尊者”双掌交错，劈出一股幽幽劲风，把千手神偷将起的身形，迫得倒退了三步。

六个天毒门高手，已经欺到地上人的身前，俯身正待……

地上的司徒夫人等，空自目眦欲裂，但却毫无反抗的能力。

蓦在此刻——

场中突然响起数声惨嚎，众人惊悸的举眼望去，只见那六个奉命带人的高手，双手掩面疾退，指缝之间，鲜血涔涔渗出。

不由齐齐机警的用目光向四下一扫。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白影闪处，一个白衣丽人已亭亭玉立场中，手中倒持着一口金光闪烁的长剑，粉面带煞，怒视众人。

“雪山魔女！”天毒门一众高手，骇然惊呼出声。

这女煞星的名头，在江湖中确是响亮之极。

刚才那六名高手，就是伤在她“雪山神芒”之下。

“天毒尊者”乍见自己甘冒武林的大不韪，造下弥天杀劫，谋到的“金吾剑”，竟然持在“雪山魔女”手中，心中不由剧震，“金吾剑”

既失，想来那“幽冥教”传代之宝“幽冥真经”也定是不保了。

“雪山魔女”与怪手书生大破“天毒门川东分坛”的消息，众人尚未获悉，都惊诧于她何以突然现身。

千手神偷仅知这一代妖姬自与小兄弟司徒文因故绝裂以后，大开杀戒，被五大门派联手擒回峨眉，以后的事，他也不知，此刻心中也是存疑莫释惊奇不已。

“天毒尊者”眼看着那柄“金吾剑”，全身激动得簌簌而抖，蒙面青巾的两孔中，射出骇人至极的碧光，一步一步向“雪山魔女”欺去……

突然——

眼前青影一晃，他本能的停下脚步。

一个儒衫飘飘的年轻书生，已毫无声息的飘落场中。

“天毒尊者”一看来人，不禁目眦欲裂，口中发出一长串凄厉的长笑，笑声中充满了怨毒悲愤。

现身的，不问可知，正是那怪手书生司徒文。

天毒门中一众高手，脸上立时现出一重惊恐而又带仇恨的复杂神色。

千手神偷高兴得老泪纵横，激动的叫了一声：“小兄弟！”

司徒文先不理睬“天毒尊者”，转头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烦你先把家母等人送到厅中！”

千手神偷点头，闪身跃去。

天毒门一众高手，怒哼声中，立时有十几人拔剑涌身而出，意欲阻止千手神偷救人。

“雪山魔女”手中金吾剑一晃，娇喝道：“与我退下！”

声落人出“金吾剑”幻起万点金星，向涌出的那十几个天毒门剑手飞洒过去，“呛啷！”声中，立有五枝长剑被削折。

这一手，惊得众高手不由一呆，暴退五步。

千手神偷已飞快的解了司徒夫人等三人的穴道，一路退回厅中，众高手一呆之后，又复涌身而进。

“雪山魔女”金剑一领，横阻厅门之前。

眼看一场血战，就要展开。

那边——

司徒文面对血海仇人“天毒尊者”脸上杀机云涌，一双俊目睁得滚圆，几乎要滴出血来！

“天毒尊者”撮口轻轻一啸，止住了手下人，他知道只要能先解决了怪手书生，其余的根本不成问题。

厅前剑拔弩张的气氛，暂告缓和了下来。

司徒文忽地回头向大厅方向道：“老哥哥，兰姐！这报血仇诛顽凶的事，恕小弟直言，盼勿插手，只请注意家母等的安全即可！”

“天毒尊者”阴恻恻的道：“小鬼！你乘虚毁我天毒总坛，又复血洗我云岭分坛，若不把你挫骨扬灰，难消我心中之恨！”

司徒文闷哼一声道：“老魔，告诉你，川东分坛小爷也一并光顾了！”

川东分坛，是天毒门精华所聚之地，自“白骨坳”总坛被毁之后，“天毒尊者”暗中已决定先假川东分坛为发号施令之地，徐图恢复，如若又被对方挑去，定必使“天毒门”成了江湖中的孤魂野鬼，连立足之

地都没有。

“天毒尊者”闻言之下，险些气煞，咬牙道：“小狗，此话当真。”

“是真是假，你死后定可与桌面狼邓通等见面，一问便知！”

“天毒尊者”登时气结，连话都说不出来。

司徒文又道：“老魔，那女魔赵冰心，怎不与你一道，也省得小爷多费一番手脚，如今只有请你先走一步了！”

“天毒尊者”急怒攻心，想不到当年一着之失，留下了这条祸根，眼看“天毒门”数十年基业，将毁于一旦。

咬牙一声冷哼之后，眼中碧芒顿炽，一瞬不瞬的紧紧盯住对方双眼，他已全力施出了“天魔眼”邪功。

司徒文乍睹之下，心神不由一荡，暗道一声：“好厉害，看来这老魔的‘天魔眼’功，比之昔日又精进了不少。”

这种“天魔眼”邪功，如果遇到功力不及自己，或是不明究里的对手，非被夺去心志不可，心志被夺，幻象应念而生，形如痴呆，最后只有听任宰割。

司徒文奇缘迭遇，天赋异秉，已具有百年以上的修为功力，其定力已非常人可比，何况早已成竹在胸。

当下凝神一志，心念归一，俊目中神光湛湛，如两道冷电利剪，逼射而出，与“天毒尊者”互视而不稍瞬。

场中顿时静得落针可闻，都在欣赏这一幕别开生面的定力决斗，表面上平淡无奇，但却是险恶之极。

只要被“天魔眼”所罩的对方，稍一疏神，后果不堪设想。

半盏茶的时间过去了，“天毒尊者”已把“天魔眼功”施展到极限，但对方仍如未觉，双目神光反而更炽。

“天毒尊者”，心中寒气顿冒。

对方的定力，完全出于他想象之外，简直是骇人听闻。

千手神偷以一甲子以上的修为，尚不敢与对方正眼互视，适才司徒夫人等就是在“天魔眼”下被制。

“雪山魔女”等众人，都不由替司徒文捏了一把汗。

“天毒尊者”黔驴技穷，恶念陡起。

只见他身上衣袍，无风自鼓，散发出阵阵香气。

司徒文见对方情状有异，心中才一凛，忽觉一股异香触鼻而来，呼吸之间，已吸入不少香气，顿成头晕目眩，忙不迭的闭住一口真气，遽然施出“搜穴清脉功”，把吸入的毒气排出体外，眨眼之间，便已回复如初。

一方面是他曾巧服过整株连根带叶的“九品兰宝”，体内已自然蕴蓄了一种抗毒的力量，同时“玄天秘录”中所载的“搜穴清脉功”神妙无方，所以才能数度中剧毒而夷然无损。

“天毒尊者”见自己以内力鼓动衣袍，散发出去的天下室毒“闻香断魂”，竟然奈何不了对方心中大感骇然，难道对方小小年纪就已达到了金刚不坏之身的境地不成。

司徒文疾首亲仇，早已不耐，大喝一声：

“魔头，小爷今天要你骨化飞灰肉化泥！”

随着这一喝之势，凌厉无前的一连拍出三掌。

这三掌，挟无比的怨毒而发，有如怒海翻波，钱塘潮涌，激起整个院落，尽是劲气涡流。

“天毒尊者”微哼一声，身形闪晃中，也回攻了三掌。

三掌之后，双方乍分又合。

转眼之间，掌指齐飞，劲风呼啸，双方各出全力，奋身抢攻，招招指向致命要穴，出手俱是杀着。

一方是志切亲仇，一方是积怨填膺。

这一场龙争虎斗，看得一旁众人胆颤心摇不已。

转眼之间，已斗了五十招，毕竟是司徒文棋高一着，“天毒尊者”已渐落下风，看来最多支持不出百招。

又是三十招过去——

蓦然——

“天毒尊者”涌身暴退五尺。

司徒文心知对方必有厉害杀着施出，但他存心要让对方展尽所能之后，让他死个安心瞑目，所以并未跟踪进击。

不屑已极的道：“老魔，你有什么能为，尽量施为，以免死不瞑目！”

“天毒尊者”半声不吭，两掌缓缓上提，提到平胸之时，顿呈墨黑之色，冒出丝丝腥臭之味。

“天毒法掌！”

司徒文在心里暗叫了一声，当下也不敢太过托大，立即功集双掌，把“玄天神功”，提到了十成蓄劲而待。

一声冷哼过处，“天毒尊者”两只乌黑的手掌，已告平胸缓缓推出，如山的潜劲暗流之中，挟着浓烈的腥味！

“天毒法掌”，是“天毒门”传派秘学，常人只消掌风触及皮肤，就得魂游墟墓，其毒可想而知！

厅内诸人，除了千手神偷和雪山魔女，知道这掌法的毒辣无匹，而感焦急外，其余的却是懵然未觉。

司徒文的双掌，也在此时，猛然劈出。

他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功力又陡增了几乎一倍，这运集十成功劲的一掌，其势足可扫平一座土丘。

放眼武林，能接得下这一掌的，恐怕是少之又少。

一明一暗的两股劲流相接——

“轰！”然巨响之中，司徒文稳立如山，而“天毒尊者”却连退了七八步之遥，身形摇摇欲倒，强忍住不使闷哼出声，但那蒙面的青巾，已被鲜血濡湿了一片。

一记暗劲如山的毒掌，竟被震得反窜而回。

四周天毒门中高手，不由同声哗然惊叫。

司徒文，双掌挥出之后，身形如电，右手两指如钩，跟踪而进，就向对方的蒙面青巾抓去。

“天毒尊者”被对方一掌震退，已然受伤不轻，这时身形尚未立稳，一道青影，又告袭来，总算他功力不弱，急切中横移五尺。

饶他闪身再快，仍逃不出司徒文如电的双钩。

“嗤！”的一声，夹着一声惊呼！

“天毒尊者”的蒙面青巾，竟告抓落，数十年来，江湖中从未出现

过的庐山真面，倏呈眼前。

竟然一个面如妇女的白皙无髭中年，左颊之上，有一块铜钱大的青色圆斑，这时白皙之中，已透出死灰之色。

司徒文哈哈一笑，飞身再扑！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天毒门四十余高手，一阵呐喊，剑掌齐施，旋风也似的一拥而上。

这四十多人，都是“天毒门”一时上上之选的好手，在四十多人联手的情况之下，那分气势，确实不可轻视。

无数股劲风，汇成一道汹涌巨流，卷向司徒文。

司徒文掠起的身形，竟被震得落回原地。

在急怒攻心之下，左手拍出一掌，右手两指一曲一伸，两缕白气蒙蒙的指风，脱指而出，齐向人群射出。

当面的人，浪分波裂的朝两边一闪，而两侧的高手，有的用掌，有的用剑，在同一瞬间，夹击而上，迫得司徒文收招变势，双掌电疾也似的一圈一放，向左右猛然劈出，闷哼之声，应掌而起。

就在众人联手拦截司徒文的同时，“天毒尊者”已疾朝厅门扑去，如一头巨鹰般，樱向雪山魔女手中的“金吾剑”。

厅中司徒夫人，公羊蕙兰，司徒倩等三人，这时精神已告恢复，见状之下，作势就要扑出，却为千手神偷所阻。

千手神偷老谋深算，他知道她们三人，武功并无惊人之处，如果出手，反而使小兄弟分神不能专心对敌。

“雪山魔女”见“天毒尊者”舍彼而就此，当然是志在夺回“金吾神剑”，娇斥声中，在身前布起一重金光灿烂的剑幕。

“金吾神剑”断玉切金，“天毒尊者”再狠，也不敢轻撻其锋，何况“雪山魔女”功力比他差不了多少，神剑在手，不啻虎生双翼，“天毒尊者”岂能轻易得手。

院中情势，已然大变。

只见剑光霍霍，掌影如山，劲风激荡如怒海狂涛，一条青色人影，如鬼魅般的飘忽游走在剑芒掌影之中。

惨叫声，闷哼声，暴喝声，此起彼落。

一股股的血箭，当空飞射，又如雨点般洒落在地上，洒落在激斗中的人身上，血腥味弥漫了整个庭院。

地上，尸体枕藉。

情状惨烈至极。

然而那些“天毒门”的高手，竟憨不畏死，仍猛攻不休。

但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已失却了初时的凌厉气势。

突然——

司徒文瞥见厅门之前，“天毒尊者”漆黑如墨的双掌，已缓缓上扬，正要向雪山魔女推出。

在“天毒法掌”之下，雪山魔女只有“逃”或“死”两条路。

而雪山魔女此刻，状类痴呆，一动也不动，对当面危机恍如未觉，手中“金吾剑”后果哪堪设想。

千钧系于一发之间——

司徒文不由心中急煞，危机迫在眉睫，已不容他多所考虑，怒哼一

声，挟毕生功力，蓦施一招“旋乾转坤”。

玄天绝学，冠盖古今，这一招司徒文以毕生修为内力施出，其威力简直不可度量，足使风云为之变色。

劲气嘶哑中，院子四周的屋瓦，也为之震得“格格！”发响，积尘簌簌而落，一片凄绝人寰的惨号，应势而起。

仅存的二十不到的高手，在这一招之下悉数亡魂。

司徒文连看都不着，快逾电闪的射向厅门。

千手神偷章空妙，这时也发觉了“雪山魔女”情形不对，明知在“天毒法掌”之下自己也无幸理，但义之所在，也不顾生死的疾扑而出，射向“天毒尊者”。

司徒文身在半空——

千手神偷，已飞身扑出——

而“天毒尊者”的“天毒法掌”却已推出。

眼看雪山魔女和千手神偷两人，就将要伤在“天毒法掌”之下。

司徒文情急智生，双掌凌空闪电般劈出一股掌力，把雪山魔女和千手神偷两人，震得倒飞入厅，脱出毒掌范围。

而他的一个身形，却向“天毒尊者”电闪撞去。

“天毒尊者”做梦也估不到对方竟然如此厉害，弄得自己一败涂地，如不乘机脱走，恐怕一条命也得贴上。

心头电转之下，恰当一掌落空，司徒文电疾撞来的电光石火之间，足尖用力一蹬地面，身形疾射而起。

司徒文怒叫一声：“老魔，留下命来！”

蓦在此刻——

厅内忽然传出一声女人的痛哼之声。

司徒文心中大震，身形也随之—窒。

这一窒之间，“天毒尊者”的身影已越屋而逝。

夜空中，隐隐传来一缕无比怨毒的声音道：“司徒小儿，有一天必叫你骨化飞灰，灭门绝嗣。”

厅中都是与他关系至切的人，他焉能不顾，恨得一跺脚，转身掠回厅中，一看，不由脸色大变……

只见“雪山魔女”花容惨淡，鬓角汗珠密集，双眼紧闭，口中不住的呻吟，倒在母亲的怀里！

司徒文当着母姐等人的面，又不好上前探视，急得直搓手，公羊蕙兰姑娘像是受了莫大委屈般，泫然欲泣。

半晌，司徒夫人才微笑着向司徒文道：“文儿，李姑娘恐是身体劳顿过度，动了胎气，我看不打紧，已经令人到前镇请医生去了！”

司徒文不由羞得俊面发烧，直红到耳根，这不是明显着告诉人，他已与雪山魔女有了不寻常的关系。

他本来想把他与雪山魔女之间的事，婉转的说与母亲知道，现在，可就开不了口了，只站着发怔。

千手神偷见他的窘状，嘻嘻一笑道：“小兄弟，兰姐儿在等你的解药，已望眼欲穿了呢！”

司徒文才如梦方醒般“哦！”了一声。

抢前两步，双膝朝上一跪，道：“孩儿参见母亲，请恕孩儿不能晨

昏侍奉之罪！”

无双女侠关淑珍无限慈祥的抚着司徒文的头道：“孩儿为了血海深仇，万里奔波，何罪之有！起来吧！”

司徒文称谢起立，忙又见过姐姐司徒倩，然后从怀里取出求自巫山“鬼手医圣”的“哑毒”解药，笑吟吟的上前，递与公羊蕙兰道：“兰妹，累你久等，受了这么多时日的苦，这是解药，服一粒已经足够，你现在就服下吧！”

蕙兰姑娘面色稍霁，伸手接过，倒出一粒服了。

果然灵丹妙药，不同凡响，半盏茶的时间，公羊蕙兰姑娘居然能开口说话，叫了一声：“文哥！”

这时，“雪山魔女”已由他的母亲陪同，移到上房，院中，一众庄丁，已把满地积尸抬走掩埋。

司徒文一心仍然记挂着血海仇人，席不暇暖，当即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小兄弟大仇一日不报，此心一刻不能安，我这就要间关追索仇踪，尚望老哥哥俯允，代小兄弟暂时照料家园，狼子野心，说不定会卷土重来！”

千手神偷手抚如银白髯，哈哈一笑道：“老哥哥我受无极老人之托，前来照顾于你，说实在话，小兄弟的功力，我自叹弗如远甚，如今无极老人，业已饮恨九泉，我不能代他报仇，实感愧对泉下故友，如今有你小兄弟一力承担，我也乐得不再重开杀戒，你只管安心索仇，家里的事，就不必烦心了，我当效这微劳！”

“如此谢过老哥哥！”

又转头向公羊蕙兰姑娘道：“兰妹，我们又要暂时分别了！”

蕙兰姑娘微一颌首，眼圈已自红了起来，心中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黯然神伤的幽幽说道：“文哥！但愿你此去，能手刃元凶，小妹敬候佳音！”

司徒文无限依依的注视了她一会，转身走入上房！

“雪山魔女”这时已昏昏睡去。

司徒文约略的把自己与雪山魔女之间的一段经过，向母亲和姐姐道出，然后无限沉痛的道：“母亲！孩儿意欲即日拜别，追觅仇踪，待手刃元凶之后，再返家祭拜亡父……”说到此，已泪随声下。

母子姐弟相顾呜咽有顷，司徒文走到床前，恋恋不舍的端详了正在熟睡的“雪山魔女”一眼。

然后转身又道：“母亲，家中之事，孩儿已重托老哥哥章前辈，谅来必不会出什么差错，孩儿就此拜别！”

说罢，跪了下去！

司徒夫人——无双女侠关淑珍，一把扶起，泪眼婆婆的道：“孩儿保重！”

玄衣女司徒倩伤感的道：“弟弟，你不能歇宿一宵再走？”

司徒文道：“姐姐，天毒老魔，此番铙羽而遁，谅来必系直奔天南‘玄阴谷’与‘幽冥夫人赵冰心’那女魔会合，我必须追踪前往，迟恐生变，请姐姐原谅！”

母子姐弟，洒泪而别。

司徒文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离别了家！离别了亲人。

为了不共戴天的仇恨，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次要的。

在晓风残月之中，他又踏上了征途！

他判断，“天毒尊者”已成江湖游魂，“天毒门”总坛分坛，先后被挑毁，门人徒众死伤失散，他唯一可投奔的，只有“幽冥夫人”新近以阴狠残毒的手段，接掌的“幽冥教”，所以他的行程目标，指向“玄阴谷”。

怪手书生司徒文的名头，如日正中天，出道以来，他的所行所为，每一件都足以震动武林。

单以最近独挑“天毒门”总坛，血洗云岭分坛，力毁川东分坛，大闹峨眉金顶，技震五大门派高手等，这一连串的事实，开了武林百年仅见的先例。

一路之上，他在忖想着他应了而未了的事。

血海仇人“天毒尊者”“幽冥夫人”尚未就戮。

“魔笛摧心令”尚有一块副牌落在“天毒门”手中，至今下落不明，他必须收回，遵外祖父“魔笛摧心”之命毁去。

“幽冥真经”落入“死亡谷”中人之手，他订了一月之约，走访“死亡谷”，收回“幽冥真经”。

……

三日之后，他已进入天南境界。

只听人口纷纭，谈论着天南第一大派“幽冥教”易主的消息：“幽冥夫人”藉助“天毒门”之力，毒杀前妻之子——新任“幽冥教主”“幽冥秀才任弃”，掌劈黑白双判，逼走五大元老，自任为“幽冥教主”。

幽冥夫人并以她徐娘半老的风韵，和床第间的特殊秉赋，大开方便之门，引出天南“儒魔金佛”四个不世魔头，为其护法。

并广收门徒，扩充邪教。

司徒文对别的，可不大去注意，但对所谓“儒魔金佛”四大魔头，出任“幽冥教”护法一事却留了神。

这“儒魔金佛”四个字，每字代表着一个不世魔头，他仅从人口中得知四魔之末的佛，是“欢喜佛法净”，是一个淫凶极恶的野和尚，其余“儒魔金”三魔却不甚了了。

司徒文志切亲仇，日夜兼程，直扑“玄阴谷”“幽冥教”总坛，对传说中的“儒魔金佛”四大魔头，淡然置之。

以他的盖世功力和于云豪气，他不知什么叫畏惧。

“玄阴谷”——幽冥教总坛所在地。

插天巨峰之中，现出一条黝暗阴森的谷道，怪石嶙峋，寸草不生，岩壁怪石，一律呈乌黑之色。

由于两旁夹谷巨峰，高入云表，呈上丰下锐之势，每天十二个时辰中，仅有半刻的时间，能透进一丝昏昧的阳光，其余的时辰，都是一片幽森黑暗，加以怪石嶙峋，遍布谷道，宛若幢幢鬼影，奇形怪状，更显得恐怖阴森。

使人望而却步，真是像极通往幽冥地府之路。

谷口，一根高及五丈开外的巨木，当谷竖立，巨木顶上，斜斜向空伸出一根铁杆，铁杆上挂着一面“招魂幡”。

黑底白边，飘带迎风招展，上面大书“招魂”两字。

鬼气森森，使人不寒而栗。

第十六章 玄阴鬼谷

这时，日正当中。

然而“玄阴谷”仍是一片昏昧黝暗。

阴森，恐怖，鬼气逼人。

一个年青俊逸的青衫书生，如行云流水般，向这阴森恐怖的谷口淌来，一只右手，却笼在袖中。

青衫书生来到谷口，蓦然停住身形，举眼向四周打量了一眼之后，一双俊目神光湛湛，注定那面“招魂幡”。

只见他冷笑一声之后，陡地左掌一扬，劈出一股罡风。

“轰隆！”一声，尘砂飞扬，那根悬挂“招魂幡”的巨木，齐根而折，横倒在谷口当路之中。

随着这一声轰然巨响，谷口内立时飞出四条人影，一式的黑色劲装，头上扎着一块孝帕，手中各持一根哭丧棒。

俨然是送葬的孝子般，使人一看就感到鬼气迫人。

四个黑衣人，瞥了倒在地上的“招魂幡”一眼之后，齐齐惊咦了一声，面色遽变，举眼望去，三丈之外，站着个俊逸潇洒的青衫书生。

人影闪晃中，四个黑衣人，已一字形立在青衫书生面前丈外之地，各将手中哭丧棒一横，怒视着青衫书生，但愤怒之中却带着一丝骇然之色。

黑衣人之中的一个嘿嘿一阵冷笑之后道：“招魂幡杆，想是毁在阁下之手？”

青衫书生冰冷已极的一点头道：“不错！”

“既敢到我玄阴谷中撒野，谅非寻常之辈，报上名来！”

青衫书生剑眉一轩，从鼻孔里哼了一声道：“凭你们还不配问小爷的名号！”

这句话说得狂傲绝伦，四个黑衣人一听之下，面上勃然作色，齐齐怒哼一声，手中哭丧棒一领，就要出手。

黑衣人中另一个大声喝道：“小子，你可看清楚了这是什么所在？”

青衫书生俊目中奇光顿炽，张口发出一阵高亢的长笑，声如裂帛，直透霄汉，笑声愈来愈高，也愈来愈厉，直如一根根尖针，刺入四人的耳鼓。

四个黑衣人，顿时面现灰败之色，掩耳疾退不迭。

想不到眼前这个看似文绉绉的书生，竟有这等骇人功力，既敢毁坏“幽冥教”的标帜“招魂幡”，必然来头不小。

笑声停歇，四个黑衣人如获大赦，舒了一口长气。

青衫书生笑罢之后，目中忽现骇人煞光，笼在袖中的右手，蓦然伸出，骇然只有两个指头。

四个黑衣人，亡魂皆冒，脱口惊呼：“怪手书生！”

这青衫书生，正是间关索仇的怪手书生司徒文。

司徒文右手两指一曲一伸，两股白气蒙蒙的指风，应指而出，发出“哧哧！”的破风之声。

凄厉的惨嗥声中，红光迸现，四个黑衣人中，已有两人被指风洞穿前胸，鲜血激射中，倒地气绝。

另外的两人，登时面色如死，心碎胆寒，转身正待……

冷哼声中，又是两缕指风，电疾射出。

又是两声凄绝人寰的惨呼，却是由背洞穿前胸，扑地而亡。

“玄阴谷”内，突然响起一片尖锐刺耳的竹哨之声，此起彼应，直向谷内传去，渐传渐远。

司徒文冷笑一声，一晃身形便向谷道中飘去。

谷道昏昧无光，阴森恐怖，嶙峋怪石，黝黑峥嵘，好像是无数的幽灵鬼怪，似要群起扑人而噬。

入谷未及十丈，突觉一股冰寒彻骨的冷风，扑面而来。

司徒文意动功生，护身神罡已绕体而生，那刺骨寒飕，竟然被震得无影无踪，身形不停，进势如故。

“咦！”

紧跟着这一声惊咦，又是一股寒飕，由侧方袭来，悠悠冷风之中，潜劲如山，司徒文的身形竟为之一窒。

司徒连头都不回，右掌猛然一挥，一股罡风强劲，猛向身侧丈外的一个人形怪石撞去。

“轰！”的一声，那怪石被击得四分五裂，石屑纷飞中，陡地射起一条白影，凌空一旋，飘然下地，横拦身前。

谷道虽昏暗，但在司徒文看来，不殊白昼。

现身阻路的，竟是一个身着银色儒衫的中年书生。

司徒文心头电似的一转，忖道：“儒魔金佛，为幽冥教四大护法，看这中年书生的装束，莫非是名列四魔之首的‘鬼儒’西门斌，他既名列四魔之首，谅来武功必非泛泛，从刚才的两股寒飕劲气来判断，内力修为也相当骇人！”

当下神华尽敛，冷然问道：“阁下想来就是名列四魔之首的‘鬼儒’西门斌了！”

银衫中年书生，见对方神清气朗，目光清澈如一泓秋水，知道对方已到了神仪内蕴的境界，而且一言就道出自己的名号，同样的儒生装束，心中不禁升起一缕奇怪的想法，略一颌首道：“不错，我正是鬼儒西门斌！”

“鬼儒”西门斌虽名列四魔之首，但平生并无大恶，亦无大善，生性怪僻绝伦，做事只凭一时的好恶，不问是非，但武功却高得惊人，所以被列为四魔之首。

刚才的两掌中，他已试出这年青俊美的书生，功力竟然远超出他的想象，顿时对司徒文生出一丝莫名其妙的好感。

司徒文乍见对方之面，业已看出，这鬼儒西门斌，貌相清奇，并不像穷凶极恶之徒，但何以会被列为四魔之首，心下不由狐疑起来，神色之间也平和了许多。

但又转念一想，江湖中多的是面善心恶之辈，对方既肯受聘为“幽冥教”护法，还有什么可说的，面色又是一紧。

“鬼儒”西门斌，早已从司徒文的面色中，窥出他的心意，当下微微一笑之后，不愠不火的问道：“老弟想来就是名震武林的怪手书生司徒文了？”

“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到我‘玄阴谷’何为？”

司徒文俊面一变，杀机立现，咬牙切齿的道：“专程来取幽冥夫人赵冰心顶上人头！”

鬼儒西门斌冷冷一笑道：“小兄弟未免大言不惭，狂得可以！”

司徒文报以一声冷笑之后，反问道：“阁下是阻止在下进谷，还是要为女魔效命？”

鬼儒西门斌沉吟了一下之后，道：“你自信能敌得过‘儒魔金佛’四大护法？”

司徒文怨毒无限的道：“在下与女魔赵冰心，仇深似海，恨重如山，凡阻止我清结这一笔血债的，当勉力对付，决无反顾！”

“如果你饮恨玄阴谷？”

“哈哈，在下只知血债血偿，荡魔诛凶，不问其他！”

鬼儒西门斌深深为对方的干云豪气所折，又道：“你杀人毁幡，已成‘幽冥教’生死之敌！”

司徒文冷晒一声道：“幽冥邪教，早就该在武林中除名了！”

这句话充满了狂傲、豪迈，气壮如山。

放眼武林，谁敢说这种使一个大帮巨派，除名江湖的狂语。

然而，在怪手书生的口里说出，却是诚非虚说，“天毒门”的瓦解冰消，就是一个明证。

鬼儒西门斌，为之心里一震。

蓦然——

谷内不远，传出一阵如野兽般的巨吼，凄厉刺耳，渐渐由远而近，整座幽森的峡谷，全被这吼声充满。

司徒文神态自若，微微仰首向谷内深处注视。

鬼儒西门斌突然道：“这是本教第三护法‘金面神吼’古清风！”

“嗯！好极！‘儒魔金佛’第三位‘金面神吼’古清风，在下当然要一一拜会，真可算是缘分不浅！”

“老弟台，你可敢与我到一个静僻之处，作一场赌斗？”

“赌斗？”

“不错，公平的赌斗！”

“如何赌法？”

“如果我输了，即日脱离幽冥教，如果你输了的话……”

“怎样？”

“江湖争战，各为其主，我不能有忝护法之职！”

司徒文虽不明对方何以要与自己来这一场赌斗，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由慨然将头一点道：“在下愿意奉陪！”

这时，那凄厉的吼声，已愈来愈近。

鬼儒西门斌轻喝一声：“随我来！”身形首先电射而起，向谷口之外飘去。

司徒文也星旋电射般跟着疾掠而去。

两条一青一白的身影，以快得骇人的速度，连翩飞射。

眨眼之间，已驰出五里之遥，双方这一较劲，竟然无分轩轻，鬼儒西门斌，心中大是叹服，他只道自己的“鬼影飘踪”身法，冠盖武林，岂知对方竟然更奇。他尚不知，司徒文还未全力施展呢！

眼前——

一道断涧横亘，下临无底深渊，宽约二十丈，司徒文在十丈之外，即已看到，心中想，莫非要越涧而过。

心念未已，只见鬼儒西门斌略不迟延，身形已腾起半空。

司徒文豪兴大发，口中突发一声龙吟般的轻啸，猛吸一口长气，运足丹田内力，身形也自斜射而起。

鬼儒西门斌身形如巨鹰掠空般一冲十丈，已临断涧上空半中之处，冲势将尽之时，陡地折腰变势，凌空划了一道半弧，轻灵飘逸的往对岩落去，这一分身手，足可傲视江湖。

岂知身形立定一看，怪手书生已气定神闲的兀立当地，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这种功力，简直是匪夷所思。

不由面上一红，尴尬的一笑道：“老弟台，我已输了一招！”

司徒文对鬼儒西门斌这种坦率的态度，甚为赞赏，把原先对他的看法，又改变了一些，毫不为意的道：“这也算是一招？”

鬼儒西门斌点了点头，用手朝前一指道：“我们且到那一方草坪之上再说！”

到了草坪之上，两人当面对立。

鬼儒西门斌道：“我们的赌斗以三场为限，这头一场轻功，算是我输了，这第二场由老弟台出个题目如何？”

“题目还是由阁下出，在下勉力奉陪！”

这武功一道，各有专精，出题的一方，当然是以自己所专为题，他这一谦让，实际上却是托大之极。

鬼儒西门斌面色微变之后，沉思有顷，道：“这一场以内力掌功为题！”

说着，用手一指三丈开外的两方斗大石头又道：“你我各以一方石头为鹄的，在三丈外各以内力施为吧！”

司徒文微微一笑，点首同意。

鬼儒西门斌面容一整，双掌上提平胸，一圈一放，一股悠悠劲风，向左面的那块石头，吹袭过去。

这一股阴柔劲风，看起来毫不着力，劲风过处，石头依然完整如初，丝毫也没有异样！

司徒文可是识货的人，不由脱口道：“好一手‘太虚蚀物掌’，堪称武林一绝！”

鬼儒西门斌微微一笑道：“老弟台不愧人中之龙，竟能一语道出此掌名称！现在就请一显高明，在下拭目以待！”

话虽如此，心中不无得意之感。

司徒文不见作势，双掌平伸，掌心向前，对正另一块大石，双掌微向后引，怪事突然发生，那块斗大巨石，竟然像是有人牵引似的，直向身前缓缓滚来。

鬼儒西门斌连眼都看直了，他简直就不敢相信，眼前这年纪不到二十的后生，竟然有这么高的功力，能凌虚摄物。

凌虚摄物不难，但以三丈之隔，能凭真元内力，吸引斗大的巨石，这可真正是武林绝响了！

那块巨石，滚到距司徒文脚前五尺之处，便陡然停住，司徒文微微

一晒，双掌轻轻向前一按即收。

一阵山风过处——

被鬼儒西门斌“太虚蚀物掌”所击的那方大石，突然散了开来，变成了一堆石屑，散了一地。

而司徒文面前的那方巨石，却是毫无异状。

鬼儒西门斌心中大奇，走上前去，用手指往巨石上一划，那块巨石应指而开，石粉飞泻而出，剩下一个极薄的石壳，不由面色陡变，继而一声长叹道：“老弟台，功深不可测，我西门斌一生从不服人，但对于老弟台，却是心服口服了，我从此时起就算脱离幽冥教。”

司徒文暗自高兴，这一来，等于减少了索仇时的一个劲敌，但心中却又似乎有些不忍起来，和声道：“在下侥幸，不足以道，但阁下此举，确属明智！”

鬼儒西门斌突然爽朗的一笑道：“赌斗原以三场为限，现在老弟台已连胜两场，这第三场当然不用再比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提议。”

“请讲！”

“你我既然都以书生姿态，现身江湖，我提议来一个别开生面的文比，以符书生本色，老弟台是否有兴一试？”

司徒文好奇的道：“如何比法？”

“口述招式，各出三招由对方破解，如何？”

“这确是一件别开生面的妙事！”

两人相对，席地而坐。

司徒文无意之中化去一个劲敌，心中自是其乐融融。

而鬼儒西门斌一生怪僻绝伦，行事全凭好恶，想不到会对司徒文投了缘，化敌为友。

这也是司徒文的英风豪迈，狂傲之气对了他的僻性。

双方坐定之后，司徒文兴冲冲的道：“阁下请先出招！”

鬼儒西门斌道声：“有僭！”之后，略作沉吟道：“第一招，风鸣两岸叶！”司徒文毫不思索的道：“月照一孤舟！”

“现在由老弟台出招！”

“第一招，月下飞天镜！”

鬼儒西门斌沉思片刻之后道：“这一招，应该用‘云生结海楼’来破！”

“好招式！”

“谬赞！谬赞！”

“现在由阁下出第二招！”

“我这第二招叫：渡头余落日！”

“在下以‘墟里上孤烟’破之！我的第二招是：夕阳依旧叠！”

鬼儒西门斌不禁眉头一皱，用手指在地上不停的比划，好半晌才喜滋滋地大叫一声道：“有了，寒磬满空林！”

“好招法，天衣无缝，请出第三招！”

“孤灯寒照雨！”

司徒文略一思索道：“深竹暗浮烟！”

“老弟台盛名之下无虚士，请出最后一招！”

司徒文心下电转道，这一招必须出奇制胜，立起身来，深思片刻，两掌怪异至极的一阵疾抡，卷起一片弥天劲气，深沉如海，劲风锐啸之中，双掌改抡为拍，连拍出一十八掌之多，蓦一收势，道：“最后一招，云霞出海曙！”

鬼儒西门斌苦思了半晌，仍然无法破解这一招云霞出海曙，良久之后，长叹一声，道：“老弟台，有缘再见！”

声落，人已在二十丈之外，倏忽之间，已走得无影无踪！

三场赌斗，他败得凄惨已极！

司徒文怔了一怔之后，身形一展，又往“玄阴谷”方向驰去。

黝暗阴森恐怖的“玄阴谷”这时人影闪晃，宛若幢幢魅影，空气异常紧张，显然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不错，情况的确十分险恶。

谷口，“幽冥教”的标帜“招魂幡”，在两个时辰之前，被人毁去，四个教中轮值巡查的二流高手，抛尸谷口。

“玄阴谷”第一关守将，幽冥第一护法鬼儒西门斌，与敌人同时失踪，下落不明，迄未返关。

现在——

由第一关通往第二关的谷道中，又发现一十四具教徒的尸身，全都被极高的内家指风，洞胸而死，死状惨不忍睹，死前毫无交手的迹象，这证明了来人身手高绝，真有神出鬼没之能。

第二关负责人，“金面神吼”古清风，坐镇关前。

一批批的高手，派出去搜索敌踪，不但敌人踪迹寻不到，反而被来人在不知不觉中取去性命。

由于来人形踪飘忽如鬼魅，身手高得骇人听闻，使第二关的负责人“金面神吼”古清风束手无策。

“金面神吼”古清风是“幽冥教”第三护法，名列“儒魔金佛”四魔之三，出道以来，第一次逢上劲敌。

本来就已鬼气森森的“玄阴谷”，这时被一种死亡的气氛笼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般教徒，人人自危。

由于“幽冥夫人”赵冰心新近才接掌教主，排除异己，教中原有的高手，不是被残杀，就是失散逃亡。

新近招纳的徒众，还未经训练，自己原先倚为心腹臂助的轿前四丑，幽冥八煞，四鬼、八美，一部分死于怪手书生之手，另一部分则丧在“阴龙磷海”之下，目前可恃的，只有“儒魔金佛”四大护法，内部空虚，情势岌岌可危。

话虽如此，一般武林人物，谁敢轻捋虎须。

“玄阴谷”的神秘恐怖，在江湖中仍然震颤人心。

鬼儒西门斌与来敌同时失踪的消息，传入总坛，使这毒如蛇蝎的红粉魔头赵冰心，大为震惊。

她想不出，仇家之中谁能具有这等身手。

在老一辈的“幽冥教”高手之中，也无人有此惊世骇俗的身手，极可能的是由于她毒杀前妻之子“幽冥秀才”任弃篡位称尊，而引起有关人物的愤慨而仗义出手。

鬼儒西门斌位居教中第一护法，名列天南四魔之首，武功并非泛泛，

居然会失踪，则来人的身手简直不可思议。

两个时辰之后，警耗又传。

第一护法“鬼儒”西门斌下落不明。

来敌又在第二关附近现踪，教徒已有不少丧生。

第三护法“金面神吼”古清风竭尽所能，仍然无法发现来人踪迹，更不必谈来人的生形相貌了。

幽冥教主（即幽冥夫人）赵冰心气得花容失色，然而内心却是惶恐无比，忙传令召集总坛高手，商讨对策。

“玄阴谷”中的气氛，的确紧张无比。

紧接着，又是一个惊人的警耗！

第二关负责人“金面神吼”古清风，被来人在交手二十合之内，洞胸裂脑而死，属下徒众，几伤亡殆尽。

来敌已迫进第三关——最后一关。

这不啻是一记晴天霹雳，震得“幽冥教主”头晕目眩。

“金面神吼”古清风，纵横天南数十年，罕逢敌手，竟然在人家手下，走不出二十招。

由此推论，第一关“鬼儒”西门斌显然已遭了不测。

那来者的身手，简直是太以可怕。

她当然想象不到，鬼儒西门斌，在他反常的僻性之下，忽然对司徒文生出好感，已经赌斗失败，溜之乎也。

幽冥教主赵冰心，阴残淫毒机智，超人一等，自然也有她的一套，不论来人目的何在，她当然不甘心束手待毙。

当下，命四魔之二的“哀牢一魔”沈精一，严守总坛，自己则率同四魔之末的“欢喜佛法净”，作了一个极其恶毒的安排，然后直趋第三关。

第三关的守将，原是“欢喜佛法净”，这魔头天生异禀，精于采战之术，能连御数女而不疲，所以极得女魔的赏识，两个时辰之前，奉召回总坛大参其“欢喜之禅”。

谁知两魔到达第三关前一看，几乎当场晕绝。

所有明桩暗卡，已悉数被挑，第三关属下三十余个教徒，一个个洞胸裂脑而亡，无一活口。

“幽冥教主”赵冰心目眦欲裂，粉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身形簌簌而抖，双目射出骇人至极的煞光，喃喃自语道：“好毒辣的贼子，我赵冰心与你势不两立！”

“欢喜佛法净”功力较之“鬼儒”西门斌和“金面神吼”古清风又逊了半筹，他两人一个生死不明，一个被洞胸裂脑而死，心中已生寒意，在一旁木然不语。

来人连闯三关，杀人近百，竟然不露形迹，半日之间，把一座江湖中赫赫有名的“玄阴谷”搅得天翻地覆。

三关已破，屏障尽失，往后去就是总坛。

“幽冥教主”赵冰心愣了片刻之后，猛然省悟，如果此刻让来人闯入总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心念及此，身形一晃，疾往总坛驰回。

“欢喜佛法净”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紧随身后。

回抵总坛，所幸尚未发现敌踪。

这女魔狠毒超逾常人，眼看自己二十多年费尽心机，才谋篡到手的教主之位，行将不保，顿生与敌皆亡之心。

她环顾四周，惨然一笑之后，粉面杀机倏涌，往令坛正中的交椅上一坐，沉声道：“请两位护法听令！”

“哀牢一魔”沈精一和“欢喜佛法净”同应一声：“在！”打了一躬，肃然而立，面色沉凝十分。

“请两位护法，率同令坛中所有弟子，在坛外院地应敌，万一不敌，可放来人入坛，不奉召唤，不许入坛！”

两魔恭应一声：“遵教主法谕！”

自率坛中所有五十余弟子，出坛去了。

“请天毒门吴堂主一见！”

随着话声，走出一个玄衣劲装的少妇，只见她生得婀娜多姿，妩媚至极，眉眼含春，粉面带煞，娇应一声道：“教主有何差遣，吴柔柔恭聆法谕！”

幽冥教主赵冰心，容色稍霁道：“吴堂主在本教谊属客位，不敢谈到差遣两字，因敝教事出非常，请烦吴堂主在令坛门外十丈靠左的花台之后伏伺，无论发生任何变故，都不得现身离坛，如闻令坛之内，有巨响发出，立即将花台后侧的一朵石砌梅花，往下按落，不知可肯俯允代劳？”

“敬遵法谕！”

同样打了一躬，转身退出。

这吴柔柔，正是“天毒门”“川东分坛”的内堂堂主，在争夺“金吾剑”和“幽冥真经”之役中，用金蝉脱壳之计，引走怪手书生，而被怪手书生击成重伤，奉“天毒尊者”之命，暂时留住幽冥总坛之中。

时已二鼓，仍不见敌人现身！

“幽冥教主”赵冰心独坐令坛之内，忧心如焚，她愿意敌人即刻现身，万一不敌好施展她的阴谋毒计。

令坛内外，一片死寂，好像是末日来临。

就在群魔焦灼不耐的当口……

蓦然——

一声如龙吟般的清啸，破空传来，冲破了这死寂的空气。

群魔心情为之一松之后，又紧张起来！

他们将要面对神出鬼没的强仇大敌。

一个个凝神蓄势而待！

等待这不可一世的恐怖人物！

幽冥教主喘了一口大气，静听坛外的动静。

群魔只觉眼前一花——

一条青色人影，飞泻而落坛外院地之中。

这群魔心目中恐怖已极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年青书生。

大大的出乎群魔意料之外，这真是令人不能置信，凭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后生小子，竟然能闹得“玄阴谷”地覆天翻。

那年青书生，立稳身形之后，不屑的朝群魔一扫，厉声道：“叫赵冰心那妖妇滚出来，我怪手书生收债来了！”

此言一出，群魔相顾愕然，想不到这年青书生竟是名震武林的怪手书生司徒文，难怪有这般身手。

原来司徒文自与“鬼儒”西门斌赌斗，连胜三场，气走鬼儒之后，返身又向“玄阴谷”扑来。

施展开“烟云飘渺”身法，如一缕淡烟般，直飘入谷，一路上所遇明桩暗卡，一律以“玄天指功”除去。

第二关与“金面神吼”古清风激战二十回合，古清风终于在第二十招上，被指风洞胸裂脑，所属徒众无一幸免。

连闯三关之后，因谷道迂回曲折，岔道百出，所以直到二更之后，方才扑到总坛所在。

众魔听司徒文出言辱及教主，不由面上齐现怒容。

“哀牢一魔”沈精一见对方年纪轻轻，不由胆气顿壮，嘿嘿一阵冷笑之后，蓦地欺身五尺，狞声道：“小子，你竟敢出言无状，今天管叫你来时时有路，去时无门，玄阴谷便是你埋骨之所！”

司徒文冷哼一声，一看这发话的，竟是一个巨口阔腮，突眼掀鼻的狞猛丑怪的老者，剑眉一挑道：“阁下报个万儿上来！”

“嘿嘿嘿嘿！小狗，老夫幽冥教护法，哀牢一魔沈精一便是，你可记清楚了，以免死得不明不白！”

司徒文见对方出言无状，俊目中煞光顿露，在暗夜之中，有如冷电寒芒，直照向对方，沉声道：“老狗，你既是四魔之一，想来也是恶积如山之辈，小爷代天行诛，少不得要超度你！”

哀牢一魔沈精一，名列天南四魔的第二位，第一次被当面骂为老狗，又第一次听到要被人超度，不由凶机顿起，狞声喝道：“小狗，就凭你这乳臭未干的娃儿？”

司徒文哈哈一笑道：“不信你就试试！”

试字方落，出手如电，一连拍出五掌。

名虽五掌，实际上快得如同一掌，同时袭向“哀牢一魔”沈精一的上盘五大要穴，掌势凌厉诡异，骇人听闻。

哀牢一魔脸色大变，连退了三步，方才险险避过。

旁立的群魔，心中寒气顿冒。哀牢一魔被人一招迫退，而且大言在先，当着群魔之面，脸上大大的挂不住，暴吼一声道：“小子，你找死！”

招随声出，同样的回敬了五掌！

哀牢一魔名列四魔的第二，当然也非弱敌，这五掌较之司徒文的五掌，劲力稍逊奇诡却过之。

司徒文原地不动，仅以单足拄地，一个身形如风中弱柳般，顺着掌势，一阵急闪连晃，毫不为意的避过了对方奇诡的五掌。

每一掌距他的身体，堪堪只差半寸，就是够不上部位。

这可显出了他的功力造诣，群魔几乎脱口叫好！

哀牢一魔见对方居然原地不移轻轻避过自己的五掌，不禁恼羞成怒，身形乍退又进，暴吼一声：“小狗再接老夫几掌试试！”

刹那之间，只见掌影千重，如风送落花，劲气弥天，若怒海扬波，把司徒文一个身影，全罩在掌影劲气之中。

司徒文施展开“烟云飘渺”步法，如鬼魅般飘忽迷离，穿梭游走在掌影之中，视对方的凌厉攻势如儿戏一般。

哀牢一魔展尽绝招，竟连人家的衣角都不曾沾上。

心中忖道：“这小子身法太过玄奇，如此打法，枉费真力，必须改换方式！”

心念之中，蓦地撤招暴退！

司徒文见对方后退，也停下身形。

哀牢一魔嘿嘿一声冷笑之后，双掌疾抡，身形也随着疾旋起来，一道强猛绝伦的劲气涡流，应势而生。

三丈之内，全是涡流范围。

司徒文募感一股吸力，把自己的身形，直往涡流中拉，劲势之强，骇人至极，几乎立脚不稳，心中不由一凛。

疾运真力，稳住身形，两只手掌，连圈连划，也同样挥出一道劲气涡流，恰好与哀牢一魔反方向而旋。

刹那之间，“噗！噗！”之声，震耳欲聋。

旁立群魔，生平几曾见识过这种怪绝的功力，一个个惊愣得目瞪口呆，由背脊骨里直冒寒气。

渐渐，哀牢一魔挥出的涡流劲气，竟然阻滞不前起来，身形也慢慢的缓了下来，顿失先前的凌厉气势。

反观司徒文，双掌愈抡愈疾，劲道愈来愈猛，有如浩瀚的海洋般深沉，波波相连，生生不己。

哀牢一魔的一个身形，却慢慢往司徒文的身前移去，只见他面容凄厉如鬼，汗球滚滚而落，喘气如牛。

一旁的“欢喜佛法净”，已看出情形不对，矮胖的身躯突地前欺，双掌扬处，劈出两道劲风。

司徒文闷哼一声，杀机已起，劲力展至极限。

哀牢一魔的身体，加速的向他身边移去。

欢喜佛法净以数十年精修内力劈出的两道掌风，触及涡流，顿如泥牛入海，声息俱无，不由亡魂皆冒。

就在此刻——

哀牢一魔的身形，已被那股惊世骇俗的涡流劲气，旋引到司徒文的身前不及五尺之地，面上已呈死灰之色。

欢喜佛法净大叫一声：“不好！”伸手从背后拔出一对小巧的佛门方便铲，飞身扑去！

其余不下五十的幽冥徒众，被这一声：“不好！”唤回神智，暴吼声中，一齐涌身扑去。但，迟了！

没有人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哀牢一魔的命。

司徒文单掌闪电般一挥。

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嚎，应掌而起，直似要撕裂夜云，血雨飞洒中，哀牢一魔庞大的身躯，被震飞五丈之外。

“砰！”的一声，寂然不动。

就在哀牢一魔刚被震飞的同时，欢喜佛法净的一对方便铲，已恶狠狠的向司徒文攻到，出手就是一连三招九式。这三招九式一气呵成，宛若狂风疾雨，凌厉绝伦。

司徒文不禁被迫退了两步。

其余的幽冥教徒，也在这时乘机合围。

司徒文杀机不可遏止，大喝一声，如晴天焦雷：“找死！”“坎离铁笛”已飞快的掣在手中。

一道乌亮的光华，如乌龙出洞般，划空而起，摧心裂肝的呜呜怪啸，也应势而生，不啻是死亡的号角。

司徒文奇缘辐辏，已具有百年以上的修为内力，这一含怒出手，岂同小可，单只笛声，就足以使那些功力较低的幽冥徒众，禁受不起，气血随着笛声翻涌。

“锵！锵！”连声，“欢喜佛法净”的一对方便铲，与铁笛迎个正着，几乎脱手飞去，不由骇然惊退。

就在“欢喜佛法净”一退的刹那，铁笛已电卷向幽冥徒众，如滚汤泼雪，当者披靡，一时之间，肢体横飞，血雨飞洒，惨噪之声响成一片，情况惨厉绝伦。

欢喜佛法净一退又上，拼命抢攻，然而却无法阻住司徒文不断的向那些徒众痛下杀手。

天愁地惨！

鬼哭神号！

令坛之内——

“幽冥教主”赵冰心已知来者是谁，坛外的那一片惨厉绝伦的交响乐章，她听得一清二楚。

但——

她仍兀坐不动，一片香唇，已咬出血来。

她想起堂堂“天毒门”被怪手书生弄得冰消瓦解，只剩下“天毒尊者”一人亡命江湖，不由心胆俱寒。

这恶毒狠辣的女魔，不愧蛇蝎其心，她对于坛外的一切，置若罔闻，她要照她事先的安排实施。在她毒辣的安排之下，一百个司徒文，也得骨化飞灰。她在笑，是凄然的笑，残酷的笑！

坛外，那凄厉恐怖的乐章，已接近尾声，逐渐低沉下去，最后终于停止了，如一阵狂风暴雨，遽然收歇。

但是——

另一场更为惊人的恐怖事件，又在酝酿中。

幽冥夫人赵冰心阴森森的一笑，也许，她为她那毒绝的安排，预感高兴，她要眼看怪手书生身化劫灰。

这时——

这淫凶残毒的女魔，反而泰然起来，大劫已成，无法挽回，她只有寄望于她的毒计来补偿。

蓦然——

一个俊美绝伦的青衫书生，缓缓向令坛之内走来！

她的毒计，将要得售了！

对方已进入她预布的死亡陷阱之中。

她竟然激动得有些发抖，一切如她的预料。

那书生在距她丈外之地停了，满脸杀气，一双俊目中，充满了悲愤怨毒之色，紧紧地瞪视着她。

幽冥教主赵冰心异常平静的道：“司徒文，天毒门，幽冥教，全都毁在你一个人的手中，现在你可以称心如意了吧！”司徒文目眦欲裂的

道：“女魔，我恨不能食你之肉，寝你的皮，喝你的血！”

幽冥教主赵冰心面色一变之后，又道：“这个，恐怕你今生做不到了！”

司徒文聪明绝世，闻言之下，不由疑云顿起，心中忖道：“看这女魔，一副从容不迫之态，必然是有什么毒着安排。”但他志在亲仇，岂肯退缩，何况对方如果真的有了毒计安排，自己也绝难躲过，不过他的警觉已然提高了。“司徒文，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迟恐不及了！”“我要把你这女魔碎尸万段！”

“你看这是什么？”

司徒文一看，女魔手中，赫然握着一个大如拳头的红色小球，他可不识那是什么东西，不由一怔神。

就在他一怔神之间，女魔手中的小球已脱手掷出。而女魔也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顿失踪影！

司徒文心中巨震，连考虑的余地都没有，身形闪电般向令坛门外倒纵，双手无巧不巧的一挥，刚好护住头面。就在司徒文身形才起的瞬间，一声隆隆巨响，栋折梁崩，硝烟弥漫，全身如受雷劈，被震得凌空一个倒翻，摔落令坛门外，睁眼一看，自己竟然未死！

怒哼一声道：“好一个狠毒的女魔！”

身形一跃而起，除了觉得周身微感痛楚之外，别无异样。他却不知，女魔掷出的那一颗小珠，是霸道绝伦的“霹雳弹”，任你武功盖天，也难逃形销骨灭。

一来，他当机立断，身形已起在半空，减了一部分爆力，二来，他身上所着的青衫，乃是得自虢公古墓之中，水火不侵，所以他侥幸的保全了一条命。

司徒文电目扫处，只见那女魔赫然又现身在二十丈之外，电闪般扑向靠左边的一个花台。

花台之后，隐伏着天毒门川东分坛的内堂堂主吴柔柔，她奉女魔之命，在听到今坛内巨响声起，就立刻按落台后的石砌梅花。

巨响声中，司徒文身影电射摔出。

如果吴柔柔一举手的话，司徒文绝难逃脱一死。然而这淫媚入骨的少妇吴柔柔，见司徒文的面，手指竟然按不下去，她恨他，因他曾把她击成重伤。

但——

潜意识中，她仍然醉心于这貌如子都的怪手书生。她犹豫不决，就是横不下心一按。

如果她横心一按，司徒文就得骨化飞灰。

女魔在掷出霹雳弹之后，闪电般穿越地道，来到坛外院中，她要欣赏她的杰作。

她这一犹豫，可急煞了幽冥教主赵冰心，眼看自己一番万无一失的安排，就要好梦成空。

如果怪手书生司徒文脱出安排，后果不堪想象。

女魔一急之下，飞身扑向吴柔柔隐伏之处。

司徒文见状，一怔神之后，也飞身疾扑。

但他却迟了一步，那女魔已先他而到了花台之后。一声尖锐刺耳的

惨号，起身花台之后，紧接着又是一声震天的隆隆巨响，令坛外，土石飞射，硝烟漫空。

响声未已，司徒文已泻落女魔身后。

一看——

花台之后，躺着一具女尸，他认出正是被他一掌击成重伤的妖媚少妇吴柔柔，看情形是死在女魔之手。

令坛门外，他方才停身的地方，五丈之内，地裂土崩，一座建筑辉煌的幽冥令坛，已变成了一片瓦砾之场。

司徒文怨毒至极的喝道：“女魔，你枉废心机了！”幽冥教主赵冰心面目凄厉如鬼，怒视着司徒文。

她的安排，可算是缜密毒辣，司徒文能躲过坛内的“霹雳弹”，决无法再逃过坛外预置的炸药。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吴柔柔一念之私，使她功亏一篑，她在盛怒之下，劈死了吴柔柔。

司徒文虽然侥幸不死，但仍然胆寒不已。

幽冥教主赵冰心眼看毒计成空，气得浑身直抖，连话都说不出来，幽冥教已注定了冰消瓦解的命运。

她怒视了司徒文半晌之后，咬牙切齿的道：“小狗，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声落，两只纤纤玉掌，倏地遽然涨大两倍，掌心之中竟然射出磷磷鬼火，斜举平胸。

司徒文心中一震，这女魔的功力，未可轻视，她保有“幽冥真经”近二十余年，当然已修习成了全部歹毒阴功。

当下心头电转，这一遭，决不能让这女魔漏网。

心念未已，对方的双掌，已告平胸推出。

司徒文既已存心，不让对方逃出生天，一咬牙，挟毕生功劲，猛然挥出一掌，迎向那对方阴寒刺骨的掌风。

“噗！”的一声巨震，激荡的劲气中，夹着星星磷火，向四外散落，女魔被这掌震得连退五步。

而司徒文的身形也一阵摇晃。

幽冥教主赵冰心这时已存心拼命，退了五步之后，厉叫一声，脸上顿呈惨厉至极的神色，一字一句的道：“小鬼咱俩同归于尽吧！”

司徒文不由一惊，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女魔又有什么毒着要施展，立即全神戒备。只见女魔，眼中陡然射出两道碧绿光芒，全身衣裙鼓涨如球，愈涨愈大，看似要爆炸了一般。蓦然——女魔口中发出一长串凄厉绝伦的惨笑，有如夜半鬼哭，令人毛发悚然，不寒而栗，笑声未已……

“噗！”的一声，女魔的身体竟然爆炸开来，血箭漫空激射，蓝星闪烁，夹着刺鼻的腥臭之味！

笼罩了周遭五丈方圆之地，密无间隙。

司徒文绝意想不到会有这等怪事发生，怔得一怔，只觉身上一阵如蜂螫般的刺痛，接着，腥臭之味入鼻，一阵头晕目眩，颓然仰身栽倒。

幽冥教主赵冰心在情急拼命之下，蓦地施展“幽冥真经”中最为歹毒的“血箭毒磷”功，以图背水一战。

这种“血箭毒磷”功，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拼命阴功，施展的人，在发出这种阴功之后，真元气血损耗极巨，至少要十年的调息才能恢复，而被“血箭毒磷功”所伤的人，最多只有两个时辰的活命，任你功力盖世，也难免被磷毒攻心而死。

“血箭毒磷功”乃是以毕生修为内力，把本身平时吸取蕴蓄在体内的磷毒，融合气血，逼到周身表皮之内，然后破皮爆射而出，五丈之内，敌人绝无幸免，只要有一点被射入体内，立即循经脉游走，最后磷毒攻心而亡。

这种阴功，若非是遇到强仇大敌，存心以命相搏，决不轻易施展，因为施展之后，对方固然不免一死，但本身所受的伤害，也与死差不了多少，可谓歹极毒极。

万一对方不死，那施功的人本身只有束手待毙，因在施为这之后，本身已受重创，毫无反抗的余地。

幽冥教主赵冰心见自己二十余年来处心积虑谋篡到手的教主之尊，被怪手书生弄得支离破碎。

而且她自知，她与司徒文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在世上，就是说，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人死去，事才算完。

所以她不计一切后果，要除去怪手书生。

她毫不犹豫的施展出从未考虑到会用的“血箭毒磷功”。

司徒文见那女魔赵冰心，一阵凄厉的惨笑之后，全身突然鼓涨如球，像是要爆裂开来一般，面如厉鬼。

司徒文一凛之下，蓄势戒备。

他知道对方要施杀着，但决想不到天下竟有这等歹毒的武功。

心念之中，只听“噗！”的一声，幽冥教主赵冰心，鼓绷如球的衣袂，竟然真的爆裂开来。血箭迸射，密如雨丝，夹着极其恶臭的腥风，笼罩了五丈方圆之地，这种罕绝人寰的怪现象，使得司徒文为之一窒。就在这一窒的分秒之间，身上已如蜂螫般，被射中了无数血箭，腥臭之味，扑鼻而入，一阵晕眩，仰身栽倒。幽冥教主赵冰心施展完“血箭毒磷功”之后，眼看司徒文栽倒于地，心中一喜，面上露出一丝极微的笑容。

而她自己，也因真力损耗过巨，气血双亏，全身表皮尽裂，而受了重伤，身形也跟着缓缓倒下。

女魔的衣裙，也因施展这歹毒阴功而告片片碎裂，全身几乎等于一丝不挂，妙相毕呈。

幸而此时此刻，除了昏迷在地的司徒文外，别无他人。女魔赵冰心仅是因施功力而成重伤，并没有死，她的心中十分明白，她眼看着倒地一动不动的司徒文，心中快慰已极。她知道对方的性命，只在呼吸之间。

这女魔，毒比蛇蝎，她考虑到对方万一中毒不深，如果来个临死反噬，自己将不能幸免一死。

她必须要予对方再加上致命的一击。

“玄阴谷”阴森黝暗，根本无白日黑夜之分。

半个时辰之后，幽冥教主赵冰心已能稍作动弹，而司徒文仍然如死去了一般，一动也不动。

司徒文躺身的位置，距离女魔有一丈五六之隔。

虽然是短短的一丈五六，但女魔这时已无力对他再施杀手，因女魔受创之巨，已使她脆弱得如一个婴儿。

于是——

幽冥教主赵冰心，艰难的挪动着血渍斑斑几近完全赤裸的娇躯。

一寸又一寸。

像一尾赤练蛇，缓缓游近它的猎物。手脚并用的爬行着。

这残毒的女魔，不能等待到两个时辰，让对方磷毒攻心而死，她怕他万一突然醒转，作临死的反击。

她要亲手解决对方。

距离随着时间缩短——

一丈——

八尺——

五尺——

……

伸手可及——

司徒文仍旧寂然如死一动不动。

他是否已经死了？

或许他只是暂时的昏迷？

他不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他的面前。

幽冥教主赵冰心得意的笑了——狰狞的笑。

她的右手中指，已指正司徒文的“太阳穴”。

只要中指一落，大罗金刚也难逃一死。

危机千钧一发。

眼看司徒文就将要毁在……

暮在此刻——

一声闷哼过处，司徒文竟然睁开眼来，一看，不由亡魂皆冒，对方的手指，已然距他的“太阳穴”不及三寸。

他浑身无力，神志还未完全清醒，本能的一偏头。女魔的一指，竟告点空。

她决料不到对方会在这时醒来，加以她自己伤势极重，出指已不如平时的快捷凌厉，所以被对方一偏头让过。

一咬牙，中指不收，疾点对方头顶的“百会”大穴。

司徒文在一偏头让过对方点向“太阳穴”的一指后，心知对方必不甘休，一骨碌滚出五尺开外。

他这滚身，恰与女魔出指，同一时间。

半寸之差，女魔的第二指又告落空，而对方已在五尺开外，不由心胆俱寒，如果司徒文此刻有能力出手的话，她知道自己决难逃一死，她已没有抵抗的能力。

司徒文何以在中了对方的“血箭毒磷”之后，还能醒转呢？这也可说是无巧不成书，诸般巧合。

原来司徒文身上所着的那一袭青色儒衫，系得自“虢公古墓”之中，本是奇珍，能避水火，普通刀剑难损分毫。女魔的血箭，虽然已有不少射中他的身上，却不能穿透青衫而直接伤及他的身体，他除了被射时，感觉一阵刺痛外，并未受害，他之所以昏厥，乃是吸入了毒磷之故。

如换常人，即使吸入毒磷，也难幸免。

但司徒文却因服了“九品兰实”之故，体内潜存着一种解毒的能力，所以在昏厥了一段时间之后，吸入的磷毒，已被化解，人自然也跟着醒转。

但他的神志，仍然不十分清楚，方才偏头，滚身，一连避过女魔歹毒的两指，只是一种本能的行为。

女魔此刻万念俱灰，心碎胆裂，骇凛的望着对方。

此刻，她无论有多少歹毒阴功，也无从施展。

司徒文经过这一阵折腾，人也清醒了许多，只是似感浑身酸软无力，当他仔细一看对方时，心中不由为之一震。

只见幽冥教主赵冰心，衣衫寸碎，露出一身斑斑血痕，形状至为惨厉恐怖，但看到那诸般妙相时，不由俊面发热，一颗心怦怦而跳。

女魔虽已徐娘半老，但那丰满的胴体，高耸的玉峰，虽在血迹殷然之下，仍然充满了诱惑。

尤其现在裸体横陈，更令人生非非之念。

司徒文一看对方的形象，虽不明究里，但可猜出，这女魔业已身受重伤，于是放心的施功迫毒。

“搜穴清脉功”奇绝武林，不到盏茶时间，体内余毒业已驱除净尽，试一运气，功力竟然已完全恢复。

一股复仇的火焰，又在胸中熊熊燃烧。

人也跟着一跃而起，面笼杀气，眼射怨毒之光，一步一步向仍然裸体横陈在地的幽冥教主赵冰心迫去。

女魔见状，自知难逃一死，反而引发了她凶残之性。

狠狠的喝斥道：“小狗，你要把本教主怎样？”

“我要把你剖腹剜心！”

“哈哈！小狗，既落你手，你就动手吧！”

“哼！小爷还有些话要问你！”

“幽冥教主”赵冰心这时已横了心，闻言凄厉至极的冷笑一声道：“小狗！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

“真的？”

“难道还有假的！”

“你不据实答复小爷的问话，你就休想痛快的死！”“小狗！你待如何？”

“我将点你七处阴穴，让你饱尝七日逆血攻心之苦，然后再把你寸磔处死，你意下如何？”

女魔不由惨嚎道：“小狗，你好狠心！”

“难及你万分之一！”

“死则死矣，何惧之有，本教主死后变厉鬼也不饶你！”

“你说得不错，你将是名符其实的厉鬼！”

幽冥教主赵冰心，此刻竟然颤巍巍的站起身来！

“小狗，我好恨！”

“豺狼其心，蛇蝎其性，你还有什么好恨的？”

“我恨当年一时疏忽，留下你这祸根！”

司徒文眼中几乎喷出火来，沉声道：“女魔！这叫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

幽冥教主赵冰心，目眦欲裂的道：“小狗，你不能称心如愿了！”

话声中，女魔右手倏扬，中指戟立，就向自己的右边“太阳穴”戳去，竟图来个自尽，但司徒文何许人也，岂容她这般容易的死去。

司徒文冷笑一声，右中食指，虚空一点。

女魔痛哼一声，举起的右手，虚软的垂下，眼中射出怨毒至极的光芒，死盯着司徒文，一不稍瞬。

司徒文脸上杀机未退，沉声道：“女魔，你要想死，可没这么容易，时间还不到，在你没有答复小爷问话之前，你决死不了！”

赵冰心气得一个娇躯簌簌而抖。

司徒文欺进一步，厉声道：“赵冰心，中原双奇两家与你何怨何仇，你竟伙同‘天毒尊者’杀害司徒、慕容两家数十口人命？”

“哼！小狗，只恨当年一时不察，留下你这条……”

“住口！你说不说？”

“小狗，本教主与你拼了！”

随着话声，女魔的一个身形竟然直扑过来！

司徒文俊目一睁，随手轻轻挥出一掌。

女魔被这一掌之势，震的倒飞丈外，扑地惨哼不止，身上因施毒功而爆裂的皮肤，又殷殷渗出血来。

“你到底说是不说？”

“呸！不说！”

“这却由不得你！”

司徒文右手中指一曲一伸，一缕指风虚空射向女魔。

女魔立被点中阴穴，惨哼声中，一个身形，突地扭曲抽搐起来，在地上翻滚不休气血逆行，穿经走脉，全身如虫行蚁咬。

痛得她不住的惨号，状如野兽临死的哀鸣。

“女魔，你如不说实情，小爷还有更厉害的给你消受！”

这时，她只求速死，只有死才能解脱这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但她死不了，对方不会让她轻易的死。

她真成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她这一翻滚，身上零披碎挂的布条，悉数落尽，皮肤内渗出的鲜血，被灰土一污染，点满全身，更不成人形。

她不答对方的话，她在临死之前，仍在竭机尽智，寻思毒着，以求与对方同归于尽。

但，她失望了，她本来就不是司徒文的对手，现在已濒临死亡的边缘，她更奈何不了对方。

半盏茶的时间之后，她已到了声嘶力竭的地步。

“你到底回不回答小爷所问？”

“不……说……不……”

“好极，我看你能熬得住多少时间？”

司徒文眼中煞光更炽，右手中指，伸得笔直，一股蒙蒙白气，直向女魔的命门大穴缓缓飘去，透穴而入。

这是“玄天神功”中最奇奥的“凌虚输功”。

这“凌虚输功”，不需接触身体，只借指力，把功力隔空向对方的

“ 命门大穴 ” 透入，实属奇奥绝伦。

司徒文中指，稍发即收。

女魔本已届力竭气散之境，心中暗自窃喜即将解脱，却不料司徒文竟然对她施出“ 凌虚输功 ”。

把少许的真元内力，隔空由“ 命门穴 ” 透入她的体内，使她将休竭的气血，又大形活跃起来！

这一来，痛苦更甚，惨号声也随之大作起来！

“ 小狗……你……你……好狠的……心…… ”

“ 哈哈哈哈哈，狠？比起你这淫毒的女魔来，还相去天壤呢！ ”

这逆血攻心，真气倒行之苦，任你铁铸铜浇的金钢，也难忍受，女魔再狠，到底是血肉之躯，时间一久，哪能忍受得了，不由暗哑着声音道：“ 我！我说！你问吧！ ”

司徒文冷笑一声，飞指解了她的穴道，恨声道：“ 中原双奇两家与你何仇，而惹你下这毒手？ ”

“ 昔年为争夺‘ 金吾剑 ’ 而毒死黑白道五十余高手一案，只有中原双奇见机得脱，也只有他俩深悉此案真相。 ”

“ 所以 you 与天毒尊者，要杀人灭口？ ”

女魔点首不答。

“ 但中原双奇家人何辜，而竟遭一一惨杀？ ”

“ 斩草必须除根！ ”

司徒文目眦欲裂，咬牙道：“ 嘿嘿！好一个斩草必须除根！ ”

“ 天毒门，幽冥教，已被你弄得瓦解冰消，难道…… ”

“ 哈哈，邪门魔道，灭之以净武林，我这是除恶务尽，至于惨杀我司徒一家和慕容刚满门，再加上无辜的无极老人这笔血债，小爷我必须向昔年下手之人一一讨还。 ”

“ 本教主就是血案元凶，现在我已是你掌中之物，你就下手吧！任杀任剐，决不皱眉！ ”

“ 本少爷话还没有问完，你不必急着要死！ ”

幽冥教主赵冰心，现在驯服得像一只待宰的羊。

“ 话已说完，还有什么好问？ ”

“ 现在你坦白说出昔年下手的人一共是几人？ ”

“ 昔年下手的，就是我一人！ ”

“ 哈哈！那你那情夫天毒尊者呢？ ”

“ 他仅是帮凶！ ”

“ 如果我说下手的一共是十人呢？ ”

女魔心中大骇，她奇怪对方何以知道得这样清楚，登时为之语塞，半晌不语……

“ 说！到底是哪些人？ ”

“ 其余的人，已悉数死在你手！ ”

“ 究竟是些什么人？ ”

“ 天毒门两个内堂堂主和川东分坛主，本教主麾下的轿前四丑，和八煞之中的阴煞吴不非。 ”

“ 加上你和天毒老魔，共是十人之数，对不对？ ” “ 告诉你实际下手的仅我一人！ ”

“哈哈，你以为如此一说，我会放过天毒老魔！你想得忒也天真了，天涯海角，天毒老魔难逃报应！”

说完，正待向女魔身前移去……

暮在此刻——

一声阴寒至极的冷笑，倏然传自身后。

司徒文电疾回身，风声飒然中，一件光闪闪的东西，已电闪般射来，距他面门不及五寸。

他冷哂一声，右手两指，电疾而出，一下钳个正着，但觉袭来之物，劲势极强，几乎脱手飞去。

他判断这发暗器的人，功力不弱。

拿起那东西一看，哪里是什么暗器，赫然是一块手掌般大的令牌，他几乎失声叫出：“魔笛摧心令副牌！”

又是一声冷笑传来——

司徒文听风辨向，那笑声来自适才被炸毁的令坛瓦砾堆后，他毫不犹豫的闪电般循声扑去。

可煞作怪，竟然未发现丝毫人影。

他停身瓦砾堆上，心头电转，这发冷笑声的，竟是何等样的人物，何以此时会在幽冥教总坛之内出现，而且……

“天毒尊者！”司徒文脱口叫出。

他从这一块“魔笛摧心令”副牌上推断出是天毒老魔。

“魔笛摧心令”一共三面，一正二副，乃是他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昔年行道江湖时所用的信物。

他从“虢公古墓”之中，得到一面正牌，少林了尘大师手中得回一面副牌，别一面副牌，却被天毒门得去。

天毒门曾利用这块副牌行嫁祸江东之计，使他和五大门派发生了一场干戈，至今记忆犹新。

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曾经严嘱他三牌收齐之后，便即毁去，以免流入江湖，他一直不能如愿。

现在三牌已得，正好完成这件心愿。

司徒文蓦地想起，他已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

对方用令牌当暗器打出，并两次发出冷笑，显然是故意引他离开现场，好乘机救走幽冥教主赵冰心那女魔。

心念动处，电疾射回，一看，几乎气煞。

地上已失去了那女魔的踪影。

他费尽心力，想不到竟让元凶漏网，心中悔恨不已。

他判断对方必然还逗留隐伏在附近。

但，“玄阴谷”中，昏昧黝暗，日夜不分，而且地形极是复杂，他虽仗着功力，视物不论白昼，但要寻出隐伏的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当然不能一一搜遍隐秘的处所。

他间关万里，披星戴月的仆仆风尘，目的是为了报血仇，想不到，一时大意之下，竟令元凶漏网。

心中悔恨到无以复加。

如果让“天毒尊者”与“赵冰心”两魔就此脱走，天涯茫茫，江湖荡荡，要再寻仇踪，何殊于大海捞针。

一时之间，计无所出，倒怔住了。

突然——

百丈之外，谷道嶙峋怪石之中，传来一声极为耳熟的阴恻恻的冷笑，随着一个声音道：“司徒文小鬼，你今生休想出得这玄阴鬼谷！”

听声音赫然是那天毒老魔所发。

司徒文见敌踪又现，大喜过望，怒哼声中，如流星划空般，直朝发声之处射去，快逾电闪雷奔。

百丈距离，眨眼即到。

司徒文足点满谷林立的嶙峋怪石，飞绕附近一周，哪有半丝人影，不由气得浑身直抖，牙齿几乎咬碎。

“嘿嘿嘿嘿！司徒小鬼，老夫天毒一门，被你弄得瓦解冰消，幽冥一教也告解体，若不把你挫骨扬灰……”

声音似近又远，令人捉摸不定方位。

司徒文早已不耐，截住对方的话尾道：“天毒老魔，你敢现身出来！”

“小鬼，你不必狗叫，你即使不找老夫，老夫也不会饶过你！”说完，又是一阵杰杰怪笑。

司徒文口里说话，心里却在注意声音的来源。

但，奇怪得很，声音是那樣的沉闷而飘忽，使人拿不准是近抑是远，是东还是西，有若空谷足音。

“老魔！你出来！”

“哈哈，小鬼，难道老夫会怕了你！”

声音未落，侧方三丈之外的一个怪石顶上，已如鬼魅般现出一条人影，这人影出现得突兀。

司徒文曾搜遍了近二十丈方圆的每一寸土地，毫未发现可疑之处，然而这人影竟在三丈之内现身。

身着青衫——

白面，

无髭，

左面脸颊之上有一块如铜钱般大的青记。

这人影正是“天毒门”掌门令主“天毒尊者”。

此刻，他竟然以真面目出现。

江湖中还没有人见过天毒门令主的庐山真面目。

他一直都以青巾蒙面。

数日前，司徒文与雪山魔女返家，巧遇“天毒尊者”率众寻仇，激战之后，“天毒尊者”仅以身免，负剑而逃。

他的蒙面青巾，被司徒文撕下，真面目遂告揭穿，所以此刻，在司徒文面前，他没有掩藏面目的必要。

司徒文目眦欲裂，暴吼一声：“老魔，纳命来！”

飞身疾扑过去。

这一扑之势，快如闪电。

然而，他扑了一个空，“天毒尊者”的身形一闪而没。

司徒文大感奇怪，以自己的目力功力而言，决不可能让对方在三丈的距离中逃出眼去，除非对方会借土而遁。

他细察方才“天毒尊者”立足的怪石，竟然毫无异状。

他气得重重的一顿脚，这一顿脚，却被他发觉了蹊跷，石下竟然有空洞的回音，他试再一顿脚，果然所料不虚。

这谷地之中，必有地道，否则以自己的功力而论，“天毒尊者”纵然能逃过这电闪的一扑，决不会逃出眼去。

除非他遁入地道密窟。

他再次的察看那方怪石，仍然看不出丝毫端倪。

在急怒攻心之下，司徒文跃下怪石，退后三步，面向怪石，劈出一道掌风，他用了五成内力。

“轰！”的一声，石屑粉飞中，怪石应手而碎。

怪石之下，果然现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司徒文心头电转道：“果然不出所料，这谷地之下，是有秘密暗径，怪道方才老魔发声沉闷飘忽，似远又近，原来是从地底发出，这两个魔头，必然藏身暗道中无疑，女魔重伤之身，无法行动，老魔要想带她离开却是不易。”

倏地功凝双掌，向洞口猛劈一掌，正想乘势飞身跃下……

突然……

青影闪处，夹着一声嘿嘿冷笑，“天毒尊者”又自身前不及两丈之处现出身形，兀立在一块巨石之前。

司徒文怒哼一声，飞身疾扑。

他有心不让老魔遁形，凌空掌指齐施。

骇人的狂飚之中，挟着两缕白气蒙蒙的指风，电闪射去。

这一着，果然收效，“天毒尊者”，凌空倒射到三丈之外，方始险极的避过这一掌二指。

司徒文略不稍停，在劈出一掌，射出二指之后，原式不变，如鹰隼般飞掠扑上，势态凌人。

“天毒尊者”心头一震，向左横移八尺，乘这移身之势，向司徒文电射而至的身形，猛挥一掌。

如山劲气之中，透出刺鼻腥风。

司徒文急切中，也挥出一道掌风，身形飘然落地。

“噗”的一声，两股内力相撞，双方身形各自一摇。

“天毒尊者”杰杰一阵怪笑之后，右手上扬，掌中骇然持着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红色小球。

“霹雳弹！”司徒文在心里暗叫了一声。

他不知这老魔何以也持有这种歹毒的东西。

两人相距不及二丈。

半日前，司徒文曾经领教过幽冥教主赵冰心的一颗“霹雳弹”，几乎使他命丧当场，余悸犹存。

此刻，天毒老魔手中又是一颗“霹雳弹”。

原来这“霹雳弹”，女魔赵冰心耗时十年，方才制成两粒，一粒已在令坛之内使用掉，这一粒却存在“天毒尊者”身上，幸而是如此，否则司徒文早已丧命多时。

如果当时两粒“霹雳弹”都带在女魔身边的话，一弹无功，再发一弹，司徒文功力再高，也难逃肢残体碎之厄。

“天毒尊者”杰杰一声怪笑道：“小鬼，你只要敢稍微一动，就要

你骨化飞灰！”

说着右手一扬，充满得意之色。

司徒文双目似要喷出火来，肺都几乎要气炸。

“天毒尊者”又道：“小鬼，如果你能归还老夫‘金吾剑’和‘幽冥真经’，并献出‘玄天秘笈’，老夫……”

“哈哈哈哈哈！老魔，别做你的清秋大梦！”

“天毒尊者”眼中绿芒陡炽，沉声喝道：“小鬼，明年今日，便是你的周年忌辰！”

“老魔休狂，区区‘霹雳弹’还不放在小爷眼下！”

“天毒尊者”果然为之一怔，据幽冥教主赵冰心所说，在令坛之内，一颗‘霹雷弹’，这小鬼不损分毫……

司徒文聪明绝世，见自己一句无心的狂话，果然使对方犹豫起来，不由暗自好笑，心中疾思应付之策。

其实司徒文心中何尝不紧张万分，他再狂也不敢以血肉之躯来轻易尝试“霹雳弹”的威力。

在半日前，令坛之中，可说是诸般巧合，险极的避过一弹，侥幸不死，到现在余悸犹存，可不敢再尝试一次。

但，彼此是生死对头，怨毒已深，弹在对方手中，势在必发，情势危殆万分，生死只系于一发之间。他心中虽感焦急，但表面上仍然镇定如恒。

如果一个不好，自己粉身碎骨不说，血仇既不能报，而自己母、姐等人的安全，将大成问题，魔头岂肯轻易放过。当下，故意装着毫不为意的样子道：“老魔，你如不信，可掷出试试看，能否伤得了小爷。”

“天毒尊者”一派之长，毒绝江湖，这时也不禁踌躇不决起来，不知是掷出好，还是不掷好。

这两颗“霹雳弹”是他的情人赵冰心花了十年光阴所制成，手中是仅余的一颗，如果万一不能致对方死命的话，后果何堪设想，因为他不能舍地道中重伤的情人赵冰心一走了之，何况谷底暗道，已被对方发现了。

司徒文这时，内心焦急如焚，他想不出万全之策。

双方对立无语。空气在沉滞之中，却隐着无穷的杀机。

蓦然——一声冷哼过处，“天毒尊者”手中的“霹雳弹”竟告脱手掷出，咫尺之隔，眼看司徒文就要……

第十七章 千面人妖

司徒文在万般无奈之中，身形不退反进，电射般迎向掷来的“霹雳弹”，快得几乎与对方掷弹是同一时间。

电光石火之间，那粒“霹雳弹”竟然凌空被司徒文接在手中，这一着可说是妙极险极，大出“天毒尊者”竟料之外。

惊叫声中，老魔已失去踪影。

司徒文手中持着那颗“霹雳弹”，愣在当地，半晌作声不得，这一招险着，使他冷汗遍体，暗叫侥幸不止。

原来司徒文在“虢公古墓”中时，曾经翻阅过一本“武林异闻录”的书，书上记载有“霹雳弹”这类东西，必须借一掷之力，碰击地面，才会爆炸，他正在思忖应付之方，不料对方竟然脱手掷出。

他情急之下，甘冒奇险，凌空去接。

咫尺之隔，而且对方一掷之势，何等迅快强猛，若非眼力手法超人，一个失措，将遗恨千古，落得粉骨碎身。

等他定下心神，眼前已失去“天毒尊者”的踪影。

他谨慎的把这一颗使人丧胆亡魂的“霹雳弹”藏在怀中，上前数步，仔细审视方才老魔停身的那一方巨石。

细看之下，果然发现石上有一圈径约三尺的石痕。

他无暇再寻找机关枢纽，右掌贯足功力，向那圈石痕正中，猛按一掌，这一按之势，力道何止千钧。

“轰！”的一声，石上突然现出三尺直径的一个圆孔。

孔洞不深，一丈即可见底。

司徒文唯恐洞径之中，有人猝施突袭，照准圆孔，向下劈出一股掌风，“轰隆！”声中，乘势一跃而下。

入洞之后，见这暗道约一丈见方，谷本黝暗，再加上身入地道，更觉漆黑如墨，但仗着如电神目，仍可清晰辨物。

暗道东西异途，他不知是哪一端走好。

往东是进入幽冥总坛，往西则是出谷方向。

他略作考虑之后，认为两魔出谷的成分比较大，因为总坛已被炸毁，而且新近招纳的徒众已死亡殆尽。

心意一定，转身向西顺道而驰。

奔行了近两个时辰，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暗道之中，歧道百出，他只顺着主干疾驰。

一阵阵霉湿腐败之气，中人欲呕。

又是一个时辰过去——

正行之间，突觉眼前一亮，原来已到了出口之处。

司徒文出得洞口，一看，一块厚重的石门，被推在一边，地下现出几只浅浅的足印，显然是有人由此出谷。

再看那石门，向外的一面，满布苔藓，门上锁链宛然，显然是由机关操纵，如合上石门，在外面决看不出来。

如果出洞的人，在事先将洞门关上还原，司徒文要想出洞，必得大费一番手脚，由此看出，出洞的人，必然是十分慌乱。

司徒文推断，“天毒尊者”定然已带着“幽冥教主”赵冰心在暗道

中抄捷径出谷多时。

这时，旭日高照，谷外充满一片阳和之气，比起谷内的昏昧黝暗，恰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司徒文颓然叹了一口气，想不到又让元凶漏网，今后天涯茫茫，要觅仇踪，将更加困难万倍了。

他仰首极目苍穹，感到无边的空虚和怅惘。

万千往事，纷至沓来！

他沉湎在回忆的深渊里！

横祸天外飞来，举家惨遭血劫，使他变成了人海孤雏。

他被一庄二堡三谷追杀，之后“洞宫山”峡谷中巧获“坎离铁笛”，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奇缘辐辏，古墓五年，使他练成了一身绝艺，母、姐重圆，同时也获悉了当年仇家的姓名。

于是——

万里间关，寻觅仇踪。

现在，却又让元凶在手底下漏网。

沉思良久之后，豪壮之气，又自胸臆之中升起。

喃喃自语道：“无论天涯海角，誓必追获元凶，血仇一日不复，一日不返家园！”

语毕，撮口一声长啸，震得四山齐应，久久不绝。

啸声中，身形陡起，如天马行空，疾朝山外划去。

出得山外，循官道直奔川中。

这一天，约莫是过午时分。

广安城中，远近著名的“正阳酒楼”门前，忽然来了一辆篷车、大热的天，那篷车的窗帷门帘，全都放了下来，遮得丝风不透。

怪！

难道车里的人不怕热，或许是畏风？

如果说，车里坐的是淑女官眷，但又不见有随从跟班。

车把式，头上一顶遮阳毡笠，几乎低得连鼻子都掩住，左边的脸颊上，贴了一张巴掌大的膏药，露出在外的皮肤，却显得异常白皙，这就透着古怪了！按说车把式经年累月的仆仆风尘日晒雨淋，说什么也不会如此白皙。

篷车刚刚停稳——

“正阳酒楼”之前，空地又来了一个面如冠玉，美若子都，丰神朗逸的青衫书生，看上去二十不到。

那车把式，蓦见书生之面，似乎吃了一惊，身形震动了一下，随即把笠帽拉得更低，别过头去整理着驾绳。

那俊美绝伦的青衫书生，好奇地瞥了这辆篷车一眼之后，又把眼光移到那车把式的身上，然后摇摇头径自上楼去了。

车把式待那青衫书生的背影消失之后，忽然把车帘轻轻揭开一条缝，低声向车内的人说了几句话之后，也匆匆入店。

但他并不上楼，却径奔后院。

紧接着，又来了两个容光照人的玄衣女子，年可二十出头，有说有笑的，也姗姗上楼而去。

楼上——

座无虚设，酒客满座，一片喧嚷器闹之声。

一个青衫书生；却独自在靠壁角里据了一副座头，双眉微蹙，一只手支颐，另一只手却笼在袖中，似在想什么心事。

书生侧面的一副座头上，却坐了两个姿容绝俗的女子。

那两个女子，不时的偷眼瞄向那青衫书生，口角现出冷笑，四只妙目之中，闪射着一种恨意的光芒。

而那壁后的小窗半掩中，却有四只眼睛，也在注视着那青衫书生，其中两只眼睛，闪着碧芒，充满了怨毒。

这些，那青衫书生，一无所觉。

顷刻之后，壁后暗门中，走出一个意态潇洒，步履安详的白衣秀士来，环视全楼一周之后，径自走向青衫书生座前。

“兄台雅兴不浅，一人独酌，何如相对而饮！”

青衫书生蓦然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一看，面前站定了一个白衣秀士，刚才的话，显然是对自己而发。

不由大感奇怪，又见对方美则美矣，只是面目略嫌冷漠，而眼中精光隐隐，显然也是武林中人。

那白衣秀士，不等青衫书生开口，已长揖到地，道：“小弟诸葛玉奇，游学到此，见兄台也系我孔门弟子，故而不揣冒昧，效毛遂之自荐，尚望恕弟唐突之罪！”

青衫书生只好起立，还了一礼道：“哪里！哪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萍踪偶聚，也是前缘，兄如不弃，何妨坐下一谈，小饮数杯！”

那称做诸葛玉奇的白衣秀士，一拉坐椅，居然毫不客气的坐了下来，小二忙自添上杯箸。

青衫书生替对方斟上一杯，相互举杯饮尽。

诸葛玉奇道：“还不曾请教兄台上姓台甫！”

“小弟复姓司徒，单名一个文字。”

“哦！原来是司徒兄，看兄台器宇不凡，不知曾金榜高中否？”

司徒文一愣之后，哈哈一笑道：“小弟生平无大志，至今还是青衿一领而已！”

“哈哈！彼此！彼此！弟与兄台可讲志同而道合了！”

侧座上的两个绝色少女，脸上却露出一一种似笑非笑的神色，看着那一对喋喋不休的书生。

壁后小窗缝中，那一双闪着碧芒的眸子，仍然没有移去。

司徒文与那自称诸葛玉奇的白衣秀士，有一搭没一搭的东扯西谈，从诗词歌赋、诸子百家，而到天文地理，风情人物，无所不谈，只是双方均不曾谈到武学方面。

司徒文见这诸葛玉奇，来的突兀，而且从神色上可以看出对方是武林人物，却故意装模作样，故示斯文一脉，既是武林人物，岂有闻他之名而漠然无动于中，戒念顿生。

诸葛玉奇居心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两个绝色少女之中，年纪较长的一个突然格格一声娇笑，向年纪较小的那女子说道：“妹妹，江湖险诈百出，魑魅横行，鬼魅当道，一失足即可演成终生憾事，就以眼前的事来说吧……”话到中途，突然顿住，

向那青衫书生瞟了一眼。

这一声格格娇笑，和这半句似有为而发的话，顿时引起司徒文的注意，一看，却是发自邻座少女之口。

那年纪较小的少女，不经意的一笑道：“姐姐，许多人自认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看，还不是浪得虚名，有目如盲之辈，反正事不关己，乐得看热闹！”

司徒文不禁又向这两个少女看了一眼！

正好四只流波美目也正向他看去，六目交投，他不由心中一震，他所接触到的，竟是一种含着恨意的眼光。

司徒文心中转念道：“奇怪，我与她俩素昧生平，怎的以这种含恨意的眼光看我，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

一旁的自称诸葛玉奇的白衣秀士，本是背对两女而坐，一见司徒文面色有异，也不禁转头回望。

眼中却射出一种骇人的煞光，狠狠地盯了两女一眼。

两个少女，从鼻孔里冷哼一声，别过头去，又道：“姐姐，我生平最是厌恶狗眼看人的家伙！”

“可不是，妹妹！青天白日之中，鬼魅竟敢现形，任你千变万化，却难逃我的一双法眼呢！”

说完，相视一阵格格娇笑。

司徒文更觉怀疑不释，不禁悄声向白衣秀士道：“诸葛兄可知这两女的来历？”

“素昧生平！”

“不知她们话中所指何意？”

诸葛玉奇眼中忽然掠过一丝煞光，但一瞬即杳，面孔依然冷漠平静如初，摇摇头道：“这个小弟也不明白对方是因何而发！”

这一丝表情，却瞒不过司徒文如电神目，心中更觉凛然不已，看来事情决不简单，那两个女子决非无的放矢。

“以诸葛兄的眼光，可看得出些蛛丝马迹？”“司徒兄，依弟愚见，这两个女子必是江湖人物，小弟我负笈他乡，子曰：怪力乱神，吾不语也，对于江湖事体，我是一窍不通！”

那两个少女如银铃般的声音，又再响起：

“妹妹，你听说过‘装猪吃象’这句俗语吗？”

“姐姐的意思是……”

“有的人表面上装得那么忠厚老实，而骨子里却在转着极大的念头，这就叫做装猪吃象！”

“格格格格！姐姐，这头象自为是庞然大物，如果被猪吃了，你说这不是冤哉枉也了吗！”

“哼！若不是师父一再交代，我才不理这笔闲帐，反正这只象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给吃了活该！”

“姐姐！我说师父的这些规矩也未免……”

“妹妹，你今天是怎么了，竟敢说出这样的话？”

那年纪较小的少女，被这一喝斥，立时垂头不语。

那年长的面上透过一丝哀怨的神色，轻轻叹了一口气。

这些话，听在司徒文耳里，除了觉得更加迷惑不解外，倒没有什么，

而那诸葛玉奇，却有些坐立不安起来！

“司徒兄今晚下榻何处？”

“这个……行止还未定！”

“小弟甚愿与司徒兄能多盘几时，也可借此多聆教益！”

“岂敢，岂敢，小弟尚有些俗务待了，只有改时了！”

“你我忝属斯文一脉，今日萍踪偶聚，也算是一番缘分，但愿他日有机会把晤，与兄作竟日之谈！”

司徒文听他说斯文一脉四个字，甚觉好笑，明明是武林中人，却硬要戴上这顶斯文帽子，心里虽如此想，但面上却不流露出来！

微一颌首道：“这句话正中小弟下怀！”

“如此小弟告辞，今日酒资算是小弟作东！”

“诸葛兄切莫如此，反令小弟心下不安！”

“些须小事，不足挂齿，盼能再见！”

说完，起身离座，一揖到地之后，转身而去，临行之时，又狠狠地盯了那两个少女一眼！

司徒文怔怔地看着那自称诸葛玉奇的白衣秀士缓缓下楼而去，心里可说不出是什么味道。

这时，壁后窗隙内那一双绿色的眸子，也告消失。

“姐姐，那只猪走了！”

那年长的少女，白了她一眼。

这句话却深深的打入司徒文的心坎。

愈发证明了那两个少女方才那些尖刻的话，是有为而发。

既然诸葛玉奇是她们口里的猪，那自己不正是她们口里的象，如此说来，这白衣秀士，莫非是对自己有所谋而来！

但彼此三方面，都是素昧生平，真令人费解。

司徒文又想起方才两个少女眼中含有恨意的光芒，越发的感觉到迷离莫辨，如坠五里雾中。

“姐姐，那‘千面人妖’，何以会在此地现身，莫非这老魔又想在这小子身上转什么恶念头？”声音低不可闻，但司徒文此刻的功力，已到了十丈之内，蚊声如雷的地步，听得一清二楚。

闻言之下，心中不由一震，他曾听千手神偷章空妙提到过这“千面人妖”，淫凶极恶，武功高绝，精擅易容之术，忽男忽女，忽老忽少，数十年来，还没有人看到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并且还擅长于制作面具，真可以假乱真，算年纪当在七十以上，如果今天这白衣秀士诸葛玉奇，就是老魔化身的话，倒不可不防，思念未几，又听那少女的声音道：“妹妹，你多大年纪，也称人家小子，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怪手书生呢！这老魔也忒胆大，转念头竟敢转到他的头上！”

司徒文这下，可真有些忐忑不安起来了，人家前前后后所说的话，竟完全是对他而发呢！而且一语就道出了他的来历，而他对于人家，却是一无所知。

尤其这“千面人妖”的现身，使他在心里打了一个结。

耳边又响起那银铃般的低语：

“姐姐，这‘千面人妖’你看准了就是这间酒楼的主人？”

“那还会错得了，师父她老人家为这老魔含垢忍辱了半生，现在才

好不容易发现魔踪，切不可打草惊蛇！”

司徒文心里又是一惊，原来这两个少女却是专为了“千面人妖”而来，只不知她们所称的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

听话音，可能她俩的师父曾吃过“千面人妖”的大亏，这倒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好奇之心，不由大炽。

“姐姐，那我们方才调侃的话，如果引起了这老魔的猜疑，万一行藏败露，岂不误了师父她老人家的大事？”

“这倒不必多虑，我自有打算！反正这老魔插翅难飞！”

“噯！姐姐，方才店门外那一辆篷车，我看十分奇突，难道其中有什么文章，还有那车把式……”

“不错，现在你这小妮子也精明多了，车中是什么蹊跷，我可不大清楚，不过那车把式却非寻常人物！”

司徒文突然想起进店之时，曾见门外停了一辆遮掩得丝风不透的篷车，和那极为惹眼的车把式，帽檐遮了半个脸，左颊上贴了一张膏药，似乎不敢见人的模样……

“姐姐你何由得知？”

“我们这一批姐妹们，为了搜索‘千面人妖’的行踪，五年以来，足迹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对所有江湖中知名之辈的特征行踪，了如指掌，只要稍加留意，就可认出！”

“姐姐真不愧是赛诸葛，难怪师父敢将大事交付你！”

“算了，我不希罕你的高帽子！”

“姐姐，你还不曾说出那车把式是何等样人物哩！”

“天毒尊者，我从……”

这“天毒尊者”四个字，听入司徒文的耳内，不啻是晴天霹雳，以下的话，他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匆匆离座飘然下楼而去。

“姐姐，他走了！”

“放心，他不会离开这广安城！”

司徒文不顾惊世骇俗，捷逾星火的飘身下楼，焉知出得门来，一看之下，顿时目瞪口呆，跌脚不已。

那辆神秘的篷车，踪影俱无。

一时之间，悔恨交进，暗骂自己该死，竟然一时不察，又坐令元凶逸去，这一笔血债，不知何日才能索还。

心中忖道：“这天毒老魔，既然在这酒楼现踪，而据方才那两个少女所言，这‘正阳酒楼’是那‘千面人妖’借以隐迹的所在，他们之间，必然有所关连，若要从‘千面人妖’身上着手，定可追出‘天毒尊者’的行踪！”

思念之间，那两个玄衣少女，已经出了酒楼的大门，向他冷冷的瞥了一眼之后，姗姗向街的那一端行去。

司徒文本想追上去，再细问一问清楚，但又觉彼此男女有别，素昧生平，不好启齿只得怔怔地看着她俩人影消失。

他这时，他细的一回溯那辆篷车和车把式的情状，更是后悔不迭，自责何以粗心若此，让元凶失之交臂。

本来，他入酒楼之初，曾对那车把式的背影有所怀疑，但却想不到这上头去，“天毒尊者”左边面颊上有一块铜钱大的青记，却借一张膏

药隐去，再加上帽檐遮脸，如非有心人，决看不出来，而那车内，毫无疑问的是载着因施展歹毒阴功“血箭毒磷”而身负重伤的“幽冥教主”赵冰心那女魔。

然而，一时大意，竟然又一次让元凶漏网。

司徒文怀着一颗愧悔交加的心，茫然的向街的另一端行去，沉重的步履，代表着他沉重的心。

他忽然想起，我何不到城外官道去打听一番，也许能发现那辆篷车的行踪去向也说不定。

心念之中，步履突然加快，直朝北城门走去。

北门外是广安城东西官道的起始点。

他一路打探，竟然没有人发现那辆神秘的篷车，他又一次感到失望，信步向官道西端行去。

不知不觉之间，已走出十里远近。

人烟渐稀，面前是一片繁茂的枫林。

这时，晚霞渐收，暮霭四合，阵阵归鸦，聒噪而过。

夜——已展开了它黑色的大毡，覆盖了大地。

司徒文正想返身回城……

正当他刚一转身之际，暮感一阵微风，由枫林之中掠来，接着，眼前只觉黑影一晃，瞬即无踪。

他电疾转身，哪知竟然一无所见。

除了面前不及两丈的枫林外，其余三面，都是空荡荡的，如果这黑影是人的话，绝对不会逃出眼去。

除非它是鬼，但，世间真的有所谓鬼吗？

如果是人的话，能在转眼之间，由现身而失踪，那这种功力，简直是太可怕了，根本近于不可能。

司徒文自信武功并非泛泛，然而竟碰到这种几乎使人不能置信的事，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突然——

身后传来“嗤！”的一声冷笑！

他快得几乎和那冷嗤声是同时的倏然电闪转身。

奇怪——

依然是一无所见。

他不相信此间有鬼，但这情形却使他不禁胆寒，他自出道以来，还不曾遭遇到像这种狼狈的事。

接着——

又是“嗤！”的一声冷笑，确确实实是发自身后咫尺之地，而且似乎有一缕冷风拂颈而来！

他气得冷哼一声，身形电疾的横飘五尺，同时回头扫视，满以为这一下即使是鬼，也无所遁形，谁知又是扑空。

这一下可就有些毛骨悚然了。

“嗤！”又是一声冷笑！

这一下，他断定是人，决不是鬼，而这人只是仗着一种诡异的身法，如影附形般随着他的身形转动。

他不由俊眉一掀，冷哼一声道：“是哪位武林朋友，给我现身出来，

否则莫怪在下得罪！”

身后果然有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答道：“你自忖能破得了我的‘冤魂附体’身法？”

司徒文心里不由一震，不久前“雪山魔女”李玉兰竟是在“冤魂附体”“鬼爪摄物”之下失去“幽冥真经”。

当下哈哈一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死亡谷’中的朋友！”

背后突发一声惊“咦！”许是被司徒文一语道破来历。

“算你见多识广，但你如何摆脱这‘冤魂附体’身法？”

“哈哈！今天让你‘死亡谷’中人见识一下何谓身法！”

声音才落，身形连连晃动，“烟云飘渺步法”已自展开，如一缕淡烟般，闪烁飘渺，虚幻莫测。

“玄天神功”凌今盖古，岂同凡响，身形闪电般的变幻中，眼前果然现出一个全身由头自脚都为黑布包裹的人影。

司徒文加紧展开步法，满场闪晃，反而把那黑色人影围在居中，迫得那人影惊惶失措，狼狈已极。

半晌之后，方才飒然而止，相对而立。

司徒文愤然道：“在下已与贵谷中人约定，一月之内，亲赴‘死亡谷’，追讨‘幽冥真经’，今夜阁下出手相戏是何道理！”

“不错，一月之约，本谷之人自当遵守，不过在下两位同门，承蒙厚赐，命将不保，所以特地先向你讨个公道！”

司徒文心中大感奇怪，他记得除了扯下两个“死亡谷中人”的蒙面黑罩外，并不曾伤及对方，这话从何说起。

当下沉声向黑衣人道：“在下并未出手伤及贵谷中人，这话……”

“哼！你怪手书生未免欺人太甚！”

随着话声，枫林之内，又捷逾鬼魅的飘出一条黑影，竟然不带半丝风声，这一分轻功，确实惊人。

眨眼之间，已落在当地，与原先的黑衣人并肩而立。

两人一式一样，全身黑布蒙罩，只露两眼。

虽在暗夜之中，司徒文仍能清晰的看出对方目中所流露的神色，他觉得这眼光好生厮熟，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两位不顾一月之约，是否要迫在下出手？”

黑衣人之一道：“谁说我们不遵一月之约，只是想先见识一下你这名震武林的怪手书生，究竟有什么了不起之处！”

“哈哈哈哈哈！在下并没有自称了不起！”

另一黑衣人道：“我两个同门如果不幸而死的话，这一笔帐，你赖不掉，早晚总要向你讨回公道，你等着瞧吧！”

司徒文不由怒气顿生，大声道：“笑话，我怪手书生再不济也不至于到赖帐的地步，你且说个明白，如果确有其事，在下马上还你俩一个公道！”

“你是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还分什么真假！”

“你曾和本谷人交过手？”

“不错！”

“被你扯下蒙面黑罩？”

“嗯！有这回事？”

“那你还不承认？”

“阁下说话未免太过欺人！”

“此话怎样？”

“揭下面罩，决不致于会死！”

黑衣人声音忽然一变道：“就是死在这上头！”

司徒文愈弄愈迷糊，认为对方有心调侃，沉声道：“两位今晚是存心找岔？”

“就是论理，何谓存心找岔？”

“面罩被揭，也不过显露了两位贵同门是女性而已，在下既未出手攻击，也没有阴谋暗算，何由死起？”

适才先到的那黑衣人接口道：“本谷规例，凡谷中弟子被人揭露真面目者死！”

司徒文一愕之后，不由冷笑一声道：“贵谷规例，在下似乎不必遵守吧！”

司徒文口里说，心里却在想：“这死亡谷主，定是一个残暴不仁的恶魔，这种残酷的规例，简直是闻所未闻。”

黑衣人又道：“祸由你起，岂不等于死在你手！”

“哈哈，这种话简直是强词夺理，贵谷规例，外人何由得知，如果彼此为敌，不是我死，便是敌亡，何况是区区面罩被揭，这种公道，怨在下无法还你们了！”

“如果当日敝同门被你所伤，那是她俩学艺不精，咎在自己，而却是死在门规之下未免……”

司徒文怒气勃勃的道：“你谷中规例，可曾昭告武林？”

“这倒没有！”

“你那两位同门是否已经按规处死？”

“还不曾，但已被监禁，须待一月之约到时！”

“与一月之约何关？”

“家师裁定，门人无法知道原因！”

“那两位何不等到一月之期，再为出头？”

“一月之期，如我两位同门不幸的话，非只我二人，所有同门，均将要向你讨这一公道！”

“哈哈！在下完全接着就是，现在话已说明，如果两位没有别的事，在下尚有要事待办，失陪了！”声落，人已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当！咚！咚！咚！”

时正三更。

广安城，灯火寥落，市声寂寂，全城已进入睡眠状态中。

往日筵开不夜的“正阳酒楼”今天却不知何故，竟然也打烊休歇，使得一些晨昏颠倒作终宵乐的酒客们怨声不止。

蓦然——

一条人影，快如流星划空般的直落在“正阳酒楼”的屋顶上，略作停留之后，便消失在沉沉屋宇之中。

又是两条人影，在飞绕“正阳酒楼”一周之后，随即消失在附近的房舍暗影之中，四周又归于静寂。

“正阳酒楼”偌大一片房舍，除了尚有一两处灯火犹明外，其余都被覆盖在沉沉夜幕之中。

那条人影，捷若鬼魅，轻如狸猫，在房舍之间，不停的穿梭游走，每一间房舍，每一个角落，都搜查殆尽。

他似乎没有发现他的目标。

他是谁？

他正是本书的主角“怪手书生”司徒文。

司徒文自从得悉日间在“正阳酒楼”门前所见的篷车和车把式，正是他所亟欲追寻的血海仇人，“天毒尊者”和“幽冥教主”赵冰心之后，遂在广安城逗留下来。

他打算要从“正阳酒楼”的老板“千面人妖”身上，着落出元凶的下落，所以夜探“正阳酒楼”。

“千面人妖”既以千面为号，顾名思义，当然是虚虚幻幻，化身千百，使人无从捉摸其真正面目。

所以司徒文搜索了将近一个更次之久，毫无所获。这时，三更将残。

司徒文怔立在“正阳酒楼”的后院中，一筹莫展，他所发现的人，没有一个和自称诸葛玉奇的白衣秀士身形相似。

日间在酒楼上，据那两个少女所说，这诸葛玉奇就是千面人妖化身之一，这是他唯一的线索。

那两个少女，既然能一眼就看出千面人妖的化身，看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听她们话中之意，似乎是专为“千面人妖”而来，如果双方合手，“千面人妖”再诡，决无所遁形，但自己乃是为了报复血海深仇，岂能因人成事……

思念之间，院内厅前，灯光忽然大亮，走出一个佝背老者，看上去老弱不堪，但双目精光隐现，显然并非常人。

“阁下夤夜擅闯本店后院，意欲何为？”

“请贵店店主出面答话！”

“你且先回答老夫的问话！”

司徒文冷哼一声道：“特来拜会‘千面人妖’前辈，有事奉商！”

那佝背老者，身形微微一震之后，道：“什么？阁下再说一遍，什么妖……”

“千面人妖！”

“不曾听过！”

“尊驾何人？”

“本店帐房！”

“如此，请贵店东答话！”

“阁下与敝店东是素识，还是……”

司徒文俊目一瞪道：“这些尊驾最好不要多问！”

“可否请教大名？”

“在下怪手书生司徒文！”

“哦！”那佝背老者哦了一声之后，接着说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司徒少侠，失敬之至！”

“在下不耐久等，烦尊驾请店东出面！”

“敝店东本日下午已离店他往，临走时交代，此行系访友，归期未

卜。”

“此话当真？”

“岂敢欺瞒少侠！”

司徒文见对方在答话之时，眼光流转不定，不由心中一动，意念电转道：“莫非眼前这老者就是……”

心念动处，蓦然出掌伸指，闪电般向对方扣去。

这一手可说是快极狠极，完全出乎对方意外。

那佝背老者，口中“啊呀！”了一声，快逾电掣的往右一个踉跄，堪堪避过这骇人的一扣之势。

“少侠何以要对老夫出手？”

司徒文这一抓扣空，心中已自了然，冷笑一声道：“千面人妖，你不必再事掩藏了！”

佝背老者眼中忽现骇然之色，但一瞬即逝，颤声道：“少侠不可误会，实在敝东家已经外出访友，至于所称的什么‘千面人妖’，我小老儿可绝不知情！”

“放眼武林，能够躲得过在下一抓的人还真少见，阁下不愧是成名多年的江湖道，在下佩服之至！”

佝背老者后退三步，道：“少侠！你……这……这……”

“真神面前，用不着烧假香，你既然已洗手归隐，不管你以往作为如何，在下不为己甚。……”

“少侠凭什么一口咬定小老儿就是你所寻觅的人？”

“这道理很简单，在下来此已近一个更次，而你阁下方才突然从厅内现身，却自称是帐房……”

“少侠又何能断定老夫不是帐房？”

“帐房自在前面柜房，这后院乃是内宅之地，难道帐房能与东家内眷混处一室，这谎言岂非不攻自破！”

佝背老者又不自觉的退了一步。

司徒文又道：“在下自与阁下交谈迄今，已近半个时辰，竟未惊动宅内任何一人，这证明你早有安排！”

“少侠未免欺人太甚！”

“哈哈！我该称你为诸葛兄，还是……”

佝背老者被问得无言以对，眼中凶光忽露，沉声道：“老夫归隐已久，不再过问江湖中事，与少侠更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不知何以要这样苦苦相逼？”

“不错，我们之间，谈不上冤仇，不过，今晚在事情真相还未大白之前，可说不定！”

“老夫不明少侠话中之意？”

“我只有一个问题请教，为友为敌，在你自择！”

佝背老者眼中寒芒更炽，身躯也在微微抖动，显然他已经料到对方要问的是什么事，故而激动不已。

司徒文又道：“不过，在下把问题提出之后，阁下可以不必立即作答，请三思之后，再行开口更不必虚言掩饰。”

“老夫知无不言，但如果所问超出老夫所知的范围，那只好方命了，至于后果，嘿嘿！……”

司徒文略一停顿之后，道：“请阁下说出‘天毒尊者’与‘幽冥教主’赵冰心这两魔的行踪，这个问题，在下誓必要得到答案！”

说完，俊目之中，突现奇光，如两颗寒星般，注定佝背老者，一不稍瞬，似要照透对方的内心似的。

佝背老者身躯猛地一震，冷冷的道：“恕老夫无从答起！”

司徒文闻言之下，俊面一变，杀机顿生，厉声道：“千面人妖，你不惜与在下为敌？”

佝背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怪手书生，你未勉强人所难！”

“在下早经言明，为友为敌，在你自择，这两个魔头与我仇比海深，凡是包庇卫护这两魔的，在下一律视为仇人！”

“老夫数十年来，还不曾被人威胁过！”

“在下言出必行！”

“好狂妄的小辈，难道老夫就怕了你！”

“今天却由不得你不说！”

司徒文声落招出，他蓄意要一招制住“千面人妖”这老魔，他知道如果让他走脱，就别想再找到他。

他必须要从这老魔的身上着落出仇人的行踪。

只见他右手五指箕张，闪电扣向对方腕脉，右手两指射出两缕白气蒙蒙的指风，封住对方的左侧。

这一招两式，快得简直是骇人听闻。

“千面人妖”不由心胆俱寒，对方这一招两式，快得使他连动念都来不及，他可看得出那指风的厉害。

本能的向右一闪，指风虽已避过，但只觉手腕一紧，已被对方扣个正着。

司徒文不屑的一笑道：“阁下到底说是不说？”

“千面人妖”凶睛一瞪，傲然道：“不说又待如何？”

“这可由不得你！”

司徒文正想运劲给对方一个厉害，蓦地觉察“千面人妖”腕脉被自己扣住，竟然毫无痛苦之容，不禁大奇。

及至一瞥那被扣的手，心中又是一震。

原来这老魔头右手中指天生的少了一截，中指短了一段，看起来极是惹眼，心中不禁恍然而悟，日间酒座中的两个少女，一眼就能看出白衣秀士诸葛玉奇是“千面人妖”的化身，却原来是看出了他的左手中指的特征。

就在司徒文微一分心之际——

“千面人妖”虎吼一声，右手五指如钩，闪电般朝司徒文的面上抓去，咫尺之隔，伸手即至。

司徒文心下一骇，竖掌而封，岂知对方却半途改抓为劈，直向肩头削落，司徒文原掌不变，掌缘向外一翻……

对方手掌在距肩头不及五寸之际，突然又改劈为点，指向“云门”“灵泉”两大要穴。

这三式写来话长，但却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

堪称得上奇诡狠辣四字。

司徒文单掌连翻，化却了这惊人的三式狠着。

就在这三式将尽的刹那之间，“千面人妖”冷哼一声，已施展出他的独门绝学“卸肌缩骨功”。

司徒文但觉扣住对方右腕的五指，遽然一松，方待加劲下扣，对方的手腕，已告滑出，人影闪处，电射而去。

司徒文自出道以来，从未碰到过这神奇诡谲的功夫，脉门被扣，竟然能够脱走，不禁为之一呆。

就这一怔神之间，“千面人妖”已自屋顶逝去。

“老魔，哪里走！”

司徒文一怔之后，蓦然惊觉，大喝一声，身形电射而起，上得屋顶一看，前面人影，已在数十丈外。

他不由气往上冲，陡然一提气，如一缕轻烟般跟纵追去，转眼之间，已把距离拉近到不足二十丈。

为了要获知元凶的行踪，眼前“千面人妖”是唯一的线索，他决然不能让他脱出手去，功劲加到十成。

一前一后两条人影，宛若流星赶月。

这时，另一侧，又有两条人影飞起，奔向同一方向。双方的距离，愈来愈近。

司徒文高喝一声：“还不与我止步！”

前面那人影，果然应声而止，停身在一处屋脊之上。

司徒文猛然一窜，超前一丈，方始回转身来，正待……

一看之下，不由呆住了。

所追的人，竟然是一个五绺长须飘拂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怒冲冲的道：“你这人好没来由，追我怎的？”

司徒文耳根一热，竟答不上话来。

“哼！岂有此理！”

那中年人愤然的说完了这句话之后，身形又起，从容而去，一连几闪，便消失在鳞次栉比的街屋之中。

晓风吹衣，远处已传来断断续续的鸡啼声。

天快要亮了。

司徒文懊丧至极，想不到竟会把人追丢，这“千面人妖”除了称绝武林的易容术外，所具功力也确惊人。

一时之间，愣在屋脊之上，没个理会处。

片刻之后，突然脱口叫出一声：“糟！”焉知方才追及的那中年人不是“千面人妖”的化身，当时怎计不及此。

但！现在后悔已迟。

蓦然——

不远之处，两条人影一晃即逝。

司徒文心想，怎的今晚会有这多夜行人物出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疾朝两条人影逝去的方向飘去，果见有两条纤细的人影，在街路之中缓步而行，赫然是两个女子。

他毫无声息的闪身飘落，下意识的随在那两条纤细人影身后三丈之地，细看之下，这背影好生眼熟。

前面两人，似乎不曾觉察身后有人跟踪。

只听一个银铃般的声音道：“姐姐，那‘千面人妖’果然有些门道，

竟能在睡眼之间，改变了形貌，摆脱了人家的追踪！”“哼！追他的人，既然明知对方是千面怪物，而竟让他安然逸去，真是其蠢如猪，还自以为了不起。”

司徒文不由一震，忖道：“这前行的两个少女，不正是白天‘正阳酒楼’所见的那两个绝色少女吗？听口气，她们这尖酸刻薄的话，明明是对自己而发，难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全在她们监视之中，却不知是何用意？”

他本待上前问个明白，又觉得难于启齿。

他直觉得这两个少女，既刁蛮，又神秘，不知是何来路。

“姐姐，整晚的又打又追的，疲累极了，回店去吧！”

“实在也该回店安歇了，刹那天明了，未免会惊世骇俗，明天中午，还是到‘正阳酒楼’散散心吧！说不定有什么新闻！”

两个女子说完，脚下突然加快，转眼便已无踪。

司徒文真有些啼笑皆非之感，不由发了拗劲，喃喃自语道：“我非要揭开你们的底牌不可！”

心念之中，也一展身形，飞逝无踪。

就在司徒文身影消失之后，又有两条黑影，现身出来，望着司徒文身影消失的方向，不住口的冷笑。

之后，这两条黑影，也告逝去。

第二天，近午时分——

司徒文又进了“正阳酒楼”，一看，那两个少女，果然又已在座，也自拣了一副座头坐下。

那两个少女，回眸向他瞥了一眼，相顾哧哧而笑。

司徒文正自心里盘算，如何开口向对方说话之际……

忽听座中酒客，在纷纷谈论着一个惊人消息，其中竟然提到“怪手书生”之名，司徒文不由倾耳而听。

“怪手书生真不愧心黑手辣，今天凌晨，忽然现身万寿庄，指令庄主‘南天一燕’孔怀仁交出什么千年何首乌……”

“孔庄主的胞姐，不就是那邛崃掌门人‘白发红颜’孔冷芳，这怪手书生也未免太过狂妄了！”

司徒文听得如坠五里雾中，心忖，可能是以讹传讹。

“当然，南天一燕孔怀仁岂肯吃他这一套，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以孔庄主的功力，竟然在对方铁笛之下，断去一臂，这怪手书生的功力，可真吓人！”

司徒文心头巨震，对方既然也使铁笛，显然是有意冒自己之名，可能是一种阴谋，企图嫁祸自己。

只听座中酒客又道：“据庄中人谈起，怪手书生年未过二十，面如冠玉！”

“白发红颜孔冷芳凑巧今晨因事回家，见胞弟被残，盛怒之下，声言要找怪手书生找回公道！”

那两个少女，这时面上露出一神秘之色，连盯了司徒文好几眼，还加上一声冷笑！

司徒文面上煞光顿炽，恨得直咬牙，心中暗暗道：“我若不把这冒名嫁祸的人碎尸万段，难消这一口怨气。”

突然——

一个庄丁模样的人，急冲冲的走上楼来，环视酒座一遍之后，径自走到司徒文座前，掷下一纸简帖，回身便走！

司徒文惊异已然的拿起一看，登时俊面失色，付过酒资，匆匆离座，下楼而去，身后又传来那两个少女的声音：

“妹妹，我说今天必有好新闻，如何？”

“姐姐，我们也去看热闹去！”

司徒文虽然惊于那两个神秘的少女，事事先知，但他已无暇理会，出门之后，遥遥随着那庄丁身后而去。

出了东门，地势愈来愈是荒僻。

眼前——

荒冢累累，蓬蒿没胫，枯骨随地可见，腐朽的棺材板，四处抛散，赫然是一片乱葬坟场，苍凉至极。

司徒文心下不由暗自嘀咕起来，忖道：“不知这邛崃掌门人‘白发红颜’孔冷芳传简邀自己来这荒僻之地，究竟是存了什么心理？”

那带路的庄丁，已消失不见。

司徒文再前行数步，停身在一块较为平坦之地。

就在司徒文身形刚停之际，一阵衣袂拂草的窸窣声中，一座高隆的古冢后面，现出一老四少，五个男女来。

转眼之间，已临切近。

只见为首的一个老太婆，满头如霜白发，却长得一个状类豆蔻芳华少女的脸孔，手执一根竹杖。

后随四个佩剑劲装的青年，男女各二。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动，看那为首的老太婆，迥异常人的容貌，必是邛崃派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无疑。

老少五人，走到距司徒文两丈之处，方始停下身形。

五人面色均十分沉重，尤其那为首的白发老太婆，眉宇之间，隐隐透出一抹煞光，嘴角噙着一丝冷笑。

司徒文，人如临风玉树，秀逸倜傥，巍然卓立。

白发朱颜的老太婆，把手中竹杖，在地面上连叩，显然内心非常激动，但仍声平气和的道：“老身邛崃掌门，人称‘白发红颜’孔冷芳，少侠敢是怪手书生司徒文？”说完，目露威棱，盯着司徒文。

司徒文长身一揖道：“不敢？正是后辈，参见掌门人，不知掌门人谕令后辈来此，有什么见教，后辈洗耳恭听！”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见对方人如光风霁月，决不类凶恶之徒，忖道：“真是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了！”

当下沉声道：“少侠自恃功艺，强索千年何首乌不遂，使舍弟‘南天一燕’孔怀仁在铁笛之下，残去一臂，是何道理？”

司徒文闻言之下，心头剧震，果然酒楼之中传言不虚，不知是什么人冒自己的名，企图嫁祸。

“掌门人可以断定此事是后辈所为？”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怒意倏生，冷笑一声反问道：“少侠又何以自剖，这事不是你所为？”

“后辈问心无愧！”

“难道天底下还有第二个怪手书生不曾？”

“后辈认为有不肖之徒，从中作祟嫁祸于我！”

“哈哈，事实俱在，你就不必巧言掩饰了，舍弟南天一燕孔怀仁，武功岂非泛泛，等闲的人决伤不了他！”

“掌门人已认定这件事是晚辈所为？”

“毫无疑义！”

“不容在下辩解？”

“强辩是多余的！”

司徒文一股冤气，几乎破腹而出，这冒名嫁祸的人，百死不足以偿其辜，竟令自己连申辩的余地都没有！

冷冷的道：“掌门人之意，今天的事，要如何解决？”

白发红颜孔冷芳，面色一沉，高声道：“你自残一臂，算是妄为之戒！”

司徒文俊面倏寒，星目陡射奇光，同样高声答道：“这个恕后辈办不到！”

“难道要老身出手？”

“掌门人不察事实真相，不容后辈辩解，晚辈只有应命。”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怒哼一声，手中竹杖重重往地下一顿，欺前两步，就要出手。

司徒文仍是气定神闲的站立不动，单只这一分定力，就足以慑服人，真不愧是人中龙凤，不同凡响。

“对付这等狂徒，哪需掌门人出手，弟子代劳！”

白发红颜身后的两个少年之中的一个，抢步而出，“呛啷”一声龙吟起处，长剑已掣在手中。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不由一皱眉。

“狂徒！亮你的兵刃！”那少年意态昂扬的喝道。

司徒文不屑已极的冷然道：“凭你还不配！”

那少年气得面孔煞白，长剑一领，叱道：“休狂！看剑！”

寒芒闪处，幻起朵朵银花，狠快绝伦的连攻五剑。

司徒文连脚步都未移动，一阵闪晃，便已轻轻让过。

那少年见对方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下，气得咬牙切齿，五剑方过，略不稍停，又是三剑出手。

司徒文轻笑一声道：“来而不往，非礼也！”

右手两指，以骇人的速度，向剑身扣去，一下扣个正着。

那少年立时面如土色……

另外的一个少年两个少女，齐齐惊呼一声，三只长剑，快逾电闪的向司徒文攻到，劲势非同小可。

司徒文箝住对方长剑的手指，蓦一用劲，一柄青铜长剑，竟被硬生生的夹为两段，那少年手捧断剑，骇然而退。

就在指断长剑的同一时间——

三道耀眼寒芒，已将及体。

司徒文冷哼了一声，随手劈出一道掌风。

劲疾凌厉，势如掠岸惊涛，猛向对方暴卷过去。

闷哼声中，那袭来的长剑，竟被震得直荡开去，三个邛崃弟子，被

震得倒退到一丈之外。

这算是司徒文手下留情，否则三人不死也得受伤。

三个邛崃弟子，一招就被震退，显然心有不甘，怒喝声中，又挺剑攻上。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高声喝道：“你们不是他的对手，与我退下！”

喝声未落，司徒文数股白蒙蒙的指风，已告射出。

“呛啷！”连声，三人惊呼而退，一看，手中只剩下三柄剑把，剑身已被指风射断，落在地上。

三个邛崃门徒不禁亡魂皆冒，冷汗涔涔而下。

邛崃掌门也不禁为之变色，自叹弗如。

但她不愧是一派掌门，面色微变即复，扫了四个门人一眼之后，缓缓上前五步，沉声道：“少侠身手果然不凡，老身要领教高招！”

说完，双目神光湛然，直视着司徒文。

司徒文心头电转道：“反正今日已成了不了之局，光凭言语，决无法解说得清楚！”也自沉声答道：“掌门人必欲出手？”

“舍弟断臂之恨，不容不有所报答，亮兵刃！”

司徒文顾及对方是一派之长，不忍令其难堪，而且事出误会，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心念之中，缓缓抽出“坎离铁笛”。

四个邛崃门下，早闻铁笛之名，但还不曾见识过，这时见对方铁笛出现，心情也不觉随之紧张起来！

这时，十丈之外、已有数条人影掩至，隐伏在坟堆之后，一目不瞬的注视着场中的一对，司徒文已微有所觉，但竟未放在心上。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手中竹杖斜斜一提，道：“请出招！”

司徒文冷冷一晒之后，铁笛虚虚一划，算是先出招。

邛崃掌门见对方如此托大，不由怒火陡炽，心中隐泛杀机，半声不吭，狠快厉辣的攻出了三杖。

虽说是三杖，但其中变化之繁，不啻三十杖之多。

司徒文不封不架，身形连闪，口中却道：“后辈礼让三招！”

邛崃掌门怒火更炽，冷哼一声，蓦地施出邛崃绝学“无影杖法”，只见劲风锐啸之中，一根竹杖已变成一片青芒，把司徒文裹在当中。

一阵惊心动魄的怪啸起处，青芒之中，突地划起一溜乌光，天矫如龙，在青芒之中展闪腾挪不已。

“无影杖法”既称为无影，当然在一般高手眼中，根本分不出招式杖形，只是一片青芒暴卷狂扫而已。

司徒文见对方的杖法，诡奇得大出意料之外，手中铁笛，也自一紧，施展玄天绝技“方生不息”，以快攻快。

刹那之间，只见一青一黑，两幢光幕涌卷纠缠，激起劲气成涡，那竹杖的撕风声，这时已被铁笛的怪啸所掩。

一阵阵摧心裂胆的怪啸，愈来愈烈，场中四个邛崃弟子，这时一个个面现极端痛苦之色，双手掩耳，跌坐在地，运功抵敌，额角汗珠滚滚而落。

连在十丈之外，四周暗中隐伏的众人，也感到气翻血涌，难以禁受。

眼看不必半盏茶的时间，单只这铁笛啸声，就可造成一幕惨剧。

场中四个邛崃弟子，难逃此劫。

正好交手的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也感到气机不顺，耳膜如刀刺蜂螫一般，手中杖势，不由的缓了下来。

情势危殆十分，险象环生！

司徒文如果此刻下手无情的话，场中五人，没有谁能逃生笛下。

蓦然——

一声如旱地春雷的暴喝起处。

一条人影，电射入场。

一青一黑的两团光影，倏然而分，褫魂夺魄的怪啸，也戛然而止。

司徒文正与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展开激斗，已到了胜负立判的时候，而一旁的四个邛崃弟子，也被那铁笛怪啸，摧残得生死俄顷之际。

蓦然——

一声雷鸣似的暴喝起处，划空射落一条人影。

“白发红颜”孔冷芳展尽邛崃绝学“无影杖法”竟然无法在铁笛之下讨得了半分好，反而险招迭遇，而对方似乎有意留情，往往中途收势。

同时她也瞥见了一旁坐地运功抵抗笛声的四个弟子，已然到了生死俄顷的地步，内心焦灼万分，这一分心，显得更加不济了。

暴喝传处，她已知道来了什么人，倏地撒杖飘退。

司徒文念在对方是一派掌门之尊，不为已甚，况且目前真相未明，所以也未跟踪进击，同样收势后退两步。

举目望处——

这射落的人影，竟是一个面如古月的高大老者，年可五十上下，左袖虚虚飘动，显然只有一臂。

独臂老人满面惊诧的瞪着司徒文，一不稍瞬。

司徒文冰雪聪明，一看来人，就料知是那被冒牌怪手书生残去一臂的万寿庄主“南天一燕”孔怀仁无疑。

果然不出所料——

只见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激动的向独臂老者道：“仁弟，你臂伤未愈，千万不能出手，你这断臂之恨，为姐的无论如何，总要替你找回公道。”

独臂老者闻言之后，将手连摇，意思是阻止“白发红颜”孔冷芳再说下去，而两只精光灼灼的眼睛却未从司徒文的面上移去，良久之后，不禁点了点头。

司徒文不明白对方何以要对自己如此注视，早已忍耐不住，身形忽地前飘数尺，朗声向独臂老者道：“阁下敢是南天一燕孔怀仁？”

“不错，正是老夫！”

这时，被笛声震得几乎命丧当场的四个邛崃弟子，已缓缓从地上立起身形，但情状却是狼狈已极。

司徒文又道：“阁下是被怪手书生所伤？”

南天一燕孔怀仁微一点首，承认了司徒文的问话。

“在下正是怪手书生司徒文？”

“老夫知道！”

“阁下将准备如何对付在下？”

邛崃掌门脸上煞气未消，又欺身近前，怒视着司徒文，另四个邛崃弟子也围了上来！

场中空气，因司徒文这一问，又告紧张。

南天一燕孔怀仁苦笑一下之后，道：“我相信少侠适才对家姐所说的一番话，对老夫下手的，果然另有其人，只是假冒少侠的名号而已！”

这句话，大出司徒文意料之外。

连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师徒等也惊诧不已。

全都把目光集中在“南天一燕”孔怀仁的脸上。

谁也料不到独臂老者会说出这一番话来。

司徒文不由脱口道：“前辈何以知道不是在下所为？”

“从音调、眼神、招式、以及铁笛的怪啸声中，老夫断定少侠决不是那对老夫下毒手的怪手书生。”

“那凶徒也使笛？”

“不错，但笛声平平无奇，没有褫魂夺魄的威力，乍看之下，外表与少侠一般无二！”

顿了一顿之后又道：“老夫在侧注视已久，初见少侠之面，心中虽疑，但仍不敢确定，及至少侠铁笛出手，始才敢断定那对老夫下手之人决非少侠！”

司徒文心中忖道：“这冒自己之名的凶徒，既然能使南天一燕断去一臂，功力绝非等闲，只不知何以要冒名行凶？”

他左思右想，兀自想不出一个所以然！

“白发红颜”孔冷芳不愧一派之长，气度雍容，甚悔自己率尔出手，当下上前数步，向司徒文道：“少侠，适才老身多有得罪！”

“不敢当，掌门人如何多礼，后辈也有不是之处！”

转头又向南天一燕孔怀仁道：“孔前辈在心意之中，对这冒名之人，有否迹象可寻！”

“老夫思维再三，生平行道江湖，少不了有所结怨，但以我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具此身手，而且年龄形貌竟与少侠一般无二，以老夫的年龄，绝不会无端结怨后生小辈，除非是仇家的后人，但却想不出端倪！”

“有否什么征兆？”

南天一燕孔怀仁，略为一顿之后道：“唯一异于少侠的，除了声音之外，就是眼……”

突然——

五丈外的一座坟堆后面、传出一声冷笑。

接着飞起一个青色人影。

司徒文神目扫处，那人影赫然穿着一袭青色儒衫，不由心中一动，就在这眨眼之间，那青色人影已飞掠在二十丈之外。

“好小子，还往哪里走！”

人随声起，疾逾电闪的向那青色人影追去。

司徒文心中忖料，这青色人影极可能是“假怪手书生”。

就在司徒文身形电射而起之际——

十丈之外，突地现出一个身着土布衫的白发老头儿。

赫然是那“千手神偷”章空妙。

司徒文心中大奇，老哥哥受自己重托，代管家园，怎的会在此地现身，莫非家中已发生了……

他急刹住身形，飘然落在那白发老头身前，急切的道：“老哥哥！您怎的……家中没事吧！”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并不答话，移步上前，用手抚着司徒文的双肩，那手竟微微有些颤抖。

司徒文更加疑惑不已，正待……

千手神偷以闪电般快的手法，向司徒文背后猛劈一掌。

司徒文做梦也估不到老哥哥竟会猝然向他下手。这一掌拍得实实在在，劲力千钧，而且在他毫无防范之下。

司徒文一个身形，被震得凌空摔出一丈之外。

惨哼声中，鲜血泉喷，“砰！”的一声，落在地上，登时昏死过去，寂然不动，连耳鼻之中，都溢出鲜血来。

白发老头儿目中布满杀机，狞笑一声，又复欺身上步，单掌扬处，就要照着司徒文的头颅拍下。

这一掌如果拍实的话，司徒文准得头碎骨裂。

蓦然——

破空之声传处，刷！刷！刷！一连飘落八条人影，不约而同的齐向白发老头儿拍出一掌。

劲势之强，惊世骇俗。

那白发老头儿顾不得再伤生死不明的司徒文，身形展处，星飞电射而去，身法之巧快，也相当惊人。

八条人影，团团把生死未知的司徒文围住。

半晌之后，司徒文又缓缓回过气来！

睁眼一看，身前除了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姐弟和四个邛崃弟子外，另有两个绝色少女，赫然又是酒楼所见的两个女子。

八个人都以一种焦灼惊诧的眼光看着他。

白发老头儿这一掌，是蓄意要毁去司徒文，幸而司徒文功力深厚，已具有百年以上的修为，所以得以不死。

如换在常人，决无法承受这致命的一击。

司徒文茫然凝视了众人一遍之后，神智也告清醒，他才想起了是什么一回事，不禁心如刀绞。

老哥哥千手神偷章空妙，竟然会向我下这毒手！

他百思不得其解。

不由喃喃自语道：“千手神偷章空妙，人面兽心，我不会放过你！”

说完，惨然一笑，他无法分析出自己此刻的感受。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怪得像是一场噩梦，他敬之如父的老哥哥，竟然会不声不响的向他下这毒手。

他尚在怀疑，这不可能是事实，太不可能了，然而当他把指头放进口里一咬之后，痛，不是梦，是铁的事实。

两个绝色玄衣少女，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不知是惊奇、关切、还是漠然，总之那眼神十分复杂。

司徒文第一次在“正阳酒楼”，由这两个女子的口中，得悉了“千面人妖”的面目，和“天毒尊者”“幽冥教主”赵冰心的行踪，第二天

是在追踪“千面人妖”追失之后，又见这两个女子现身。

今天——此刻。

这两个绝色玄衣女子，又第三次现身。

他对她俩的出身来历，毫无所悉。

从表面上看来，她俩对他似无恶意，也许可以说不无好意，但他记起第一次在酒楼照面时，那一瞥含有恨意的眼光，这使得聪慧绝伦的司徒文，百思她俩如冤魂附体般的追蹑着他，为什么？

她俩对他，有什么企图？是善意！还是恶意？

他感觉到近来的遭遇，十分离奇诡谲。

一阵椎心蚀骨的剧痛，又使他回到了现场……

他想试着站起身来，但甫一提气，便觉全身骨疼如折气血不调，闷哼一声，那半抬起的头，又靠回地面上。

老哥哥千手神偷章空妙，竟然会对我下毒手，而且是致命的毒手，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他内心的痛苦，较之肉体上的痛苦尤甚。

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无限关切的道：“少侠！这对你下手的人，你们是……”

在她的心目中，能一举手而将司徒文击成重伤，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司徒文的功力她已深深的领教过。

司徒文摇摇头，俊目中，立射骇人煞光，但刹那之间，又变成一种惘然的神色，凝注苍穹！

南天一燕孔怀仁眉头一皱，道：“少侠，如果方才那一条飞遁的青色人影，就是冒牌的怪手书生的话，那他与对你下手的这白发老头儿定是一路！”

司徒文微哼了一声，闭上了双目，脸上一阵抽搐。

这句话如一柄利刃般，直插进了他心的深处！

简直是太可怕了，一向被视为父兄般的老哥哥，竟然与假怪手书生串通一气，而且还对他下了毒手。

南天一燕孔怀仁又道：“我看少侠伤势不轻，不如暂且到老夫庄上调养些时，至于追凶的问题，俟少侠功力恢复之后再议！”

司徒文又缓缓睁开了眼，苦笑一声道：“前辈好意心领，在下誓必追到这冒名行凶的恶徒，还有那……唉……”他本想说出手书偷来，但唉了一声之后，又把话咽了回去。

老哥哥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使他一时说不出绝情的话来！

为了报仇雪恨，他曾疯狂的杀人，但他的内心本是善良的！

白发红颜孔冷芳这时又道：“少侠认识方才对你下手的人？”

司徒文轻“嗯！”了一声，表示他认识！

“那对于假冒你名行凶的歹徒，不难查个水落石出！”

司徒文脸上抹过一片黯然的神情，道：“这很难说！”

这话听得一旁的人，满头雾水。

既然下手击伤他的人，并不陌生，而这人和那青色人影极可能是一路，怎的又会很难说呢？

两个绝色玄衣少女中，年纪较小的一个神秘的一笑道：“嘿！不错！这可真是很难说！”众人这才开始注意到这两个玄衣少女。

方才司徒文被击的时候，她两也曾出手阻止，但看神情，又似乎对司徒文不怎样关切，这就令人莫测高深。

可是从方才少女口吐的这一句话看来，似乎她又知道这个中的因由，同时这两个少女，显然早已隐身在侧。

这两个少女是什么人？

与司徒文有什么关系？

与这件错综复杂的事，有否关连？

司徒文和众人的心思一样，存疑不释。

这两个少女能指出千面人妖的化身，又能认出“天毒尊者”的面目，而且如影附形般蹑着司徒文，这情形确实不简单。

司徒文越想越是迷惘，心中的怨毒也越深，他心中那一股由于环境而形成的“恨”，又开始澎湃起来。

他咬着牙，摇摇晃晃的立起身形！

众人惊疑的看着他。

只有那个绝色玄衣少女，脸上露出神秘的笑意。

第十八章 狂风暴雨

司徒文挣扎着站稳之后，向白发红颜等人道：“在下就此告辞，如果我不死，对于这件冒名行凶的事，总有以报命，在下决不会放过这卑鄙无耻的败类！”

一旁的绝色玄衣少女，较长的那个像是自语般的接口道：“说得倒是非常轻松！”

司徒文一听，不由怒火倏升，转头怒视了一眼。

那较小的少女忽向那年长的道：“姐姐，是否要提醒他一句，否则像他这样粗心的人，恐怕将来还要吃更大的亏，说不定性命难保！”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动。

年长的少女轻轻一笑之后，道：“妹妹，如果他肯虚心求教的话，无妨告诉他！”

司徒文倔强的脾气突发，冷哼一声道：“在下的事，不劳两位操心！”

说完，再度瞥了在场的人一眼，踉踉跄跄的移动着艰难的步骤，向这一片乱葬坟场之处走去。

走了半晌之后，身后又传来那两个少女的声音：“哼！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姐姐，我看他怪可怜的！”

司徒文回头一看，果然是那两个少女，又追蹊了来！

不由停了脚步，回身怒吼道：“两位对在下方追不舍，是什么意思？”

那年长的少女冷笑一声道：“咦！天下人走天下路，难道只许你走，不许旁人走？”

司徒文气得浑身发抖，举步便向另一侧走去，口中却道：“两位如果再要跟踪在下……”

“怎么样？”

“别怪在下无礼！”

“格格！阁下此刻伤势之重，恐怕连杀死一只鸡都难！”

这倒是实话，司徒文也为之一愣，如果这两个少女，要不利于自己的话，要取自己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

但倔强的天性，使他不顾后果，愤然道：“两位不妨一试！”

两个少女，不由为之一怔。

“姐姐，别管他，我们走吧！”

“妹妹，万一那魔头再度现身向他出手的话，他这一死不打紧，我俩如何向师父她老人家交代呢？”

“姐姐！”那年幼的向年长的使了一个眼色。

格格娇笑声中，电闪般疾驰而去，转眼失踪。

司徒文听了那少女最后的几句话，反而呆愣了，忖道：“奇怪，她们的师父是谁，自己的生死与她们何关，怎的会说出自己死了她俩就无法向师父交代……”

他更加迷惑了，他最近遭遇到的，尽都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怪事，他觉得头涨欲裂，内部的伤势又开始发作。

不禁喃喃自语道：“管他呢！目前疗伤恢复功力要紧！”

心念一决，强打起精神，向靠山的一面走去。

眼前——

荒烟蔓草，杂树丛生，丘陵起伏，景色凄清至极。

司徒文拣了一个荒草遮掩的土坑，爬行下去，复把草叶掩盖好，这倒是一个隐秘不过的疗伤地点，不虞被人发觉。

他盘膝坐好之后，取出三粒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所赐赠的“龙虎续命丹”，吞了下去。

提聚残存真力，帮助药力行开，片刻之后，一股热流，自丹田之中升起，遍走奇经八脉，经十二重楼，叩玄关，归气海，再入丹田，如此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

司徒文的功力，已达到了真气上突天灵，下破地府，中通往督的至高境地，虽受伤极重，但加上药力辅助，疗起伤来，事半功倍，当然不能和一般武林人相提并论。

若不是他功力深厚，资秉超人的话，那一掌早已使他五脏离位，心脉断绝而死，活不到现在了。

半盏热茶的时间过后，他已进入人我两忘之境。

斜阳衰草，凄风飒飒！

两条一青一黑的人影，在这一片人踪罕到的荒野里，不停的穿梭游走，几乎搜遍了每一个可能隐匿人的地方。

渐渐，夜幕低垂，虫鸣枯草，星斗放光。

那两条人影，兀自穷搜不休！

另外，又有两条纤细娇小的人影，如鬼魅般的，时隐时现，似乎是怕被那一青一黑的人影发现，不时变换位置。

这时，司徒文行功疗伤，已接近完成阶段，也正是最紧要的关头，如果受到侵扰，准得走火入魔。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忽地停下身形，立身的地点，距司徒文隐身行功之处，不及三丈。

只听其中的一个道：“奇怪！这小子承受我致命的一击，即使是铁人也得被打扁，竟然不死而脱走，真是怪事！”

“你当时见他重伤脱走，为何不跟踪下手？”

“因为有两个惹厌的女娃儿在侧，我怕被揭破行藏，待到那两个女娃儿离去，只转眼工夫，便失去了这小鬼踪迹！”

“为什么不连两个女娃儿一起收拾？”

“这可不简单，这两个女娃儿轻功身法不弱，要收拾谈何容易，如果一个不巧，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今晚，寻不到这小鬼，你说后果又如何？”

沉默了片刻之后，一个声音又道：“有了！小鬼如果隐身这片荒野的话，谅他插翅难逃！”

“有何妙策？”

“火攻！”

“不错，果然是一着好棋！”

“小鬼身负重创，行动艰难，我们从四面纵火，再飞绕巡视，他除了上天入地，难逃骨化飞灰之厄！”

司徒文仍未醒转，他当然不知危机已迫眉睫。

如果这一青一黑两条人影的凶谋得逞的话，司徒文必葬身火海无

疑，这一着真是神仙难逃。

“如此我们动手吧！”

“你从西南，我从东北！”

暮在此刻——

不远之处，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在这荒野夜暗之中，显得分外刺耳，笑声冷得有如发自极地冰窟之中。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做梦也估不到旁边还隐伏有人。

互相一打手势，如弩箭般射向发声之处。

又是一声冷笑，比前更加清晰，却发自相反的方向。

两条人影又往回飞扑！

就在一青一黑两条人影转头的一刹那之间，原来发冷笑之声的草丛之中，鬼魅似的冒出一条纤细黑影。

随口发出一长串刺耳的尖笑，似要撕裂夜空。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被这神出鬼没的怪人一连几番作弄，心中寒气顿冒，这简直是迹近鬼魅的行为，是人，绝无法在转眼之间变换一个绝对相反的位置。

两条人影，电疾转身，蓄势戒备。

那条纤细人影，由头到脚，都被一层黑布蒙住，只露出精光灼灼的两眼，在暗夜里，如两颗寒星，这时，却一言不发，如幽灵般的兀立在草叶之上，随风摆动起落。

突然——

又是一条纤细人影，自相反的方向，划空而落，与原先的那怪人并肩而立，两人俱是一般的装束。

双方相距，在两丈之间。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怔立片刻之后，猝然发难，飘身进步，快逾电掣的各劈出一道掌风。

人影闪处，那两个黑衣怪人，陡地失去踪影。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吃惊不小，连连转身向四周电扫，奇怪，两个黑衣怪人踪影俱无，竟不知是如何消逝的。

“哧！哧！”两声轻笑，发自两条人影的身后。

两人转身看时，却又不見踪影。

接连数次，竟然无法摆脱身后的人。

那黑色人影，突然哈哈一笑道：“好个‘冤魂附体身法’，两位是……”

“知道就好，咱们彼此彼此，谁也瞒不了谁！”

“今夜的事，两位朋友是否可以不插手？”

两个黑衣黑巾蒙面的怪人，这时已现出身形，站立在一青一黑两人影之前，其中一人道：“正好相反，请两位让过今晚！”

“为什么？”

“歉难奉告！”

“如此我两人也歉难从命！”

“两位一定要对他下手？”

“势在必行！”

“两位认定他在这片草莽之中？”

“不管在与不在，我两人无法放手！”

“如此说来，两位是一定要放火的了？”

“嗯！”

“那不妨试试看！”

双方互不相让，各怀目的，一时之间，剑拔弩张。

一声震彻九天的清啸，自不远处的草丛之中发出，摇曳在这片荒野夜空之中，使人惊心动魄不已。

两个黑衣怪人，爽朗的一笑，当先破空而去。

一青一黑两条人影，互相低语数声，也自掠空飞走。

转眼之间，四条人影，已消失在无边的夜幕中。

四条人影刚刚消失，草丛之中，又现出一个青色人影。

他是谁？

他正是甫行运功疗伤完毕的“怪手书生”司徒文。

司徒文在短短两个时辰之中，功力尽复，完好如初，一时豪性大发，情不自禁的发出了一声龙吟般的长啸。

这啸声却惊走了四个人影。

他自己当然一无所知。

如果他知道他所要苦若追索的人，曾经立身在附近三丈之外，而且同样的在搜索他的话，他决不发这长啸。

他更不知道，如果不是两个黑衣蒙面的怪人，及时现身的话，他或许已经葬身火海，灰飞烟灭了。

两个黑衣怪人，阻止了一青一黑两人影放火的凶谋。

而司徒文的啸声，却惊走了四个人。

其中有两人是不愿意见他，而另外的两人，却是另有其他打算，而不愿在此冒险和他一拚。

司徒文痴立片刻之后，也飞身离开了这片荒野。司徒文离开了那片荒原之后，心中忖道：“目前要想寻获仇踪，仍须要从‘千面人妖’身上着手，至于假怪手书生和千手神偷一事，只有遇上再算！”

于是——

他又折返广安城而来！

一连几天的明查暗探，“千面人妖”竟然踪迹杳然，如石沉大海，连那两个神秘的玄衣绝色少女，也未再现芳踪。

他焦灼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半筹莫展。

就在这短短的几天当中，江湖上已是一片愁云惨雾，川省所有的武林人物，都感到岌岌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茶楼酒肆，也在纷纷的谈论着：怪手书生，大开杀戒，滥肆残杀川中知名之士。

穷家帮首领穷神聂飞，因昔日曾参与谋夺“玄天秘笈”被怪手书生寻到总舵之内丧命在铁笛之下。

长江水路三十八寨总舵主“铁指金钩”吴霸天，也于三日前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被怪手书生所杀。

川西大豪东方庆忌……

川南金佛山慈云庵住持慈云师太的两大弟子……

雄踞川中的黑道瓢把子“残神毒胆”老巢被毁……

……

以上这些，都是川省显赫一时的黑白道人物，有的早已洗手江湖，有的日正中天，然而都逃不出铁笛之厄。

而最最令人吃惊的，却是怪手书生竟然第二次重上峨嵋，毁坏山门护法金刚神像，杀死峨嵋上院长老三人。

峨嵋为五大门派之一，自上次怪手书生因救雪山魔女大闹峨嵋金顶之后，声名受损不小，现在对方居然第二次再上峨嵋，毁佛像，杀长老，简直视峨嵋派如无物，是可忍，孰不可忍，势将又要重演五大门派联手旧事。

司徒文被这一连串的骇人消息，震得几乎发狂。

他清楚这是那假怪手书生的杰作，根据这些传闻的事实，这冒名的人，功力已到了骇人的地步。

他无法想象这冒名的假怪手书生，是什么企图。他由此而联想到曾经向他下毒手的老哥哥“千手神偷”章空妙，他与那假怪手书生是同路人。

于是——一个可怕的意念，在他的胸中升起——

晨曦初现，宿露未干。

一个丰神朗逸的俊美书生，青衫飘飘，步履凝重，行走在广安城外的官道上，一只右手，深深的笼在袖中。

只见他剑眉深锁，似乎有什么沉重的心事，但双眼开阖之间，却又透出一股股骇人的煞光，令人见了不寒而栗。

坦荡的官道上，不时的驰过几骑骏马，或是疾步若飞的江湖人物，都以仇视的眼光，瞥扫这踽踽独行的青衫书生。

这情形显示着将有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也许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先兆。

青衫书生不知是故作不知，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对这官道上频频现踪的江湖豪客，竟视若无睹。

当朝阳的金辉，洒遍了大地时，广安城已从视线中消失，眼前却是广约十亩方圆的旷野，负山面水，官道沿江而上。

青衫书生行到此处，忽的停下身形，对着那滚滚的江流，黯然神伤，他想到自己从小到现在的遭遇，不正也和这波涛翻滚的江流一样，无止境的澎湃奔腾……

一波过去，一波又生。

就在他目夺神驰的当口——

一个瘦瘪干精的白发土老头儿，满面风尘之色，急匆匆的顺着官道紧行而来，约莫距那青衫书生三丈之地，突地停下身形，脸上透出一丝奇异的色彩，脱口一声：“噢！”

青衫书生惊觉的一回头，面上先是一惊，继之顿泛一层浓厚的杀机，俊目中也射出怨毒的光芒，瞪视着来人。

那白发土老头儿，大大惊诧于对方的这种神色。半晌之后，白发老头儿终于憋不住了，沉声道：“小兄弟，害得我老哥哥好找！”

青衫书生冷哼一声之后，不屑的道：“难得老前辈还认得我司徒文！”

白发老头，不由老脸倏变，做声不得。

原来这青衫书生，正是司徒文，而那匆匆行来的干精瘦瘪的白发土老头儿，却是大名鼎鼎的千手神偷章空妙。

千手神偷章空妙被司徒文这几句没头没脑的话，怔愕半晌做声不得，他想司徒文也许是心理失常了。

司徒文见对方愣愣之态，益发火高千丈，愤然道：“老前辈一掌之赐，几乎送了我司徒文的小命，成全之德，我司徒文没齿难忘，务必要还我一个公道！”

说着欺前两步，右手两指在袖中一阵疾弹，面上笼着可怕的杀光，这是他怒极而要出手的先兆。

千手神偷满面惶急之色，几乎要掉下泪来，讷讷的道：“小兄弟！你……你……怎么样了，你说的我全不懂？”

“不懂！哈哈，不懂！哈哈哈哈哈……”

司徒文不由仰首发出一长串凄惨至极的狂笑！

一时之间，弄的千手神偷手足无措。

“老前辈，还有你那位好搭档呢，竟然冒怪手书生之名，数日之内，搅得川省一片血雨腥风，我必将之挫骨扬灰！”

千手神偷一听，更觉茫然了！

原来怪手书生大开杀戒的消息，已很快的传遍各地，司徒文举家闻悉之下，大为震惊，忧急不已。

于是，众人一商量之下，功力最高的两人，雪山魔女李玉兰，身怀有孕，不能外出奔波，但以她的功力，看家护院，倒无问题。这出江湖探查司徒文的责任，就无形中落在千手神偷的身上，于是千手神偷不分昼夜的急赶，好不容易碰到了司徒文，谁知事情大出意料之外，使这以机智称雄于江湖的老偷儿，弄得昏天黑地，如坠五里雾中。

司徒文停了半晌之后，又道：“看在无极老人和蕙兰姑娘的分上，我司徒文今天放过你，以后遇上再算，从现在起，你我恩怨两消！”

千手神偷不由被这句话激怒了，大声喝道：“司徒文，老夫不稀罕你这分人情，如你要我颈上这白发人头，只管取去，但你必须把话说明！”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何必巧言诡辩！”

“老夫做了什么事？”

“哼！伙同歹徒冒我之名滥肆杀戮无辜，在乱葬坟场之中，一掌几乎使我丧命，难道这是假的？”

千手神偷纵横江湖数十年，阅历何等丰富，闻言之下，就知事有蹊跷，内中大有文章，当下放缓了脸色道：“你没有认错人？”

“没有！”

“你断定是我所为？”

“天底下只有一个千手神偷！”

“那么现在何以会出现两个怪手书生呢？”

司徒文这时，理智已被怒火淹没，毫不思索的道：“你们本是串通一气的，何必多此一问！”

“那你今天准备怎么办？”

“我已经说过，我们之间，从现在起，恩怨两消，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说出这假冒我怪手书生之名的人！”

“如果我说不出来呢？”

“那可由不得你！”

千手神偷苦笑一声道：“你准备把我老哥哥怎样？”

司徒文久久不能作答，他内心理智与情感在作激烈的交战，他实在对千手神偷下不了手。

但当他想到眼前那假冒他名的歹徒，一手所造成的局面时，不由下了最大的决心，咬牙说道：“要你溅血五步！”

千手神偷虽明知司徒文决不是这样的人，这内中大有蹊跷，但他目前却无法解说清楚，惨然一笑之后，徐徐道：“我章空妙行年八十，活也活得腻了，我自问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小兄弟，你只管下手吧！”

说完，缓缓闭上双目！

司徒文这时，已横定了心，厉声道：“你真的不肯说出假冒我名之人的行踪？”

千手神偷闭目不答，微微一摇头。

司徒文恨恨的哼了一声，飘进一丈，右掌倏然上扬。

眼看一幕凄绝人寰的惨剧就要展开。

千手神偷章空妙难逃司徒文一掌之厄。

突然——

微风飒然中，面前飘落两条人影。

司徒文俊目扫处，心里不由一震，又是那两个冤魂不散的玄衣绝色少女，不知她俩苦苦追踪自己，为了什么？

两个绝色玄衣少女，冷眼一瞥司徒文之后，相互一笑道：“妹妹！这叫做错把冯京当马凉！”

“姐姐！这白发老公公怪可怜的！”

那年长的一个面露不屑之色道：“这人家可是自愿呢！”

“姐姐，如此一来，那左手中指少一截的，可称了心了！”

司徒文心头猛然一震，“那左手中指天残的，不正是指的‘千面人妖’，莫非那对我下毒手的又是恶魔的化身？”

想到此处，举起的右掌，不自觉的缓缓放下。

千手神偷这时却缓缓睁开眼来，惊奇的看着这两个少女，话中之意，似乎她俩探悉个中底蕴。

司徒文不由把一双俊目移向这两个神秘的少女，傲然道：“两位有何根据说出这样的话？”

那年长的少女，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年较幼的少女，似乎要憨直些，娇声道：“那天如果我俩出手稍慢一刻的话，哼！你的背上将不只是一个中指短一截的掌印，你还会活到……”

“妹妹！咱们走吧！找个隐蔽的地方看热闹！”

这句话使司徒文心头猛地一震，不知她们更要看什么热闹？

格格娇笑声中，两个神秘的少女，已捷逾电闪的连袂驰去。

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

司徒文心头电转，细细回溯那日被袭的情景：那天在乱葬坟场之中，一条青影破空飞去，他怀疑那青色人影就是假怪手书生，疾起追踪，身形才一个起落，千手神偷蓦然现身，他只好暂时放弃追踪那人影。

他只觉得老哥哥的神色形态似乎不大对劲，还未及转其他念头，就被一掌震飞，昏死过去……

是了！“千面人妖”既能化身千百，为何不能假冒老哥哥而对自己

下毒手，难怪那日的老哥哥不敢开口，原来是怕行藏败露。

千手神偷章空妙，怔怔的看着司徒文变幻不已的脸色。

司徒文明白了真相之后，一股愧疚之念，油然而生，由于一时的不查，险些使老哥哥命丧掌下。

如果不是那两个神秘少女及时前来点破，他将做出遗憾终生的行为，顿时之间，冒出一身冷汗。

愧悔交加之中，突地朝千手神偷面前一跪，悲声道：“老哥哥，小兄弟一时不查，险些误伤了老哥哥，岂非百死莫赎，抱憾终生，请老哥哥……”

千手神偷章空妙，面容豁然开朗，疾步上前扶起司徒文，咧嘴嘻嘻一笑之后，面色又变为严肃，道：“小兄弟，错不在你，这档子事，再也休要提了，你且把经过的详情，向我老哥哥一述、也许能揣测出些端倪！”

司徒文这时，心中对于那两个神秘的少女，感激万分，她们挽回了几将形成的残酷悲剧。对于老哥哥则是无限愧疚。

他正想开口叙说事实的经过……

蓦然——

山边水涯，隐秘之处，无数人影，纷纷现身，向司徒文立身的地方缓缓欺来，为数竟不下百人之多。

一个个面罩寒霜，目含怨毒。

司徒文愣愣的看着这些向他围来的人影，不知所云。

千手神偷不禁老脸失色，激动的向司徒文道：“小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司徒文茫然的一摇头：“不知道！”

“我看这些人来意不善，恐怕全是冲着小兄弟你来的！”

这些日来的诡谲遭遇，使司徒文变的急躁不已，当下俊面倏寒，冷眼看着这些欺近来的人群，恨声道：“老哥哥，少时不必管，全由小兄弟我一人应付！”

“噫！穷家帮众，长江水路三十八寨寨主一个不少，金佛山‘慈云师太’，‘残神毒胆’宇文雄……”

千手神偷章空妙在喃喃地数点着来人。

司徒文一听老哥哥口中说出的人名，参以近日来江湖上的传闻，知道又是那冒名的怪手书生为他招来的。

他恨得一双星目之中，似要喷出火来！

他并不是惧怕眼前这些现身的人物，而是觉得非常为难，他自己问自己，应不应该出手？眼看又是不了之局！

事实非常显明，那假冒怪手书生之名行凶的人，居心险恶至极，目的要借众人的手，毁去司徒文。

但——这冒名的人，到底是谁呢？

司徒文苦思冥索，在他的记忆中，没有一个面貌和他相似而武功高绝的人，这宁非怪事？

这歹徒何以不敢当面与他一拼，而要假手他人？

千手神偷看着愈来愈近的人群，焦灼的道：“小兄弟，你真真毫不知情？”

“有人假冒我名行凶！”

“哦！……”

“老哥哥，我想请你退出场外！”

“小兄弟，在真相未明之前，不可妄造杀孽！”

“这个我理会得！”

“这些人当中，那老尼姑‘慈云师太’和‘残神毒胆’身手不俗，是两个劲敌，你得特别当心！”

司徒文豪气冲霄的道：“如果他们不肯讲理，我只有勉力以赴！”

现身的群豪，这时已停身五丈之外，围成一个圆圈。

“小兄弟，那老尼姑和残神毒胆，与我有一面之识，你且先沉住气，让我先把他们的来意弄清，希望能化干戈……”

“阿弥陀佛！请怪手书生小施主答话！”

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尼姑，面罩寒霜，手持一串素珠，越众而出。

千手神偷用手轻轻一扯司徒文，示意要他且先沉住气，抢步而出，迎向那老尼姑，嘻嘻一笑道：“师太别来无恙？”

“咦！章施主何以也在此地现身！莫非与那怪手……”

慈云师太白眉一掀，两道冷电般的寒芒，扫向司徒文。

千手神偷一收嘻嘻哈哈之容，神态肃然的道：“师太此来是为了何……”

“贫尼自皈依我佛之后，谨守三皈五戒，自谓已跳出十丈红尘，却不料两个徒儿竟然丧命怪手书生铁笛之下……”

“所以师太只好重履红尘，不惜再破杀戒！”

“事逼处此，不得不然！”

千手神偷正待答言，一阵如雷鸣似的声音突告传来。

“章前辈，数十年不见，您老风采如昔！”

随着这轰雷般的话声，走出一个高大犷猛的老者，年约五十余岁，手中一对鹅卵大的铁胆，搓得哗哗直响。

“咦！宇文老弟，幸会，今天的来意，可否为……”

“哼！今天所有在场的人，都是一个目标，向残狠毒辣的怪手书生，讨还公道，章前辈莫要为他……”

“两位可否听我老偷儿一句话？”

“请讲！”

“这些凶杀事件，我章空妙以头颅作赌，决不是眼前我这小兄弟所为，而是另外有人冒名嫁祸！”

“阿弥陀佛！佛家戒妄语，章施主这话未免是欺人之谈，若非怪手书生这等身手，决造不出如此惊人的杀孽！”

“章前辈名高德重，我残神毒胆敢不遵命，但此事非同小可，总舵被挑，岂不等于砸碎我的名牌！”

千手神偷心中虽然明知司徒文所言不虚，但自己却又无法提出有力佐证，证明司徒文的无辜，急的抓耳挠腮，一时之间，被问得说不出话来。

司徒文在一旁暗自忖道：“看来今天的情势，解说也是徒然，众人各怀怨毒而来，岂会因三言两语便退去！”

心念动处，剑眉一扬，欺身上前数步，朗声道：“各位今天既然是

专门为了在下而来，一切在下接着就是，如果各位信得过适才我章老哥哥所说的话，在下诚恳的希望不演流血惨剧，一个月之内，我司徒文还众位个明白！”

首先川中黑道盟主“残神毒胆”宇文雄虎吼道：“小子，别图狡赖，大丈夫敢作敢当，既敢妄逞凶顽于前，现在又何必打退堂鼓，今天你不还出公道……”

司徒文俊面一变，扬声道：“在下被冤莫白，不惜委曲以求全，在真相未明之前，希望各位能冷静三思，以免造成更大的血劫！”

慈云师太白眉一挑，沉声道：“小施主，是则是，非则非，今天恐怕由不得你了！”

紧接着四周人群一阵骚动，喝骂之声，乱成一片：“小鬼，你今天插翅难逃！”

“任你舌泛莲花，也是枉然，血债只有血偿！”

“怪手书生，你认命了吧。”

“小子，你以为江湖无人了，任由你胡作非为！”

……

场中空气，顿呈紧张！

四周群雄，蠢蠢欲动！

千手神偷急得吹胡瞪眼，颤声向司徒文道：“小兄弟，你最好是立即离开去追觅这冒名贾祸的凶徒，这里的事，你就交给我老哥哥吧！谅来他们……”

司徒文如果想走，那是易如反掌，但他能不顾自己的名誉而脱走吗？虽然事情终有水落石出之日，但他岂肯如此。

当下激动的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请你静立旁观，千万别卷入这场是非！”

“小兄弟，我老哥哥活都活腻了，还顾及什么？”

蓦然——

两条白色人影，电射入场。

一看，竟是两个二十不到的少年男女，身上穿着孝服，身形才定，分别向慈云师太及残神毒胆见一礼，悲声道：“先父川西大豪东方庆忌，生平任侠作义，想不到遽尔横遭惨死，请两位老前辈暂且退后，成全我兄妹之志！”

两个身着孝服的少年男女，倏地转身，双双目眦欲裂的瞪视着司徒文，其中那女的娇声喝道：“恶贼，家父与你何怨何仇，竟尔遽下毒手？”

那少年跟着悲声斥道：“司徒文，我东方明文，恨不能食你之肉，寝你之皮！”

慈云师太与残神毒胆，不由皱眉微退。

千手神偷一生计智超人，这时也傻了眼了。

司徒文有苦说不出，咬紧牙关，半声不吭。

“呛啷！”一声，东方兄妹已各掣长剑在手。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此刻——

人群之中，又是一阵喧嚷。

众人转目望处，只见三十余个老少不等的人物，倏地一涌而出，成

扇形展开，停身两丈之处。

居中一个老者，手托一个白木大盘，盘中却放着一个神主牌，和一柄金光灿烂的钩形兵刃。

千手神偷不由脱口悄悄向司徒文道：“长江水路三十八寨寨主，要为他们的总舵主‘铁指金钩’吴霸天复仇，既然捧出吴霸天神牌和其遗留的独门兵刃金钩，看来他们是要下决心死拼了！”

司徒文茫然的一点头，心中紊乱已极。

三十八寨主，齐齐转身面对居中的神牌曲膝一拜，然后转身齐齐向司徒文怒目而视，那气势可真是骇人至极。

场中的空气，紧张到了极点。

这些人都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来，怨毒至深，而司徒文却是含冤莫白，被人硬栽为凶手。

以当前情势而论，场中这近百的高手，声势虽然骇人，但司徒文并无所惧，以他的凌今盖古的身手，应付绰有余裕。

他最担忧的是该否出手的问题，出手难免就要伤人。

在彼此俱是无辜的情况下，他实在不忍心再造杀劫。

但——事实允许他这样做吗？

东方明文兄妹，志切父仇，恐怕被人占去头筹，双双长剑一晃，剑尖幻成五朵工整的梅花，就要出手。

司徒文不由感到微微一窒，心里暗叫道：“梅花剑！”

“梅花剑”上古绝学，每出一招，必含五式，端的凌厉狠辣异常，想不到这绝响的传闻中的绝学，竟出现兄妹二人身上。

那少女面如秋霜，眼含怨毒，娇喝道：“恶魔，你记清楚了，姑娘我叫东方明珠，今天我兄妹要为父复仇，现在亮出你的兵刃！”

司徒文苦笑一声道：“姑娘，是否肯听在下一言？”

“要你亮出兵刃！”

“在下空手奉陪！”

东方明文接口厉声吼道：“不行，家父丧命在你铁笛之下，我兄妹必须从铁笛之上讨还公道，不必多言，亮出你的铁笛吧！”

司徒文在对方一再相逼之下，怒意顿生，缓缓自怀中掣出铁笛，信手一挥，鸣的一声怪啸，破空而起。

场中众人，脸色为之一变。

这支乌光闪亮的铁笛，曾是震撼当今武林之物，众人虽然怀着满腔热血而来，但乍闻铁笛啸声，也不禁心泛寒意。

三十八寨寨主之中，突地走出一个须发灰白的赤面老者，环视众寨主一眼之后，越出众人五尺之地，沉声道：“今天长江水路三十八寨寨主，奉总舵主之灵位，矢志要以怪手书生项上人头，献祭灵前！”

此言一出，全场为之肃然。

司徒文星目陡射奇光，一扫那灰发赤面老者，冷笑一声道：“各位不容辩解，不分皂白，我司徒文头颅只有一颗，自信有这能耐的，尽管取去，决不皱眉！”

千手神偷白眉深锁，怔立无语，在这种情势之下，他根本无话可说，只有听其自然发展。

众人也不禁为司徒文这豪壮的话而暗自心折。

东方明文兄妹，双双怒叱一声，首先发难！

快逾电闪的各攻五剑，每一剑攻出，都现五朵梅花，同时刺向五个不同部位，诡异凌厉，世无其匹。

司徒文冷哼一声，身形顿化一缕轻烟，在凌厉无匹的“梅花剑”下，飘忽游离，竟被他安然避过这疾攻的十剑。

场中除了千手神偷之外，无人见识过司徒文这种冠绝武林的奇诡身法，不禁齐齐为之动容，叹为观止。

东方兄妹五剑落空，身形乍退又进，手中剑一紧，宛若狂风疾雨般又猛攻而上，剑风触体生寒，哧哧之声不绝。

刹那之间，只见满空尽是朵朵耀眼的梅花，密密麻麻，把司徒文一个身形，裹了个风雨不透。

“梅花剑法”武林绝响，每一招等于五柄剑同时攻向五个不同部位，的确是奇诡凌厉到极点，但司徒文仗着冠盖古今的“烟云飘渺步法”躲闪却是游刃有余。

他一面闪避，一面心里盘算：“今天场中除了东方兄妹之外，慈云老尼和残神毒胆是两个劲敌，三十八家寨主，也不可轻视，再加上为数近百的高手，若不谋速战速决，时间一久，铁铸铜浇的金刚也支持不了，后果堪虞！”

心念之中，清叱一声：“在下要得罪了！”

一溜乌芒从万朵梅花之中，腾跃而起。

司徒文既经打定主意，速战速决，功力已有八成贯注笛身，这一施展开来，岂同小可。

一阵阵撕心裂肝的怪啸，源源涌出，激荡在空中。

功力高如慈云师太等人，都感到心旌摇摇。

其余一般高手，被笛声震得气翻血涌，心头鹿撞，忙不迭的运功抵敌，一个个面目失色，股栗不已。

东方兄妹似已觉出这笛声具有无上威力，与那日劈杀父亲的笛声，截然不同，心中不免一动。

但对方奇幻莫测的笛招，已使他兄妹俩的剑势渐落下风，挥洒之间，已不能随心所欲，处处受制。

再加上一阵阵摧心裂肝的铁笛怪啸，更觉无法久持，一时之间，险象环生，不由心胆俱颤。

场中部分高手曾目击那几桩凶案的，也体会到眼前这个怪手书生与那行凶的怪手书生似乎有些异样，但，此刻，谁又敢出面否定那行凶的怪手书生不是眼前这个呢！

只有感觉得适才怪手书生声辩的话，或许有可能而已。

势成骑虎，除了听任事实发展之外，别无他法。

两声惊叫传处，东方兄妹长剑脱手飞上半天，变色而退，那摧心裂肝的怪啸声，也倏然停止，群雄如释重负。

就在此刻——

慈云师太两掌一错，快逾电闪的向司徒文劈出。

一旁的残神毒胆，也在同一时间，劈出一道掌风。

这两个一等一的顶尖高手，竟然联手合击，其势岂同小可，两道劲风，有如怒海狂涛，呼啸暴卷而出。

司徒文这时，热血沸腾，怒火高涨，不再顾忌什么后果，只求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对方既然不计声望，联手合击，自己又何必再事犹豫。

左手铁笛疾抡，挥起一圈涡流劲气，封住“残神毒胆”的劈空劲气，右手两指并伸，两缕白蒙蒙的指风，射向“慈云老尼”。

“残神毒胆”只觉自己劈出的八成功劲的一掌，竟如泥牛入海，被铁笛挥舞成的涡流，消卸无形，面色立变。

“慈云师太”见对方指风竟然现出蒙蒙白气，直透掌风袭来，心知厉害，忙不迭的硬把掌力撤回横移三尺。

司徒文一招迫退两个顶尖高手，使在场群豪胆寒不已。

“慈云师太”与“残神毒胆”都是名重一时的高手，竟然被这二十不到的后生小辈一招迫退，顿感老脸无光。

何况他们是为了报仇雪恨而来！

一怔之后，同时怒喝一声，左右夹攻而上，“慈云师太”双掌疾挥，连攻九掌之多。

“残神毒胆”右手一扬，一对鹅卵大的蕴毒铁胆，已应手而出，铁胆的一端系用五金朵丝扣在指上，收发由心。

司徒文左笛右掌，疾架相迎，刹那之间，掌风呼轰，笛声嘶吼，再加上铁胆与铁笛相撞击的“铿锵！”之声，组成一曲骇人至极的交响乐章。

千手神偷见小兄弟的神威，足可应付裕如，宽心大放。

四周群豪，连眼都看直了，宛若置身一场恶风暴雨之中。

东方兄妹这时已拾回被震飞的长剑，厉叫一声，加入战圈，乘虚蹈穴，觑准机会，就是恶狠狠的一招五剑。

司徒文以一敌四，顿时豪气万丈，运足十成功力，笛如孽龙搅海，威棱绝世，右手忽掌忽指，凌厉无俦。

双方各不相让，舍死忘生，只杀得风云变色，日月无光。

半盏热茶的工夫不到，四周部分高手，因受不住笛声的摧残，已自动的退到十丈之外。那些功力较高的，虽勉力忍住，但也不由面露痛苦之色。

交手的四人，也渐渐的感到无法支持。

一方面要应付铁笛的奇招绝式，一方面还要运功抵敌那摧心裂肝的铁笛怪啸，一时捉襟见肘，手忙脚乱。

司徒文虽在盛怒之下，但一丝灵智未泯，他在考虑，是否要使出“玄天笛法”中最凌厉的一招“穷阴极阳”。

如果施出“穷阴极阳”这一招，四人中至少有两人丧命当场，而再加上掌力指功，四人活命的机会极微。考虑至再之后，他决定让对方小挫而退。

于是——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

司徒文左笛右掌，一阵疾挥猛划，劲气涡流之中，挟着万重笛影，如山掌劲，铺天盖地的猛卷而出。

三丈之内，全被涡流劲气充满，近身一丈之内，笛掌幻成一面怪异的网幕。

四声闷哼起处，四条人影，如抛珠般，被弹出三丈之外。

四周群豪，不由惊呼出声。被笛掌网幕，弹出的四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重大伤害，但已心碎胆裂，面如死灰愣立当场。

司徒文收笛兀立，俨若一尊天神。

他虽然以盖世神功，弹飞了四个劲敌，但本身因真力损耗过巨，也感到有些气翻血涌。

以他目前的功力而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调息运气。

司徒文深深的知道，这一场狂风暴雨还不算过去，单只那三十八寨寨主，就足够自己应付。

而在近百的人中是否另外匿伏有其他的顶尖高手，殊难逆料。

于是——

司徒文就着站立的姿势，飞快的让真气循周天运行。

三周天之后，已感到差不多回复如初了……

蓦然——

三十八寨寨主之中，为首的那灰发赤面老者，从居中那人手中，接过那白木托盘，高举过顶，在众寨主面前一扬之后，恭敬的放置在近旁的一块大石头上。

白木盘中放着三十八寨总舵主“铁指金钩”吴霸天的灵牌，和那柄黄光灿灿的金钩，刺眼之极。

众寨主一见此物，一个个面上煞光又现。

灰发赤面的老者向众人微一挥手，当先向司徒文身前欺来，其余众寨主，轰闹一声，抢步跟上。

场中空气，一松之后，又紧张起来！

紧接着又是一群为数约四十的衣衫褴褛的人也神态肃然的缓缓移来，从衣着上可以揣知是穷家帮的人物。

司徒文心中对那冒名贾祸的恶徒，恨入骨髓，但目前他连忖想的余地都没有，他须先应付当前的难关。

千手神偷章空妙，低唤了一声：“小兄弟！”

像是关切，又像是无可奈何的提醒他小心应付。

司徒文报之以一个苦笑！

三十八寨寨主，人多势众，再加上穷家帮的四十余高手，声势之盛，足令人丧胆亡魂。

放眼武林，任你千中选一的顶尖高手，也不敢轻撻其锋，谁敢说有什么能耐接下近百高手的合击。

场中的空气，紧张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司徒文眼看着渐渐逼近的三十八寨寨主，俊面冷若冰霜，心中却在转着是否要大开杀戒的念头。

转眼之间，三十八寨寨主已停身在两丈之外，人影一阵闪晃，已分四面把司徒文和千手神偷围在垓心之中。

穷家帮高手，又在众寨主的圈外，再加上一圈人墙。

战火一触即发，无人敢逆料后果如何。

司徒文生平最厌弃不耻的就是江湖上这种以多为胜的作风，一股难以抑制的“恨”，已缓缓自心中升起。

逐渐，恨意转变为杀机！

以司徒文的修为功力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意念。

如果司徒文不计后果的任性而为的话，虽然最后鹿死谁手尚未可料，但在场的人，所需付出的代价无法估计。

千手神偷不开杀戒已久，司徒文深深明白，当然不愿意老哥哥卷入这场血劫之中，当下断然转头道：“老哥哥，请你退出场外！”

千手神偷须发箕张，激动的道：“小兄弟，情势所迫，其咎不在你，放手的干吧！老哥哥我老话一句，活腻了！今天就陪着你……”

三十八寨寨主之中，已有半数以上，亮出兵刃。

杀气蒸腾，弥漫了整个现场。

司徒文急道：“老哥哥！无论如何请接受小兄弟的要求，退出圈外！”

“我章空妙一生走南闯北，什么阵仗没有见过……”

“我知道，但仍请老哥哥允我所请！”

“难道我能眼看……”

“不！小兄弟我要凭一己所学，独力按待，现在还未到你老哥哥出手的时候，请在圈外为小兄弟掠阵如何？”

“你以我章空妙为何种人？”

司徒文几乎急得流下泪来，狠起心道：“老哥哥不能体谅小兄弟的心意，那我只好先得罪！”

千手神偷在万般无奈之下，叹了一口气，道：“小兄弟，我老哥哥为你掠阵吧！自己当心！”

说完蹒跚的缓缓移身人圈之外。

司徒文眼看着老哥哥退出之后，心中了无挂碍，俊目中，湛湛神光暴射，扫了群雄一眼，豪气干云的沉声道：“今日的局面，是各位造成，一切后果，在下不負責任！”

群雄不禁心中一颤！

怪手书生自出道迄今，在武林中所创的奇绩，他们耳熟能详，谈到后果，谁也不敢去想象。

但，箭在弦上，不发也得发。

群雄所恃的是人多势众，另外就是一股复仇的意念，在壮他们的胆，使他们无反顾之心。

刚才司徒文震飞四个顶尖高手的一幕，已使他们见识了对方的功力，但群雄都自认是有头面的人物，岂能虎头蛇尾，自拆招牌，明知凶险，也只好放手一搏。

三十八寨主中为首的灰发赤面老者，厉声大喝道：“怪手书生，你是自己了断，还是要我们下手？”

司徒文闻言之下，几乎气破顶门，仰首向天，张口发出一串撕空排云的长笑。

笑声激荡排云，凄厉之中，夹着一股豪壮之气，似要撕裂长空一般，笑得在场群雄，耳膜欲裂，胆落神摇。

笑罢之后，星目又电扫群雄一眼，朗然道：“我司徒文没有理由要自行了断！”

灰发赤面老者又道：“那你是要等我们动手了！”

司徒文星目一转，肃然道：“在下最后再向诸位进一言，听与不听任各位之便！”

“小子，你有什么遗言，快说吧！”

“近日来一连串的血案，并非在下所为，各位如信得过在下，一月之内，向各位交代一个明白，如何？”

群雄之中，有不少人发出冷哼之声。

灰发赤面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你这话只可骗骗三岁小孩！”

“各位一定要逼在下出手？”

“嘿嘿！逼你出手？好狂妄的小子！”

“在下一再容忍，实在不愿多造杀孽！”

“小子，你满手血腥，何必假撇清，装什么猫哭老鼠！”

司徒文见对方毫无缓手之意，一味蛮横，心知任自己说得舌敝唇焦，也是枉然，今日之局，不见真章不休。

当下俊面一寒，杀机陡炽，厉声道：“在下已仁至义尽，你等既然不可理论，那就休怪在下出手无情了，上吧！小爷我一准接着！”

一场恐怖的血劫，紧跟着展开！

灰发赤面老者，猛喝一声：“上！”

三十八个寨主，齐齐虎吼一声，各劈出一掌。

三十八道劲风，从不同方向卷向司徒文，有如滔天狂浪中的一只小舟，面面受袭，劲势之强，足可撼山拔岳。

众寨主存心一举而毁去司徒文。

千手神偷心中暗叫一声：“完了！”

司徒文任是功力通天，也无法同时应付这四面八方在同一瞬间暴卷而来的三十八股强猛劲道。

他除非拔空而起，凭他的盖世身法，足可脱出圈外，但，他能这样做吗？他连想都不曾想到。

好个怪手书生，不愧百年不一见的武林怪杰。

就在对方扬手出掌的电光石火之间，护身神罡，应念而生，在身体周遭布上了一堵无形的劲墙。

募集十成功劲于双掌，一阵圈划，匝地狂飚，应势而出，暴卷向左右前三方，轰轰雷鸣之中挟着撕空锐啸。

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起处，闷哼之声响成一片。

立有八条人影，被震飞寻丈之外。

而司徒文本身，虽然顾全了左右前三方，而背后却硬接了数记劈空劲力，虽有神罡护体，也感到一阵血翻气涌。

众寨主被这一掌之威，震得惶然而退。

其余在场群众，也为之目瞪口呆。

第一个回合，有八个寨主重伤倒地。

喘息方定，除了伤者之外，其余三十个寨主，个个目射凶焰，在灰发赤面老者一挥手之下，刀剑齐举又告攻上。

一时掌风嘶吼，走石飞沙，剑芒映日，耀目难睁。

司徒文目眦欲裂，撮口一声长啸，铁笛已掣手中。

一溜乌芒闪处，夺魄褫魂的呜呜怪啸排空而起。

刹那之间——

喝叱声——

闷哼声——

惨呼声——

金铁交鸣声——

劲气激撞声——

响成一片。

战况之惨烈，泣鬼惊神。

人影在铁笛啸声中，不断的减少。

就在这战况渐趋尾声的当口——

第二圈的四十余穷家帮中的高手，纷举竹杖，暴喝声中，加入战团，一时之间，情势又告大变。

不久之前，穷家帮的祖师“银杖骷髅令主”尚且败在司徒文手下，这四十余帮众，可说是不自量力。

但他们在帮主遭害的悲愤中，明知不敌，也得一拼。

司徒文双目赤红，似要喷出火来，杀机既起，就无法遏止，暗地一咬牙，手中铁笛一紧，又全力攻出。

他经这接连几场拼斗，真力损耗不小，但在他挟怒出手之下，招式劲道，并未减低，仍然凌厉至极。

穷家帮的四十余高手，较之三十八寨寨主，要逊色得多，这一近身搏斗，单只那笛声，就使他们承受不了。

一阵狂风疾雨的搏斗中，穷家帮的高手，迅速的减少下去，五丈之内，死伤遍布，厥状惨不忍睹。

血雨腥风，笼罩了整个现场。

千手神偷章空妙，见小兄弟神勇绝世，局势已然大定，不会再有什么凶险，宽心大放。

这一冷静下来，心中倏地升起一个念头：“既然有人假冒怪手书生之名，妄造血劫，目前其用心虽不可测，但这冒名的歹徒，岂会放弃欣赏这一手导致的好戏，说不定就隐身近处，我何不乘机一搜，也许能寻出些端倪！”

心念之中，深深瞥了一眼正在场中拼斗的司徒文，展开轻功绝技，就向靠山的一面星飞电射而去。

且说司徒文这一面。

这时，拼斗已接近尾声，穷家帮和三十八寨寨主，只剩寥寥十余人，其余的，伤者占了大半。

算是司徒文始终一丝善念未泯，所以死的并不多。

破空之声传处，数条人影，泻落当场。

只听一声沉雷似的猛喝：“诸位住手！”

众人闻声回顾，场中多了一个独臂老者，和一个白发朱颜的怪女人，后随四个少年男女，劲装佩剑。

司徒文一见来人，蓦然收手后退。

众人也停手怔立。

来的正是邛崃一派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师徒，和白发红颜的胞弟万寿庄主“南天一燕”孔怀仁。

司徒文自上前见礼。

群雄之中，也有不少人上前执礼寒暄。

“南天一燕”孔怀仁是第一个被怪手书生所害的人，被铁笛残去一臂，这件事场中群豪，几乎无人不知。

此刻，见这独臂老人姐弟，面对怪手书生，竟然毫无敌意，不由大惑不解，连称怪事。

“南天一燕”孔怀仁，看了一眼遍地的死伤高手，无限凄惋的“唉！”了一声之后，朗声道：“老夫来迟一步，竟致酿成了这不幸的事件……”

群雄不由奇异的把眼光全投在这独臂老者身上。

“南天一燕”一顿之后，又接着道：“这事说起，各位同道也许觉得奇怪，老夫在怪手书生铁笛之下废去一臂，当时不察，曾向眼前这位寻仇报复。”

说着用手一指司徒文，又道：“几乎弄成不了之局，幸得老夫当时发觉笛声和招式与那行凶的人判然不同，一谈之下，才悉有人冒名行凶，企图嫁祸于眼前这位真正的怪手书生！”

司徒文感激的朝南天一燕看了一眼。

忽然想起老哥哥怎的许久没有动静，星目电扫之下，场中果然已失去了千手神偷的踪影，不由称奇不置。

老哥哥到底因何急事，竟然一声不响的走了！

群雄听了南天一燕一番言语，将信将疑。

东方明文两兄妹互相一阵低语之后，东方明文突地越众而出，扫了在场的人一眼之后，道：“本来我兄妹交手之初，就已觉出情形有异，但当时不曾仔细去想，现在经孔前辈一提，方才醒悟，先父被害之时，我兄妹曾在当场目击，那怪手书生唯一特征就是铁笛啸声，平平无奇，丝毫也没有蚀魂夺魄的威力！”

此语一出，群雄之中，顿时响起一片嗡嗡之声。

司徒文激动不已的道：“在下曾三番两次，向诸位解说，但不蒙明察，现在事实既成，在下除对死伤者深致歉意之外，决在一月之内，寻到冒名嫁祸的凶徒，对江湖同道，作一个交代！”群雄一时之间，愧悔交进，默然无语。

蓦在此刻——

官道右侧的山边，突然传来一阵喝斥之声。

接着一先一后，飞起两条人影。

司徒文目力超逾常人，只这一眨之间，已看出当先一条人影似着青衫，而后起的一条人影，却像是老哥哥模样。

连念头都来不及转，疾若流星般划空追去。

撇下了尚在惊愕中的群雄。

待司徒文赶到山边，登上高处一望，哪里还有什么人影，只剩下空山寂寂，白云悠悠，不由沮丧之极。

他本聪明绝顶的人，细一推敲，倏有所悟，不禁喃喃自语道：“怪不得老哥哥遽尔失踪，原来老哥哥已思念及此，那假怪手书生，既然安排下这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他焉有不在一旁暗暗窥视的道理，正如日前自己拼斗邛崃掌门白发红颜孔冷芳等人时，不也是曾露行踪吗？如此看来，方才所见的两条人影，除老哥哥之外，必是那歹徒无疑！”

自语了一阵之后，心下又自忖道：“据那两个玄衣绝色女子所说，那冒充老哥哥向自己下毒手的，既是‘千面人妖’那魔头，而这魔头又与假怪手书生一道，目前只要能追寻到那‘千面人妖’一切自可大白，好在老魔右手中指奇短，一看即知，任他千变万化，只要留心，不难认

出来！”

发了一回呆之后，恨恨的一跺脚，朝着方才人影逝去方向，疾掠而去，把“天马行空”身法展到极限，有如一缕轻烟。

一口气驰出了二十来里，但仍未发现任何迹象。

眼前，山势将尽，现出一大片芦苇。

芦花似雪，在风中宛若干层白浪，起伏不停。

官道静荡荡的躺在这一片芦海之外。

司徒文提气转身，踏着白絮也似的芦花，飞投向那官道，身形之妙曼巧快，有如一只掠波海燕。

转眼之间，已掠到官道之上。

神目展处，官道尽头，正飞驰着一条人影，远远看去，就像是一粒跳掷着的小小弹丸，速度确也惊人。

司徒文心中一动，不顾惊世骇俗，展开神功，脚不沾尘的赶去。

渐追渐近，已可看出那人是一个白发土老头儿！

心中不由一喜，道：“那不是老哥哥么！”

功力又加了二成，疾如脱弩之箭，一射十丈开外，接连几个跃纵，已经追了个前后脚，脱口叫道：“老哥哥，害得我好苦！”

白发老头应声止步，倏然转身，面露嘻笑之容。

司徒文又道：“老哥哥，你敢是发现了什么警兆所以不告而行？”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并不答言。

司徒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有前车之鉴，下意识的朝千手神偷的右手一看，俊面立变。

对方右手中指，赫然比其他四指短了半截。

猛喝一声道：“千面人妖，小爷今天要把你挫骨扬灰！”

喝声未完，左手五指如钩，闪电般朝对方面门抓去。

对方似乎早已有备，司徒文面色才变，喝声甫自出口，猛然后射丈余，掉头就向路侧的芦苇丛中射去。

司徒文好不容易凑巧碰上这化身老哥哥向他下毒手的“千面人妖”，岂肯放过，身形一闪，已超越在头里一丈之处。

“千面人妖”行藏被识破，心知不是对方敌手，不由心摇胆落，急萌逃走之念，身形才起，已被对方追在头里！

急中生智，索性就身朝地上一滚，就这一滚之势，抓起一把碎石，朝司徒文以漫天花雨手法撒去。

司徒文身形未定，一片灰蒙蒙的东西，已告兜头盖脸的罩来，他以为是什么歹毒之物，忙挥掌扫去。

掌风过处，把射来之物，扫得反卷而回。

“千面人妖”已在把砂石出手，司徒文运掌风挥扫的电光石火之间，猛然一窜，已隐入芦苇之中。

待到司徒文发觉射来之物，原是一把尘砂之时，眼前已失去“千面人妖”的踪迹，厉声叱道：“任你飞天入地，今天小爷决不放过你！”

人随声起，飘身芦苇梢上，往回疾掠。

芦苇深厚，要想从其中寻出一个人确实难极。司徒文来回飞走，竟然声息俱无。

心中暗忖：“姑勿论千面人妖本身，单只那冒名行凶的假怪手书生

和‘天毒尊者’‘幽冥教主’赵冰心几个魔头，都必须着落在他的身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脱！”

但想尽管是想，眼前芦花荡荡，哪里去寻千面人妖的形影，不过他断定这魔头必走不远，在芦苇丛中行走，免不了有声响和动静，只要对方一动，决逃不出自己的耳目。

渐渐，司徒文已搜索到芦苇深处，距官道已在二十丈之间。

蓦然——

靠官道不远的芦苇，一阵晃动，并传出沙沙之声。

司徒文回身疾扑。

沙沙之声，又告寂然。

如此数次，双方像捉迷藏似的，干耗着。

半晌之后，司徒文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扬声高叫道：“千面人妖，今日小爷尚有要事待办，不耐久缠，你的头颅，暂时寄在你的颈上，以后哪里遇上哪里算！”

说完，径自星驰电掣而去，故意踏得芦苇传出一片沙沙之声，百丈之后，突然回身弧形驰回。

身轻如一片羽毛，捷若鬼魅，不带半丝声息。

久久之后，芦苇一阵摇晃，司徒文摒息静气而待。

又过了半晌，芦苇亦动。

如此一连四次，司徒文始终捺住性子不动。

慢慢的，一条人影，蓦然从芦花翻白之中冒出。

司徒文如鹭鸶般，隐身芦花苇叶之间，静观其变。

那人影向四面八方，详细打量了一遍之后，似乎甚为放心，认定强敌已离此而去，一晃身形，扑上官道。

司徒文这一喜，岂同小可，运足全身功劲，如一缕疾风中的淡烟般，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跟踪闪掠而去。

前面那人影，正是“千面人妖”，他认为司徒文已真的舍他远而去，暗道一声：“侥幸！”又扑上官道疾驰。

司徒文以毕生功力，施展到身法上，其快可想而知，转眼的工夫，已从旁侧绕飞到“千面人妖”的前面。

“千面人妖”不时回首探视，果然没有发现人踪，不由宽心大放，缓下身形，暂作喘息。

正在自鸣得意之际，只觉眼前一花，一个俊美绝伦的青衫书生，面目带煞，横栏道中，不由吓了个亡魂俱冒。

司徒文这下可学乖了，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飞扑愣怔不动的“千面人妖”，双掌同时凌空猛劈。

“千面人妖”只这一愣怔之间，司徒文的掌风和身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扑袭而到，他连转念头的机会都没有。

“砰！”的一声，被震得连退了十几步，退势未尽，司徒文的两手七指，五指抓向面门，另两指扣向手腕。

只觉手腕一紧，面门一凉，右腕被扣个结实，对方的两个指头，有如钢钩，透肉而入，一张面具已被撕下。

“千面人妖”，原形顿现。

司徒文有鉴于在“正阳酒楼”之中，“千面人妖”在脉门被扣之下，

仍能安然脱走，所以一横心，扣指及骨。

这一着确实狠辣，“千面人妖”的独门绝学“卸肌缩骨功”，竟然无从施展，自知今日难逃公道。

司徒文这才看“千面人妖”的本来面目，原来是一个鸱眼鹰鼻的白发老者，看年纪，至少在七十以上。

“千面人妖”自知既落入怪手书生之手，决无幸理，不由横定了心，鸱眼一翻，狞声道：“小狗，你准备把老夫怎样？”

司徒文咬牙切齿的道：“老魔，本少爷今天要把你挫骨扬灰！”

“千面人妖”凄厉至极惨哼一声道：“小狗，老夫不幸落入你手，动手吧！”

“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

“哼！”

“我来问你，假冒本少爷的名号行凶作恶的人是谁？”

“不知道！”

“天毒尊者那老魔现在何处？”

“不知道！”

司徒文肺都几乎气炸，怒喝一声道：“这可由不得你不说！”

左手中指，虚空向“千面人妖”连点三指。

“千面人妖”蓦觉全身气血逆行，如万弩穿心，体内虫啮蚁咬，痛得他极口惨哼，一个身形筛糠似的抖颤不停。

“你说还是不说？”

“不……不……说……”

渐渐，只见他面如紫酱，两眼翻白，竟然昏死过去。

司徒文运指朝他“天殷穴”上一点，又告悠悠醒转。

如此一连三次，“千面人妖”宁受这种酷刑，抵死不肯说出，倒弄得司徒文没了办法。

司徒文思索了半晌之后，恨声道：“也罢，小爷成全你了！”

左手食中两指，并伸如戟，两股指风，直透残穴而入。

“千面人妖”一阵抽搐之后，真气已破，武功全失。

司徒文废去对方武功之后，扣住腕脉的右手两指，蓦然松开。

“咕咚！”一声“千面人妖”软瘫在地。

“小……狗……老夫……做鬼……也……不……饶……你……”

“你要做鬼，容易之极，小爷必不使你失望！”

说着，俊面之上陡起一片杀光，右掌一扬，就要向“千面人妖”当头劈落……

“慢着！”

随着话声，风声飒然中，划空飘落两条人影。

全身由头自脚，全被黑布包裹，只露两眼在外。

司徒文举起的手，徐徐放落，眼望来人道：“两位是‘死亡谷’中人？”

“不错！”

“有何见教？”

“请阁下手下留情，留他一命！”

“为什么？”

“我二人奉命要留他活口！”

“奉何人之命？”

“家师之命！”

“令师是……”

“死亡谷主！”

“什么原因？”

“歉难奉告！”

“两位如不说出原因，在下恕不遵命！”

两个黑衣人稍停之后，其中一个道：“家师与这魔头有一段过节，须亲自了断！”

“在下不满意这个答复！”

司徒文口里在说，心里却在想道：“奇怪，曾经数次现身的那两个神秘绝色少女，也曾说过，她俩的师父与这‘千面人妖’似乎有着深仇大怨，派出弟子搜寻，而现在这两个‘死亡谷’门下，也说与他俩的师父有仇，这真令人费解……”

黑衣人又道：“阁下要如何答复，才算满意！”

“须说出什么过节，由在下参详，是否有留活口的必要？”

“阁下未免强人所难！”

“如此就请便吧！”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司徒少侠，你是否因为无法从他口中问出实话，要想杀之泄忿？”

司徒文同样冷冷的道：“这个你可管不着！”

“阁下要想问的话，我可略知梗概，是否要探询冒名之人，和天毒……”

司徒文几乎惊得跳了起来，奇怪！对方何由得知这般详细，当下激动的道：“二位由何得知？”

“目前这魔头让我们带走，你与本谷一月之约将届，到时一并奉告，作为交换条件，阁下以为如何？”

司徒文沉吟良久之后，毅然答了一声：“好！”

黑衣人又道：“如此，还有一件事奉告阁下！”

“什么事？”

“距此五里外的芦苇之中，一方大石之前，你那老哥哥千手神偷章老前辈受伤待救！”司徒文一听，不由心中巨震，身形疾展，往原路驰回。

第十九章 巧诛女魔

司徒文听黑衣人说：“距此五里之外的芦苇中，一方大石之前，你那老哥哥千手神偷章老前辈受伤待救！”司徒文一听，不由心中巨震，身形疾展往原路驰回。

一路之上，心里疾忖道：“以老哥哥的机智身手，竟然为人击伤，的确令人费解，那这击伤老哥哥的人，身形必然相当骇人，即不知是何等样的人物！”

同时，他又想起，老哥哥是在广安城外官道场，当自己应付群雄寻仇之际，追踪一条青影而去，而那条青影，正是他心中怀疑的冒自己之名的怪手书生。

“莫非老哥哥是伤在那冒牌的假怪手书生之手？”

心念及此，不自觉的恨哼出声，身形展得更疾速了！

五里距离，转瞬即到——

照着黑衣人的指示，果然在浩荡无边的芦苇丛中，发现了一方巨石。巨石之旁，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像是一个人卷卧在那里。

司徒文全身一震，一颗心几乎从腔子里跳了出来，身形如流星般泻落。

一看，那委顿在石旁的黑影，谁说不是老哥哥“千手神偷”章空妙。

只见“千手神偷”双目紧闭，面如白纸，忙用手一探鼻息，气若游丝，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不知老哥哥何以伤得如此之重，而且又不知伤在何处！一时之间，倒有些手足无措之感！寻思道：“‘千手神偷’章空妙本已洗手江湖，因受‘无极老人’公羊明的重托，重出江湖，冀对自己有所照顾，现在如果老哥哥有个三长两短，岂不令自己抱憾终生。”

目前最要紧的寻出伤处，同时弄明白是被什么功力所伤？

当下，司徒文怀着悲恻的心情，解开了“千手神偷”的衣衫——

一看之下，不由毛发俱竖。

老哥哥胸前左乳之旁，赫然一个瘀黑掌印，已肿起寸来高！

瘀黑掌印的四周，现出丝丝黑纹，已遍及了大半个胸部。

看样子，老哥哥是被一种极为歹毒的掌功所伤，若不及早施救，立有性命之虞，只看那毒气蔓延的态势，恐怕支持不了一个时辰，就要奇毒攻心而亡。

司徒文不禁咬牙恨道：“是谁伤了老哥哥，我必加倍索还。”

忙把“千手神偷”身躯侧转，半倚在那方大石上，自己紧傍盘膝而坐，运起“玄天神功”先伸中指，以指风虚空连点数处重穴，以防毒气流窜。

然后功集右掌，掌心紧贴“命门”大穴。

他已施展出“玄天秘篆”所载，罕绝人寰的“搜穴清脉功”为老哥哥迫毒！

玄天秘学，盖古凌今，半刻之后，只见“千手神偷”身上，冒出丝丝黑气，腥臭之味，中人欲呕！

司徒文更加紧全力施为。

黑气由浓而淡，渐至于无！

“千手神偷”胸前的瘀黑掌印，由黑而紫，由紫而红，由红而淡！……面色又转红润，鼻息粗重。

“嗯哼——”

一声长长的闷哼过后，“千手神偷”已睁开眼来！

激动的叫了一声：“小兄弟！”

司徒文蓦地收功，一跃而起，急着问道：“老哥哥，您究竟是伤于何人之手？”

“千手神偷”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道：“你！”

司徒文几乎跳了起来，讶然道：“老哥哥，我问您被什么人所伤？”

“被你所伤！”

司徒文这下可没听错，茫然道：“什么？”

“千手神偷”嘻嘻一笑道：“小兄弟，别紧张，我是说老哥哥我是伤在和你一模一样的那个冒牌怪手书生司徒文的手里！”

司徒文俊目陡射煞光，激动无已的道：“老哥哥，到底是怎么回事？”

“千手神偷”哼了一声道：“当你正在拼斗群雄之时，我想起那厮既然假冒你的名大肆杀戮武林中知名之士，目的当然是希望引起武林公愤，联手对付你，以遂借刀杀人之计，这一手导演的好戏，自无不暗藏一旁欣赏的道理，于是，我便向场外绕去，果然不出所料……”

司徒文接口道：“您发现了那假怪手书生潜伏在侧？”

“当时，我尚未能判定他是否就是那冒名的凶徒！”

“于是老哥哥上前盘诘？”

“不！那厮原来匿伏在草丛中，尚未待我近身，就飞速而遁！我毫不犹豫的疾起直追，当时只能看到是一条青色人影！”

“哦！”

司徒文不由哦了一声，之后道：“当时我也发现场外飞射起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电驰而去，想来就是老哥哥和那厮了？”

“不错！”

“但我一步之差，竟未追及！”

“那厮忒也黠滑，而且身手相当不俗，老哥哥我自信轻功在江湖中还不致差到哪里，但竟然无法将之追及，进入这片芦苇中之后，三转两弯，竟把他追丢了！”

“那，这伤你的……”

“当时我见人遽尔失踪，正待静下心神，以伏地听声之法察探踪迹，就在这时，一条人影已如鬼魅般的欺近我的身侧！”

司徒文又不禁“哦！”了一声。

“千手神偷”一顿之后又道：“我机警的闪身应敌，但一看之下，却使我怔了一怔……”

“为什么？”

“我以为是追上来了，那厮的化装术已臻绝顶，没有一丝不像你！”

“哼！以后呢？”

“我一时会不过意来，那厮竟乘我一怔神之际，向我闪电出手……”

司徒文俊面之上，飘过一抹杀机，插口道：“那这冒牌的假怪手书生是否就是老哥哥原先追踪的青色人影？”

“这个，依我看决定是他！”

“以老哥哥的身手，难道竟会被他所……”

“千手神偷”尴尬的一笑道：“你听我说，当……”

蓦在此刻——

一声娇脆的佛号传处，随着飘落一条纤纤人影！

“千手神偷”未说完的话，只好中途刹住。

一看——

这飘落的人影，赫然是一个妙龄女尼，身着灰色僧衣，手持一串佛珠，容颜之美，不啻是紫竹林中的观音大士临凡。

怪手书生司徒文见这女尼极是眼熟，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

只见那女尼，秀眉微扬，露出一双明澈如秋水般的双瞳，单掌打一个问讯道：“司徒施主别来无恙？”

司徒文睁着迷茫的俊目，惑然道：“敢问少师太是……”“阿弥陀佛，施主不认识贫尼了！”

司徒文再凝眸注视了片刻，突地想起这眼前的妙龄女尼是谁来，急道：“啊！你……你不是‘幽冥公主’任慧珠姑娘吗？”

“罪过！罪过！正是贫尼悟因！”

司徒文不由感慨万端，想不到一个善良的女孩子，生不逢辰，偏偏有那么一个毒如蛇蝎的母亲，落得把似锦年华，长伴青灯古佛。

她的做法，不失为上智之策，如果她不醒悟回头是岸，跟着她的母亲“幽冥夫人”赵冰心，厮混下去，恐怕很难得到好的归宿。

然而，她选择的人生之路，毕竟是令人生红颜自古多薄命之感的。

司徒文蓦地想起她曾托付自己办理的事来，不由歉然道：“任姑娘……”

“贫尼法号悟因！”

“哦！悟因师太，从前在下曾应允代办的事，‘金吾神剑’已由在下寻回，至于那‘幽冥真经’又二度落入‘死亡谷’中人之手，但在下有自信月内追回，遵命毁去，以免再流入江湖，毒害生灵……”

“此事贫尼既已拜托施主，一切信赖就是，金吾神剑，上古奇珍，唯有德者居之，今天贫尼来意不在此！”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动道：“任……不，悟因师太来意为何？”

“出家人六根清净，本不应再沾风尘，但鉴及上天有好生之德，出家人岂可不善体天心，我此来有一句话要告知施主！”

“请讲！”

“孽海无边，回头是岸！”

“千手神通”这时斜敲的那块大方石上，闭目养神，对眼前的事，恍如未见，不知在心里打着什么主意。

司徒文听悟因女尼说出这两句话，不由奇异的道：“在下不明白师太话中之意。”

悟因女尼满面肃然的道：“贫尼从前与施主有过数面之缘，这是前因，今天我来就是为了此前因！”

“请少师太讲清楚些好吧？”

“施主不应广造无边杀孽！”

司徒文不由顿悟，对方的意思是指近日来那假怪手书生的一连串冒

名凶杀事件，显然对方也认定是自己所为，不由正色道：“在下目前正遭奸人冒名嫁祸，正在追凶之中！”

“冒名嫁祸？”

“不错！”

“阿弥陀佛，施主说的是真话？”

“哈哈，我司徒文没有哄骗师太的必要！”

悟因女尼沉吟半晌之后道：“如此说来，重上峨眉，毁佛门金刚，杀死三个长老不是你所为？”

司徒文恨恨的哼了一声道：“是奸徒冒在下之名做的，目的想是要借刀杀人。”

“贫尼剃度是在峨眉，算是第五十代弟子！”

“哦！”

悟因女尼欲言又止的好几次，终于忍不住开口道：“有一件事要奉告施主，望施主能善为应付！”

司徒文心中又是一动，道：“什么事？”

“本门为了金刚法像被毁，和三大长老被杀一事，掌门方丈大为震怒，已向少林请出‘五龙令’……”

这时，冷在一边的“千手神偷”可沉不住气了，一骨碌翻身而起，双目精光暴射，讶然向悟因女尼道：“真的有这回事？”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司徒文俊面为之一变，他想起了从前五大门派联手对付自己的那些往事，俊目之中射出一种似恨又似怨的光芒，沉声道：“请出‘五龙令’怎样？”

“由各派各选高手五人，入江湖缉拿施主！”

司徒文闻言之下，不由暴发出一阵震天狂笑，笑声中充满了豪迈恨毒的意味，响遏行云，直似要撕裂这一片长空般。

笑毕之后，像是自语，又像是对人而发的喃喃道：“好极，五大门派不动就实施联手对付，对事实真象，不求了解，自以为是，近百年来，不知造成多少武林冤狱，我司徒文倒要着实的见识见识！”

同时，他也想起了昔年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被诬裁，被目为魔头种种经过，和峨嵋上院五大门派遣代表裁制“雪山魔女”李玉兰，连雪山一派掌门若不是自己出面的话也将被目无余子的五大门派中人所辱等情，一股恨意，倏升心头。

悟因女尼见状，口诵一声无量佛道：“贫尼多言，实希望施主早作准备妥为善谋，尚望施主上体天心，不要再造杀孽，务请施主三思而行！”

司徒文含糊的应了一声。

“千手神偷”显然十分激动，须发乱颤的向司徒文道：“小兄弟！此事目前最要紧的是查出这冒名行凶的人，好对五大门派有所交代！”

司徒文感慨的道：“目前很难！”

悟因女尼，注视了司徒文一眼之后，粉面掠过一丝黯然之色，立掌当胸道：“两位施主珍重，贫尼就此别过！”

话声中，身形一起，向芦苇之外飘去。

司徒文怔怔的看着那逐渐消逝的背影，喟然叹了一口气！

他想起在“白骨坳”后山，“幽冥公主”任慧珠对自己一往情深的

表现，而现在，她已变成了悟因女尼，身入空门，永绝尘缘！

他也想到自己坎坷的遭遇，和无止境的奔波拼搏，直到目前，元凶还未授首。

他有家，母亲和姐姐在等待他，未婚妻公羊惠兰，和身怀有孕的雪山魔女李玉兰，当也在望穿秋水，期待他归去，但，大仇未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仍需要奔走闯荡！

幸与不幸，交织成了人生！

“千手神偷”突然开口道：“小兄弟！五大门派要联手对付你，你准备如何应付？”

司徒文俊面一寒道：“到时再说，我恨透了这般黑白不分的名门大派人物！”

“方才那小尼姑是……”

“哦！她是‘幽冥夫人’赵冰心之女任慧珠！”

“噫！看这小尼姑似乎天性善良，丝毫也没有乃母的劣性遗传！”

“是的，所以她看破红尘，皈依佛门！”

正在说话之间，远远传来一声凄厉绝伦的惨嚎，令人听了，不寒而栗！

司徒文侧而再听时，已无声息。

他蓦地想起刚才离此的悟因女尼，这惨嚎声尖锐刺耳，莫非她……

心念动处，急向“千手神偷”道：“老哥哥，我们去看看！”

最后一个看字出口，人已到了余丈外的芦苇梢头，再闪而没。

“千手神偷”也跟着纵起身形追去。

越过芦苇，不及百丈就是临江的官道！

司徒文与“千手神偷”先后到了官道之上，但，可煞作怪，官道之上，静荡荡的，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老哥哥，刚才那声惨叫，显然是发自女子之口，依我看，可能是‘悟因女尼’遭遇了什么不测也不一定，她好心前来报讯，我们可不能袖手不管！”

“怎么管法呢？”

“请老哥哥向东，我向西，我们分头搜索一阵！”

“噫！小兄弟，你看这是什么？”

“千手神偷”指着道上一些散落的黑黝黝的东西说。

司徒文俯身拣起一看，大惊失色道：“老哥哥，我所料不差，悟因女尼已经遭了意外！”

“何以见得？”

“这些不是悟因女尼所持念珠的珠子吗？珠子既然散落在地还有什么可说！”

“小兄弟心细如发！”

“老哥哥，事不宜迟，我们分道快追！”

“好！”

“千手神偷”应了一声好，顺官道往东驰去！

司徒文则一径往西疾奔！

单说怪手书生司徒文，不顾惊世骇俗，施展开“天马行空”身法，恍若一缕轻烟，沿官道往西疾飘，一双如电神目，一路扫掠，不放过任

何可疑之点。

半盏热茶的工夫，少说也奔行了十里左右的路程，果见百丈之外，一条人影以骇人的速度疾驰，晃眼之间，已没入一道山环之后。

司徒文既有所发现，不管是与不是，把“天马行空”身法施展到极限，真是快逾闪电，疾若流星，向那山环射去。

眨眼之间，已临山环之处，俊目扫处，不由呆了——

原来这山环之内，一边是江，官道坦荡笔直的沿江而上，另一边，却是数峰屏立，峰与峰之间，各有一条通道，一共是三条，他不知该往哪一条才是。

官道笔直沿伸，一眼可看出十里之外，显然方才所见人影，是奔了山道，如若是走官道，决逃不出视线之外。

但山道共分三岔，那人影竟不知向哪一条岔道走。

寻思片刻之后，心念道：“我何不越上峰顶，也许有所发现！”

正当他要想展开身形，朝中间一峰驰去的当口，突然发现前道之上，风驰电掣般奔来一群人影，速度也相当惊人，从身法上判断，来人个个都具上乘身手！

司徒文不禁又犹豫起来，不知这些人影，是什么来路。

这一踌躇不前，那些人影，已愈来愈近！

转眼之间，已临切近——

司徒文神目如电，已约略看出来人僧道俗俱全，不下二十五人之众。

正自惊疑之际，只听数声惊“咦！”二十几条人影已纷纷停下身来！

为首一人，却是一个宝相庄严的白眉老和尚，后随僧、道、俗一共二十四人之多。

司徒文一看之下，不由心中巨震，他已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那当先的白眉老和尚，白眉一扬，朗宣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司徒少侠还记得老衲否？”

司徒文气定神闲的道：“哦！原来佛印禅师法驾。不知要往哪里去？”

“老衲等专为小施主而来！”

司徒文心里虽然明知，但却故问道：“为在下而来，不知有何见教？”

“佛印禅师”眼中精光倏射，声如宏钟的道：“小施主昔日为了‘雪山魔女’大闹峨眉金顶，老衲为求息事宁人，维护佛门胜地的尊严，不惜委曲以求全，不道施主竟然再上峨眉，杀长老……”

司徒文面上渐见沉凝！

“佛印禅师”的声调也略见激动，一顿又道：“不止此也，不复在江湖之中大开杀戒，我五大门派本上天好生之德，免致生灵涂炭，请出五龙令，联手入江湖……”

司徒文俊面倏寒，右手两指习惯的在袖内一阵弹动，冷笑一声道：“各位准备如何处理在下？”

所有五大门派派出的高手，齐齐脸色一变！

“佛印禅师”声色俱厉的道：“请小施主放下屠刀！”

司徒文仍然语冷如冰的道：“要如何放法？”

“请小施主随老衲回转峨眉，老衲担保少侠不致有生命之虞！”

司徒文不屑的道：“像昔日五大门派代表对付‘雪山魔女’一样？”

“佛印禅师”脸色一紧，道：“望小施主三思！”

“如果不呢？”

“阿弥陀佛，恐怕由不得你做主！”

“佛印禅师”身后的十四个五大门派特选的高手，面上齐现怒容，但他们的心里，多少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怪手书生”的功力，已到了傲视武林的地步，如果必欲诉诸武力的话，他们——五大门派，须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是否如愿，又是另一个问题。

话又说回来，如果堂堂五大门派，对付不了一个“怪手书生”，可能也是开武林未有的先例，对于五大门派的尊严，打击之大，无法估计。

眼前的高手，可说是各门派的精英，经过慎重挑选出来的。

司徒文心中电转道：“看来今天又是不了之局！”

当下勉强一笑道：“禅师可肯听在下一言？”

“佛印禅师”将头微点道：“你且说说看！”

“这件公案，目前甚难解说，一月为期，在下亲上峨眉复命如何？”

“佛印禅师”面现难色，回顾了身后众高手一眼，他所看到的，是一张张绷紧的面孔，于是毅然道：“这个老衲歉难同意！”

司徒文一张俊面，顿呈铁青之色，冷哼一声道：“那老禅师准备把在下怎样？”

说完神目之中，精芒闪烁，一不稍瞬的注定“佛印禅师”，静候答复。

场中的空气，也随之紧张起来！

“佛印禅师”修为涵养的功夫再深，也不禁身躯微颤。

此次五派联手，事缘峨眉而起，在司徒文一句紧似一句的逼迫下，也不由动了真怒，当下重又回头，看了五大门派的高手一眼，沉声道：“我佛慈悲，老衲等自无空手而回之理！”

“那就是说，你们要准备以流血来解决了吗？”

此语一出——

“佛印禅师”不自觉的退了一步！

五大门派的高手们，同时怒哼了一声，齐齐横眉竖目的瞪着这天不怕，地不怕，不可一世的小煞星“怪手书生”司徒文。

空气在紧张之中，透出层层杀机。

眼看目前的情势，大战一触即发。

司徒文本是因发现悟因女尼（即幽冥公主慧珠）的念珠，散落在官道之上，忖知她已遭遇意外，而与“千手神偷”分道追踪而来，想不到碰上这一档子事。

目前的事，是他切身的事，不能不睬，但悟因女尼的安危，也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横梗在胸臆之间，如果时间久了，他刚才发现的那条可疑人影，势将无从寻觅，而悟因女尼的安危，确可虑至极！

但，目前，说话无异是多费唇舌，唯一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拼。

“佛印禅师”系此行之首，一阵错愕之后，神色湛然的道：“小施主之意，是坚决要老衲等出手才肯就范？”

“哈哈！就范？哈哈哈哈！”

一阵撕空狂笑，使在场的二十五个顶尖高手，齐齐为之面上失色。

“小施主不后悔？”

“这有什么好后悔的，既然堂堂五大门派，不问青红皂白，专程为

在下而来，在下只有凭一点微末之技，勉力以应！”

这句话分量相当重，简直是根本不把五大门派放在眼下。

“佛印禅师”身后，突然闪出三个虎面僧人！司徒文一看那三个越众而出的虎面僧人的装束，就知必是少林门下！

空气随着这三个少林僧人的欺身而紧张到无以复加。

“佛印禅师”一心只希望能和平解决，当下伸手一拦三个少林僧人，又道：“望少施主最后再考虑一下！”

“不需要考虑了！”

“小施主的意思是非流血不可？”

“这是你们逼在下不得不然，其咎不在我！”

“逼你？”

“当然，并非是在下找上五大门派，而是五大门派找上了在下！”

“阿弥陀佛，小施主此话，未免太过强词夺理！”

“难道在下说的不对？”

“施主仗本身技艺，广造无边杀孽，闯少林，闹峨眉，最近又再上峨眉，毁金刚法像，杀三大长老，使佛门清净之地，沾上血腥，难道这些都不是你所为？”

“嘿嘿，不错！毁金刚杀长老等事，有人冒名嫁祸！”

“那滥杀武林知名之士施主又有何解说？”

“也不是我所为！”

“施主的话，能取信于人否？”

“信不信由你！”

“佛印禅师”心知单凭口舌，绝对无法使这狂傲功深的怪手书生俯首认罪，肃穆的脸上，掠过一丝奇异的色彩，也许这色彩是代表着杀机。

原先越众而出被“佛印禅师”所阻的三个少林僧人，这时齐齐怒哼一声，抢在“佛印禅师”的头里，当中一个声如闷雷也似的喝道：“怪手书生，你当真不肯认罪？”

司徒文剑眉上挑，俊目之中，射出两道逼人寒芒，如冷电利剪，照定这发话的少林僧人，一不稍瞬，那少林僧人，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

“佛印禅师”宣了一声佛号之后，往斜里退移五尺。

司徒文已动了真火，转头向“佛印禅师”道：“大和尚，在下最后重申前言，以一月为限，决擒获这冒名贾祸的人，对贵派有所交代，如果大和尚一意孤行，一切后果由你承担！”

“佛印禅师”扬眉睁眼答道：“小施主毋须再狡辩了，老衲身膺五大门派之托，只好全始全终！”

司徒文气得冷哼了一声。

三个少林僧人，同时欺身进步，各攻出一掌。

于是——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

这三个少林僧人，乃是少林门中杰出的高手，上次司徒文只身闯少林禅院之时，他们正好云游在外，所以不曾参与其盛，现在被派出来缉拿司徒文，心中早已跃跃欲试，他们不相信上次合全寺之力，还对付不了这雏儿。

三僧联手的一掌，威势岂同小可，恍若怒海鲸波，猛卷疾掠。

司徒文对这骇人狂飚，竟然视若无睹，身形不闪不避。

三个少林僧人各自在心里暗骂了一声：“找死！”劲力又加一成！

司徒文俊面之上，神光湛湛，右手两指，在袖中一阵疾弹。

待到掌风行将及体，对方掌劲用老的电光石火之间，双掌倏告闪电拍出……

劲气相触，发出一声轰然巨响。

周遭三丈之内，全被劲气溢满，形成一股汹涌涡流，轰轰有声，场中所有的高手，衣袂簌簌飘飞，有的竟然身形被牵得连连摇晃，面上齐露惊悸之色。

三个少林僧人强忍住不哼出声来，六只脚齐齐陷入地中，没及脚胫。

司徒文有若一尊巨灵之神屹立原地，不曾移动分毫。

第一个回合，三个少林僧人，显然已输了一筹。

人影闪处，又是两个僧人越众而出，与原先的三个并肩而立。

司徒文不屑的冷哼一声道：“名门大派，尽是欺世盗名之徒，以群殴为能事，这就是你们的正义，今天我司徒文将让你们见识一下何谓武功！”

这句狂傲无伦的话，使所有在场高手，为之怒哼出声。

五个少林僧人，半声不吭，一阵晃动，已按五行方位站立，把司徒文圈在正中，这是由少林绝技“罗汉阵”蜕化出来的“五行阵”。

司徒文冷眼一扫五个僧人，不屑的道：“贵寺的罗汉阵，在下早已见识过了，这区区五行阵，还是收了吧！”

提起当日怪手书生喋血少林的事，五个僧人脸上齐掠过一抹恨意，当日若不是慧光老和尚出场，少林寺僧不知要死伤多少。

五僧之中立在土位上的那僧人道：“小子，你狂个什么劲，当日若不是慧光师公手下留情，你早已身化黄土，还会活到现在张牙舞爪！”

当日司徒文曾被慧光老和尚三掌击成重伤，差一点不能脱身少林寺，事后他尊重这百岁开外的清修老僧齿德俱尊，所以也就不作报复的打算。

现在经这僧人当众一提，不由勾动了潜存的雄心隐恨，厉声道：“一月之后，我必再赴少林，向慧光老和尚索还三掌！”

慧光老和尚，年纪百廿开外，四十年来，不问寺事，只有司徒文大闹少林禅院那次破例现身，功力之高，不可蠡测，司徒文竟然声称要再上少林，向这佛门高僧，索回昔日的三掌，这句狂话，使五大门派的高手，为之瞠目咋舌。

五僧之中的另一个轻蔑的道：“小子，你恐怕没有机会了！”

“就凭你们，哈哈哈哈……”

笑声中，含着极度不屑的意味。

五个少林和尚被笑得满不是意思，怒哼声中，阵势已然发动，五条人影，像走马灯似的绕着司徒文疾转，一股股的如山劲气，从不同角度劈出。

刹那之间，两丈方圆之内，劲气绞扭成一道骇人至极的涡流，砂飞石走，激劲锐啸，轰轰之声，震耳欲聋。司徒文每一掌劈出，都被那股涡流劲气消卸于无形！“噗！噗！”之声，如密集的连接炮，不绝如缕。一旁观战的各门派高手，不由齐齐面现喜色，少林绝技果然不同凡

响，这种以巧劲卸气的打法，任你铁打的金刚，也有力竭之时。

司徒文越打越不是味道，自己无论以多大的内力发出掌风，一阵“噗！噗！”响声之后，竟然被那道环绕自己的涡流劲气消去。

如果一味盲打下去，不出两个时辰，必致真气耗竭而束手被擒。

五个少林僧人，见“五行阵”奏效，心中的得意自不必说，各以毕生功力，全力施为，那涡流竟然把地上的砂石卷成一根柱子也似灰筒，直冲霄汉。

如果他们今天能把这名震武林，黑白道闻风丧胆的怪手书生制服，不但可扬名天下，而且连带少林寺也光耀不小。

司徒文只觉那道劲气涡流，愈旋愈猛，几乎使人窒息！

虽然他生死之窍已通，内力不虞匮乏，但也有点吃不消的感觉。

他真估不到这五个少林和尚会有这高的内力修为！

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五个少林和尚额头已现汗渍，内心也显得焦灼不安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全力发出掌风，时间久了，同样感到不支。

而对方仍如生龙活虎，毫无不支的迹象！

“佛印禅师”神目似电，亦已看出情势未可乐观，面上逐渐沉疑起来！

半晌之后，司徒文灵机一动，忖道：“这五行阵看来奥妙在于聚气成涡，借劲气旋转之力而消卸对方的力道，我何不反其道而行！”

心念之中，把劲提足十成，双掌交相挥拍，身形随着向反涡流的方向疾转，这一来，情势大变！两股反方向的如山劲气，击撞在一起。

“噗！噗！”巨响声中，五个和尚被反震得立呆不稳，纷纷脱离方位！

场中旁立的众高手，也看出情势不妙，一个个神色骤然紧张起来，齐齐蓄劲以待。

如果少林五僧败落，他们将不顾一切的出手！

“变式！”

五个少林和尚之中，那位身处巳土方位的，猛喝了一声。

随着这一声猛喝，五条身影，闪电般一变式，奇幻莫测的穿梭晃动，并不出手，令人目眩神迷，显然这一式是以静制动。

以司徒文的身手而论，要想脱出阵外，并非难事，但他不屑于此，他要本身功力，硬接对方的任何一种挑战！

当下觑准正前方的一个方位，以八成功劲，劈出一掌。

“轰隆！”一声巨响，被震得微微一窒。

原来他这一出手，等于同时硬接五僧联手的一掌。

这五行阵的奥妙，一是聚劲成涡，消卸对方的劲力，若遇上功力差的，根本别谈出手，单只那骇人的劲气涡流，就足以卷倒对方。另一方面，就是现在的这一式，以静制动，只要对方一出手，无论击向任何一个方位，其余四个方位，同时而应。

司徒文傲性大发，连击三掌！

五个僧人虽感到对方的掌劲猛不可当，但仍然咬牙撑住！

三掌之后，司徒文突然发话道：“你们当真不识相，要迫我下煞手？”

五僧同时心中一凛！却不令回答。

司徒文俊面之上，又隐隐泛起杀机，再次发话道：“注意！在下要

出手不留情了！”

话声中——

左掌劈出一道如涛狂飚，右手两指一曲一伸——

两缕白蒙蒙的指风，发出哧哧刺耳锐啸，夹掌风以俱出。

轰然一声，掌风相撞！

同一时间，惨嚎之声突传，五僧之一，已应指风而倒！

旁观的高手，面色一寒，纷纷飘身而上。

另外四僧，见同门倒地，疾收阵势，一看，那倒地的和尚，肩胛之处，被指风洞穿了两孔，鲜血正不断溢出，一袭僧衣，已染红了半边，口中犹自哼声不止。

这也算是司徒文手下留情，否则只要向下稍移，岂不当场洞胸而死！

四个少林僧人，目眦欲裂，面上杀机云涌。

其中一个，忙扶起伤者，退离三丈之外，给他敷药止血。

其余四门派的高手，这时已呈半月形环状而立，一个个怒容满面，瞪视着司徒文，看样子，他们准备来个群打合殴！

“佛印禅师”口宣一声无量佛，道：“善哉！善哉！小施主不惜开杀戒了！”

司徒文冷哼一声道：“事逼处此，不得不然！”

“如此，老衲忝为此行之首，愿领教小施主几手高招！”

说着，向随行的各派高手一挥手，各高手只好恨恨的向后闪退了几步！

“佛印禅师”一代高僧，虽临到交手，仍然礼数到家。

单掌打一个问讯道：“施主请！”

“老和尚请先发招！”

“如此老衲得罪了！”

了字方落，袍袖一挥，劈出一股匝地罡风！

司徒文一闪身避过！

“佛印禅师”轻哼了一声，接连又劈出两掌！

劲道之强猛，有如裂岸惊涛，九天飞雷。

司徒文展开“烟云飘渺”步法，如鬼魅般轻轻避过这骇人的两掌，身形一晃，又圈回原地，沉声道：“在下尊敬你的地位，礼让三招，现在我要还手了！”

“佛印禅师”连攻三掌，竟然被对方容易的闪过，连衣角都不曾碰上，现在听对方一说，是故意礼让三招，表面上如此说，骨子里分明透着轻蔑。

任他涵养功深，也不由动了无名，“嗯！”了一声，一掌又告拍出。

这一掌是挟愤而发，较之前三掌更见强劲。

司徒文微微一笑，“玄天神功”随念而发，贯集右掌，轻轻拍出。

他自服了“九尾狐内丹”之后，功力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莫小看这轻轻一拍之势，其中所含蕴的暗劲，足可撼山拔岳。

“噗！”一声震天巨响。

司徒文身形一摇而止。

“佛印禅师”却被震的退了两步！

所有在场的高手，面目为之失色。

怪手书生的功力，想已到了通玄的地步，以“佛印禅师”的修为，竟然被他一掌震退，看来他还未出全力，今天要想使他就范，恐怕很难。

“佛印禅师”退了两步之后，不由老脸一阵燥热，以自己的武功名望，竟然当着各门派高手之前，被这后生小子震退，确实丢人现眼。

当下，身形一移，又欺近两步，半声不吭，双掌平胸推击。

骇人狂飚，匝地而起，飒飒罡风，扫得数丈之内的草木齐偃。

司徒文俊面一寒，仍以单掌，运足十成“玄天神功”猛然挥出。

两股劲气一接，发出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震得三丈外的高手们，一阵胆寒心颤，惊呼出声。

“佛印禅师”忍不住发出一声闷哼，踉踉跄跄，退了五个大步，一阵血翻气涌，几乎当场吐血。

司徒文俊也不由退了两步，但神色未变。

就在佛印和尚被震退的当口，四个少林僧人，虎吼一声，齐齐扑出！其余近二十的高手，一怔之后，也纷纷扑上！

司徒文俊生平最恨以多为胜的打法，尤其是以名门正派自居的五大门派，竟也罔顾武林道义动不动就联手对付旁人，更使他恨到极点！

数十股狂飚，以翻江倒海之势，向他涌卷而来！

司徒文俊星目带煞，冷笑一声，双掌一圈一放——

一片罡幕，直向那数十股劲气迎去！

“噗！噗！”巨响声中，闷哼之声倏传，已有四个高手，踉跄而退。

司徒文俊有心要教训教训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物，双掌乍收倏放，骇人罡劲，如惊涛骇浪般，一波接一波的暴卷而出。

刹那之间——

劲气激撞声——

闷哼声，

惨呼声，

怒喝声，

混合成一曲石破天惊的乐章。

众高手见势不佳，齐齐向后涌退！

司徒文俊也收手不攻！

这一轮疾攻之下，有七个高手，重伤倒地不起，幸而还没有人死亡。

“佛印禅师”满面激愤之色，朗声宣了一声佛号之后，宽大的袍袖一展，交挥如剪，夹着刺肤如割的罡气，闪电进身攻去！

一片金铁交鸣的声音起处，各门派高手之中，使兵刃的，已纷纷亮出兵刃，再度合围而上，声势之盛，令人咋舌。

司徒文俊面之上，倏现杀机，身形一阵闪掠，让过“佛印禅师”的一连串紧密厉辣的快攻，口中突发一声龙吟清啸，“坎离铁笛”已电闪般掣在手中。

铁笛方自掣出，众高手已告近身出招！

无数道寒芒，有如满空银蛇，蔽天袭来！

司徒文俊一咬牙，手中铁笛一抡，一招“方生不息”倏告施出！

一溜乌光，冲霄而起，褫魂夺魄的怪啸，也应势而发。

“锵！锵！”声中，已有数人的兵刃，脱手而飞！

但这些高手，都是各门派特选的精英，武功并非泛泛，这一亮出兵

刃，近身拼搏，各展所长，其势岂同小可！

但见剑气弥天，劲风锐啸，人影闪晃，此进彼退，各施本门绝招，忘命抢攻。

司徒文笛招由“方生不息”而化为“九天凝碧”“斗转星移”……

呜呜怪啸，随着招式的演变而加剧，直似要撕裂人的心肝！

围攻的高手，被铁笛怪啸，夺去了心神，出手招式，也渐见缓慢！

惨呼之声，不断的传出！

人影由密而疏——地上的躯体，却相对的增加！

一盏热茶的工夫，仍然交手的，连“佛印禅师”在内，只剩下寥寥四人！

司徒文虽然拼命克制自己心中的杀机，但恨火却需要发泄！

铁笛啸声，愈来愈厉，司徒文不断的把内力加贯笛中。

最后——

那仅能还手的四个高手，也禁受不住笛音的摧残，招式由慢而归于无，一个个冷汗遍体，面呈死灰，不由自主的就地坐下，运功抵敌！

司徒文这时已失去了对手！

但他恨竟未消，兀自虚空狂挥铁笛。

那些本来就已受伤的高手，这时已完全无力抵挡那撕心裂肝般的笛声的摧残，一个个倒地痛苦的呻吟扭搐，有的口鼻之中，已渗出血来！

眼看只要笛声再持续半盏茶的时间，场中的高手，至少要有大半丧命当场。

如果这场杀劫成为事实的话，怪手书生司徒文将成为五大门派生死的仇人，后果不堪设想！

五大门派，虽尽多欺世盗名之辈，但潜势力仍然不可轻侮。

司徒文如成为五大门派的死敌的话，以他的盖世功力，和五大门派周旋的结果，将造成武林史上空前的血劫！

司徒文这时只顾发泄心中的恨怒之气，没有考虑到将要发生的严重后果，兀自手不停挥！

蓦在此刻——

一声有若暮鼓晨钟般的声音，透过那呜呜的铁笛怪啸，清晰的传入司徒文耳鼓：

“文儿，不可！”

司徒文一听这声音，入耳极熟！

手中铁笛戛然而止？

他惊诧的游目四顾，却不见人影！

心内忖道：“这发话的人是谁！为什么叫我文儿？”

又是一声苍劲的话音，随风送来：

“文儿，到居中一峰的峰顶来！”

司徒文全身陡然一震！

他听清楚了，这充满着慈祥的声音，是他外祖父“魔笛摧心”关任侠所发，他做梦也估不到业已埋名的外祖父会再出江湖！

他愤然的瞥了正在运功调伤的五大门派的高手们一眼，翩若惊鸿般一闪而去！

他本来没有要杀五大门派高手的心念，所以手下再留情。

虽然他对这些名门正派的人物，成见极深，但双方并没有深仇大恨，几次的纠葛，都是因于误会，所以他尽量抑制自己的杀机。

否则的话，只要他四招笛法之中的最后一招“穷阴极阳”出手的话，五大门派的二十五个精选高手，恐怕无一人能活着离开。

且说司徒文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飞上了左面正中矗立的那座高峰。

峰顶之上，入目尽是盘结如虬的古松，亭亭如盖，苍翠欲滴。

山风过处，松涛盈耳，令人有俗虑顿消之感！

但，奇怪——

峰顶之上，寂静如死，运目穷搜之下，哪有半丝人影。

司徒文惶然的四顾扫掠了一番之后，无限孺慕的叫道：“外公！文儿来了！”

没有回音！

“外公！”他又提高了嗓门叫了一声！

“文儿！你坐下来！”

声音似远又近，令人捉摸不出方位，但却入耳清晰！

司徒文对这未曾见过一面的外公，怀着无限的向往，激动的道：“外公，你在哪里？”

“我要你坐下来！”

司徒文仍然判断不出发声的方位。

如果换了别一个人，他会循声搜寻，但，对方是他的外祖父，他岂能造次胡来，当下声音微带凄哽的道：“外公，文儿想拜见您？”

“不必了！”

“外公不许文儿一亲尊颜？”

“唉！痴儿，我有誓言在先，此生不再以真面目见任何人！”

“但，外公，文儿是你的外孙呀！”

久久之后，传来一声叹息，道：“文儿，你坐下听我说！”

司徒文无奈，只好坐下，但两滴清泪，已忍不住挂上面颊。

“文儿，你方才对付五大门派的手段，太过分了！”

司徒文不愿辩解，恭声道：“是的，文儿知过了，但对方没有死亡一人！”

“嗯！这件事你以后该对人有个明白交待！”

“文儿会的！”

“上次我叮嘱你的事，都办到了？”

“是的，五龙令已亲送少林‘魔笛摧心令’正副三牌，业已全部得回，现在放在文儿身边，是否……”

“好！好！文儿果然不负我望，现在立时毁去！”

司徒文忙自怀中取出那三块手掌般大小的“魔笛摧心令牌”，叠在掌心之中，运起神功，一搓一揉，变成了一把粉末，簌簌飘落地上。

“文儿，还有你的大仇，是否得报了？”

司徒文俊目之中，顿闪仇恨之火，咬牙道：“元凶‘天毒尊者’和‘幽冥夫人’赵冰心尚未授首！”

“嗯，待你血仇报了之后，应洗手 湖，归家奉母！”

“是的，外公，文儿早有此想！”

“你知道我再次前来寻你的目的吗？”

“请外公诲示，文儿不知道！”

对方的声音，突然中止，也许是在整理思路，也许在考虑某一件事，也许……山岭又回复了难堪的寂静，唯一的声音，是沙沙的盈耳松涛。

久久之后，“魔笛摧心”苍凉的语音又告传来：

“文儿，为外祖父的本已弃绝武林，不再招揽恩怨，但最近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重下江湖找你！”

司徒文声音充满激动奇诧的问道：“什么样的消息？”

“文儿听说过川陕交界之处的大巴山中，有一个死亡之谷这回事否？”

“咦！”

“咦什么？”

“文儿在日内正要赴‘死亡谷’践约！”

“这是怎么回事，你与‘死亡谷’结怨？”

司徒文不经意的自己一笑之后，道：“不是，因为文儿受人之托要寻回一部武林邪书‘幽冥真经’，而该经已被‘死亡谷’中人得去，互订一月之约，由文儿亲上‘死亡谷’索讨。”

“有这等事？不过以你的功力，大约可以去的，但仍以小心为上！”

“哦，外公，您还没有说出您要说的话呢！”

“我很怀疑那‘死亡谷’主人的身份，但我有誓在先，此生不再见人，所以无法亲往探查，既然你恰巧和该谷有约，是最好不过的事！”

“外公，您说那死亡谷主的身份怎样？”

“唉！这些你暂不必问，如我猜想不差的话，一切届时自知！”

司徒文憋了一口闷气，又不敢再追问，微微一顿又道：“外公，您要文儿怎么做？”

“距你停身之处，右后方五丈外那块斗石之上，有一件东西，现在你先去取来，然后再告诉你，要做些什么事！”

司徒文迷惘的应了一声，依言走向那五丈之外的斗大石头。

果然在那石头的隙缝中，发现了一个汉玉指环，司徒文激动的取在手中，忖道：“外祖父放置这汉玉指环到底是什么用意，与死亡谷主又是什么关连？”

他如坠五里雾中，百思不解。

心念之中，又已回到原处，大声道：“外公，是不是这只指环？”

“孩子，不错，现在你把它套在指上！”

司徒文惑然不已的如命把指环套在左手无名指上！

“孩子，记住，到了‘死亡谷’之时，见到谷主，出示指环，如果对方认识这只指环的话，会告诉你一切的经过！”

“如果不认识呢？”

“唉！世事已随流水去，你就当做外公的纪念品收存吧！”

司徒文冰雪聪明，他知道这只指环一定是外祖父与某一个人之间的一种信物，而这个人可能是死亡谷主，也可能不是！

从外公那苍凉的语音里，料知这指环可能包含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当然，这些都是片面的推想，事实如何，尚待证明。

他同时也想起了两个“死亡谷”中人曾说过一句话：

“本谷规例，凡本谷弟子被人揭露真面目者死。”

由此看来，“死亡谷主”必然是一个凶残无人性的恶魔。

正自想得神的当口，只听他外祖父“魔笛摧心”的苍凉话音又告传至：

“文儿，珍重，别了！”

司徒文不由急道：“外公，我还有话要说！”

“什么话，说吧！”

“如果死亡谷主认识这个指环，问起你老人家时，我该如何回答？”

“哦！这个，你据实说吧！”

“事情办妥之后，如何向外公回禀？”

“不必了，前尘如梦，已随岁月而逝，恩怨情孽，亦如春梦了无痕，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聊以解脱内心的一丝未了之念而已！”

司徒文对这一番像是感慨，又像是含有极不平凡的一段人世辛酸的话，根本莫明其妙，又不自禁的脱口道：“外公，这死亡谷主究竟是男还是女？”

“孩子，不要多问了，一切届时自知，别了！”

声音顿杳。

“外公！外公！”

司徒文向空连声呼唤，但空山寂寂，哪有半丝回音！

他的外公，又神秘的消失了，留下无边的怅惘！

司徒文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只感到——

空虚！

空虚！

他低头俯瞰山脚滔滔东流的江水，似乎也领悟了一些人生的真谛。

蓦然——

他想起那神秘失踪的悟因女尼（即幽冥公主慧珠），自己本是追踪一条可疑人影来此，不道一连碰上几件意外的事，耗去了半日的辰光。

那可疑的人影，既在这山环之内消失，可能还隐匿在附近也不一定，何不在这三个山岭的十里之内搜索一番，也许能有所发现。

他怀着姑妄试之的心理，开始绕着岭顶飞驰。

一圈又一圈——

从这个峰头，绕到另一个峰头——

驰行的圈子，愈来愈大，如投石入水所激起涟漪一样！

但，他失望了——

搜遍了十里范围，毫无蛛丝马迹可寻。

天——

渐渐的晚了，当残阳的余辉，逐渐收敛的时候，代之而起的，是重重的山岚瘴气，盈耳的松涛声中，夜之神已展开了它的黑纱，覆掩大地。

接着——

树梢的天际，亮起了第一颗星星！

两颗——

三颗——

像青石板上钉满了灿然的银钉，夜统治了整个的宇宙。

司徒文废然长叹了一声，放弃了搜寻的企图。

此际，如果要下山的话，不知要行出多远才有宿头，数十里，百里，也不一定，不由心里忖道：“何不就在山岭之上露宿一宵，也满有意思的。”

于是——

他拣了一株巨大的古松，飞身而上，半坐半躺敲在树桠之间。

夜凉如水，群星闪烁，时而一两声枭啼狼嚎，突破了夜的沉寂，遥遥传来。

司徒文处身在这荒山绝岭的夜幕中，万千心事，纷至沓来。

他从家遭惨祸的那一天回溯起，直到目前，往事如绘，历历在目，像一个迷幻莫测的长梦，但，这个梦还没有做完，还有很多事待了——

元凶尚未授首伏诛——

冒名贾祸的凶徒，还没有着落，他必然擒获这凶徒，向江湖及五大门派有所交待！

死亡谷一月之约已届，他除了讨回“幽冥真经”之外，还要替外祖父代办这使人莫测的汉玉指环的事——

还有那两个绝色少女的来路，在心中仍是一个谜——

再上少林寺，斗一斗曾三掌把自己击成重伤的慧光和尚——

他沉湎在深深的思渊里，直到不知不觉的昏昏睡去。

天亮了，但没有太阳的影子，山风越刮越紧。

司徒文飘身下树，雄姿英发的向幽黝的长空深深吸了一口气，看着那势如奔马的乌云，下意识的自语道：“山雨要来了！”

乌云越堆越厚，风中飘送来阵阵的泥土气息，这是雨来的先兆。

一道耀眼的金芒闪处，接着传来第一声霹雳。

眨眼之间，满空尽是银蛇乱窜，雷声轰轰不绝于耳。

司徒文放眼四顾，他必须立刻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但满眼都是无法遮雨避风的苍松，目前最理想的是能觅到一个山洞。

于是他展开身形，向山深之处疾驰。

雷鸣电闪之中，豆大的雨点，开始洒落，挟着强劲的山风，打在上，犹如坚实的碎砂，嚓！嚓！有声。

司徒文连越三个峰头，仍没找到可资避这场暴风雨的处所。

雨滴由疏而密，满耳尽是沙沙之声。

突然——

一道使人耀目难睁的电光，照得满山尽碧，接着是一个震耳欲聋的霹雳。

暴雨倾盆而下，加上轰雷闪电，黑地昏天，有如末日来临。

司徒文像一头受惊的野兽，满山乱窜！

眼前——

来到一处岩壁之前，一道电光闪处，照出了半壁间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司徒文这一喜岂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连两纵，直向洞口射落。

略一审视之后，就朝洞内蹚进。

约莫走了三四丈远近，洞径往右一转，陡然射出熊熊火光。

司徒文一看之下，怔了一怔，忖道：“奇怪，这洞内居然有人！”

一怔之后，故意把脚步放重，向火光之处走去！

“什么人？”

“一声似带惊惶的娇斥，从洞深处传出。

司徒文不禁踌躇起来，如果里面是一个单身女人，可不太方便！但口里仍漫应道：“山行遇雨，借此暂避，不知里面是哪一位同道？”随说，随向前移动着脚步。

那女子声音又道：“来人止步！”

司徒文应声止步，但却大感惊讶，因为洞中人的声音极熟。

当下又前移数步，已快接近火堆，原来里面竟是一间宽大的石室。

“要你止步，怎的还要乱闯。”

司徒文这下听出是谁了！

一股恨火在胸中熊熊燃起，杀机直透华盖，半声不吭的朝石室中火堆之旁闪去！

“你是……”

司徒文一字一句的道：“怪手书生司徒文！”

“啊！”一声骇极的尖叫传处，距火堆不远之处的石榻上，竖起一个身影。

原来是一个颜面憔悴，形容枯槁，鬓发不整的女人！

那女人眼中射出骇极的光芒，望着司徒文一不稍瞬。

司徒文再前欺三步，咬牙切齿的道：“赵冰心，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原来这洞中石榻上的女人，正是那毒如蛇蝎的妇人，第三任“幽冥教主”赵冰心。

她真是白天做梦也估不到生死对头司徒文会闯到这里来！

“幽冥教主”赵冰心在司徒文大破“玄阴鬼谷”之时，曾施展天下至毒的“血箭毒磷功”，拼着耗尽毕生真元，受裂肤椎心之痛，要除去司徒文。

但人算不如天算，司徒文奇禀天生，天缘辐辏，竟然不死。

而女魔却因施这毒功而真元耗竭，全身表皮寸寸而裂，与死已相去不远。

及后，女魔又被“天毒尊者”救走而告失踪江湖。

施展过“血箭毒磷功”之后，至少十年以内，不能复元，所以现在的“幽冥教主”赵冰心等于一个全无武功的普通人！

如果司徒文下手，她只有瞑目待死的份儿！

但，一代女魔的赵冰心，肯俯首就死吗。

她定了定心神之后，枯槁的脸上，浮起一丝阴笑，道：“小狗，你今天准备怎样？”

司徒文厉声答道：“要你流尽鲜血之后，分尸而死！”

“哈哈，小狗，你的算盘打得倒是如意，可惜……”

司徒文深知这女魔诡计多端，毒胜蛇蝎，闻言也不禁狐疑起来，接口道：“可惜什么？”

“你出不了这石室了。”

司徒文轻蔑的一笑道：“女魔，你少弄玄虚，反正今天你死定了！”

“嘿嘿，我死了还有你陪葬，也可瞑目了。”

“女魔，住口。”

“哈哈哈哈哈！小鬼，你害怕了是不是？”

“小爷一生无所谓怕！”

“你死了也不会瞑目吧？天毒掌门会成全你一家！”

“幽冥教主”赵冰心说完之后，暴发了一长串鼻涕鬼哭也似的狂笑！

司徒文一听提到“天毒尊者”，眼中煞光更炽，暴喝道：“女魔，天毒老魔如今何在？”

“你想要我告诉你？”

“怕你不说！”

“哈哈，你知道了也是白废，你出不了这石洞！”

司徒文听对方一再的这样说，心里也不禁有点发毛，但仇恨的火，掩盖了一切，心中微凛之后，又恢复泰然，前欺一步道：“女魔，你肯不肯说？”

“不说！”

“你想再尝一遍阴穴被点的滋味，然后才说是吗？”

“幽冥教主”赵冰心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寒颤。

司徒文大破玄阴谷之时，她曾被司徒文点过阴穴逼供，弄得生死两难。

“小狗，你别得意，你敢再进一步，是自速其死！”

“女魔，你真的不肯说出天毒老魔的行踪？”

“幽冥教主”赵冰心身形突地一移，背靠榻后的石壁，阴恻恻的道：“小狗，你知道了也等于不知道，你活不了的！”

“你非要等我动手？”

“哈哈小鬼，你看这是什么？”

“幽冥教主”赵冰心手指按定壁上的一个枢纽，得意的说。

“管你什么，小爷不在乎！”

“哼！嘿嘿！不在乎？”

司徒文右手两指在袖中一阵疾弹之后，缓缓伸出，就要……

“幽冥教主”赵冰心面上现出一片杀机，沉声道：“小狗，本教主目前功力尽失，你要下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

“可是什么？”

“本教主现在要杀你也同样不费吹灰之力！”

司徒文倒被女魔的话，弄得激愤起来，冷嗤一声道：“你且说说看！”

“幽冥教主”赵冰心语意阴森的道：“告诉你，现在这石室之中，和外面的洞口，已分别埋了强力的炸药，只要本教主手指向下一沉，触动机关，两处炸药，同时爆炸，神仙也难逃出，明白了吧，今天在这石洞之中，你，我，同一命运，落得粉身碎骨！”

说完，一阵歇斯底里的狂笑，也许她在心中暗自得意这种绝毒的布置。

司徒文这下可不由不信了！

这种歹毒的布置，可称之绝于天下了！

他好不容易鬼使神差的碰上了血海仇人，岂肯甘心就此退走，但若不退走的话，“幽冥教主”赵冰心势必必要按动枢纽，双方同归于尽。

他并不怕死，但他觉得自己现在还不能死，还有很多未了之事，牵

萦心头，如果就此一死的话，当真是不得瞑目的了。一时之间，他愣住了！

空气在沉寂中孕育着杀机！

双方的生命，操之于女魔的一个手指。

“幽冥教主”赵冰心察言辨色，知道对方心里已经动摇，冷笑一声道：“司徒文，你想活的话，有一个机会！”

司徒文哼了一声，并不作答，心里在疾转着应付之方。“幽冥教主”赵冰心又道：“非常简单，只要你交出铁笛，就可安然退出此洞，如何？”

“办不到！”

女魔面色立转惨厉，道：“那你是打定主意要随本教主葬身此洞了！”

司徒文俊面沉凝得有如一尊石像，右手两指在袖中暗暗扣在一处，“玄天神功”已自随念而运集右手，贯注指梢！指头暗暗对正“幽冥教主”赵冰心的那只按在石壁枢纽上的手！

他与那女魔的距离，不及两丈！

在危机千钧一发的情况之下，他要冒险一试奇袭！

“幽冥教主”赵冰心又紧逼一句道：“司徒文，我从一数到三，你不答应的话，咱们只好同归于尽！”好像死神已张开了双臂，抱向它的目的物。

“二！”

死神的手掌，已将触及躯体！

蓦在此刻——

司徒文的两个指头，在袖中猛然一弹，一股白蒙蒙的指风，突破衣袖，快逾闪电的射向“幽冥教主”那只按在壁上的手。这一着，真是神鬼莫测，因为表面上毫无睽兆！

两丈之隔，立发立至，何况司徒文是以十二成功劲弹出，志在必得。

“幽冥教主”赵冰心，只觉眼一花，连念头都来不及转口中的“三！”也正要出口，一阵椎心剧疼，那按在壁上的手，立被指风射断！

惨哼声中，女魔的另一只手，已闪电般朝石壁抓去。但，司徒文早已成算在胸，岂容她得逞。

就应指风激射而出之际，另一只手，已紧跟着劈出一道罡风。

“幽冥教主”赵冰心的另一只手，尚未抓及石壁，骇人罡气，已告临身！

又是一声闷哼，一个娇躯，被卷得离榻而起，直朝另一面的石壁撞去。

“砰！”的一声，又跌回石室中的地上。

司徒文上前三步，戟指女魔道：“赵冰心，你还有什么话说？”“幽冥教主”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布置，想不到仍被这小煞星所破，心内明白，决无幸理，而且她又在功力全失的状况下，根本只有受死的份儿。

司徒文这一着可说是险之又险，若不是女魔在不久前施展毒功，弄得功力尽失，反应迟钝的话，此刻怕不早已同归于尽了。“幽冥教主”面呈死灰，双目布满血丝，凄厉如鬼，咬牙道：“小狗！你下手吧！”

“没有这么容易，你先说出天毒老魔的行踪！”

“幽冥教主”惨厉至极的一笑道：“小狗，你不能如愿了！”“了”字才落，粉面一紧，鲜血夺口而出！

原来这女魔已嚼了舌根。

司徒文万料不到她会如此，出手阻止已是不及，当下目眦欲裂的向在地上抽搐不已的“幽冥教主”道：“女魔！你纵不说，小爷踏遍天涯海角，也会寻到那天毒老魔，现在小爷要先向你收取血债了！”

说完，右手蓦自袖中伸出，两指虚空一弹，两股白蒙蒙的指风，射向“幽冥教主”的心窝，红光冒处，前胸已被洞穿两孔。“幽冥教主”惨嚎得半声，身躯一震，立时魂归离恨天！司徒文解决了女魔之后，胸中的怨气，似已吐了一半。伸手一探怀间，摸出那颗玄阴鬼谷之中，夺自“天毒尊者”的霹雳弹，忖道：“这女魔安排毒计，险使我遭粉身碎骨之厄，我就成全了她的心愿吧！”

心念之中，转身缓缓出洞。

出得洞口，已是雨过天晴，满山林木，被雨一洗，更觉绿如凝碧。

司徒文将身退离洞口石壁五丈之遥，一扬手，一颗霹雳弹已告脱手射向洞口。

“轰！轰！轰！”三声地陷山崩的巨响过处，石块崩落如雨，烟硝冲天。

原来司徒文的一弹，也同时引发了洞中预置的两起炸药，所以连续三声轰然巨响，一代女魔，已随石洞被毁而化飞灰，这是她为恶半生的报应。

司徒文掷弹之后，却又后悔起来，心想，我应该在此守候天毒老魔才对，如今洞已被毁，说不得只好先下山弄些干粮来再在附近觅地守伺了。

主意一定，转身就向山下驰去，行未半里，忽见一条纤纤人影，迎面驰来！

司徒文定睛一看，心内不由一震！

来人正是自己追寻的悟因女尼，而自己刚刚杀了她的母亲。但他的身形，却不由自主的停了下来！

“噢！”

惊咦声中，悟因女尼也停下身形，手中却持了些山果野菜之类。

“司徒文施主何以来到此间？”

“在下昨日自你离去之后，发现散落在官道上的佛珠，以为你已遭遇意外，所以一路追踪来此！”

“哦！感施主盛情，我……我……”

悟因女尼似有难言之隐，我了半天，说不上话来。原来悟因女尼是被“天毒尊者”碰巧遇见，而强行带来此间，目的要她照料她的母亲“幽冥教主”赵冰心，“天毒尊者”本人尚有事要入江湖。

悟因女尼虽不耻其母为人，愤而遁入空门，可母女天性，仍使她接受了这个义务，此刻她正从外采充饥之物归来，一场大雨，阻了她的归程，她错过了一场好戏。

司徒文面对悟因女尼，心中升起一缕歉意，因为他刚才杀了她的母亲。

心念疾转道：“我该告诉她吗？还是让她自己去发现？”“不！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如果她明理的话，她会体谅我报血仇的苦衷！”

于是——

司徒文满面肃然的道：“悟因少师太，你采集果蔬，作什么用？”

悟因女尼粉面通红的期期艾艾道：“这个……这个……是为了充饥！”

她明白司徒文与她母亲是生死之敌，她不敢说出实话！司徒文又道：“敢是奉与令堂？”

悟因女尼脸色遽变，全身簌簌而抖，一个不祥的感觉，立升心头！

“少……少侠……何以……”

“悟因少师太，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我……”

悟因女尼，面如死灰，惶急的道：“你怎么样？”“我……我已经报了仇了！”

“刷拉！”一声，悟因女尼手中的果菜，撒了一地！语音微弱的道：“少……少侠……我不怪你……”

说完，扑通一声，昏厥倒地。

司徒文顿时呆若木鸡，悟因女尼最后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他！

她是多么的善良啊！

但，司徒文并不后悔，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司徒、慕容，两家数十口的血仇，他不能不报啊！他受尽千般苦，奔波闯荡，为的是是什么？

司徒文瞥了昏倒在地的悟因女尼一眼，喃喃道：“任姑娘，你是善良的，原谅我，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伸指虚空指向悟因女尼的“命门穴”，以“凌虚输功”的绝世手法，输了一些真气在对方体内，为的是怕她悲伤过度而亏耗真元。

然后，手指移向“天殷穴”虚虚一点，悟因女尼应指哼出声来！

司徒文已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疾逾陨星飞矢的向下射去，眨眼而杳。

他像是做了一件最称心的事，又似乎做了一件使人不安的事。

一路飞驰下山，一个时辰之后，已上了官道。

溯江而上，中午时分，已抵一个镇集。他拣了一家酒店，迈步登楼

“小兄弟，好呀！我们还会碰上！”

司徒文俊目扫处，千手神偷手擎酒杯，醉态可掬的在发声招呼自己。忙走过去，在千手神偷对面坐了！

小二已不待吩咐的添上了杯箸，和一壶酒。

“小兄弟，老哥哥我一口气追出百里之遥，毫无所见，才往回赶，你呢？”

司徒文俊面突放异彩，朗声道：“你猜？”

“哈哈，老哥哥我猜你必有所遇！”

于是司徒文把巧逢“幽冥教主”赵冰心及诛仇的经过，悄声述出。

“千手神偷”哈哈一阵豪笑道：“小兄弟咱们干一杯！”“来！”

照杯之后，司徒文突地想起一事，忙道：“老哥哥，小兄弟我想请你立即赶回敝舍，我很放心不下！”

“好！好！”

两人酒足饭饱之后，出得镇外，互道一声“珍重！”分道扬镳。司徒文直奔川陕交界的大巴山！

他要去赴“死亡谷”的约会。

三天之后，他到了大巴山中，只见崇峰峻岭，绵亘耸拔，他盲目的

随山势奔行，但始终未曾发现类似“死亡谷”的影子！又是两天过去！
他在一座插天峰顶，游目展望，突然发现另外两座夹峙的陡峰中，
现出一片漠漠黄沙，不由脱口叫道：“死亡谷”。

第二十章 恩仇了了

怪手书生司徒文，脱口叫了一声“死亡谷”之后，身形一展，疾若流星划空般向那两峰夹峙的那片黄沙谷泻去。转眼之间，已临切近——

只见双峰壁立陡峭，平滑如镜，寸草不生，猿鸟亦无法托足，高入云表，半山之上，雾锁云封，峡谷之内，宽约半里，长不知有多远，一片漠漠黄沙，鸟兽无踪。

停身谷口，首先入目的是右壁之上，四个擘窠大字：“死亡之谷”令人怵目惊心，胆战心寒。

放眼望去，整个谷中，鸟兽绝迹，静如鬼域，一阵阵的刺骨阴风，迎面扑来，使人不自觉的会联想到死亡。

司徒文顺手从地上拣起一块碗大的石头，向谷中投去，那石头刚一触及黄沙，便无声无息的消失无踪，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

他想：“也许石头分量重易沉，何不寻些轻柔的东西试试？”略一寻思之后，从身边掏出一条汗巾，运起“玄天神功”，一扬手，那条轻柔不易着力的汗巾，冉冉向谷中飘去，十丈之外方才势衰下落！

司徒文目不转瞬的看着那条下落的汗巾。

心中却转着念头道：“如果这黄沙能承受这汗巾，甚或沉落之势稍缓，那凭自己的功力，只须借这一点能载鹅毛的浮力，尚可勉强一试……”

焉知思念未已，那条汗巾和那方才掷出的石头一样，触沙即告消失。

司徒文望着这片鹅毛不浮的沙谷出神！

他现在既不甘心退去，又无法前进一步，狼狈异常。大丈夫一言九鼎，虽然是刀山剑林，拼却老命也得闯上一闯，如果遇难而退，那“怪手书生”只好在江湖中除名了，何况，此来“死亡谷”一方面是讨回“幽冥真经”，另一方面，还应外祖父之命，探测那汉玉指环的神秘使命。

他急得抓耳搔腮，在原地团团乱转，半筹莫展。

这时虽是丽日当空，然而死亡谷仍是一片阴风惨惨！他闯白骨坳，捣玄阴谷，从没有犹豫过，然而现在他踌躇了，这鹅毛不浮的“死亡谷”，任他功力盖世，也无法施展，确实应了俗语说的英雄无用武之地。

另一个意念，又在心中浮起！

难道“死亡谷”中住的是鬼而不是人，否则如何进出。但，他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死亡谷”的人他会过，武功虽然奇诡，但还不放在自己眼下，这其中一定另有蹊跷，对的，一定另有蹊跷。

目前，他要作的事，就是寻出这个蹊跷。

他仰头望着白云出没的峰顶，心想，我何不攀上峰顶，纵观一下“死亡谷”的全貌，也许能探出些端倪来！

心念动处，施展开盖古凌今的身法，向那右侧的一峰射去！岩壁平滑如镜，寸草不生，飞鸟也难得停身。

司徒文冠绝武林的身法，把“玄天神功”提到极限，轻若一根羽毛，在陡峭的峰壁之上，稍沾即起，不停的打着圈圈，每转一圈，身形便升高数丈……

这种功力，确实已到了惊世骇俗，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时辰之后，居然被他飞旋到半壁之间，一块微凸的岩石上！

上望峰顶，仍在烟云飘渺之间！下望峰脚，也呈现一片灰蒙蒙的颜色！

司徒文停稳身形，运足目力向谷中望去，只见这谷实际并不太大，从谷口望进去，似乎极为深远，现在从几百丈的高峰壁下瞰，只见这谷呈马蹄形，向内往左窥去，除谷口之外，前余三面都是绝峰屏障，由峰脚起，全是漠漠黄沙。

既不见有房屋，更不见人踪！

司徒文不由茫然了，忖道：“莫非先后所遇的黑衣人是伪托‘死亡谷’中人，由实际情形看，这谷是个死谷，连草都没有一棵，哪儿来的人？”

蓦然——

谷口方向，出现了两个小黑点，星驰电逐的朝谷中奔去！司徒文大是激动，他要在这两人沉入漠漠黄沙之中。紧接着，两人身后，又是五条人形，疾追而来，远远望去，小得如一根手指。

奇事发生了——

原先投身入谷的那两条人影，并不如预期的被黄沙吞没，如弹丸跳掷般，跳跃在黄沙之上，一路前进，看来轻松之极！这时后来的五条人影，已追到谷口，齐齐停下来！

可能后来的这五人，不是死亡谷中人，不敢贸然入，所以久立无动静。

司徒文又奇异的把眼光转向前面的两人，只见那两人入谷已将一半，一先一后，跳动的距离方位，像极有分寸，两人丝毫不差！

心中电转道：“奥妙就在这里，但相隔太远，看不出个所以然。”

谷口的五条人影，这时，突地有一人飞身向谷内射去！身形弧线下落，只见那人影刚沾及那片黄沙，倏告灭顶，影踪俱无！

半晌之后，一声微弱的惨号，才随风送来！司徒文不禁为之毛发俱竖。

剩下的四条人影，似乎已吓破了胆，不敢再去送死，纷纷飞身退走。

这时，那两条入谷的人影，看看已到黄沙与峰脚接壤的边缘，有如鬼魅般，突然一晃而没，司徒文又是啧啧称怪不已！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看来，这“死亡之谷”的确充满了恐怖和神秘。

“死亡谷”——在武林人物的眼中，是一个恐怖至极的地方，从来没有人入谷而能生还，至于谷中情形，更没有人能了解。谷中人出现江湖，是近十年的事，武功诡异，自成一派，但有一点就是谷中人从未与外人发生过纠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死亡谷”——给人的印象是入谷即无法生还，所以传说尽管传说，猜测尽管猜测，没有人能道出真相，它永远是一个谜，无法揭穿的谜。

十年来，不断有人追踪过谷中人，但仍然无法勘破入谷之谜。

任你一等一的顶尖好手，无法在沙上前移一步，只要足一沾沙，即告陷没。

司徒文空负一身盖古凌今的武功，只有望谷兴叹！他不愿就此退去，即使连退的念头都不曾起过，但他也不能再深入一步。

天晚了，星斗参横，谷中的阴风更甚，浮沙之上，飘游着鬼火飞磷，

聚聚散散，宛若一个星海，与天上的繁星互相辉映！司徒文仍然像一尊石像般痴立谷口，对这阴森恐怖的景象，丝毫无动于衷，他只想，竭智尽虑的想，如何才能进谷。“死亡谷”的人，既然是人而不是幽灵，他们既然能出入，自己也一样可以出入，关键只在于入谷之秘。

现在，他要设法探究出这个谜底。

斗转星移，时间永远循着轨迹运行，天又亮了！旭日，扫荡了阴霾！

司徒文依然半筹莫展。

蓦然——

一阵微乎其微，微到一般高手几乎无法辨出的破风声，传自身后。

司徒文缓缓转过身来！

两条人影，刚好也轻若飞絮般的落下身形！

这两条人影，赫然正是那两个神出鬼没，数度现身的绝色少女。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动，暗忖道：“奇怪，怎的她两个会在这里现身？”

两个绝色少女，看着司徒文，各自抿嘴一笑。

其中年长的那个突然莺声呖语的道：“真巧，我们又见面了！”

司徒文口里嗯了一声，心里却转着念头道：“这两个少女像冤魂不散似的老撮着自己，看来是没有什么恶意，但对方的存心却不可不防！”

同时，司徒文也倏地想起，那少女说过的一句话：“……他这一死不打紧，我俩如何向师父她老人家交代呢？……由此看来，这两个绝色少女盯踪自己，显然是奉了师命！但，她们的师父是谁？盯踪自己的目的何在？”

心念之中，俊面一寒，冷凄凄的向两个少女道：“两位姑娘追踪在下，到底为了什么？”

那年幼的一个，以袖掩口，吃吃一笑！

年长的那少女，柳眉一扬，反问道：“咦，奇怪！阁下怎么能断定我们是追踪你而来？”

司徒文道：“姑娘又何以证明不是追踪在下而来？”“奇了，天下人走天下路，你阁下能到的地方，旁人一样可以到！”“难道前此的几次，都是这样巧合吗？”

“也许！”

“姑娘曾记得两位在对话之时，曾说过什么话否？”“咦！你阁下倒是有心人，连别人的对话都会给记下来，不过，我倒是记不起说过什么话了，我们每天都在说话哩，阁下试说看看！”

司徒文不由被说得俊面一阵发烧，顿了一顿之后道：“姑娘俩谈话中，曾道及……恐在下不幸的话，无法向令师交代……”那年长的少女转头向那年幼的道：“妹妹，有吗？”那年幼的调皮的一笑道：“我不知道！”

那年长的少女，又回过面来向司徒文道：“就算有这么回事吧，阁下有什么意见？”

司徒文板起面孔道：“姑娘既然承认，在下请教令师何人？”“这个目前不便相告。”

司徒文冷哼一声道：“那两位追踪在下，是怀什么目的？”“这个么！只有家师才清楚。”

“如果两位今天不说实话，恕在下要得罪了！”

两个少女粉面微微一变，年长的那个，娇笑一声道：“阁下，现在先不谈这个，请问阁下是否要想入这死亡之谷？”“这是在下的事。”

“阁下能进得了这死亡之谷吗？”

“这个也无劳费心！”

那年幼的少女突然接口道：“死亡之谷，鹅毛不浮，自古以来，没有人能入谷而生还！”

这倒是实情，司徒文心弦为之一颤。

年长的少女又道：“阁下如果能说明来此的目的，我姐妹也许可以略效微劳！”

司徒文傲然道：“不必！”

少女闻言，为之一怔。司徒文接着又道：“请姑娘说跟踪在下的目的！”“如果我不说呢？”

“那可由不得你不说！”

“阁下准备怎么办？”

“两位就别打算再离此地！”

说罢，俊目神光暴射，注定二女！

两个绝色少女，被司徒文逼人的眼神，看得芳心一紧。那年长的又道：“未见得吧！”

“两位尽可试试看！”

两个绝色少女，相互使了一个眼色，身形电射而起，向谷外飘去。

司徒文冷哼一声，身形也跟着射起，以快得不能再快的惊人速度，超越二女的头顶，半空中，向后挥出一掌，强猛无匹的罡风，卷向两个少女起在半空的身形。

司徒文也在反手挥掌的瞬间，凌空转过身形，冉冉泻落地面。

两个绝色少女，被那片罡风卷回娇躯，双双飘落地面，讷知身形甫沾地面，又复弹射而起，一左一右，捷若鬼魅般的再度向谷外射去。

身法之玄奇巧快，妙到毫颠。

司徒文见状，口中发出一声轻啸，啸声中，募集全身劲功，闪电射起，扑向右边的一个少女，相隔两丈之处，右手以“玄天神功”中的吸字诀，虚空一招，那少女的娇躯竟被这一招之势，吸得去势尽失，惊叫声中，随即落回地面。

司徒文一抬手之后，略不稍停，刷的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圈到那左面的少女头前，顺手挥出一道如山劲气，那少女被卷得凌空两个倒翻，才落实地上。

司徒文以匪夷所思的身手，阻止了两个少女不同路线的身形之后，也泻落地上。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

两个少女，为之花容惨变！

这种身手，如非亲身经历，决难置信。

两个少女在先后落地之后，知道无法脱出司徒文的掌握，互相一点头，径朝谷内射去，快得有如陨星飞矢。

这一着大大出乎司徒文的意外，两个少女竟然射向谷内！司徒文被这意外的突变，惊得一愣，欲待阻止，已是不及！心中暗叫道：“完了，她俩非葬身沙中不可！”

但，事实却大谬不然——

两个少女落足沙中，竟然平安无事！

司徒文不由为之张口结舌，惊诧莫名。

“怪手书生，你自恃功力，要想入这死亡之谷，恐怕今生休想，失陪了，你慢慢的再考虑上几日吧！”

那年长的少女，回头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双双踏沙纵跃而去！

司徒文不由恍然而悟道：“怪不得这两个少女三番两次的在自己面前现身，原来也是死亡谷中人，她们口里的师父，自然是死亡谷主无疑！”

他怔怔的注视着那片黄沙之谷，恨哼一声，下意识的扬掌就向方才那两个女子落脚的位置劈去，黄沙飞扬中，竟然现出了一段石梁。

他不由雀跃起来，喃喃自语道：“好呀！原来这浮沙之下，还有一道石梁托足，怪不得谷中人来去自如，这下可被自己误打误撞的发现了这个无数年代以来，武林中无人知晓的秘密！”身形一起，就向那段石梁泻落！

梁宽仅盈尺，被一层浮沙掩住，若不是司徒文下意识的挥出了这一掌，决无法发现这个秘密！

身形落实之处，试探着向前移去，刚刚挪得一丈……

突然——脚踏空，那沙中似乎有一股巨大的吸力，把人硬往下拉，不由心胆俱寒。

幸而司徒文尚有一脚停在石梁之上，忙不迭的以全身功劲，往回抽腿，总算他功力超凡，撤回了腿，但已冷汗遍体了。司徒文再度立稳身形，定了一下心神之后，筹思着下一步的行动。

原来这石梁长仅一丈，一丈之外，又是那陷人的黄沙。思忖有顷之后，决定仍以前法探道而行，漫无目的的向前连挥数掌，果然发现右前方三丈之处，又露出一段石梁！于是——

他不断的挥掌，人也一段一段的前移。

顺着谷形向左一弯，距离沙谷边缘，已不足二十丈！但他又耗去了将近一个时辰。

由谷内平望，发现谷边峰脚的光岩上，现出一个丈许方圆的洞口！

司徒文望着那黑黝黝的洞口，心里忖道：“这死亡之谷，由谷口起到谷底止，都是陷人的死沙，连半个人影半间房屋都看不到，莫非谷中人栖身之处，就在洞中？”

又想到：“管它，既来之，则安之！”

心念动处，略不迟疑，身形陡然射起，凌空一个盘旋，有如一只钻天神鹰，斜斜向洞口飘去，点尘不惊的泻落洞口。二十丈远近的距离，被他一口气飞越而过，这种功力，的确武林罕见。

司徒文停身洞口，向内一望，洞径在五丈之外，突然折回左方，任什么也看不出来，使他奇诧的是，竟然看不到半个人影，听不到半丝声音。

他分明看见有人入谷，这证明谷中绝对有人。

但他已越过流沙而趋谷底洞口，却不见分毫动静，实在费解。难道死亡谷中人并不在这洞中，另有隐秘居处？

这一点，只有进洞一探，才知分晓！

他的一颗心，顿时紧张起来，他不唯可以立即解去心中的几件疑案，同时，他已到了武林中人从未涉过的恐怖而神秘的地点——死亡之谷。

只要见到谷中人，他不但可得回“幽冥真经”，同时也可得知那假冒自己之名的人是谁，和“天毒尊者”的下落！另外，外祖父交给自己的那枚汉玉指环，也许又是一件秘辛。

想到汉玉戒指，不由下意识的朝左手一看，忖道：“这死亡谷主，不知是怎样的一个怪物，我且先不出示戒指，待自己的事了后，再拿出来不迟，对方是否外祖父魔笛摧心意料中的人，是否认识这戒指还不一定哩！”

心念中，把戒指取下，放入怀中，如鬼魅的就向洞中，飘进，不带任何声息。

进洞未及五丈，忽见转角的洞壁之上，贴着一个人，不由心中一紧，忙不迭的朝后退闪三尺，蓄势戒备！

奇怪！那紧贴在洞壁上的人，既未出声，也无任何动静！定睛一看之下，不由头皮发炸，全身毛发逆立，几乎惊叫出声！

原来那紧贴在洞壁之上的，哪里是什么人，竟然是一张人皮，钉在洞壁之上，血迹未干，腥味刺鼻，显然是新剥下不久！这一发现，使司徒文确定了死亡谷主，必在此洞之中，同时，以这张人皮的情形看来，这“死亡谷主”必是一个残毒无伦的魔头。

于是——

心中升起了另一个念头，他要借机扫荡死亡谷，为武林除害。

司徒文又前行几步，仔细审视那张人皮，顿时俊面透煞，眼暴棱芒。

那张人皮，赫然是“千面人妖”。

当初司徒文擒获“千面人妖”，本意要从他身上着落出“天毒尊者”和“假怪手书生”的下落，而“死亡谷”中的两个黑衣人却声言“死亡谷主”和“千面人妖”之间，有一段过节，须亲自了断，“千面人妖”暂由黑衣人带回，俟司徒文赴一月之约时，以公布冒名的怪手书生和“天毒尊者”的行踪为交换条件！

不料，“千面人妖”已遭剥皮，岂不是断了线索！

司徒文焉能不急，又焉能不气！

循着洞势，向左一拐，洞径忽然开扩起来，足有四丈方圆，每隔五丈，洞顶就镶嵌着一粒碧绿色的珠子，射出淡淡的惨绿之光，使洞中充满了神秘恐怖的色彩，令人有如置身鬼域之感！奇怪的是竟然不见半个人现身！

三转两折之后，忽听隐隐传来一阵人语之声。

司徒文立即止住身形，摒息倾耳而听。

只听一个娇嫩的声音道：“师父，那小子狂傲得紧，竟然不肯让我们接引，而且武功的确高的出奇……”

以下听不大真切！

司徒文心中一动道：“这不是分明指着我说吗？”

心念之中，又向前移了一段，洞内的话音，竟明朗了许多——

一个略显苍老的声音道：“凭你两个，竟然不是他的对手？”“真的，师父，不信您等会就知道。”

“嗯！还是你两个再出谷去，好好把他接进来吧，他再在谷外呆上几天，也进不了这死亡之谷。”

“可是师父，他不听人解说哩！”

“你现在一个人去，就告诉他实话吧，说是奉我之命前来接引，否则那娃儿一时任性，陷落沙中，为师的一番心血又白花了！”“谨遵师父令谕！”

司徒文知道马上就要有人出来，当下前飘两丈，气纳丹田，朗声道：“怪手书生司徒文敬赴贵谷之约！”

洞壁回声，嗡嗡震耳。

洞内传来几声惊“咦！”之声，接着一个声音道：“娃儿，进来。”

司徒文豪气冲霄的大步向里蹚进，一转之后，景色大变——

只见洞势豁然开朗，迎面是一间布置得美伦美奂的广大石室，四面小石室，约莫也有十来间，但一眼不能看尽。迎面的石室中，正中一张绣帷的长案之后，端坐着一个黑纱蒙面人，想来必是“死亡谷”之主，两旁雁翅般排列着不下四十人之众，但均以黑布从头到脚包裹，只露两眼在外，和在谷外所见的装束一般无二。

惨绿的珠光，再配上这一群鬼魅也似的人物，的确令人不寒而栗。

司徒文面上带着一丝傲然的笑，儒衫飘飘，径向石室中跨进。

面对居中的那黑纱蒙面人道：“阁下敢就是死亡谷主？”“嗯！”

司徒文长长一揖道：“在下司徒文，前来赴贵谷一月之约！”黑纱蒙面人轻轻的喊了一声：“看座！”

立即有一个座下弟子，搬来一只太师椅，放在司徒文之前。“请坐！”

“在下谢坐！”司徒文说着，随坐了下來！

这时，所有几十只眼睛，都注定在这俊美绝伦，功深不可测的怪手书生身上。

司徒文几句简短的对话中，断定了“死亡谷”主是一个女人。“娃儿，你是怎么进得了这死亡谷的？”这一声娃儿，叫得司徒文很不乐意，心想：“你托大叫我娃儿，我可不会称呼你前辈，反正今天之会，是敌是友不知道。”同时，一个先入之见，使司徒文认定这“死亡谷主”是一个残毒的魔头。

当下毫不为意的答道：“只要有人能到的地方，难不倒在下！”

这句狂傲至极的话，使“死亡谷主”身躯为之一震。“哈哈，娃儿，想是你在本谷弟子入谷之际，看出了破绽，但入我‘死亡谷’者，你是第一人，不过，我提醒你，入谷容易，出谷可就不简单了！”

司徒文微微一震之后，冷冷的道：“未见得！”

“哼！好一个未见得！”

“在下今日践约，有三件事向谷主请教！”

“哪三件事，你说说看！”

“第一件，在下受友人之托，要代寻回‘幽冥真经’予以毁去，以免使这歹毒阴功贻祸江湖，而‘幽冥真经’，已落入贵谷中人之手！”

“这简单，还你就是，本谷还不稀罕这邪经！”

司徒文想不到对方竟然这样好说话，一口答应，当下紧追一句道：“那就请立即交还在下？”

“死亡谷主”随手从案桌之上，拿起一个小布包，掷了过去，道：“拿去！”

司徒文一手接住，打开拣视一番，证明无讹，双掌一搓，这部引得魔道中人垂涎不已的“幽冥真经”立成齏粉。

“死亡谷主”又开口道：“第二件是什么？”

“在下第一次碰到贵谷中人，曾揭去她俩的面纱，据说贵谷规例，凡谷中弟子，被人揭露真面目者死，是否确有其事？”“不错！”司徒文不由俊面变色道：“这两人已被谷主按规处死？”“这是本谷的事，你无庸过问！”

“事缘在下而起，而且也太无人道，在下不能不问！”“哈哈娃儿，你想管本谷的私事？”

“站在侠义道的立场，只知为所当为！”

“死亡谷主”一顿之后道：“这两个门人尚在囚禁之中，此事等会再议，你且说第三件事看！”

“第三件事‘千面人妖’是在下擒获，要从他身上追查有关在下仇家的线索，而他竟然已惨遭剥皮，这件事曾得贵门下允许，在下赴贵谷之约时相告，作为交换条件，谷主对此有何高见？”说完，面上微现怒容，瞪视着“死亡谷主”。

座前分两行站立的近四十个死亡谷门人，一个个犹如泥塑木雕，不言不动，只有从他们的眼神里，才可看出他们的心情变化。

“死亡谷主”似乎非常激动，半晌之后才道：“这件事也简单至极，本谷门下早已了然于胸，假冒你名的人，就是‘天毒尊者’，‘天毒尊者’如此作，完全得力于‘千面人妖’的易容术！”司徒文一听之下，不由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俊面之上，浮漾着骇人杀气，他恨自己糊涂，从许多迹象上来判断，自己早该猜想得出个中的因由。

这真是仇上加仇，恨上加恨！

他恨不得立时找到“天毒尊者”把他挫骨扬灰！

“娃儿！你对本谷主的答复认为满意吗？”

“嗯！”

“那现在轮到本谷主问话了！”

“请讲！”

“令师是否‘魔笛摧心’关任侠？”

“不错！”

“你今年多大年纪？”“不足二十！”

“哈哈，娃儿，魔笛摧心二十五年之前，就已死在洞宫山的绝谷之中，你是什么时候拜的师，你所持的‘坎离铁笛’又自何而来？”司徒文不由强拗之性大发，冷笑一声道：“这与谷主有何关系？”

“哼，娃儿，你今天若不说出个所以然来，哼……”

“怎样？”

“你出不了死亡之谷！”

司徒文一阵哈哈大笑道：“在下也有一个相等的要求！”“你说！”

“请谷主揭去面纱，展露真面目！”

“死亡谷主”突然仰首发出一阵狂笑，笑声中含着一种无比凄惨恶毒的意味，刺耳已极，这哪里是笑，简直是哭，令人闻之鼻酸不已。

可能司徒文这句话，勾起了她的惨痛回忆！

笑声停后，厉喝道：“娃儿你想找死？”

“找死未必，谷主既能盘诘在下出身师承，在下当然也有资格反问！”

“娃儿你胆敢不回答本谷主的问话？”

“不回答又待如何？”

“恐怕由不得你！”

“哼！”

“不信你就试试看！”

室中空气，骤呈紧张！

司徒文离座而起，俊目遍扫室中各人一眼——

“死亡谷主”也自缓缓站起身形，两旁排列的近四十个门人弟子，齐朝两旁闪退开去，露出石室居中三丈方圆的空间。“娃儿，听说你在江湖中以铁笛传人自居，盼你能道出个中原因，以免误伤！”司徒文不由心中一动，忖道：“看样子这‘死亡谷主’可能就是外祖父意料之中的人，目前我且不拿出汉玉指环，先见识一下死亡谷的武学再说！”

当下意气昂扬的回答道：“谷主何以一再逼问在下师承？”“本谷主自有用意！”

“请先说明用意如何？”

“娃儿，你太不识抬举了！”

司徒文嘿嘿一阵冷笑道：“不识抬举又待如何？”

“嘿嘿，娃儿，你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十二护洞弟子何在！”

“弟子等在！”

随着话声，两旁排列的弟子中，左右各走出六人，躬身应命。

“拿下。”

“遵命。”

人影一阵闪晃，已把司徒文围在居中。

司徒文不屑的向“死亡谷主”道：“凭他们还奈何不了在下，要么你亲自出手，让在下见识一下……”

话声未完，十二个护洞弟子，齐齐清叱一声，发动攻势。

只见漫天爪影，如缤纷花雨，向司徒文洒落！

司徒文冷哼一声，双掌怪异绝伦的疾圈猛划，幻起掌影如幕，向四外挥扫。

这一招是“玄天掌法”中的第二式“星云漠漠”。

玄天绝学，倾古凌今，十二个护洞弟子，纷纷闪退下迭。十二护洞弟子，一退之后，蓦地身法一变，只见十二条人影，顿化十二缕黑烟，飘忽迷离，此进彼退，有如冤魂缠身，防不胜防，躲不胜躲。

出招之奇巧快狠，令人叹为观止。

司徒文也同时施展开“烟云飘渺步法”，在十二缕黑烟之中，闪电般穿梭疾晃。半盏茶的时间过去，那十二护洞弟子的身形。越来越慢，而司徒文却越闪越疾，有若电光游绕，令人眼花迷乱！“死亡谷”中人，以“冤魂附体”身法，称绝江湖，但在司徒文的“烟云飘渺步法”之下却相形见绌。但司徒文心内明白，如换了任何武林高手，决无法搪过三招。

司徒文仗着神奇的步法，在对方十二个人的奇诡招式身法之下，游走了一阵之后，绝着遽施，身形疾闪如故，双掌贯足“玄天神功”曲指如钩，虚空连抓——

“我要你们一一现出原形！”

话声未落，惊叫之声突起！

只见黑巾飞扬中，露出十二个佼好的少女面庞！

在江湖中几番现身的两个绝色少女，赫然也在其中。这一来，情势大变！

十二个护洞弟子，真面目被对方以凌虚摄物的至高手法揭开，不由急怒攻心，个个粉面带煞，莺叱燕咤声中，齐齐将身形陡然刹住，各举纤掌，猛挥而出。

十二道凌厉至极的掌风，同时袭向司徒文！

司徒文面容一凛，双掌一圈一放，挥出一股如山罡气！“轰隆！”巨响声中，传出几声闷哼！

司徒文身形连连摇晃，而十二个护洞弟子，却被震的向四外踉跄而退。

显然其中功力较差的，已有不少受了内伤。

“你们退下！”

“死亡谷主”离座而起，沉喝了一声之后，缓缓向司徒文身前移来！

十二护洞弟子，合十二人之力，斗了半天，连对方的一只衣角都不曾沾上，羞赧无限的依命退了开去。

“死亡谷主”缓步到司徒文身前丈外之地立定身形，沉声道：“娃儿果然有两下子，难怪这等狂傲，目中无人！”司徒文面不改色的道：“岂敢！岂敢！”

口里在说，心中不无凛然之感，对方一谷之主，身手自非等闲。

“娃儿，你已犯了本谷大忌！”

“什么大忌？”

“你揭露了本谷十二护洞弟子的真面目！”

“哈哈哈哈哈！谷主，你也犯了武林大忌！”

“什么，娃儿，你说什么？”

“我说你犯了武林的大忌。”

“什么大忌？”

“这种规例，不近情理，而且残毒阴狠，冒犯了武林传统的侠义之道。”

“嘿嘿，娃儿，你吃了熊肝豹胆，竟然敢干预本谷之事！”司徒文俊目神光湛然，豪气冲霄的道：“岂止干预而已……”

“死亡谷主”身躯微颤，怒不可遏的厉声道：“娃儿，你准备怎样？”

“要你废除这‘真面被揭露者死’的残忍陋规，并以真面目现示江湖！”

那面巾被揭的十二个护洞弟子，一个个粉面失色！

其余近三十个蒙面弟子，个个身形一震，显然内心也非常激动。

“死亡谷主”冷笑连声道：“娃儿，若不是因你铁笛之谜未解，本谷主一再容忍的话，你活不到现在了！”

司徒文冷冷一哼道：“谷主自信有这能耐，取在下的性命？”“死亡谷主”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厉斥一声：“你找死！”随手一掌挥出，轻飘飘的竟然不带半点声息。

司徒文可是识货，但他想硬接。看看对方究有多大的能耐。当下不

闪不避，功随念生，护身神罡立布全身。

咫尺之隔，掌风即至！

“死亡谷主”本无意要伤司徒文，因要从他身上探索一件隐忍了数十年的心愿，见对方竟然狂傲到不闪不避，一副目中无人之态，不由怒意横生，劲力又加二成。

别看这轻飘飘的一掌，中含如山潜劲。

“噗！”一声巨响过处，司徒文踉跄退了五个大步，眼冒金星，一阵血翻气涌，护身神罡，几乎震散，俊面顿呈灰白之色。“死亡谷主”也同时被罡气反震之力，震得退了三步。室内旁立的“死亡谷”门下弟子，齐齐惊叫出声，谁也估不到这俊美书生竟然疯狂到敢硬承谷主的一掌，而夷然无事。这种功力，如非眼见，谁能置信。

劲风余势，激荡石室，久久余音不绝，震得所有的人，衣袂猎猎飞舞。

“死亡谷主”神定之后，道：“娃儿，我断定你不是铁笛传人！”

“何以见得？”

“你的身手招式，完全不是铁笛主人所传，即使铁笛主人本身，恐怕也没有这高的功力！”

司徒文不由心中一震，暗自忖道：“看来这‘死亡谷主’是外祖父‘魔笛摧心’所料的人无疑了！”

心念之中，正想伸手取出汉玉指环……

只听“死亡谷主”又道：“娃儿，你的铁笛何来？铁笛主人是死是活？”

司徒文不由又把手缩了回来，傲然道：“这个我需要告诉你吗？”

“娃儿，你说是不是说？”

“目前还不准备告诉你！”

“好哇！”

“死亡谷主”咬牙一声：“好哇！”身形一晃，已欺到司徒文身侧，两手十指如钩诡异迅快至极的抓向司徒文的中上两盘。中上两盘的要害大穴，似已全被对方的掌指笼罩。司徒文闪电般向右横移三尺，右手两指，竟然抓向对方面门。

但对方的身手，竟然也到了惊世骇俗之境，司徒文右手才出，对方身形已如鬼魅般的换了另一个角度，两爪幻成千百爪影，又告袭到。

司徒文连闪疾晃，竟未能脱出爪影范围之外，对方身形，有如鬼魅，如影随形般跟着自己闪动，不由心中大骇，立时施展开“烟云飘渺步法”！

只见两缕清烟，在室中两丈方圆之内，缭绕闪射，追逐飞旋。看得在场的“死亡谷”门人，目瞪口呆！

司徒文自出道以来，第一次碰上可与“烟云飘渺步法”互争短长的身法，不由豪性大发，把“烟云飘渺步法”施展到极限！两绕之后，果然技高一着，脱出对方爪影之外，两掌七指，一屈一伸，七股白气蒙蒙的指风，闪电般射向对方，发出嗤嗤锐啸。“死亡谷主”当然不敢轻撻指风，身形贴地旋开，堪堪避过！那七缕白蒙蒙的指风，竟然激射向对方石壁！

石屑纷飞中，石壁上赫然现出七个数寸深的小孔。幸而指风所指的方向，正是居中那锦披案桌之后，才没有伤人，否则的话，旁立的谷中

弟子，起码要躺下几个。“死亡谷主”高声向门下弟子道：“你们通出石室之外！”人影闪晃中，近四十弟子，全飘身出了石室。

“死亡谷主”也是第一次遭逢这等劲敌，恐怕门下弟子遭池鱼之殃，所以要她们齐退出石室之外，待门人退出之后，招式一变，诡譎无伦的向对方攻出十掌，抓出九爪，凌狠厉辣，错非是司徒文，绝无法躲得过。

司徒文放手抢攻，展尽所学。

双方都有奥妙无匹的身法，和罕绝的功力。刹那之间，一场武林中百年难逢的拼斗，在这石室之中展开。

劲风激荡，石壁回音，轰隆之声，不绝于耳。

转眼之间，双方互换了五十余招之多！

司徒文提足劲力，蓦将“玄天掌法”中最末一招，也是最凌厉的一招“旋乾转坤”施出，这是他得服“九尾狐内丹”，功力再进之后，首次施用这招。

“死亡谷主”见对方招式施出，有神鬼莫恻之嫌，天地变色之威，封挡闪退俱感无从，不由亡魂皆冒。

眼看“死亡谷主”决难逃出这一招“旋乾转坤”之下……司徒文既然早已看出对方与外祖父“魔笛摧心”可能有点渊源，在真相未白之前，不愿伤及对方，当下半途硬生生的把招式撤回，后退了两步。

“死亡谷主”本已心灰意冷，想不到会伤在一个后生晚辈之手，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派人约来想从他身上发掘一个谜的人。正自束手而待之际，对方忽然撤招而退，不由大感意外，讶然道：“娃儿，为什么住手不攻？”

“在下还有点事要向谷主奉告！”

“什么事？”

司徒文倏地从怀中取出汉玉指环，用两个手指持住，向对方眼前一举，道：“谷主可识此物？”

“死亡谷主”乍见司徒文亮出汉玉指环，“哎！”的惊叫一声，向后退了三步，身形簌簌而抖，蒙面黑纱，也告飘闪不停。司徒文大惑不解，何以对方一见这枚汉玉指环，竟然激动若此。

室外的众门人，被“死亡谷主”这一声惊呼，吓得心寒胆颤，以为谷主遭了什么意外，纷纷向石室之中涌来！

“死亡谷主”勉强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向众人一挥手道：“你们退去吧，不闻呼唤，不要进来！”众门人诧异不已，但又不敢问，迷惘的退了出去。司徒文再次问道：“谷主识得此物！”

“不错，你从何处得来？”

司徒文偏头一想之后，道：“魔笛摧心关老前辈交付！”“死亡谷主”身形又是一震，急声道：“什么，娃儿，你再说一遍！”

“铁笛主人交付在下，说是谷主如识此物，便知原委？”“他……他……何时交给你的？”

“数日之前。”

“哦，他……他……还在人间！”

“是的！”

“他没有死于洞宫山黑白道高手围攻之役！”

“是的！”

“死亡谷主”半晌无言，似在强按激动的情绪，良久之后才自语般的道：“他没有死，但，我不要见他，我此生不再见他！他怎知我在此处呢？”

司徒文如坠五里雾中，不知这“死亡谷主”与外祖父究竟是什么一种关系，但听称呼和言词，似乎是一种情感上的纠葛，不由脱口道：“你即使要见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为什么？”

“他已发誓，此生不再见任何人！”

“他人呢，现在何处？”

“不知道！”

“噢，你会不知道？”

“不错，我从未见过他老人家的真面目！”

“但你是他的传人？”

“也算是，也算不是！”

“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老人家未传我一招半式，但我却奇缘巧合，得他老人家赐赠一部武林秘笈，并且允许我以他老人家的传人身份，现身江湖！”

“哦，难怪你所施展的全不是他的那一套！”

“关于这汉玉指环的事，可否请谷主为在下一道。”“唉！事过境迁彼此都是将作古的人，而且，孩子，你也无须知道！”

司徒文不由大失所望，对方既然不愿相告，自己也无强请的必要。

一歇之后，“死亡谷主”又道：“孩子，你父亲是谁？”“先父玉面专诸司徒雷！”

“嗯，本谷主已数十年不复江湖，对这些晚出道的，陌生得紧。”

司徒文不由大奇，难道这“死亡谷”年事已高，但又想起对方既然后与外祖父同辈，年纪当然想是在七十以上了，不由哑然失笑！

“孩子，你母亲呢？”

“家母无双女侠关淑珍！”

“死亡谷主”身躯猛然一震道：“关淑珍！”

“是的！”

“死亡谷主”，激动得声音发颤，道：“孩子，铁笛主人是你的什么人？”

“外祖父！”

“死亡谷主”声音忽显凄哽，道：“孩子，你知道我是谁？”司徒文摇摇头道：“不知道！”

“孩子，我就是你外祖母！”

司徒文心中不由巨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死亡谷主”竟然是自己的外祖母，这突发的奇事，使他木然愣住了。“死亡谷主”缓缓扯落面纱——

一个白发蟠然，满面慈祥的老妇人出现了，从她的脸上，司徒文似乎看到依稀和自己母亲相似的轮廓，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于是——

司徒文双膝一屈，恭声道：“文儿拜见外祖母，方才文儿不知，有犯尊颜，望……”

“文儿，起来，这不能怪你！”

司徒文又复叩了一个头，才站起身来，激动的看着他的外祖母，显然他对于外祖母的过往事迹，依然莫测高深，但他不敢造次的问。

“死亡谷主”堆满了皱纹的脸上，绽开了两朵笑容，向室外高声叫道：“娟儿，紫儿何在！”

两个少女，应声入室，一见师父竟然已扯下了蒙面黑纱，这真是前所未有的事，几乎惊呼出声，但毕竟是忍住了！司徒文一看这两个叫娟儿紫儿的少女，赫然是那两个与自己几次谋面的神秘绝色少女，不由轻笑出声！

两个绝色少女，双双施一礼道：“师父有何见谕！”“死亡谷主”声音中充满了慈祥的道：“传我之命，谷中弟子，一律恢复本来面目，并即刻摆上酒席来！”

“遵命！”

复又用手一指司徒文道：“这是为师的外孙！”

司徒文不待吩咐，忙上前长揖道：“参见二位师姑！”两个少女，粉面绯红的回了一个万福，转身走了！

司徒文心中窃喜，今天还好不曾做出什么过分的事，不然的话，这个场面，可真无法收拾了！

“死亡谷主”坐回长方案的原位上！

司徒文也拉了方才坐过的那把椅子坐了！

“文儿，你把你的出身经过向我一述。”

于是司徒文把家遭惨变，习艺及入江湖寻仇诸般经过，一五一十的述了出来，听得他的外祖母唏嘘感叹不已，眼中挂下了两串老泪。

“文儿，我想你渴望知道外婆我的一切经过？”

司徒文喜形于色的连连点头应“是！”

“死亡谷主”叹了一口气之后，无限沉痛的道：“事从四十年前说起，那时，你母尚未出嫁，你外祖父经常在江湖之中行走，极少回家！记得那是一个岁暮的晚上，你外祖父突然回家，神态与平常完全异样，我和你母亲虽觉情形有异，但一时也想不及其他！”

“死亡谷主”老脸之上，飘过一抹很难形容的色彩，一顿又道：“岂知，半夜即将就寝之际，你外祖父的声音，却又自门外传来，当时我真以为是碰见了鬼了，竟然出现了两个外祖父！”

司徒文不由“哦！”了一声！

“原先回来的那个，这时突现紧张之色，就要想脱身遁走，我一见情形有异，立即出手阻止，你外祖父也在这时，自己越屋而入，两人一模一样，表面上极难分出真假，但从声音上可分辨出真假来了，双方交手未及数合，那假的竟然夺门而逃！”

“当时，被你外祖父喝破这恶徒是‘千面人妖’！……”

司徒文不禁又“哦！”了一声，心中已约略的猜出了“千面人妖”惨被剥皮的原因。

“并问我是否被那人妖所辱，我当时自然据实相告，未曾被辱，但事后愈想愈气，因为那人妖，已与我进了内房，虽说没有什么意外，但总是有口难辩的事……于是，第二天的早晨，我弃家出走，誓要手刃这恶魔！”

“但这恶魔也知道闯下了滔天大祸，从此消声匿迹，加之他善于易容，武林中也从未见过他的真面目，只知有‘千面人妖’其人，我在江湖中寻访了近十年，他的行迹，有如石沉大海，一点影响都没有！”

司徒文不由脱口道：“您访了十年？”

“是的，孩子，十年，对一个少妇来说，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日子，十年带走了她的青春之光，也带走了最绚烂的一段生命历程！”

“外公不找您吗？”

“我避不见面！”

“以后呢？”

老人的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她似已整个流入了那凄惨的回忆之中，堆满皱纹的脸颊，也微微抽搐，幽然叹了一口气之后道：“以后，我在无意中碰上了‘死亡谷主’，在一见投缘之下，我做了她的传人，她死后，我做了此谷之主，我开始陆续在江湖中收纳了一些孤苦无依的女孩子，传给她们武功！”

“就是方才所见的这些？”

“不错！我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年，十年前，我才开始差遣她们出谷探访‘千面人妖’的行踪，为了怕她们为自己的美色所害，所以才订了‘被揭露真面目者死’的这条规例，但时至今日，还没有按规处治过一个人！”

司徒文不由暗暗点头，忖道：“我几乎错疑了她老人家的为人！”

“直到最近，才探访出‘千面人妖’的行踪，恰巧我也得到江湖中出了一个怪手书生，自称是铁笛传人的报告，所以才要她们特别关照你，并设法引你来谷！”

谈话至此，一群莺莺燕燕，还夹有些中年女子，捧了些酒果菜肴进来！

祖孙两人，开怀畅饮。

席中，司徒文无限诚谨的道：“可否请外祖母离开这绝谷，到家中去住，我和妈妈也好晨昏侍候？”

“哈哈，文儿，难得你一片孝思，但为外婆的已经看淡此情，不复再存出岫之想，将来你大仇得报之后，不宜再滞留江湖，应该及早成家立室，归家奉母！”“是的！但外祖母一人在此，文儿终觉于心不安！”“痴儿，我有这么多门人侍候，当不致寂寞余年，还有什么不安心的。”

司徒文默默不语，但心中总似有一缕悲凉之感！

“哦！文儿，你是否已有了意中人，跟外婆我照实的讲，以你的这份人品武学，绝对免不了女孩子追逐的！”

司徒文红着脸，把与公羊蕙兰订婚，和“雪山魔女”相交的经过，和盘托出，听得“死亡谷主”抚掌欣快不已！

酒饭之后，司徒文一心念着血海仇魅“天毒尊者”，向“死亡谷主”挥泪拜别。

“死亡谷主”忽然想起一事，道：“文儿，那枚汉玉指环，是我与你外祖父结婚时的定物，现在你就带回去，交给你母亲，算是外婆我给她的一点纪念吧！”

司徒文再拜而出，不胜孺慕依依之情。

出谷之后，一路向川中进发。

怪手书生司徒文，虽然答应五大门派的人，和一些被冒牌的假手书生所伤的江湖中人，一个月之内，寻获这冒名贾祸的人，向江湖交代。

现在，他已经知道这冒名的人，是血海仇人“天毒尊者”。但莽莽江湖，要寻一个人何异大海捞针。

一月之期转瞬即届，但真相未明之前，所有黑白道的高手，当然不会放过怪手书生，因为事情的真伪，尚未揭晓！这一天，午正时分，通往成都的官道上，出现了一个俊秀绝伦的书生，但面孔却似乎微觉有木然冷漠之色，儒衫飘飘，缓缓驰行。

这书生的行踪，顿时落入江湖追踪者的眼中。

于是——

飞鸽传书，邀集高手，共谋对付！怪手书生的功力，他们耳熟能详，在人手尚未聚齐的时间中，谁也不敢轻于发难，只不弃不舍的紧盯不放。而怪手书生，以他的功力造诣而言，似乎不会不发觉自己已被人盯梢，但他似别有用心，竟然不加理睬，我行我素。三天之后，怪手书生的行踪，已到了“万宁镇”上。

于是——

无数的武林人物，闻风赶来“万宁镇”。

这既非通都，也非大邑的“万宁镇”，顿时风云聚会，卧虎藏龙。

五大门派自上次以峨眉佛印禅师为首，惨遭铄羽之后，又加派了数十高手，几乎包含了各门派的精英，再入江湖，他们当然也闻风赶来！

“万宁镇”周遭十里以内，布成了铜墙铁壁，各门派帮舵，出动的人数以百计。

这真是一场武林空前未有的大盛会，因为不分黑白两道，尽出精英，目的只是为了对付一个二十岁不到的怪手书生。然而，怪手书生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在镇上一现之后，又告失踪，没有人知道他落脚之处，甚至于他已离镇远扬。当夜幕深垂，银河泛彩，二更将残之际！

“万宁镇”镇梢的一间破庙里，同时飞起了两条人影。前面是一条青色人影，后面的却是个蒙面客！一先一后，向镇外射去！

突然——

那后面的蒙面客，极口高呼了一声：“怪手书生。”声如龙吟，激荡夜空，数里之内，清晰可闻。

随着这一声“怪手书生”的呼叫之后，无数人影，纷纷从镇中各角落里现出身形，如寒夜飞芒，幢幢魅影，齐向那两条人影身后追去。

片刻之后，已来到距镇五里的“枫林渡”。一片黑压压的大枫林前，现出一片数亩大的沙坪，沙坪之外，便是渡口。

前面那条人影，见蒙面人穷追不舍，任自己把轻功身法展到极限，也无法摆脱追踪，到了沙坪之后，猛然收势回身！那蒙面客也陡然刹住身形，两人以两丈不到的距离面对面的互相对峙。

先头的那人影，身形一定，可以看出是个儒生装束的少年。后来的这个，因系以巾蒙面，看不出年龄特征，但从身材上看，两人的衣着似乎完全一样，这可真令人莫测高深了。那书生装束的，阴恻恻的发话道：“阁下追踪在下意欲何为？”

蒙面客语冷如冰的答道：“要你先在武林同道之前现现形，然后再和你结一笔帐！”

那书生闻言，身躯一震，厉声道：“你是谁？”

“少时就知，当人知道我是谁之时，也就是你报应临头之期！”

“嘿嘿，小鬼，你是……”

书生活未说完，无数人影，已从四面八方纷纷泻落，齐向他身前欺来。

蒙面容神秘的道了一声：“咱们停会再见！”

身形一闪，已退到人群之外。

那书生见势不佳，身形陡然射起，就要想溜之……“怪手书生，你想走！”

一片斥喝声中，无数道狂飚，汇集成一股汹涌无俦的劲流，把怪手书生射起的身形，硬迫回原地。

转眼之间，沙坪之上，尽是人影，把怪手书生围在核心，里里外外，不下十余重人墙，怪手书生纵然功力通天，要想脱身，也非易事。

怪手书生阴恻恻的一阵怪笑道：“各位想都是为了在下一人而来？”

人群之中，响起一片嗡嗡之声，接着一个白眉老和尚越众而出，声如洪钟般的道：“少施主曾言一月之内，向老衲等有所交代，现在一月之期已届，少施主有何话说？”

怪手书生毫不为意的道：“佛印秃驴，在下向不受人威胁！”这一声“秃驴”使得佛印老和尚半晌说不上话来。

立即，有五个道士，五个和尚，疾步走向“佛印禅师”身后，一字形排开，其中一个道士厉声喝道：“怪手书生，原来所谓有人冒名嫁祸等情，是你捏造的，今天你难逃公道了，所有江湖同道，都恨不能要寝汝之皮，食汝之肉！”

“嘿嘿嘿嘿！杂毛，你敢是活得不耐烦了？”

紧接着，又有四条人影，越众泻落，其中一个道：“怪手书生，你还有什么好辩的？”

怪手书生身形侧转，向后面的四个人瞥了一眼，口中发出一阵嘿嘿冷笑，眼中陡然射出碧绿光华，直射四人。

四人被他的目光一逼，顿时呆住了。

怪手书生欺身三步，自怀中抽出一只铁笛，手一扬，就面向四个不言不动的高手劈落……

这情景使得在场的高手奇异不已，何以这四人竟然视对方的铁笛如无睹！

蓦在此刻——众人眼前一花——

一条人影，已捷逾电闪的现身在四个高手的身前。

这人影，赫然是方才退走的那蒙面客！

怪手书生乍见蒙面客现身，不由惊得连退三步，手中铁笛也告缓缓放下。

四周群雄，见这蒙面客方一现身，怪手书生便现畏缩之状，啧啧称奇不已，不知这蒙面客，到底是什么来路。

怪手书生的功力，已属骇人听闻，难道武林中还有能够使怪手书生一见即生畏惧的高手不曾，这奇突的事，简直无从想象。这蒙面客是谁？

今夜在场的群雄，都是江湖中响当当的高手，包括了当今所有的江湖健者，但就没有一个人能道得出这蒙面客的来历。蒙面客且不理睬当

前的怪手书生，突然朗声向在场的高手道：“请各位平神静气，在下马上给各位欣赏一出好戏！”说着又向身前不远的“佛印禅师”等人道：“你们几位也请暂时退下，在下今晚一定让各位满意而归！”

蒙面客的话，似具有无上的威力，“佛印禅师”首先宣了一声佛号，转身退去，其余十几个准备出手的高手，也跟着默默的退回人群之中。

群雄以奇诧期待的目光，紧盯着神秘的蒙面客！

不时也把怨毒愤怒的眼风，飘向呆立无言的怪手书生。群雄心里明白，今晚虽然荟集了这多的武林高手，但要想收拾下怪手书生，也实属很渺茫的事。

怪手书生的武功，已到了深不可测的地步，他在江湖中掌劈“大漠驼叟”，败“银杖骷髅令”，斗“情天不老鸳”，闯少林，上峨眉，毁“天毒门总坛”，捣“幽冥教”……等等事迹，无一不使人惊心动魄，创百年不一见的奇迹。

如果今晚要凭群雄之力，想向怪手书生找回公道，毫无疑问的将要付出庞大得不可估计的血的代价。

也就是说这“枫林渡”的沙坪上说不定是尸山血海。

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神秘的蒙面客现身对付怪手书生，正是群雄所乐于接受的事。

且说怪手书生，似已不耐蒙面客视自己如无物的那一套，厉声叱道：“小狗，今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这一声“小狗”，使场中群雄又是一阵哗然！

看样子，怪手书生必然认识这蒙面客，从这一句“小狗”来推断，蒙面客的年纪恐怕是青而又青！

天下事，不可以情理衡量的，所在多是。蒙面客闻言，并不动怒，不愠不火的道：“阁下，咱们的帐，等会再结，目前是先向江湖同道交代交代！”

“哈哈，小狗，你且先别得意！”

“阁下，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

怪手书生暗哼一声，眼中碧芒暴射！

蒙面客嗤之以鼻道：“恶魔，你这一套免了吧！”怪手书生狞笑一声，双掌缓缓上提，提至平胸，已呈墨黑之色，掌间顿冒丝丝黑烟触鼻腥味，缓缓向蒙面客推出。蒙面客双掌一扬，劈出一股骇人至极的罡风。

“噗！”的一声巨响，摇曳夜空！

蒙面客身形一晃！

怪手书生却退了三步之多！

群雄轰然叫了一声：“好！”

怪手书生嘿嘿一声冷笑，运掌如飞，疾攻而出，劲气如涛，掌影似幻，隐挟雷鸣之声，威势慑人至极。

蒙面客清叱一声，闪电般出掌还攻！

眨眼之间，双方交换了三十招之多！

只见劲风呼轰，尘沙蔽天，人影闪晃飘掠有如幽灵互搏。身法之奇，出手之快，招式之诡，劲力之强，看得所有在场的高手，一个个瞠目咋舌，叹为观止。

双方都专朝对方致命之处下手，显然是一场生死之搏。只杀得天昏

地暗，星月无光。

五十招之后，怪手书生招式渐失凌厉，已呈不支之势。蒙面客却愈斗愈勇，出手更见狠辣！

四周群雄，全都面泛喜色。

他们心目中不可一世的强仇大敌，眼看就要为蒙面客所制。他们预计的一场可怕的流血惨剧，由于蒙面客的出现，而告消于无形。

蓦然——蒙面客大喝一声：“与我躺下！”

说也不信，只见蒙面客施出一招奇诡厉辣绝伦的掌式，任何人都无法叫出这一招的名称，只是感觉到神奥莫测而已，怪手书生闷哼一声，应势而倒！

群雄欢呼一声，纷纷向场中涌来！

蒙面客倏然朗声道：“各位止步！”

群雄迟疑的停下身形！

人群中走出“佛印禅师”，向蒙面客一稽首道：“阿弥陀佛，施主功力无边，制此巨擘，为武林除去一大祸患，功德无量，老衲谨代表五大门派，向施主致谢，同时，另有一不情之请！”蒙面客沉声道：“禅师有什么吩咐，在下愿听！”

“怪手书生闯峨眉，毁金刚法像，杀三长老，使佛门圣地蒙垢，沾染血腥，故此在五龙令之下，五派联手缉凶，老衲请将怪手书生交我等带回……”

“哈哈！大师，我三十八寨总舵主的仇不要报了？”“名门正派，也不过是托人余荫而已，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你峨眉山死的是人，别人被杀难道就不算是人，哼，由你带回？”

“怪手书生杀孽弥天，债主不少，应由在场的江湖同道公决处置！”

“今晚谁也不得把凶手带走！”

一时之间，众口嘈沓，你言我语，闹成一片。

“佛印禅师”尴尬至极，半晌做声不得！

他身后的五大门派高手，不下七八十人之众，这时突地一涌而出，虎视群雄，大有想出手争夺怪手书生之势！

群雄见状，齐齐面泛怒容，有的竟怒哼出声。

眼看另一场混战，可能就要展开！

蒙面客这时忽然不屑的沉哼一声道：“请各位稍安毋躁，怪手书生是在下所制住，在下既然出手，当然不是无因，各位不须争论，如何处治，权在本人！”

群雄顿时缄默了下来！

蒙面客再次道：“现在我向各位揭露这个怪手书生的真面目！”

话声中，一把抓起重伤在地的怪手书生，手一抓，群雄眼目中的怪手书生，竟然是一个白面，无髭，左面颊之上，有一个铜钱般大青记的半百老人。

群雄顿时如坠五里雾中！

眼前的事，奇突得使人不能想象，怪手书生竟然还有另一副面目，而且这面目，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都陌生得很，谁也不曾照过面。

嗡嗡之声四起！

蒙面客又继续道：“各位！最近以来，在江湖中胡作非为，滥杀无

辜的怪手书生就是他！不过诸位可看清了，这厮十指俱全！”

“诸位愿意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天毒门’掌门令主‘天毒尊者’，我相信这魔头的真面目，今夜第一次为诸位所睹！”群雄不由哗然惊呼！

事情的演变，使人连做梦都估不到。

‘天毒尊者’此刻已受伤极重，他没有力量反抗，只用一双怨毒至极的目光，瞪视着蒙面客！

蒙面客说到此处，伸手缓缓扯落蒙面黑巾，一张俊美无伦的面孔出现了！

接着，右手缓缓上提，赫然只有两上指头！

“怪手书生！”

“他是真的怪手书生！”

“怪手……”

原来怪手书生司徒文出了死亡谷之后，一路向川中进发，他虽然已知那冒名贾祸的凶徒也就是自己的血海仇人“天毒尊者”，但，江湖之大，如果对方不现身的话，要想寻出仇踪，何异大海捞针。

于是——

他想起了一个计谋，故意四处现身，引动一般武林高手的追踪，而他却在被追踪之下，实行反追踪，果然这一计成功了，“天毒尊者”也闻风而来，他反而成了司徒文盯踪的对象，为了要向江湖交代一些公案，所以司徒文并不私下出手报仇，而安排了大会群雄的这一幕好戏。

（以上经过，笔者在此略作交代！）

司徒文信手抽出铁笛，就空一抡，连转三圈。

一溜乌亮光华闪处，褫魂夺魄的厉啸应势而起。

场中顿时寂然，齐以惊诧的目光集中在司徒文身上。

司徒文双目如冷电寒星，遍扫群雄一眼之后，道：“在下前曾应许各位，一月之内，查出这冒名贾祸之人，作一交代，现在已当各位之面，揭开了这凶徒的假面目，但在下与这恶魔，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各位如果不健忘的话，当还记得中原双奇两家的灭门血案！所以在下必须要手刃此獠，以慰死者在天之灵！”群雄又是一阵鼓噪！

司徒文不理众人，把“天毒尊者”掷在地上，仰首向天祝祷道：“父亲，慕容伯父，婉姐姐，和各位父执家人，在天英灵共鉴，文儿要为你们索还血债了！”

祝毕，眼中忽现煞光，俊面一片肃然之色，厉声向“天毒尊者”叱道：“恶魔，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分来早与来迟，小爷成全你了！”

说完，双掌七指一曲一伸！

七缕白雾蒙蒙的指风，电射而出，惨叫声中，红光迸射，“天毒尊者”胸腹之间，被洞穿了七个小孔！

一代魔头，就此横尸沙坪！

群雄一阵惊愣之后，纷纷围上前来！怪手书生司徒文，就在人影晃晃之中，翩然而逝。

司徒文大仇已报，胸臆之间，块垒尽去，意气轩然，心忖：“我该回家去了！”

但，另一个念头，又电闪心头，他记起当年少林喋血的一幕！他被当代学门方丈的师祖慧光老和尚三掌击成重伤，本来此事他早已不置心

怀，但日前五大门派又一次联手对付他，少林寺僧竟然指陈昔日他被慧光和尚击成重伤的往事，使他豪气顿生，声言要重上少林，再接慧光和尚三掌！

心念之间，直奔嵩山少室峰。

旬日之后，司徒文又重临嵩山少室峰，少林宝刹。

将近山门，立即有四个少林僧人现身拦阻。

其中一个单掌打一问讯道：“施主驾临敝寺，有何贵干？”“在下怪手书生司徒文有事求见贵寺慧光老禅师！”四个和尚一听对方竟是曾喋血少林，名震武林的怪手书生，不由齐齐“哦！”了一声，及至对方说出要见寺中至尊的师太祖时，不由脸色又是一变！

仍是方才出声的那和尚道：“本寺师太祖从不见人！”司徒文不由俊面一寒道：“你能做得了主？”

“贫僧职守山门，有权询问来意！”

“本人今天非见到贵寺的慧光老禅师不可！”

“佛门祥和之地，望施主不可恃强！”

暮在此刻——少林寺中，倏地响起一片钟鼓之声！

四个守山门的和尚，面容一肃，径转身朝西而跪！

司徒文倒被这举动愣住了！

半晌之后，钟鼓声歇，四个和尚相继起身。

“贵寺发生了何事？”

“慧光师太祖圆寂飞升了！”

司徒文不禁茫然若失，慧光老和尚竟然不迟不早的死了！再接三掌的雄志，无法实现了，当年，他功力不及现在的高深，少林掌门以下无人是他的对手，现在，他功力又增了几乎一倍，他有信心，能与慧光老和尚一争短长，然而，这心愿无法实现了，武林中，很难再找出一个功力能和他一较的！

他悠然吐了一口长气，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封，递与近身的那和尚道：“烦将这纸封交贵寺掌门方丈，其中对于数件有关五大门派的公案有所交代！”

和尚伸手接过道：“施主不进寺了！”

“不了，就此告辞！”

说完转身驰下少室峰！

数个熟悉的面庞，自司徒文的脑海中浮现——

母亲——姐姐——公羊蕙兰——他的未婚妻。

雪山魔女——他俩已有了夫妇之实，算来她该快要分娩了！他知道，她们，每一个人，都在望眼欲穿——

于是——他抖落了一身疲惫，抛去了江湖的外衣，投向“家”的怀抱！

——全书完——

